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第三辑

江阴市档案局

主编

清代小说家

屠绅



王克强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清代小说家屠绅 / 王克强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5.11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 第 3 辑)

ISBN 978-7-5496-0091-5

I. ①清… II. ①王… III. ①屠绅(1744~1801)—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6250 号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 (第三辑)

主 编 / 卞 宏

责任编辑 / 唐 麒

乐渭琦

装帧设计 / 马红玲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无锡童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00×1000 1/16

字 数 / 950 千

印 张 / 98

书 号 / ISBN 978-7-5496-0091-5

全套定价 / 198.00 元

编 委 会

名誉主任：蔡叶明 龚振东

主 任：卞 宏

主 编：卞 宏

副 主 编：张 平

编 委：卞 宏 吴红敏 缪红珍

张 平 张 明 韩秀军

总序

2012年年底至今,江阴市档案局和有关镇、街道合作编纂出版了《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计三辑。第一辑收入五册:《上古圣贤季札》《徐霞客评传》《铁面仁心杨名时》《国乐之魂刘天华》《抗日英雄朱松寿》。第二辑收入五册:《东林英烈李应昇》《矢志抗清的老贡生黄毓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刘半农》《中国植物育种学家叶培忠》《现代文学家胡山源》。现出版第三辑,收入三册:《清代小说家屠绅》《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缪荃孙评传》《音乐教育家刘北茂》。

屠绅(1744~1801)字贤书,号磊砢山人。清江阴璜土人。乾嘉间小说家。13岁即为秀才。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云南师宗县知县,迁甸州知州。嘉庆二年(1797)任广州通判,嘉庆六年(1801),以候补在北京得暴病身亡。屠绅所著小说有《蟬史》《六合内外琐言》,杂说《鸚亭诗话》,诗集《笏岩诗抄》,志怪书《琐蛞杂记》。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筱珊,晚号艺风。清江阴申港缪家村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早年曾供职史馆,任庶吉士、编修、总纂等。后主持钟山书院、龙城书院、南菁书院。1907年创办江南图书馆,任总办。1910年奉调北京创办京师图书馆。被誉为我国近代“图书馆之父”。1915年任清史馆总纂。此外,还总纂《江苏省通志》《江阴县续志》等。晚年寓沪,刊印丛书。1919年死于上海寓所。缪为清季著名金石学家、藏书家、目录学家。所著有《艺风堂文集》《续集》《藏书记》等。音乐教育家刘北茂(1903~1981)原名寿慈。江阴城内西横街人。1927年毕业于

燕京大学英文系，先后任暨南大学、北京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副教授，从事莎士比亚作品选读、诗学、作文指导等专业英语课的教学和研究。为继承二哥刘天华“改进国乐”的遗志，刻苦钻研二胡、琵琶演奏技巧，从事民族乐曲的创作实践。全力投入音乐教学、创作和演奏工作。建国后，任中央音乐学院、安徽艺术学院、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创作《太阳照耀到祖国边疆》《欢乐舞曲》《千里淮北赛江南》等百余首二胡独奏曲。

这些长篇人物传记，是根据散落在浩瀚档案之中的文化遗存加以挖掘、整理而编撰出的。这不仅仅是实践建设“文化江阴”的事业，因为这些震古烁今的江阴先贤，用江阴人的精神，参与创造了中国辉煌的历史文化，使之成为人类的宝贵财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套书冠以《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的丛书名是适当的，这些先辈的奋斗历程，也确实能够成为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人生启示录。

编者

2015年9月

目 录

第一章 屠绅的坎坷人生路	1
第一节 家世背景 初登官场	1
第二节 师宗任上 亦得亦失	4
第三节 三运京铜 李案惊魂	8
第四节 广州通判 《蟬史》 千古	15
第五节 客死都门 哀者寥寥	18
第二章 《六合内外琐言》与屠绅的处世思想	22
第一节 成书背景 承前启后	22
第二节 故事类型 思想内涵	34
第三节 手法多样 高古迷离	103
第三章 《蟬史》与屠绅的文学境界	134
第一节 细品主旨 意蕴深藏	134
第二节 构思新奇 文体创意	140
第三节 创作风格 形成原因	150
第四章 屠绅诗歌与诗话述论	160
第一节 诗与诗话 书写生活	160
第二节 奇崛诗风 典雅蕴藉	165
第三节 佚诗九首 重现行踪	169

书后的话	177
附录	179
屠绅年谱	179
屠笏严先生诗文辑存	193
师范滇制二十之一	195
鹄亭诗话	202

第一章 屠绅的坎坷人生路

第一节 家世背景 初登官场

屠绅，字贤书，一字笏岩，号磊砢山房主人、黍余裔孙、竹勿山石道人，江苏江阴人。清朝乾隆九年甲子（1744）出生在江阴县治西乡西观村。

据金捧闻《守一斋笔记》偶笔卷一《屠氏善报》记载：

余家半里许西观村屠氏，世业农。……方笏岩之祖六吉，年三十余，仅举一子，尚幼，薄暮偶戏邻人田畔，邻适举锄，无意间刷儿顶，儿立毙。……越岁余，笏岩之父覲文生，咸谓天道昭彰，宜享美报。覲文年二十余，读书通晓，翁遣入都，时先君子官助教，遂师事先君，先君以其为善人之后，将提挈之。居无何，暴疾卒。……笏岩幼孤，资质聪敏，蚤擅才名，年十三游庠序，十九捷乡荐，二十成进士……

屠家世代务农，屠绅之祖父名叫屠六吉，三十多岁才得了一个儿子，因此屠六吉视若掌上明珠，但不幸的是，这个孩子在邻居田头玩耍时，恰逢邻居“锄禾黄昏时”，邻人一锄头下去，发现小孩跑过，想收手已经来不及了，锄刃正落在孩子头顶上，顿时脑浆迸裂。事后，秉性善良的屠六吉虽然万分悲痛，却没有刁难误杀儿子的邻人。其大度一时在江阴西乡广为传诵。

过了一年多，屠六吉喜得第二个儿子屠覲文，这个屠覲文也就是屠绅的父亲。屠覲文曾经拜金捧闻的父亲为师，读书极认真，也极具慧根，很快通晓儒家经典。金老师正想提拔他时，屠覲文却忽得暴疾死亡，留

下了年幼的屠绅。失去父亲之屠绅并没有因此失去读书之机会，反而得到了金家学问之真传，再加上他天资聪颖，十三岁（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就考上了秀才。十九岁（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就考上了举人。紧接着二十岁（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竟然顺利通过殿试，成为进士。二十岁就能考中进士，在当时堪称神童。

李周望、德沛《国朝历科题名碑录》记载着：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一百三十名，屠绅，江苏常州府江阴县民籍。另根据《历科进士题名录》所记载，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1763）第三甲一百三十名名单：鲁河、唐来松、廖玉麟、胡绍基、高墉、李集、陈肇森、林德明、鲁鸿、屠绅……

可知屠绅名列当年进士榜第三甲第十名。根据清代典章制度，二甲进士授“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知县等官，有差”。而文献记载屠绅第一次为官乃是出任云南师宗县知县，那已经是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屠绅二十七岁时之事了。那么屠绅在二十岁中第至二十六岁期间，在京城官场究竟有哪些际遇呢？

此时的屠绅，正在翰林院学习为官之术。屠绅从小就接受了儒家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仕哲学之教化，满怀着推行孔子政治理想的理念，进入仕途伊始，就想干一番轰轰烈烈之事业。然而，他面对之清廷官场又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

他看到官场如市场。朝廷公开卖官，明码标价，认钱不认人，只要有银子，社会上的人渣，也可以与历尽十年寒窗之苦——考取功名的知识分子平起平坐。看着游手好闲之徒令人作呕的官场表演，他痛心疾首。

他看到，官场如戏场。上级官员“一腔正气”地告诫下属，到地方考察政情决不能受贿纳礼，决不可扰民滋事。可事实上是，说这话的人带头受贿，而且是一概笑纳。所到之处百姓敢怒不敢言。这一出出戏，天天在地方上巡演，以至于民不聊生。

他看到，官场如战场。你争我夺，尔虞我诈，官员们在争斗中，追求私利。为了安全，除了人自为战外，他们还拉帮结派，组成更大的利益共同体，将争斗之规模与残酷性逐步升级。

面对这一幕幕丑恶，屠绅实在无法保持沉默。儒家思想赋予他的内在善性，促使他这个初入官场之毛头小伙，在京城频发牢骚，抨击自己看不惯的现象。那些久谙官场险恶之政客，觉得他幼稚可笑，纷纷予以排挤。吏部见他戆直而又缺乏历练，不适宜留在京城。于是将他放入“外放知县”之名单中。

在清代，知县若能到江南苏杭一带，自然大有补偿，可怕的是命运不佳，弄到西南边陲，那真是前世作孽、今世不修。而且这“外放知县”也大有讲究，只需向吏部“投供”——多花些钱，就可以到自己想去之省份；否则就要“掣签”，掣的时候真是战战兢兢，万一掣到了广西、云南、贵州等瘴蛮地区，恐怕是今生休矣。屠绅家境贫寒，哪里交得起“投供”，即便他有钱，他也不愿意交，结果一下子就掣中了云南师宗县。

当然，掣中云南师宗县，也是吏部之暗中安排：江南地区因为经济繁荣，文风兴盛，清代以来，江苏历为进士人数最多之省份，官吏已达饱满状态；再加上偏远地区生活环境较差，亟须具有高知识水平的地方官员，带领开发其蛮荒。因此，屠绅第一次担任外官，便是远赴云南师宗县出任知县。

屠绅才中进士，就遭受当头棒喝，顿时心灰意冷。他不明白儒家学说所描绘之美好礼法，为什么在现实中竟变成了有些人用来掩饰自己腐败与罪恶的“遮羞布”？他痛感官场政治理性迷失，人文精神堕落，他也想学袁枚等人“淡出官场，归隐林下”之做法。但家境拮据，实在没有办法做到潇洒，而且老母对自己之殷切期盼也会因此而付诸东流。

于是，他硬着头皮赶到云南去赴任。但他的建功立业之心依然不死，他还在做着“重登天子堂”之美梦。

那么，在云南的政绩就成为他日后东山再起之必要条件。为了取得所谓好的政绩，他首先必须背叛儒家以“仁爱”为核心的思想，因为若在地方法上推行“仁爱”，他就不可能完成上级规定的交付钱粮之任务。其次，他必须背弃孔子所说的“匹夫不可夺志”之道德价值观，丧失作为一个人应有的独立之意志和人格。

因为在封建官场中，从皇帝到下层之知县，层层人身依附。皇帝以下之官员，个个是双重身份，对上是奴才，对下是主人。作为下层之知

县，他必须一路磕头，否则政绩再好，也会被上级一言抹杀。而对百姓压榨，一可以改善自身之生活，二可以获得讨好上级之资财，正所谓：“下官拼万个头，向上司磕去；尔等把一生血，待本县绞来。”若想在官场上站稳脚跟，做不到心狠手辣，做不到阿谀奉承，扮不好酷吏与奴才的双重角色，是绝对不行的。

屠绅自从下定决心——投身官场这个大染缸那一刻起，就已别无选择，他必须与“昨天之自己”告别，必须与自己奉为圭臬的儒家理想告别，做一切丧失人性的合乎官场规则之事。就这样，一个“心存汉阙”的热血青年开始在腐臭官场之大染缸里变色。由于师宗县农民贫困，土地贫瘠，要完成朝廷规定之上缴钱粮之任务难度很大，他就以严刑峻法为后盾，酷治县民，以求按时交差。师宗民众因此而苦不堪言。

毕竟良心未泯，屠绅耳闻目睹民生之苦难，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他在理性与谄媚、良知与冷酷间，反复做着生命之挣扎。

第二节 师宗任上 亦得亦失

善与恶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并存的。因为脑科学家发现，人脑是由三重构造所组成的，这种构造按人类之进化顺序而来：大脑像个洋葱头，最里面一层是爬虫类脑，中间一层是哺乳类脑，最外层才是人类脑，又叫大脑新皮层。在进化阶段中，爬虫类脑最原始、最富攻击性也最残忍，它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嗜血成性的。当一个人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地处事时，支配他的就是爬虫类脑。爬虫类脑向前进化，又在外围形成一层哺乳类脑，这层脑组织之攻击性与残忍性大大减弱。例如某人破口大骂别人，却最终没有大打出手，其行为就是受到了哺乳类脑的支配。再向前进化，才最终形成了最外层的人类脑，正是它，代表了人类的理性、正义、道德和良心。

因此，从脑的三重结构去审视人之行为，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只有人类脑占上风，还是爬虫类脑占上风的问题。然而，以理性、道德、良心为主要特征的人类脑是新近进化之产物，它的历史不过一两万年，

同爬虫类脑的几百万年相比，差别太大，因此，它的强大程度还不足以时时镇压爬虫类脑之残酷冲动。

屠绅毕竟在翰林院接受过为官之教育，他的大脑皮层里贮存了大量之道德认知。这些道德认知经常在他处理政事时会倏然出现，为他“权衡利弊、作出决定”提供依据。

有一次，屠绅手下的差役捉到了一个长年从事边境走私之大盗。在列举了十多项重罪后，屠绅把他投入死牢，准备秋后问斩。大盗为求活命，投屠绅所好，命手下给屠绅送去几箩香茗，同时在其中暗藏几十块金锭。如果屠绅欣然笑纳，将一夜暴富。苦思再三，他终于抵挡住了金弹攻势，将金锭全部上缴朝廷，为自己赢得了清誉。同时又将大盗绳之以法。他这一举动，彻底摧毁了以大盗为首之走私团伙。然而大盗与云南官场上之各级官员均暗中有来往。屠绅此举，等于断了云南众多官僚的一条财路。于是，各种造谣诬蔑接踵而来，烧灼着屠绅之神经。他没有料想到，良知之抉择换来的竟是对自己更沉重之打击。爬虫类脑的非理性的野蛮冲动扭曲了屠绅之心灵。他需要移情，以忘却现实之苦痛；他需要感情投射，以缓解官场之压抑。

于是，他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以好色纵欲来消除心灵之阴影。确切地讲，好色是他的天性。因为他是一个中国古典诗词熏陶出来的、感情丰富浓烈、个性恣意狂放的文人，他敏感细腻，能够敏锐地察觉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更热爱这一切美好，时常将自己这种“或激情洋溢，或婉转细腻”之感受宣泄于笔下、挥洒在纸上。在他眼里，花鸟、山水、幽境再美，也不如一个鲜活动人的女子美得更实在。几年中，他把一个又一个女子娶进府中。这里要强调的是，屠绅看中的女子须是色艺双绝，不光拥有秀色，还拥有一身好才情，见识也往往高人一筹，这就更能激发潜藏在屠绅的爬虫类脑中的进攻欲。于是，他的好色天性，就恶化为“想要摆脱苦闷”的大肆纵欲。

每当月华中天，他就与她们诗酒唱和，共同吟咏奔月嫦娥之寂寞清愁，吟咏年年月圆之期待等候；吟唱月色圆润、凄迷、清丽之美；吟唱月几日走夜来、好梦难留之怅惘，似乎营造了一种浪漫氛围，似乎体现了人类脑的高近境界。可是回到寝室，屠绅那种“眼观美貌、耳听娇音、

鼻嗅清香、手抚凝脂”的艺术倾向，就猛然变得无比狰狞，爬虫类突然大行其道，他与妻妾大玩性游戏，并以“施虐”与“受虐”为乐，他竟把官场上之双重角色带到了家中，把现实中生命挣扎的苦痛转嫁到无辜女性身上，又体现出一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倾向。根据现代精神病学家之研究成果，早年丧父或丧母，恶劣的社会环境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导致这种人格障碍之主因，这类病人往往智力较好，有较强之掩饰能力，在工作中能体现出较强的办事能力。正因为在工作环境中压抑了自己的情感，所以回家后会集中释放，表现出性生活轻浮的倾向，又不能及时吸取教训，且无悔之心与羞耻之感，以至于在身心放松的情况下反而丧失了理性。

在云南任知县期间，屠绅一直徘徊在这种生命挣扎里，一会儿爱民如子，一会儿又逼民纳粮；一会儿对美好事物倍加珍惜，一会儿又像牛嚼牡丹一样暴殄天物；一会儿欣赏女性“如雪中绽梅、如风中摆荷”之美色，欣赏女性“像风中银铃轻碰、像幽谷山泉叮咚”之美音，欣赏女性“有月落白沙般飘然、有夜雨吹箫般轻怨”之眼神，一会儿又亵玩侮漫，毫无呵护之心。因此有关他的正负两面消息，始终不绝如缕，导致他在知县任上一干就是十七年，差点老死滇乡。

当然，这十七年，屠绅也开始尝试写作，以求立言。古代之志士都追求立德、立功、立言，屠绅眼见自己立德、立功因官场蹭蹬而毫无指望，于是开始追求立言，也不枉当年的凌云之志。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屠绅四十一岁时的首部作品成书，它叫《鹞亭诗话》。

《鹞亭诗话》书名虽然称为诗话，但内容却与诗歌理论批评毫无瓜葛。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章《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中就曾提到这部作品，认为其“文词较简，亦不尽记异闻，然审其风格，实亦此类”。在这里，鲁迅先生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他不只将《鹞亭诗话》视为小说，而且认为该书内容虽然不全是记录奇闻轶事之作，但作品风格其实与《聊斋志异》相类似。书中共收录了三十六篇短篇杂记，短则五十七字（《鸢论》），长则至四百七十六字（《盗有道》），篇幅长短不一。这三十六篇中，只有四篇署名屠绅，还有两篇未署名，其余的文章则分属十五位作者，虽然大多数篇目署名，但是作者

究竟是何许人，可信度却值得商榷。因为屠绅一向喜欢玩弄诡巧，常常假借他人之名，行抒发己见或借机炫才之实，比如屠绅的长篇小说《蟬史》中，每卷后面都附有“论”，卷卷都有不同的“论”，作者在点评本卷的内容及人物，但是细细分析每篇论言之用辞风格及评论内容，极像是屠绅自己所为；与此相似的是，在他后来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六合内外琐言》中，也存在着相同的疑问。屠绅之同乡、后学金武祥在《鶚亭诗话》序中，就曾说道：“光绪己丑夏彦保明经，在都门，见滇西师君范所辑《二余堂丛书》中有刺史《鶚亭诗话》二卷；彦保并于《江上诗钞》中录笏岩诗十五首，邮以寄余。余观诗话共三十六条，不尽论诗。每条各署姓名，而用笔之诡譎通峭，与《琐蛸杂记》相似，疑刺史一手所为也。书虽小品，终胜小说家言。”

夏彦保将他在京城所见之古籍——屠绅的学生“师范”辑录于《二余堂丛书》中的《鶚亭诗话》，及其抄自《江上诗钞》中之十五首屠绅诗作，一起寄给金武祥。金武祥欣赏之后，就觉得《鶚亭诗话》三十六条作品真是变化无穷、曲折多姿、饶富风致，与屠绅的《琐蛸杂记》之创作风格十分相似，立刻猜测《鶚亭诗话》是屠绅自己一人所为；此外，他也认为这些作品虽然仅为小品，却寄予了批判现实的思想，胜过小说家言。另一晚辈学者汪琰也持相同看法，他在《鶚亭诗话》题词中说：“乾嘉间，江阴屠笏岩刺史撰《鶚亭诗话》，今年涪生（金武祥）刻的《栗香室丛书》中，持以示余书，凡三十六条皆寓言储说之流，而名以诗话殆不可解。各条虽分署作者姓名，词气则如出一手，貌渊奥而实平易，与笏岩他所著作颇复相类。”

汪琰看过《鶚亭诗话》后，除了认为三十六条故事都接近于有所寄托的比喻类故事，对于屠绅为何把这本书命名为诗话，感到匪夷所思外，同样对三十六条故事作者众多感到怀疑，觉得似乎出于同一人手笔，而且与屠绅其他著作之文辞风格十分类似。当代学者王琼玲也赞同以上两位之看法，认为署名他人所作之篇章，应为作者假借他人之名；并就《双鹤堂》文中“笏岩与仆（程应璜）其合之为一鶚，分之为双鹤者哉”一句，揣测此文作者程应璜与屠绅似乎即为同一人。另一位当代学者占骁勇则与以上三位持不同看法，他考证了《鶚亭诗话》中所见作者之生

平经历，认为屠绅之外的其他作者应该是屠绅在师宗县任上的幕僚群中之人，通过仔细观察典籍中一鳞半爪的记载后，他倾向于认为《鶚亭诗话》是众人合作而成，“只不过成书时经过屠绅统一润饰而已”。

不管怎样说，《鶚亭诗话》中所收录之文章，均是杂记之作。欣赏内容，有鬼怪异闻类故事，如《小户逃》《判鬼仆》《仓神传》《虫圭》《鞠先生诫子文》《平麟纪略》《参军鬼语》《铎公子》《江僊》《盗有道》《鬼雄》等篇；也有咏物寄托讽喻故事，如《鶚论》《金银花气》《稗赋》《鸽》《贪羊》《鱼肠美》；还有吟诗唱和、机智妙论故事，如《映山红》《声色臭味》《说云》《陋辨》《柳溪》；更有文人雅集类故事，如《槐影》《小冯君》《结习》《凝香亭》等。其中分量最重、篇幅最多的还是志怪录奇之作。可见屠绅从他的第一部作品《鶚亭诗话》开始，就已经对“志怪”主题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后来的代表作——《六合内外琐言》《蟬史》，也基本上走的是志怪脉络之路。

第三节 三运京铜 李案惊魂

穿过荒凉而壮美的小江峡谷，走过最后一条山梁便到了尽头，这里是金沙江与小江之交汇口，人们习惯把这里看成清代从云南往京城运铜之“万里京运”的开始。如果沿金沙江水路往下走是昭通市巧家县，沿旱路往盐水大峡谷走是曲靖市会泽县；其实，这三个地方曾经都是东川府所辖区域。

乾隆四十年九月，屠绅首次领运京铜，任乾隆四十年头运二起运铜官。运铜马队从云南汤丹出发，到昭通府运交大关厅接收，并将大关所属之箭竹塘厂之京铜一起转运豆沙关，由豆沙关经盐津渡、叙州府（今宜宾）至泸州。运铜马队到泸州已经是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泸州以下，利用长江航线经重庆、汉口、仪征而至扬州，转入运河，经天津而达通州之大通桥，再陆运到京师户工两部的司库，水道全程八千二百多里。汤丹、碌碌、大水沟等厂经陆路两千二百多里，水路八千二百多里，共计一万里以上。

这是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百余年来，支撑大清财政的铜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在铜矿之采、选、冶、运的巨大产业链中，不知留下了多少故事，创造了多少财富。

乌蒙山上，一条条羊肠小道遍布其中，道路上兵营、驿站连接着这条万里进京路，这是云南最早通往北京之道路。这些道路穿梭于乌蒙山脉，海拔从最高四千米到最低八百米，经过长江水道和大运河，进入北京，将云南铜送入钱局，支撑着这个国家的发展。

清乾隆时期，随着东川铜矿的兴旺，铜产量足以支撑着大清中央财政的半壁江山，“来往矿山者不下十万众”，东川铜矿的辉煌从此开始。

无论你登高远眺，还是穿越峡谷，你的眼前都是荒凉的大山。要将汤丹、碌碌、大水沟厂的粗铜运出来就必须翻越这里的崇山峻岭。塌方、滑坠、匪患……有很多种可能，但不管是遭遇其中的哪一种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夺走运铜者之生命。

“堂琅良一邑，幅员辽阔，壤接川黔，固商旅辐辏之区也。而岁运京铜，不下数百万，尤于运道为扼要焉。奈地多崇崖峻岭，山重水复，令人同嗟蜀道难之难者！其处盖不一而足。”

清乾隆时期，仅仅依靠马帮运输，翻山越岭的运铜路线已经无法满足东川日益增加的产量。修缮陆路，开辟水道成为京运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条路的险峻在各种文献中都有记载，一边是各厂铜矿都要通过一条道路往外运送，进入矿区的物资也一样要经过这条路，说小点道路制约了东川的发展，说大点道路直接影响到了大清国的国库。

早在乾隆五年（1740），云南总督庆复、巡抚张允随向朝廷奏称，“前闽省（今福建省）请买滇铜二十万斤，江苏请买滇铜五十万斤。查滇省每年办运京铜共七百三十余万斤，同路运送，驮脚每苦不敷。今浙、闽两省又共请七十万斤，实难运济。”各省铸币所需铜料剧增，铜路艰难成为买办滇铜的最大制约。

后来张允随才上奏，要求开通金沙江水运，以满足铜运的需求，东川铜运才算是有了第一条水运道路。水道的兴修是大清国的一件大事，乾隆皇帝直接过问，滇省最高官员全程负责。东川水运线路就是当时的国家工程。开凿通川河道，实为滇省大利，已两次委员勘察。自东川府

由小江入金沙江，溯流至新开滩一路，直通四川泸州。虽崎岖险阻，要皆人力可施，堪以化险为夷，以资利济。乾隆六年，张允随奏本在几经周折后得到了乾隆的首肯，他一面勘察一面抓紧组织施工，至乾隆七年五月，已修竣金沙江上游自小江口双龙滩至金沙江厂河口滩大小五十余滩。下游自利远滩至新开滩一带工程六百四十六里，应开修者共六十二滩，“估需银十余万两，俟冬季水落兴工。”乾隆对金沙江河道开修并不放心，云南总督庆复从云南离任后，乾隆当年又委派钦差大臣新柱会同四川总督尹继善沿江勘察，与张允随一同会商。十月，张允随再奏：“会勘金沙江通川河道，实可开修。”乾隆下旨：“既可开通，可详酌妥协为之，以成此善举。”经过千辛万苦，至乾隆八年四月，张允随奏报：“金沙江上游各滩工程垂竣，试运京铜，并无险阻。”金沙江航道基本开通。乾隆九年，下游也基本开通，原所勘六十四处险滩，一千三百余里，共开凿八十四滩。除蜈蚣岭等十五处滩，因为天险而无法施工，改修旱路外其他全部通水路。“各滩凡遇中洪汹涌，不能行舟者，筑坝逼水，将滩石烧毁，凿出船路，以避中流之险。次险者亦将水面水底碍船巨石凿开，于两岸绝壁上凿出高低牵路一万余丈。”疏浚金沙江航道，工程艰巨由此可见一斑，金沙江上下游航道开通后，由小江口可将铜直接运抵泸州，“直达京局”，每年可运铜百余万斤，较陆路运费节省了二三成。从《张允随奏稿》一书可以看出，在整个修筑水运通道之过程中，乾隆皇帝关注到了其中很多细节，并对修筑过程中多次下旨，督办这一重要的国家工程。但这条水路终因水急滩险，多有运铜船舶翻沉而退出历史舞台，而张允随也因此遭到查办，问责。

沿小江一直往东北前行，一座叫象鼻岭之大山平卧在金沙江和小江之间，正如其名，象鼻岭犹如一条长长之大象鼻子拖在金沙江和小江之间，象鼻岭鼻尖处于两江交汇处，向东滚滚流淌。小江北岸就是象鼻岭，顺着象鼻岭往山上走之话可以到大水沟、碌碌和汤丹厂，铜矿就是沿着象头往下运到象鼻岭，在象鼻岭北边有个码头，就在那里上船直接运往北京。铜运水道开通后，整个京铜的百分之五十都是从这里运出的。

张允随修通水路通道后，多数铜料从水路走，但是由于翻船太多，铜损耗太大，最后还是只能走陆路。乾隆十三年，云南巡抚图尔炳阿奏

报：“开凿金沙江、罗星渡二处工费，前奏约需十一年方可抵款。今因金沙江运铜额增加，除已抵补修工费处，再加六年节省运脚，即可偿清。”从图尔炳阿的奏章可以看到，修筑费用虽然很高，但是随着东川铜矿运输越来越热，投资是很快就可以收回的。但这只是表面的一笔账，其实水运虽然省下了运脚的钱，但是因为翻船事故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了其获益。从金沙江航运数年之情况看，东川京铜水运数量虽占产量的一半以上，但由于水急滩险，沿途船毁铜沉之事故也经常发生。一艘船翻了可不是一匹马坠崖损失两锭铜那么简单，船之运量是很大的。

其实，乾隆皇帝一直对金沙江水运持怀疑态度，这也是他不断委派钦差督办的原因。乾隆在旨意中曾经这样提过：“金沙江巨石层滩，湍流奔激，铜沉船损，难收利济之功。不能确见其难成，预为力阻，致历年糜费帑（古时收藏钱财之府库）项。咎所难辞。”后乾隆再派钦差苏赫德实地勘察，得结论，“工程有可用之处。”但对于蜈蚣岭等十五处滩险，苏赫德认为，“有损无益”。乾隆十五年（1750），朝廷对张允随降一级调用，图尔炳阿降二级调用，其他有牵涉之人员都受到降级、革职等处分。对于苏赫德奏本中所提蜈蚣岭等十五处险滩段所支工费八万余两之十分之四由张允随以及同僚赔付。此后，金沙江上游航道逐渐停运。整个水运之时间不长，短短几年，但工程之浩大，对于东川，甚至对于云南来说，这也是史无前例之航运工程。

从此，京铜运输又改走陆路。象鼻岭依然躺在那，千百年来它就躺在小江和金沙江之间，被这条巨大之断裂带滋养着。水路覆灭，但是铜运依然要从象鼻岭经过，渡过小江，沿着小江峡谷进入另外一道峡谷——盐水大峡谷、小田坝、白泥井、桃园口子、炎草铺、干沟街、包子铺、山嘴子，到白雾街休息一夜，次日进入东川府城（今会泽县），全长五十五公里。水运结束后，这条道路便成为京铜运输之主要通道。道路依然艰险，当初改水道就是因为道路太艰难，但现在所有之铜料又集中到这条道路上来。不知多少人死在这条道路上，有的是遇到了土匪，有的是滑坠山崖，甚至是马帮与马帮之间，因为抢道而经常发生冲突所导致。

正因为运铜之路充满艰险，所以屠绅首次运铜之前，进行了精心准

备，天遂人愿，运铜团队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在泸州开帮，终于在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初十日顺利抵达京师通州，历时十个月零一天。屠绅一路运筹帷幄，兢兢业业，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的运铜、护铜之勤勉事迹，被沿途的各地总督看在眼里，得到了这些封疆大吏的交口称赞。下面摘录一些总督之奏折，一探端倪。

四川总督文绶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奏报云南京铜船只过境日期事》折有云：“兹据布政使钱鋈详称，云南委员师宗县知县屠绅，办运乾隆四十年头运第二起京铜七十三万六千三百斤，并带解前运员李梦桂、陈重光、隋人龙、宋允清等共挂欠铜九万五千九百四十六斤四两二钱二分九厘八毫，共铜八十三万二千二百四十六斤四两二钱二分九厘八毫，装船一十四只，于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自泸州扫帮开行。十五日至巴县换船一十二只，于十二月初二日开行，十七日由巫山县出四川境，交湖北巴东县接催北上讷。该运铜船沿途并无逗留生事，盗卖情弊等情。”

直隶总督周元理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初十日《奏报云南铜船入直隶抵通州日期事》折有云：

云南委员师宗县知县屠绅，领运乾隆乙未年头运二起京铜七十三万六千三百斤，又带解前运员李梦桂、陈重光、隋人龙、宋允清等四运挂欠京铜九万五千九百四十六斤零，于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日入直隶景州安陵汛。运抵天津，照例起剥，于八月初十日全数抵通。

初战告捷为屠绅之任上考核（清代称“举大计”）增加了一个正砝码。但是，所谓能者多劳，既然屠绅这么能干，那么担起再运京铜的任务也就非他莫属了。这次还会像上次一样一帆风顺吗？

有了前一次之成功经验，屠绅这一次是信心满满。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天公这次跟屠绅开了个大玩笑。

运铜船队于乾隆五十年四月初三天，行至云阳县宝塔沱。突然，乌云集聚，狂风大作。运铜船在风浪中颠簸，有船倾覆，七万斤铜顿时沉入江中。风平浪静之后，屠绅当即雇用水手，全力打捞，捞获铜“壹万壹千叁百叁拾陆斤”，因朝廷有期限制约，屠绅只能继续押运货物前

进。继续打捞之任务留给了当地官员。“其未获铜斤，续于是年肆月拾肆日打捞起，至伍月拾陆日水涨停工止，捞获铜壹千玖百贰拾贰斤，交褚其章带解。又于伍拾年拾月初壹日兴工打捞起，至伍拾壹年肆月初拾日水涨停工止，续获铜捌百捌斤，存贮县库。其铜伍万伍千玖百叁拾肆斤，又于伍拾壹年拾月拾捌日兴工打捞起，至伍拾贰年肆月初玖日水涨停工止，并无捞获。又于拾月初贰日兴工打捞起，至伍拾叁年肆月初拾日水涨停工止，亦未捞获。先后共计打捞壹年柒个月零玖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船队行至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又遇上了水浅不能行船，大风顶阻等天灾，前后贻误一百八十一天。屠绅心力交瘁，但无济于事。好在云南巡抚谭尚忠上了奏折《题为查明滇省寻甸州知州屠绅办运乾隆四十九年三运二起京铜遇风沉溺打捞无获请豁免事》，帮他免去了运铜船倾覆之责；山东巡抚明兴上了奏折《奏报铜船过境情形事》，帮他免去了运铜误时之责。

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屠绅团队携铜七十万两千一百余斤抵达通州，总算完成了这份苦差。后来，屠绅在《寿白蠡峰》诗中表达了彼时彼刻之心情：“辛苦一官与古郡，友真同患力同科。”同时，他在诗下自注感慨：“余疲于铜运者再矣。”

还没等他缓过气力来，第三次运铜任务接踵而至。好在第三次老天没有为难他，七十五万四千五百九十九斤铜，又是历经十个月零五天于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初三日全数抵达通州。

史籍给了屠绅公正之评价：滇铜黔铅，乃清代制钱主要币材，其开采、运输过程，于国计民生关系甚重。屠绅三解京铜，首次及第三次皆较期限提前抵通，奋勉急公，颇著劳绩。第二次因沉溺铜斤及守风守冻，略显周折，然亦未逾统限。滇官领运京铜，路险途长，责任綦重，赔累至巨，解运风险颇高，究属苦差。屠绅三为运铜官，恪尽职守，如期抵通，洵能吏也。

朝廷念屠绅劳苦功高，决定提拔这位干了十七年知县工作的中年人。公元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屠绅四十四岁，他接到了调令，升为寻甸州知州。但是乾隆五十三、五十四年间，屠绅仍然以曲靖府寻甸州知州（从五品）署理楚雄府广通县知县（正七品）之职，一个知州还要

兼职做知县，这虽然不是云南省之特例，但是“亦有大宪所不喜而遭排挤之因素”。那么，上司为什么要排挤这样一位运铜的大功臣呢？

这还要从李侍尧案说起，乾隆四十五年（1780）二月，大学士、署理云贵总督李侍尧“婪索营私”事发，李马上被革职拿问，云南官场与此案有关联的人牵涉到很多。屠绅也牵涉其中，直接影响了他的仕途及创作心态。

《乾隆朝上谕档》载军机大臣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初四日奏折：

昨据（江苏巡抚）杨魁奏请，将呈出李侍尧玉器之云南师宗县知县屠绅交军机处归案查办，奉旨：“知道了。钦此。”当据杨魁将玉器两箱并屠绅送交前来。臣等详加诂讯，据称：“我系云南师宗县知县，于上年夏间领文送部引见。临起身时，李总督面交我玉器两箱，说道：‘这箱内玉器，俱系不堪呈进之物。现在苏州我有委员孙允恭在彼料理此事，你顺道即将此两箱玉器交给他，退还各店。’我将玉器带了，至本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常州经过，听说委员查抄云南昆明县知县杨奎家产，并纷纷传说系与李总督有交手婪赃之事。我想杨奎既经查抄，李总督交带玉器，自应呈出，是以在常州府衙门呈首之。此外并无别之缘故”等语。臣等以该员既为李侍尧携带玉器，安知不另有物件收存隐藏？再四究诂，该员供称：“当日李侍尧实在止有玉器两箱，交我带往苏州，并无别之物件。况我原怕自己干罪，所以将两箱玉器呈首之。若另有别之物收存隐瞒，将来查出，我罪名岂不更重呢？求详情”等语。除将呈出玉器两箱开列清单，交该处预备呈览外，所有臣等讯取屠绅供词，理合奏闻。谨奏。

李侍尧因得乾隆帝回护，由斩决改为斩监候，次年三月即复出，四月总督陕甘。

因为屠绅在李侍尧案中有希求自保之举，将李总督委托他退还苏州各店的玉器上呈朝廷。从此上级官员将屠绅视作“不可靠之员”，屠绅的仕途陷于被动那就很正常了。再加上李侍尧后来又被乾隆重新起用，而当时的云贵总督富纲又是李侍尧之亲信，所以屠绅只能是又当知州又当知县了。在两头跑之郁闷之中，屠绅完成了短篇小说集《六合内外琐言》之创作。

后人对此评论说：然因李侍尧案中呈首之举，致仕途蹇滞，沉沦下僚，其藉虞初之作以炫文才、吏才，良有以也。屠绅侍姬多人，里友洪亮吉以此短之。想其远宦边徼，摧折困顿，正所谓“温柔不住住何乡”也。

第四节 广州通判 《蟪史》千古

在甸州任上，屠绅按“情、理、法、清、慎、勤”六字办理政务，取得了一定成绩；在甸州，他于酒色之外还迷上了汤显祖之戏文，常将戏班子请到家中，演绎“临川四梦”。他尤其着迷于汤显祖努力建构之实境与幻境双重空间的叙事结构。因为他尝尽了官场（实境）的苦痛折磨，又梦想有朝一日青云直上，衣锦还乡，因此特别认同汤显祖对文化的探索，对主体精神之呼唤。但这种认同仅仅局限于精神层面，生活中的屠绅为了养活成群妻妾，为了能长年欣赏戏文，已经完全融入腐朽之官僚体系，异化成为完全由爬虫类脑掌控自己言行的、“社会吸血集团”中一分子——成了一个“以法杀人”之酷吏。

封建官场终于彻底接纳了他。昔日的“热血青年、正义先锋”经历了三十四年的生命挣扎之后终于退化。嘉庆二年（1797），屠绅被调离云南，特旨补授为广州通判。通判一职，源于宋代，开始时地位仅次于州府长官，握有连署州府公事及监察官吏之实权。然而到了清代，通判之权力已被架空，只负责“粮运”与“农田水利”。尽管如此，屠绅还是十分满足，毕竟由蛮瘴之地进入了繁华之所，何不抓紧时机，及时享乐？于是，他又诗酒终日，风花雪月起来。这时，一个人之书信，重新点燃了屠绅大脑皮层的理性之火。此人用满怀热情、充盈正气之诗句催醒了屠绅的良知，激发了屠绅的进取心。屠绅下决心与先前那个颓废的自己告别，下决心创作长篇小说《蟪史》，来展现自身生命挣扎之历程。这个激励者就是洪亮吉。

相同之背景、相似之个性使屠、洪二人走到一起，成为莫逆之交。屠绅从洪亮吉身上，看到了当年敢作敢为的自己，他的政治理想重新升

腾，既然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何不借著书立说来歌唱政治理想，一泄永郁胸中之恶气？

于是，屠绅在广州开始了《蟫史》的创作。他客观反映了当时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各地起义接二连三之险恶形势，他还精心塑造了志士“桑蠋生”形象，在桑的身上，他寄托着自己未能实现的情怀抱负和人生理想，桑蠋生极度不满于朝廷的腐败没落，却又大力协助主帅甘鼎扑灭苗民起义之烈火，并挥师入侵交趾。他揭示了苗民起义之原因：管理苗地之“文吏多贪、武夫多暴”，当时官军更是“士卒骄横，藉帅之威，牵其牲畜，发其盖藏，乱其室家”，迫使苗民造反求生。他对官场权贵丑恶嘴脸之揭露，集中表现在代甘鼎为帅的解斯贵身上。此人贪财好色，嗜酒如命。代帅之前，纵欲豪饮欠债，掌握军权第一件事就是索钱十万贯还债。在战斗危急关头，解斯贵居然还在与僚佐斗牌。贪官暴吏之恶毒用心，最终逼得甘鼎、桑蠋生急流勇退。

《蟫史》是中国文言小说史上一部代表性作品。其在文体上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空前绝后。《蟫史》创造性和历史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篇幅上，颠覆了文言小说都是短篇之传统

毫无疑问，古代书目中之小说家类作品，是文言小说之主体。这些作品正如《叙书·艺文志》所言，均是短篇。汉代桓谭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所云“丛残小语”“短书”之言，即为尺寸短篇之谓。班固说：小说家者流，“间里小知者之所见，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当莞狂夫之议也”。采摘来自民间之下层百姓议论，亦不会长篇大论，当以短制为是。纪晓岚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将各小说家类作品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也属于“稗官之说”“里巷闲谈”“词章细故”，总之内容都是治身理家之“小道”，而篇幅是短篇，这是文言小说的传统内容与形式。唐代产生了传奇，出现了著名的风尘三传，诞生了中国的成熟小说，但仍然属于短篇。元、明时期出现了类似中篇的传奇小说，仍属单篇流传，还是短篇小说。

《蟬史》出现，突破了文言小说都是短篇之传统，将篇幅发展到二十余万字的长篇，使文言小说之范畴，扩大到古小说书目中小说家类以外的作品，内容也突破了一般的情爱题材和街巷小道，而放眼整个社会生活和政治军事斗争，同时篇幅也从短篇、中篇发展成长篇，这是文言小说发展史上的巨变，是一个伟大的飞跃，让文言小说终于突破短篇的樊篱，而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终于与白话小说一样，完成了文言小说篇幅上的发展和进步。

二、形式上，首创文言小说章回体

鲁迅指出《蟬史》“唯以其文体为他人所未试，足称独步而已”。文言小说的文体，首推短篇笔记体。笔记体小说形式特点是：篇幅短小、文字简练、平铺直叙。因其随笔而记，有很强的随意性和现实性。但就情节而言，仅仅是说个梗概，描写不够细腻。古代目录学家和学者所称的小说家类小说，基本上都属笔记体。其次是中篇传奇体，或称故事体。唐代传奇小说“尽设幻语”“作意好奇”“有意为小说”，在虚构的基础上，写出情节和人物，符合现代小说之标准。唐代是中国小说之成熟期，也是文言小说成熟期。传奇体小说是文言小说主要体裁之一，代表了文言小说之最高成就。其写法像人物传记，都是有头有尾、情节曲折之作品，这些作品受史传影响甚大，但并非史传，而是小说，因为其中有其中虚构之情节和夸张之描写。

章回体小说《蟬史》出现，是文言小说文体发展上史上的空前突破，是一个质的飞跃。二十回、单回目的《蟬史》是严格意义上的章回小说，它表明了文言小说也有了章回体，与白话小说的文体终于同步发展，达到了文言小说文体发展之高峰。文言小说中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常被人忽略，甚至很少提及，其原因主要是作品极少，不被人们认识之缘故。文言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出现，无疑突破了传统“尺寸短书”的笔记体，与单篇成文的传奇体之格局，开拓了文言小说体裁上的新天地。文言长篇章回体小说的诞生，丰富了文言小说体的类型，在这一方面，屠绅居功至伟。

三、艺术上,《蟬史》开创神魔小说“托诞言志”新写法。

小说记叙福建书生桑蠋生(作者自况)海行不幸落水被救,投入将领甘鼎麾下,助其平定广州王、交趾及苗民起义的故事。作者把起义军妖魔化,且描写战斗场面多采用神魔斗法手法,使小说蒙上一层神魔色彩。作者个性豪放不羁、愤世嫉俗,只能采用此种手法表示对政治现实的不满,以此尚不至于罹祸。也就是说,小说的古涩深奥之特点,也并非作者全是在炫示才学,还是与当时政治形势险恶有关。《蟬史》的人物、战事与现实相联甚密,作品借现实中征苗、征回、征白莲教作为小说框架,虚构出一部神魔斗争史。而且形式在神魔小说中也属于另类。因为文中无论正反面人物,都可以变成蛇鼠犬家、鱼虾尾雀,可隐可显,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变化无穷;书中不时出现历史典故、稗官小说,可见作者任意勾连,随心所欲,不受约束,真是想像丰富,幻想奇特,独树一帜,这在以往之神魔小说形式中从未出现。小说情节经作者艺术构思之后,情节显得委婉曲折,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不少人物形象,包括魔怪人物,也写得生动逼真,扣人心弦,有一定的艺术魅力。《蟬史》假借荒诞之故事情节表达了普通文人建功立业、功成身退的思想。

《蟬史》这部杰作,充分说明屠绅是一个难得的天才作家。

第五节 客死都门 哀者寥寥

嘉庆二年夏,五十四岁之屠绅以“丁母忧”卸下广州通判一职。依据封建官场惯例,大小官员之父母一旦离世,作为子女就必须离职回家尽孝,除非皇帝以国事紧急为由予以“夺情”。

据光绪四年所刻《江阴县志》卷十九《列女·节妇》载:“梅氏,赠奉直大夫屠芳妻,二十八岁夫亡,寿八十一。以子绅官寻甸州知州,赠宜人。”也就是说,屠绅的母亲梅氏二十八岁就开始守寡,一手把儿子拉扯大后,儿子却常年在西南边陲为官。老太太十分坚强,独自在家乡守着屠家产业,直到八十一岁去世。

屠绅离开了广州，携带众多妻小，返回了他日思暮想、梦魂萦绕的家乡——江阴。在家乡守孝满三年之后。他想就此终老林下，做只闲云野鹤，终日喝喝酒，作作诗，潇洒优游，与二八佳丽“结庐乡野共婵娟”。然而，他的这种浪漫与逍遥，必须以经济实力为后盾。远离官场，势必断了明暗两条线的收入。珍爱美色，势必挥金如土，以致坐吃山空。因此，在过了一段闲散自适的生活后，他又困顿于经济上的捉襟见肘，重新回到了他深恶痛绝的官场。

屠绅带着部分家眷，来到京城，以求官缺。但浑浑官场已无容他之地，他只能留京候补。然而候补者想要得到实缺，难度极大。即使像屠绅这一类进士出身的士人，按例“遇缺即补”，也因为候补者拥挤不堪，而变得遥遥无期。等待之时间一长，盘费即将告罄。一想到众多妻子儿女“啼饥号寒”之场景，屠绅不寒而栗，他再次选择了纵欲豪饮，来麻痹自己的灵魂。然而，毕竟已经年近花甲，长年沉溺酒色，已经使他之肾亏达到了危险之临界点。

一个五十八岁的老翁，在生命挣扎的最后关头，又尝尽了候补者之辛酸与不平。此时之他，已经完全悖逆了理性，他只想发泄不满，他只想淡忘现实中之苦痛，他只想卸去人世间的一切负累。某晚，他服下了春药“御二女”，以致精流不止，继之以血，抽搐而亡……

在进入官场之独木桥上，那些相互挤拥倾轧之候补官员，为少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而欢呼。屠绅之“生命挣扎之历程”，成了他们缓解候补苦闷的调料。

在返回京城之大道上，却有一个刚毅男儿在落泪。在发配新疆之艰难跋涉中，他没有落泪；在伊犁之凄苦劳作中，他也没有落泪；在接到皇帝之特赦令后，他还是没有落泪。可是在听到屠绅之死讯后，他却落泪了。他为一个志士被扭曲成为“残人”而落泪，他为博学之挚友终身怀才不遇而落泪，他也为当世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忠而被谤、落拓一生而落泪。

在他的眼中，官场就像一只雕花鸟笼，用功名富贵引诱着一批又一批读书人拼死钻入。失败者沉沦江湖，潦倒一生。像屠绅一样的成功钻入者，又怎样呢？还不是被摧残了理想之翠羽，奋力挣扎而亡！

他就是洪亮吉。洪亮吉，初名莲，又名礼吉，赴试改今名，字穉存、君直，号北江，亦号梦殊、华封、对岩、更生居士。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卒于嘉庆十四年（1809）。曾四应乡试皆落榜，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应顺天乡试始得中举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官，后督贵州学政。嘉庆四年（1799）以抨击时政遣戍伊犁，次年赦归。其一生诗作五千余首，亦擅于词，并工古文、骈文、经学、地理学、人口学等。为乾嘉时期大学者。

洪亮吉与屠绅同为江苏人，他小屠绅两岁，与屠绅时常诗词唱和。据《洪北江先生年谱》中记载：“三十四年己丑，……七月，与诸同人访城西徐墅陈刺史明善亦园，与无锡邵秀才辰焕、江阴屠进士绅……唱和诗极多。”除共吟诗外，洪亮吉还会拉屠绅上酒肆痛饮，如《典衣行》便曾记载他们几人一时兴起至酒肆痛饮，落得典衣偿债之趣事，可谓为屠绅志同道合之好友。即便屠绅后来远赴云南当官，以报最入京，都曾专门探访洪氏与其话旧，洪氏便曾作《屠大令绅以报最入都话旧，赋赠四首》以赠。他在《与丁二履端夜话即以赠别》一诗中还曾记载两人相约，打算共买江南“鹤荡庄别墅”一事，可见两人交情极深。洪氏曾替屠绅的《笏岩近稿》作序，屠绅也曾为洪亮吉《拟西晋南北史乐府》作跋，一来一往，才情相当。另有，《岁暮怀人二十四首，屠刺史绅》及《检得屠刺史绅所寄诗追挽一首》两首作品。也正因为他与屠绅情谊极深，所以屠绅亡故后，洪亮吉才会如此悲痛，他悼念说：“屠州守绅诗，如蓄沼文鱼，栽盆红药”“屠刺史绅生平好色，正室至四五娶，妾媵仍不在此数，卒以此得暴疾卒，余久之哭以诗云：“‘闲情究累韩光政，醇酒终伤魏信陵’，盖伤之也”。

屠绅死后，还有一个人也悲痛欲绝，他就是屠绅的得意门生师范。师范，字瑞人，号荔扉，一号金华山樵。他在屠绅交友圈中，地位较特殊，因他是屠绅任云南师宗县知县时，首次校士之学生。师范后来也中了进士。乾隆四十二年（1777）屠绅运铜至京，遇师范，师范立即创作诗歌《京邸晤房师屠笏崖先生，出示近作蛇字韵诗七首，依数次之》，记述他乡遇恩师的喜悦。乾隆四十五年（1780），屠绅以报最入京，又遇师范，师范又作《笏岩师复以卓异至都，夜过寓邸，赋呈四十韵》一诗，

吐露其思念之情。乾隆五十二年（1787），屠绅第二次运铜至京，师范晚先生十余天才到京城，未遇，便作《笏崖师复以运铜来京，予抵都前十余日，始由潞河还南，未及追晤，遂依先生所题月图韵，成诗一章，寄呈署中》，寄至寻甸州署。乾隆五十五年（1790），师范还曾至寻甸探访屠绅，作《庚戌万寿节，笏崖师约饮坛次，以诗索和，恭次一律》《庚戌八月过寻甸，谒笏崖师，酒次辱赠长歌，依韵奉呈》二诗，记筵席暨两人阔别再遇之感。乾隆五十九年（1794），又作《广通县怀笏崖先生》一诗，寄托思念之情。嘉庆六年（1801），屠绅候补入京城，曾与师范诗酒唱酬，师范有《同人小集寓斋，笏岩师有诗纪事，依韵和呈》《四月初九日京邸小集，席间步笏岩师韵》以记，师徒互相唱酬，欢会非常。未料，师范出京十二日后，屠绅竟暴卒于客寓。师范从中举到屠绅过世这么多年，与屠绅一直保持联系，师徒情谊如此，实属难得。

因此，在屠绅亡故后，师范多次写文章悼念，他写道：先生讳绅，江阴进士，予乡举房师。以寻甸牧，升倅广州，丁内艰归，服满候补，卒于京，乃辛酉七月之三十日。予十八日赴望江，先生送予，返离即谓少君翎构曰：“师荔扉出京，予死无棺矣。”甫遗句，无疾而终。少君至署为予言，闻之黯然。兹于藩山篋中得遗稿数纸，亟镌之，以言知己之感云。

辛酉春夏间，予以选人赴吏部，屠先生适候补入都，饮酒赋诗，晨夕相往来，予出京十二日，而先生顿卒于客寓，遗爱云亡，老成凋谢，晨星零雨，愈用黯然。

字里行间，漫漶着悲戚。为了用实际行动表达感恩之情，师范取其“篋中所录《鸚亭诗话》”，为之作序并刊刻发行，使老师的文章得以传诵后世。

第二章 《六合内外琐言》与屠绅的处世思想

第一节 成书背景 承前启后

《六合内外琐言》，完成于屠绅任寻甸州知州任内，于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出版发行。虽非屠绅首部作品，但是他存世作品中，首部刊行之著作。然而在它发行之时，屠绅将其命名为《琐蛞杂记》，其门生师范，其友人洪亮吉、赵怀玉、徐书受等人都曾亲眼见过此书。根据孙楷第《贩书偶记》卷十二·小说家类·杂事之属中记载“琐蛞杂记，十二卷。竹勿山石道人撰”，可见此书最初刊行时应为十二卷本，书名也非《六合内外琐言》。屠绅同乡后辈金武祥在《栗香三笔》卷五即曾言明此层关系：“吾乡笏岩刺史也，其所着《六合内外琐言》，初名《琐蛞杂记》。”

“琐蛞”二字，最初写作“璫蛞”，据郭璞《江赋》中所载：“璫蛞腹蟹。”李善又于文后注曰：“《南越志》曰：‘璫蛞，长寸余，大者长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体共生，俱为蛞取食。’由此可知，璫蛞实际上是一种水族生物，就外表来看，好像是同一种动物，其实不然，其腹内还有一只螃蟹。因此，用《璫蛞杂记》作为书名，意味着书中故事除了表面意义之外，故事背后其实是话中有话，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正如璫蛞腹中所藏之物一般。屠绅一向喜欢用不起眼的生物名称作为自己著作的名称，如《琐蛞杂记》之后的《蟬史》也是如此，蟬就是书虫，屠绅自比为蠹鱼，在故纸堆中穿穴钻食，将自己一生的读书心得及观照历

史、时事的收获，用虚实并存的手法写成文章。那么回头审视以这种水族小生物作为原书书名之用心，除了自谦自己著作记些琐碎，如瓊蛄般微不足道的杂事外，正意味着他将自己化为瓊蛄，想要凭借书中情节跌宕、富有深意的故事，揭露出人间腐败黑暗的一面。而后来书名更换为《六合内外琐言》，也是有原因的。这个书名源自《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为命名依据，“六合”就是指天地、宇宙或天下、人世间，因此其内外即包含所谓的人世间，以及涉于玄渺幽冥的虚妄场域，突破了传统儒家局限，无论是圣人论或不论的琐言，都是本书所收录的对象。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中说“唯黍余裔孙《六合内外琐言》二十卷（似嘉庆初作）一名《瓊蛄杂记》者，故作奇崛奥衍之辞，伏藏讽喻，其体式为在先作家所未尝试”，已指明《六合内外琐言》之与众不同。在白话小说以巨大成就占据文学主流之时，屠绅却特意用奇崛奥衍的文言文，记录着一篇又一篇伏藏其讽刺暗喻主旨的故事。这样的体制又是同时代其他作家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屠绅究竟有何用意？是什么样的时代风气造就了这样的结果？我们一起来看该书的成书背景。

一、成书背景

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会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每个朝代都有其各自代表的文艺思潮，这些根据不同的时空背景、文学环境，各自呈现出迥异的文艺特色，这些特色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各种因素积聚成的必然结果。《六合内外琐言》的产生也是如此，清代政治、文学环境的影响、历史小说创作传统的影响，屠绅个人经历的涉入，同样都为成书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

明末因政治腐败及社会问题，各地民变迭起，加以东北新起的满清，又在山海关一带施压，终于到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占领北平，明代覆灭。吴三桂投降，并引清兵入关打败李自成。满族统一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王统治政权——清朝。清朝是满族贵族建立的政权，因此在入关统治的几十年间，一直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其中

尤以士大夫为盛，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就曾组织抗清武装，而江南一带的士大夫抗清运动更是规模浩大。因此当权者在武力征服的同时，更加体认到“文治”的迫切性，如梁启超所言，清朝之御汉族读书人政策可概括分为“利用”“高压”“怀柔”三个时期，首先是顺治元年至十年（1644—1653），此十年间为统治者大肆利用汉族读书人时期，除广招降臣，更利用“八股科举”钳制住热衷功名的读书人為自己服务。顺治十一年（1654）至康熙十年（1671）这十八年间，由于前一阶段经营已收到不错的成效，因此当权者一改前貌，抓住机会便让士人吃苦头，江浙地方本人文渊薮，因此主政者特别针对江浙一带的士大夫、文人给予致命打击。频繁兴起文字狱，以消弭异端思想，康熙二年（1663）湖州庄氏史案，尤为著名。最后则是康熙十一年（1672）以后，清政府为应三藩之乱，开始实施怀柔政策，如荐举山林隐逸、博学鸿儒、开《明史》馆，倒也成功拉拢了些爱恋故国文献的高士。到了雍正、乾隆时期，因为国势日趋鼎盛，又一改怀柔作风，前后几年间，竟发生多达几百起文字狱案，扼杀读书人。就在这种政治控制影响文学发展的情况下，文字狱彻底影响了读书人的生活，汉族士人过着没有思想、言论、著述自由的日子。

学者柏杨曾对此景况做了如下叙述：汉民族知识分子本已拘限于儒家学派狭小的范围，现在在这狭小之范围内中，史学、文学，以及对儒家学派经典的评论阐扬，都受到不可测的禁止。知识分子只好走两条路，其中一条路是更加埋头在传统八股文、科举之中，努力做官；另一条路是使知识分子专心从事考据工作。这种学术活动，自然不会触怒任何人。

柏杨道出了清中叶知识分子在面临文字狱的大举迫害时，所选择的两条出路，许多汉族文人因此走向考据，用来避祸。此外再加上乾隆皇帝“稽古右文”的文化政策，研习古事又把文化建设放在国家生活的重要地位，因此朝廷开博学宏词科、四库全书馆，看似重视知识分子，实则行拉拢、牢笼之实。乾嘉时期在文纲严密以及皇帝提倡的环境中，研究经书史籍的考证之学成为学界的主流。

《皇清文颖》曾对此现象做了记录：皇上御极之初，肇举词科，人文蔚起，治经者多以考证之功，研求古义，摘文者亦多以根柢之学，抒发

鸿裁，佩实衔华，迄今尚蒸蒸日上，一代之著作，本足凌轹古人。

除了吸引不少文人由山林步入庙堂外，所谓的根柢之学，就是考证之学，考证之风在乾嘉间大盛，形成了尊汉抑宋，着重实事求是、博瞻贯通、无征不信，不论治经或研史，都注重证据，并趋向于古典学研求的乾嘉学风。由于这种学风所采用的治学方法是“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有一疑义，必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文字训诂成为研究工作的第一要务，“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故乾嘉学者莫不广集史料，据实说解、立说，因此也造成文坛对博学多才之士的推崇，鲁迅说：雍乾以来，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祸，因避史事不道，折而考证经子以致小学，若艺术之微，亦所不废，唯语必征实，忌为空谈，博识之风，于是亦盛。逮风气既成，则学者之面目亦自具。

由于朝廷以博学为上，文人们研习古籍，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刑政典章、天文地理时个个以“窥其堂奥”为终极目标。此外，这时期因为国势强盛，军事并不是国家政治生活之中心，士人不能靠军功而达于追求不朽之境界。加上读书人认为古人所谓的三不朽，虽以“立功”居其次，但是“立功”只是一朝一代之荣，唯有“立言”方可流传千秋万代。激烈党争让这群在朝士人有感于官场浮沉之祸福无常，而兴起“故知名位之有尽，不若文章之无穷”之念头，当时的文人都认为只有凭借文字寄托人生理想的追求才实在，因此读书人还普遍存在着“立言为上”的价值取向。在这种价值取向之推动下，乾嘉知识分子不仅热衷于学术研究及创作，更热衷于古籍之整理、研究与刊刻，因此出版业也得到了充分发展。

再者又因明后期李贽、公安三袁重视并提倡戏曲小说之创作，李贽、锤惺等人甚至把小说列于文学之正统地位，大大推动了当时和之后之小说创作。清初，毛宗岗评刻《三国》、金圣叹批改《水浒》、袁于令题词《西游》等，更是开拓及肯定了《三国》《水浒》《西游》在艺术上之成就，倡导了戏曲小说，为小说创作刮起一股春风。

自此以后，各类小说蓬勃而生，刘大杰曾说：“在清朝，如古文诗词一类之旧体文学都步入总结之阶段，唯有小说正保有壮健之生命，显示

着光辉之前途。”

《六合内外琐言》一书写成于乾隆末年，在语言上属于文言笔记小说，内容以记叙神仙鬼怪为主，也记叙人事。当时已经有许多文人通过写小说来彰显自己的才华，这种习惯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坛风潮。夏敬渠《野叟曝言》、李汝珍《镜花缘》、陈球《燕山外史》都是其中的代表，屠绅显然深受这种风潮的沾染，他的长篇小说《蟫史》被鲁迅称为“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者”。而早于《蟫史》成书的《六合内外琐言》也“能将上古神话以来之各种小说传说故事及手法融会贯通，信手拈来”，不论是取材、用典、语言等都如鲁迅所言——相当奇崛奥衍。也正因为这样的时空境遇、文学环境，才能让屠绅在云南做官闲暇时，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汇聚成一篇篇文章来炫耀自己的才学。

二、承前启后

文学的发展除了必须有的变革与创新外，同时也一定会有继承和借鉴。同一题材会在不同类型之作品中一再出现；有的题材会由戏曲传递给小说，之后又由小说再传回戏曲，交互影响；有的则是同一题材不断重复地出现在同类作品中，于是就出现了相似模式的作品。总之，举凡故事题材、情节、人物，到表现手法、思想内涵、形式、意境营造，无一不可成为后人效法之对象。如上文所言，屠绅身处在以古与博学为风尚的乾嘉时代，加上他自身富含才学、广泛阅读，当然免不了对前人作品有所吸收、化用。

（一）《六合内外琐言》对唐传奇之继承

《六合内外琐言》受到唐传奇之影响很大，鲁迅便是将其列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一节论述，在阅读及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后，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项结果：

1. 屠绅《惺晓》对《陈季卿》《枕中记》之继承

《陈季卿》一文收录于李玫的《纂异记》中，《纂异记》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讽刺色彩的传奇集，原书已佚，仅存《太平广记》所收录的十三篇佚文，这十三篇文章流传甚广。李玫因多次应进士试，均以落第告终，

所以对于落第者之辛酸，感受极为深切，《陈季卿》便是他抒发“徘徊于入世、出世间”矛盾心理之作品。元代时，曾被范康改编为《陈季卿悟道竹叶舟》杂剧，现仍存于《元曲选》中，可见《陈季卿》一文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力。

在情节安排上，《惺晓》完全涵盖原有《陈季卿》之情节架构：故事主人公之入世心态→与化外之士交游→化外之士提供神物助主人公返家→敷写沿途景致，并以诗歌表达主人公心理状态→返抵家门→不得不离去→返回僧寺，并对先前经历之虚实有所疑惑→以事件证明先前游历之真→最终悟道。故事在题材、情节结构上的高度相关性。此外，这两篇故事在人物角色安排上，也同样都以书生、僧道、家人为主要角色；主旨上，又同样以体认人生短暂，看破富贵欲求，进而悟道为主要诉求；而在写作手法上，同样有夹杂诗歌的特点，凭借诗歌来描绘景致、抒发心情，甚至以诗歌为线索，对上下文进行贯串，顺便借此机会炫耀自己的吟诗作赋能力。但要为屠绅说明的是，他也并非是完全照抄，反而是在《陈季卿》之基本情节架构上，又加入新情节，如运用悬念手法，在故事开始便先将往后情节由马少微山人口中预先告知读者，使得情节跌宕起伏，牵制读者阅读时的情绪。还加入躲避牛相报复、在第一次回家途中，遇见想要逃离桃源的县民等情节，讽喻时局之动荡不安。加入多次自屏风返乡、做官之际遇，增加了情节的丰富度，从而烘托出主人公强烈的心理转折，让故事情节急转直下，屠绅的《惺晓》比《陈季卿》来得饱满，情节更加合理。而情节的丰富更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因此不论是故事主人公，还是化外之士，也都比《陈季卿》中的人物更立体化。而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则更是多元，融儒、释、道思想于一炉，所带给读者的审美感受，也自然比《陈季卿》故事来得强烈，这些都是屠绅远胜李玫的地方。

此外，鹁儒氏在《惺晓》篇末评论中说：“卢生之枕虚，南生之屏实，虚者一至，实者频来。譬诸草木，殆根荇则同，而开放者异欤？然吕翁一霎，取径甚宽，潭师十年，循途至约，未可以尺短较寸长矣。”这篇评论极有可能是屠绅自己所写，因此我们可将它视为作者自受寿唐传奇影响的直接证据。此处以沈既济之《枕中记》为对比对象，《枕中记》叙述

了道士吕翁以一枕使卢生悟道：故事中之主人公卢生在邸舍遇到吕翁，卢生见吕翁衣装敝褻，慨叹之心油然而生，就将自己身为士人却未能“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之憾事说与吕翁听。吕翁因此将能让人“荣适如志”的青瓷枕送给卢生。透过道士之枕，卢生在梦中历经娶妻、飞黄腾达、生五子，享尽荣华富贵；也历经乐遭人构陷、失宠受辱等低潮阶段，最终老死梦中。当卢生醒来，发现邸舍主人所蒸黍仍未熟，方觉悟一切荣辱都不过是黄粱一梦，因而感悟到功名之空虚，而悟于道。而《惺晓》中之潭师则是透过让南生屏风里几番来去，循序渐进地在十年中，让其经历了娶妻、生子、入仕等阶段：

莅苒三年，徜徉小劫。……抵武陵，易舟过洞庭，自渚宫放乎浔阳，由采石出南徐州；达春申洞，即南生故居焉。门径已荒，访其妇翁，喜而执手云：“昔往期零雨之蒙，今归咏迨冰之泮，幸成嘉礼，以慰远游。”于是为南生治婚事，新妇亦高旷，……南生感之，妹复留恋。……又三年，潭师访钵于长沙主人，生儿为汤饼之会。南生忽念孤鸾，不能自己，独妇何以宜男，将泯天伦，弥伤至性。独登中山寺废阁，则屏风现焉。……经杭州旋里。入门，见其妇方抱一儿，自内嗽客。南生喜曰：“是南山隲之后耶？”妇曰：“然！”……又三年，主人得瘵疾，披发入西南山中；家人求经年，不知其向。南生遂依潭师，师出长安友人书云：“牛相罢政，天子思李太尉前勋，弛党禁。凡被锢者，许呈身，授九品。”……潭师出，忽见所居禅舍中，置如是屏风，审与废阁者无异，即入屏风中，欲登废阁，倏大雷电，阁为火焚。潭师傍丈室呼曰：“此烧尾而化也。幸揽名缰，勿浮宦梗。”南生意与作别，……与同舟之侣，自襄沔入汉中，至都，赴吏部陈状，得衡阳尉。……一载，能于其政，调播州桐梓县主簿，道出偏桥，忽念前此皆屏风中仕宦也……

最终，南生终于去障悟道。就此而言，两则故事都是以满足故事主人公欲求的方式，让他们通过宣泄欲望走向平息欲望，虽然虚实结合的写法有别，化外之士所耗费的时间也有长短区别，但故事最终寓意却是一致的，也都带有作者自身的慨叹在其中。

2. 《老姬血海》对《关司法》之继承

《关司法》一文原先收录在张荐的《灵怪集》中，《灵怪集》所叙多为

灵怪故事，原书已散佚，《太平广记》收有佚文九篇，《关司法》在其中被列为幻术类故事。我们将《老姬血海》与《关司法》一文加以比对，则发现两篇除了同为幻术故事外，人物设定也极为类似：都是老妇与幼童，而老妇都有幻术能力，能轻易变换小儿之面貌或性别，使人惊骇；也可任意变物为人，或变人为物，在有无之间任意变化，《关司法》一文在重要情节安排上，一再出现“变”之趣味，首先钮婆可任意变换小儿面貌，又可使自己与栗木互变，直至变出关司法；而《老姬血海》似乎在故事展演模式、人物塑造上也袭用《关司法》之变异手法，从一开始变换小男女性别，又轻易变生为无，接下来则是人畜互变，故事因此充满神秘感，所以说《老姬血海》是屠绅阅读《关司法》所得之灵感，也是可信的。

（二）《六合内外琐言》对汤显祖及其《南柯记》之继承

前文已述，屠绅在生前不仅极企慕汤显祖之高风亮节，还将其对汤显祖之仰慕之情，转移至对其作品的欣赏，甚至进一步加以效法之中。屠绅的《梅自然》及《獠彊卧》两篇，就效法自《牡丹亭》《南柯记》。其中，《梅自然》讲述了一个“以炭食而生”的鬼怪——梅自然，看见一个女孩，遂生喜恋之情，上门提亲未果，竟使用法术拐骗这个女子进入它的陶穴，最后终遭女方家人请来的冷天师收服，落得仆地而死的下场。故事中之梅自然正有“煤自燃”之意，是在说明“情是本能的、发自内心的，也是不可扑灭、不可战胜的，更是不能用常理去衡量的”，所以梅自然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感人至情正是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派生而来。此外，《梅自然》中之冷天师正是以理抑情、压抑情爱、禁锢人性之封建势力代表，这点恰与汤显祖以讴歌天下至情，来反对理学家之积极思想不谋而合，可见屠绅得到了汤氏之真髓。

汤显祖《南柯记》对屠绅《獠彊卧》的影响，除了在情节模式上相关之外，两人在创作意识上也是极为近似的：汤显祖的五本剧作中，除《牡丹亭》外，其余四本的创作题材，都源于唐代小说；而屠绅写作则一向以好用典故著称，所以说两人都爱用有知名度的旧题材来进行改编，这样对读者或观众而言，不仅可将注意力放在作品之欣赏上，同时对于

作家来说，则可以省下许多心力，专意于文词创作，所以两人在写作时，除了注重文辞修饰外，往往还会有意识地将对社会上腐败现象之控诉写入作品中。我们可从《南柯记》与《獠彊卧》之相关联处，看出两者之继承关系：

1. 通过梦境打破人世与异域之界限

《南柯记》写淳于棼在睡梦中，被引至蚁国——大槐安国当驸马，任南柯郡太守二十年，因妻子病逝，加之权重遭忌，被遣回人间，最终悟道、入道的经历。将淳于棼起伏的一生，压缩在短短一梦中，由入梦、梦觉到醒后寻梦、证梦及入道，让故事在“梦”之基础上得以开展，“梦”成为贯穿戏剧之纽带；而屠绅笔下之《獠彊卧》也是以“梦”为基础的，写庞生在梦中游历旁风国之所见所闻。在梦中，庞生同样经历了不同于人间的异域世界：他在梦中到了旁风国，并且见到了“腹圆如鼓，跂行甚速”，如豆般大小的小人；见到了体肿而蹒跚的国王；见到了能排出“黑白蚁、蜗角蛮触、萤火人立”等阵式的兵卒，由这些奇异的人构筑出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奇异国度。

不论是《南柯记》，还是《獠彊卧》，都借用了梦在作品中的结构化作用，加以深化、使它成为文本的基本情节。梦本身就带有预示作用、先验色彩，比较奇幻、隐晦、神秘，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之事，在梦中皆有发生之可能，因此梦自然成为作品中打破人间与异域界限的媒介。

2. 通过故事影射人世，揭露丑态

在《南柯记》中，常可见汤显祖随剧情发展，穿插对政治的批评和嘲讽，如《录掇》中，由府幕官与小吏间对话，传达官僚腐败之真相：“〔丑跪扶吏起介〕我从来衙里，没有本大明律，可要他不要。〔吏〕可有可无。〔丑〕问诉讼可要银子不要？〔吏〕可有可无。〔丑恼界〕不要银子，做官么？〔吏〕爷既要银子，怎不买本《大明律》看，书底有黄金。”

故事之时空背景明明设定在唐贞元七年（791）暮秋，但是汤显祖却在两人对话中，推出《大明律》这不合时空背景的法律，实际上就是想讥讽当时官僚贪赃枉法的嘴脸。除对时政寄托讥刺外，剧中同时也通过淳于棼之遭遣，抒发贬官的前后世态炎凉。如《寻寤》中，便对紫衣人遣其回人间时之恶行恶状，有一番写实之描写：“〔长相思〕着朝衣，解朝

衣，故衣犹在御香微。回头宫殿低，意迟迟，步迟迟，肠断恩私双泪垂。
〔叹介〕回朝知几时。〔紫〕上车快走。〔紫随意行走做不畏生打歌介〕一个
呆子呆又呆，大窟弄里去不去，小窟弄里来不来，你道呆子呆不呆？”

这里表面上是写淳于棼之遭遇，实则再现自己所处时代之人情冷暖；
同时更自嘲对功名利禄不死心的自己，就如一个呆子般看不透。

而屠绅之《獠僵卧》也正以旁风国中吃人肉、饮人血的国君，暴露
当时统治者之暴虐和凶恶：虬姓之良启王曰：“荒野细虫，皆闻金鼓逃遁，
唯一獠僵卧，殆尸居气焉，请军士就斃。”王曰：“可。”生视其人，似丐
而倒地者，食或未饜，辄入其肤，群沥其血于榼，以进王。王歔之而甘
曰：“此吾国中酿也，不以辱先生。”

庞生对旁风国中食人肉、喝人血之行径，不仅是看不下去，甚至还
勇于谏上：生因慨然切谏曰：“王之度不肯寄棍中，可谓雄矣。唯师中少
仁义名，奈何？”王愕然！生曰：“人为物灵，寝食之均非国是，若蚤居于
狗皮，蚊巢于蛇足，虽狼藉为有名矣。”

作者透过庞生口中表达出其对于时政之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民本思想与政治观。文中透过鬼怪世界来写现实，正体现了作品的积
极思想内容，而故事之结局则反映了人民之渴望：王浩叹方已，忽报云：
“僵卧獠扑杀我兵数十，擒壮士数人，畀之火军中，皆鸟兽散。”王不知
所之，庞生寻寤。

与《南柯记》一样，《獠僵卧》故事也以主人公的醒悟作结，只是这
篇故事并未涉及佛理，纯粹在为小百姓之发声，使得创作更加具有积极
的思想内容。

（三）《六合内外琐言》对《聊斋志异》之继承

《六合内外琐言》与《聊斋志异》同为文言志怪传奇小说集，所受影响
大抵不出写作风格以及体例两方面。屠绅承袭着《聊斋》用传奇法之
笔风，在描绘非现实题材时，总是真切地将瑰异事物描绘在读者眼前；
虽多描写非现实题材，却通常又有深刻寓意存在，正如《六合内外琐言》
书前《小引》所言：

屠笏岩撰述之初衷，殆亦如蒲留仙撰《聊斋》志，寓劝世之忱，为当头之棒喝欤？是此书大有益于世道人心者，至非浅显！

而所谓的当头棒喝，除了故事本身以外之寓意，文末论赞结构亦在此时发挥了极大作用，其虽可溯源自史传文学之赞论写作，但真正在小说中发挥抒发胸臆、讽喻世情功能，则还是必须等到《聊斋》出现，方形成一股潮流。屠绅在《聊斋》之后，仿效蒲松龄“异史氏曰”之写作方式，在《六合内外琐言》一百六十四篇故事后，通过不同化名，直接向读者说明主题，品评情节、人物，抒发个人慨叹，或对正文作补充，起着画龙点睛之作用，同时通过这种篇末评论，使小说更具感情色彩与文学意味。

（四）《六合内外琐言》对《夜雨秋灯录》之影响

宣鼎是《夜雨秋灯录》的作者。宣鼎（1832—1880），字子九，号瘦梅，又号懊依，别署香雪道人、问香庵主、东鲁游人、瘦尊者、太瘦生、虎口通客、是此花身馆主、云山到处僧、堕落行脚等。

宣鼎《夜雨秋灯录》对《六合内外琐言》之承袭属于情节化用。

孝子吴姓，忘其名，鲁之恩县东邻人。少孤，喑哑不能言。凡病哑者耳必聋，盖有穷不能相通故也。其居距郭三四里，因贫，为邑之质库担水，得值即奉母，不敢浪以一钱自啖嚼。……见人又指画，若言母食多，拍掌狂笑，作快活状。……一日，正担水入肆门，适恩宰梅公子盛服至，误泼水溅公子服，怒且叱……公子惊询其事迹，转怒为喜，假青蚨五竿赠之，孝子坚却不敢受。执事人举无名指示之。盖凡哑者，均以拇指为天，食指为地，中指为父，无名指为母，小指为妻子耳。孝子见之，知公子怜伊有老母，始伏地稽首拜，呀呀指天地，感激非常。然当公子赤辱时，则固挺立不屈，毫无畏怖者也。……母见钱，惊问何来；孝子口呀呀指画，啞唔不能道一字。母恐其因贫，误行窃，遍问邻右，亦不知其所由来。叱使膝立，怒曰：“吾宁有残疾担水子，不愿有邪心穿窬子也！”自扶杖诣质库，遍问执事人，始知实梅公子持赠，始诵佛而回。顾往返虽五里，然究因老病，虫步迟滞，半日始归村；视孝子，犹

跪地不敢动。笑慰之，孝子亦即收泪笑舞，牵母衣，视母床，其意盖欲为母易新制，但不知从何做起耳。……擒匪窜其乡，见匾，遽额手曰：“此孝子里也，莫惊他。”继而思识其风范……

故事中的吴姓聋哑孝子与母相依为命，虽不能言语，却可以揣测母亲的意图。每有所得就立即孝敬母亲，母亲如果有所求，他一定会竭力争取。他的孝顺，不仅感动了富家子，赐以金钱；连盗匪也因敬仰其风范，过其乡而不劫，使全村幸免于难。而屠绅《呵呵磔磔》中写的也是一名事母至孝，但只仅能说几个字的孝子之故事，原文摘录如下：

洪泽湖东，小家女漂衣于水，风雨晦暝，不知所之。翌日，有鬻鳊者，自湖西来，云：“见一女子卧地，若中魔。”其父母恐即是女，随其人访之百里外，果见其女裸而呻吟，待尽，视其身晶光潋潋，如水浆，腥甚不可嗅，呼之，久乃醒。泣告父母云：“昨日雨初至，无避昵所，儿为巨爪攫以去，即有云雾蔽体……后见龙尾捎空去。儿四肢淹渍，则遗沫满身也。”……未几，女有娠，十二月，生一子，额颧俱高，突目露异光，而耳纤若无有，家人掷之，不可毙。……邻里以为灵物遗种，宜善育。……子生五岁，不语言而善噉，常食尽一家饭。饥则向空啸，声如钟。十余年，体长出屋，腰须两人抱，手指弄鸭鹅，辄死，犬马见之皆奔走。村人授之以鉏，开渠灌田，日尽十丈。又或施巨桁筑地，凡所举手，湖地不圯。年三十而仅能数字，食云“吃吃”，眠云“眈眈”。喜则呵呵，怒则磔磔，为好与兽接，不敢侮人。闲则以铁械击其势，不少畏缩。然性纯孝，操作以奉寡母，逢母怒，将杖责，则伏地号泣而受。中夜，忽失其母，竟呕血数斗。人有慰之者，曰：“汝母无恙，诣汝翁，龙君也。”始大笑欣喜！……

除了不能言语与仅能言数字的相似刻画外，两则故事中的主人公在性格上极为相似：两人生性都很单纯、孝顺；情绪表达直接；平时顶天立地，见了恶人不畏缩退惧，但逢母亲发怒，或为了母亲，则可立即放低姿态，跪地不起。《吴孝子》显然有模仿《呵呵磔磔》的痕迹存在。

而宣鼎《奚大瘤》一篇的情节则似乎有屠绅《淫人在耳》《刖两腓》《呼天女》《龙尾寺眇僧》等多篇作品之影子存在。《奚大瘤》叙述了奚大瘤

染怪病，本来想解带自缢，却遇上有法力的道士为他治病的故事。当他跌坐石洞中时，听到有妇女喧笑进入他的瘤中，并听见了众声喧闹的情节，则似有《淫人在耳》《刖两腓》的影子在其中。《奚大瘤》中六位美人居于奚大瘤的瘤中，以各种声音刺激着奚大瘤，甚至一一出现在其面前，色诱奚大瘤；《淫人在耳》则是一家大小以昏官耳朵为住所，用各种声音扰乱贪官的魂魄，使其丢官；《刖两腓》则是冤死之鬼魂为报复，居于昏官腓上，使其两腓成瘤，痛不欲生。三者都以人体为居停住所，《淫人在耳》在情节上与《奚大瘤》较为近似；《刖两腓》与《奚大瘤》则是同让异类居于瘤中，所以各有雷同之处。

《六合内外琐言》对于《纂异记》《枕中记》《灵怪集》《南柯记》《聊斋志异》等作品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创作意识、体例等部分都有所继承，但是屠绅又多能于继承中加以创新，发前人所未发。而通过欣赏《夜雨秋灯录》中的相似性描写，可以看出《六合内外琐言》对后世之影响。

第二节 故事类型 思想内涵

《六合内外琐言》中的作品按照故事类型可以分为五大类：灵异精怪、奇闻轶事、异境奇遇、托古发挥及其他。我们一起来探究各类故事中所呈现之思想内涵。

一、灵异精怪类

凡内容涉及神仙、鬼、精怪等灵异精怪者，都属于灵异精怪类。在《六合内外琐言》中有着大量的灵异精怪类故事。

（一）神仙故事

在中国古代，“神”与“仙”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神，《说文》解作：“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声。”示，《说文》解作：“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上、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神就是天地万物之创造者，是与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遍存于天地万

物间，有原始时代出于自然崇拜而产生的自然神，如《楚辞》中的东君、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等。稟天地之气而生者是神，人死之后也可以为神，如孔子、项羽、关羽、林默娘等，甚至飞禽走兽、爬虫等也可为神。神的产生适应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某种需要，是一种“涵万能、具万德”的超越实体，足以满足人们各种欲望。

仙，在《说文》作：“亼，人在山上貌，从人山。又作僊。”僊者，《说文》作：“僊，长生僊去，从人。”《释名》《释长幼》中曾对仙字做如下解释：“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故其制字，人旁作山也。”从其所从之偏旁，可知仙是由人所化，人若经过后天修炼，修得长生不死就可称之为仙。不同于神的神性天赋，仙则须凭借后天的修为而成就。葛洪于《神仙传》“籙铿条”中说：“僊人者，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游浮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间而人不识；或隐其身而莫之见。面生异骨，体有奇毛。……然此等虽有不死之寿，去人情，远荣乐。有若雀化为蛤，雉化为蜃。失其本真，更守异气。”可见仙人如神般具有超凡的能力，可以上天下地，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并且可以长寿不死。由上可知，“神”与“仙”是两个不同概念，但后世在使用时，常将两者形象混为一谈。

《六合内外琐言》中所收的神仙故事数量甚多，仅次于精怪故事，共有三十五篇，因此在屠绅笔下，我们可以看到神仙许多不同面貌。一般而言，在普通大众的认知里，人之所以会信仰神灵，绝大多数的原因便是相信神仙可以为他们消灾，带来庇佑。因此屠绅就写了几篇神仙慈悲为怀，为世间善良百姓消灾的故事。

如《医瘤》中之承大裕，他秉性善良却总是因为忠厚谨慎而遭人捉弄、嘲讽，见到邻社召箕仙，他也欢天喜地去拜道士为师学习召仙术。没想到那道士也随意画张符、念个咒骗他，并跟他说找两个女儿扶鸾就可招致女仙。伯璆、仲琳不忍父亲遭愚弄，只好轮流扮仙，为父亲去难解疑，承大裕也因此始终深信扶鸾降乩的事不是虚妄的，所以当承妻生了瘤疾，大裕就立刻让两个女儿扶鸾，想求神仙帮助，殊不知真仙同情他：

将瞑，箕忽飞动，书曰：“鲍姑至。”二女相视，不知谁狡狴。承以疾叩，书曰：“稚川先生在门，可求之治也。”送鲍仙，出见老叟荷一囊至，延之医瘤。叟笑曰：“吾贩黄精归耳，焉能为越人？”承与二女跪而请，叟惊而走，遗罽带二尺余。承疑此词戏我，二女殊闷，悬带于房中，其母夜梦带化为蛇，绕瘤数匝，惧而悟，疮遂小。旬日痂结而脱，旋失其带。

鲍姑因可怜承大裕朴诚，就降乩为其指点。稚川先生（葛洪）也化身老翁以罽带赐之，用来消除他妻生的瘤。故事中的承氏一家，因秉性善良而受到上天庇佑，让鲍姑、稚川先生显圣而医之。鲍姑，是神仙太守鲍靓的女儿，稚川先生的妻子，她继承了丈夫和父亲的医术，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女针灸家。中国民间仍传有鲍姑替崔炜医赘疣的传说故事，人们常称她为鲍仙姑，与葛洪夫妻两人都被道教奉为神仙来祭祀。因此屠绅便安排鲍姑显灵替承妻除去病疾。

在屠绅笔下，神仙除以降乩的方式显灵外，通常还会化作人类样子，出现在世人面前，帮助善人度过灾厄。在《冠玉士》中，神仙幻化作容貌秀美、令粉黛无色的“第一妓”卫容成，帮助文采俊发而遇人不淑的美少年郑太和。故事中之卫容成不仅美容貌，善歌吟，而且智巧过人。她看出了冠玉士等人凶恶的真面目，略施巧计使郑太和从贼网中逃脱：

容成曰：“噫！寇姓纪实也。祝史巫为之羽翼，与君式好，要以不疑。七日前无下手处；此后渡河而西，生死一唯所命。君所有者，悔不如无，虽欲徒步还乡，且不可得。”遂啜泣。太和曰：“何以策我？”容成曰：“此北户井，多溺人，不见有负尸出者，相传为神井。故官司有窥井之禁，是可以饰死踪，吾为君贿后槽，启户如厕，因而遁逃；东行三十里，策蹇从间道归，当读书为进取计，吾自能来谒。此时行李童仆，委之于寇，亦好游之覆辙也。”太和涕泪不能已！竟如其言走归。晓起，逆旅哗然！传郑客溺于井矣。容成以智巧，曲为弥缝。

帮助太和逃过一劫后，容成又勉励郑太和参加省试，并再次帮助他度过一个灾难：

至齐州舍，馆主人以艺事出，艳妻居室，见太和而悦之，遣侍女通

殷勤余容成，因摄太和，遂谐所欲。容成谋曰：“君以夕入，不如令彼以夕出。”太和从其说，妇无不可，日所置榻，夜乃施篋簟交接如家人。……初主人有异母弟，向此妇称贷不与，久衔之。又稔知郑生有居停暧昧，命小奚侦察，闻妇出宿外，叱其徒排闥入，就榻间裹头缚之，讼于邑。……容成挈金银，夜出入县中，逢人涕泣，求视其婿。公徒为金银所啖，引之入密室。……于是脱衣襦入囊中，私谓主人妇，服吾衣襦出，但低头不语，速行至家耳。……既晓，令尹命以裹物验，众大詫！……重治主人弟及助缚者。

容成两度帮助太和幸免于难。太和后来参加科举考试一路顺风顺水。待太和功成名就之后，容成就潇洒离去，不知所终。这类神仙总在人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无所求地贡献一己之力，除了助人度厄外，还为人们降妖除魔。

如《蒋帝甥女》中，蒋帝之甥、青溪神之女王属玉，就帮助人民治鱼怪，救出召翁被鲸鱼骗走的两个女儿：一日，青天满湖，红曦在艇，波中两大鱼，金目掣电，丹皮浸霞，对起鼓浪。渔人曰：“此鲸鱼也，善与龙斗。”少间，湖边葭乱纷拏，俨如戈戟。有浴铁将士，乘巨舰至。舟中一女绿蓑，督舟师，与鱼战，兵稍却，女自戮前锋一人，连发二矢，中两鱼头；忽大雷雨将鱼遁去，湖中水虫，半附之而飞。召翁跪雨中谢；且陈请二女。绿蓑女投竹竿于湖心，其二女缘之出。翁极请渔者援之，雨歇日斜，而绿蓑女及将士俱杳。其二女不绝如线，以舟载归，月余始活。

鲸鱼化作京氏二公子骗走召氏的两个女儿，幸赖绿蓑神女率神兵天将与鲸鱼对战，召翁才能与二女重逢。二女复活后就自请为尼，奉绿蓑神以终。故事中的蒋帝始于东吴立国时的民间信仰，据说他能止息灾厉、兴云作雨，奉祀他就可以“平民变、靖内乱、御外敌”。而青溪神为蒋帝的三妹，死后受人尊为青溪神女，民间立庙祭祀她，并有歌谣流传记录青溪小妹居家的少女形象，可见蒋帝与青溪神女都为家喻户晓的神仙。屠绅又创造出绿蓑神女这一角色，“起居一贵主之仪，游憩并天神之驾”，身为蒋帝的甥女、青溪神的女儿而具有神性，此后更因现身助人而使神性益彰。因此在这类神仙助人除孽故事中，神仙常常具有无边神力，待

为人除孽后，就为人们所感激而加以祀奉着。

如《文命命》也为这类故事之代表，讲的是神仙化作人类，为人除水妖的故事：二十余岁的钓鳖女医“钮鳖娘”，为六十岁老翁“堵灶”治好脾疾后，又自媒于翁，给堵灶生儿育女，生的儿子叫仲英，黄色而肥，十二岁仍短小得如三岁小孩，仲英有力善斗，能追逐兽而毙之，出入黄壤与鬼交战而没有窒碍。因此遭到父亲堵灶怀疑不是人类，鳖娘就携仲英往庐江归依亲戚。后来仲英得了热症，鳖娘就将儿子浸在河里，正赶上妖猴“无支祈”作乱，淮水泛涨，仲英于是就进入了无支祈的宫舍：见一猕猴，踞坐甃甃，……倏见赤水使者，以兵围之，猕猴跃出，擒使者而生噉焉。仲英激起，直上其顶，猕猴手提其尻，摔于地，仲英抽金搔头以刺，猴遁，唯见水滚滚自九州岛至，汨仲英将没，仲英大呼母。鳖娘至，出金盥盖猕猴，缩小如蝌蚪，黑雾四起，有虾无数附一物，混沌不可名状，反卷鳖娘、仲英出，黄锦段尺幅里，诸虾皆散去，此物无目，遂沉焉。鳖娘大呼曰：“儿已歼水母，吾当锁无支祈。”出铁索，系猕猴颈，……于是淮水既平，泗州人不知何神捍患，议欲立庙祀之。

鳖娘与仲英在经过一番酣战后，才制伏妖猴无支祈，平定淮水之乱，泗州人因此以立庙祭祀他们，来感念恩情。除为人消灾解厄、降妖除魔外，神仙还会为人指点迷津，用神术教化有智慧的人。

如《十卷书》中的神仙便化作黄须人，先用“卜理”教田云。等他长大，又传授十卷兵书，教他为官之道。此后田云谨依黄须人的教导，被治下的少数民族当作父母般景仰。很明显，这类型故事中所创造出的神仙形象，已脱离早期神明形象，没有以前惊奇怪异的兽身外貌，而完全是人形，略有不同的则在于气质与神韵，他们极为平易近人，也有人性的喜怒哀乐，减少了高高在上的神性。因此，神仙如凡人一样，也有人世的真情。

如《亦生张八》中的陈三，本是牡蛎滩仙，因为犯了过错被贬到炎海，于是就化身娇美女子，与俊士方壬烺交往，几番游舫宴饮唱和，渐生情愫。两人本来想结为百年之好，可是方生却因为游粤事阻，只得先折钗为誓。陈三愿意用五年时间等他进取归来。无奈此后却屡遭波折，两人虽然曾经短暂相见，方生却始终无法实现当年的约定。眼看五年之

期已到，陈三仍不见方生回来，就“啼三夜，适巨贾鰟头李公，箫鼓满庭，而三疾作，不成寝，数日遂卒，颜如生”。方生闻讯大恸，后两年，方生夜憩青龙山寺，才梦见陈三跟他讲“因过谪于凡间”的前尘往事。屠绅笔下的仙人陈三也像凡人，痴心恋着、盼着在他乡求取功名的心上人。古代有苦思、望夫成石的坚贞女子，陈三虽然贵为神仙，但亦如是。除了女仙有凡情外，屠绅笔下之男仙也是多情种子，如《执珪小侯》中的锺离君，他也是因过错谪于尘世，与越女阮慧娘结婚，夫妻俩恩爱得如天上莛萝，人间琴瑟。当他被贬为西部洲执珪小侯，必须离开慧娘时，竟也不舍地落下眼泪，此举与凡人实无差异。除了情感方面的近似外，神仙中更出现了败德之神仙，就像是明清笔记小说中常出现的五通邪神，这些神仙呈现着贪淫好色的面貌，如《袒巨腹》中的短小人，见丁炳年娶得任氏女，竟上门做出无理的要求：我仙人之流，当以符药济世。君妇不为虎伥，缘有仙骨，能借形附我者，三年而道成，君闺门亦富矣。

丁炳年当然不肯，短小人倒也胸有成竹地落落离去。此后短小人时出没房间，欲劝说任妇。好言劝说无效后，就开始施法作祟，使丁氏一家不得安宁。炳年发机击之，对短小人却丝毫未造成伤害，反使自己气得昏倒，短小人便趁此时，“男居女室，寤寐皆合。达旦，无敢扰者”，一个月后丁炳年便气绝身亡。

另如《相思子》中的杞仙变作老头，在药王宫祀前将相思子赠送给女性。女萝村白绰约也曾经食红豆，一天晚上，在梦中见先前的老头，酡颜而前曰：“吾杞仙也。‘相思子’已投子腹中，请献‘元霜杵’矣。”绰约心若悦之，与为狎，欢过生平。叟曰：“汝无仙骨，但久与仙接，可以御凡男子耳。”言訖，跃入床下不见，觉而有异，则肤革充盈焉。

此后，老头就常趁男子不在房中，自床下跃出，交欢而退。绰约又将杞仙的事，说给邻居陶氏、李氏听，两个女人都为了让自己更美丽而愿意与老头苟合，“自此鼎足之雌，唯叟所铸”。三妇也因与仙交体而外貌更加美丽，荡情亦定，可是她们的丈夫却渐趋病重。等到绰约的男人真人祠祈祷时，才有鞠姓道士现身收服杞仙：道人袖一刀圭掷之，叟惊而走，化为犬，毛发皆赤。道人仗剑，犬由地中斗，逐三十里，至林麓，喜曰：“老狗无能遁也。”施长钁，掘地三尺余，见千年枸杞而已。道人

云：“三君分饵以自活，余以饷不能于阳者，幸埋其根，萌生焉，犹不绝仙种。”众方倾听间，失道人处。

鞠姓道人收服杞仙，交代完治疗医治方法后，随即消失不见，想必也是神仙之流，也只有神仙才有能力制伏同道中人。屠绅在这则神仙故事中，巧妙地运用了枸杞的药用疗效及其命名传说，经过想象加工，使千年枸杞不仅有神力可使妇女“体貌益妍、安定荡情”，使不阳男子益阳事；并能在挫败后化老狗遁逃。因此在《六合内外琐言》中，除枸杞可成仙任意变换面貌外，还有《乘舟如半桃》中帮助“迂钝书生李能白，使他精进屡捷于考试”的千叶桃神仙，《识务斋》中“仗义救出遭盗贼施虐之暴公子”的雾神仙，以及《青衣童》中“化圆木求居龚生三鼻中，以避霆神追击”的蛟神仙。由上可知《六合内外琐言》中之神仙有着各式各样的出身，即使是动物异类，也可以成神为仙。

不过神仙虽神通广大，但也有力量不够的时候，会害怕同类中水平更高的神仙之追捕，就如同《青衣童》中的蛟神仙一样。此时，他们反而会选择求助于有德之人，《金精星官》中的逸仙张三丰，就因为躲避牛金精星官的追捕，而拜在“性好济物”的张翁门前，求张翁呵护：秋风始飒，丐忽语其父：“今夜儿有难，愿父置诸怀，当有怖物来伺，第无恐，踰时父子俱无患矣。”翁殊不解，丐缩体如小儿，伏翁之腹，翁抱持焉。二更后，有物如牛，坏门径入，视床而鸣，声甚厉。翁窥物吐涎若雪，冷浸毛发。旋以舌舐翁足，略不为动，久之寂然。

张三丰因为役使牛金精星官的子孙，而遭到他的追捕。由于张翁“命注寿，居角亢，星官之首”，牛金精星官不能为难他，因此张三丰求他庇护自己。这则故事透露了两个信息，怀德之人，所具有的力量竟可高过于天上神仙，就算未必真有力，神仙亦会因他有高尚之品德而不忍加害。这样就隐约蕴含了“仁者无敌”的道理。屠绅意在说明，人若怀有仁德，不仅上天会帮助你，你所积聚的力量，甚至还会超越神仙，也无须求助于神鬼力量，这就弘扬了儒、道两家所强调的人的自我积极力量。

民间传说中的张三丰，秉持着修道者的清风峻节，往往是神出鬼没，时隐时现，行踪奇异莫测。常常以极平凡而且常遭人轻贱的姿态出现，

却又创造出神奇不凡的功业，因此这高深莫测的隐士便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屠绅写张三丰的故事，也在说明，凡人经过修炼调养后，也应具有成仙的可能。

古人有言“士穷乃见节义”，《艮先生》中的范赤秀才，正因为秉性纯良，在贫穷中自立自强，终受天帝眷顾成为“主藏神”。另外也有吃仙药成仙不死的人，如《头中三雀》中的进士姜中羽，他从小就有悟道的慧根，后来拜琼章为师学道。他曾经在黄山茅庵中遇到一个叫傀儡生的人，傀儡生说：夫虺蜥者流，百年亦如殇鬼，虽枕被死牖下，直为蝼蚁之东道主人耳。学仙不然，以五行之气，能杀人者，为立命根柢，故皮肉脱落，始完吾真。吾习此道，将致以死，以求长生也。而乌乎识之？

傀儡生道出了凡人生命的有限与无奈，更道出了世人汲汲求道，摆脱不了永恒迷惑的现实。姜中羽一开始认为他怪诞而拒绝了傀儡生的好意，十年后再见，还是接受了傀儡生的仙药。多年后，中羽因罪入狱，想起傀儡生以前的告诫，就吞下仙药。死时“白血上涌，高丈余而不堕”，后来曾有来自新安的客人在罗浮山下，“见中羽貌如生平，具道遇仙药化始末。视其颈，犹有痕如线云”。屠绅由此告诉读者，凡人除了追求高尚品德可以成仙外，如果诚心向往，也终将有成仙之日。因此，此类神仙故事为当时渺如沧海一粟的人带来了无限希望，给予了不能脱离现实的人们内心所怀抱的憧憬。

（二）鬼故事

在中国思想中，鬼的产生如同神仙思想的产生一样，源自于原始思维中之“万物有灵”观和“灵魂不灭”观，因此鬼、神信仰往往并称，甚至神信仰还是以鬼信仰的建立为前提的。

“鬼”，据《说文》所释：“人所归为鬼，从儿，像鬼头。从厶，鬼阴气贼害，故从厶。”《礼记》《祭法》中也说道：“大凡生于天地之间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祭义》中则说道：“众生必死，必死归地，此之为鬼。”人之灵魂在活着时候是附在肉身上的，除非偶遇特殊情形灵魂才会出窍。直到死亡之时，灵魂才会真正永远离开肉身，成为了“鬼”。灵魂暂时离开肉身之“魂”，与人死亡时灵

魂永脱肉身之“鬼”，皆为人之灵魂，但只有“鬼”才是人生命结束后灵魂之常态，我们无法避免死亡，死亡之后也将归于土地。古时人们认定死后能化作鬼，又因为人类普遍存有贪生怕死心理，所以人多半是害怕面对死亡，由此人类对代表死亡的鬼大多存有负面印象，如《论衡·论死》中说：“世谓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因此鬼害人情节经常出现于鬼故事中。又由于灵魂不灭，所以鬼可长存。由汉代出土之帛画及木牍资料，我们可以知道汉代早在武帝以前已有天上、地下、人间的三界观念。在志怪小说中，人类便替鬼安排了三个我们已知的活动空间：与人世重叠之死后世界、地上冥界、天上冥界，鬼可自由来去于人世、冥府与天界，并可任意现身与附身，几乎无所不在，因此就像弗洛伊德所言：“鬼的制造，是人类之第一项成就。”丰富多样、千奇百怪、匪夷所思之各种鬼故事到处流传，成为一种神秘特殊的审美体验。

在《六合内外琐言》的许多故事中都可见到鬼的身影，但由于分类较细，所以专属于此类故事仅只有五篇，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鬼的多样性格与面貌。所谓鬼影幢幢，应该是鬼给人之第一印象，民间传说中的鬼往往是极为阴森恐怖的，人死后化鬼，若有令其挂念的事情，如有冤未报、需要阳世亲友协助、想找替身，则可能会时常以鬼影状态出现在人间。若一地接二连三发生相雷同的死亡事件，人们很容易将这种情况与此地不干净、有鬼在找替身联想在一起，屠绅《普刺史》一篇便是在讲鬼找替身之故事：南诏时，哀牢山经常有上吊而死的鬼，先有刺史普是洋在凤迦异朝做官，因为升官而骄傲，于是谗言四起。普是洋当时年已六十，齿牙都脱落将尽了，就自缢身亡。他死后，“时露半影骇人，风雨之夕，号废寺”。曾附乱仙云：“代吾者，十目视，十手指也。”到了异牟寻时代，马鸣执政，他有一个老朋友严自珍“敦尚气谊”，他只要遇上马鸣来访，就倾尽所能款待他。等到异氏入侵蜀地，马鸣因为俘获万人升为节度使，自珍成了他的属下。后来有人说自珍的坏话，马鸣不明真相到国王那里去告状，免去了自珍的职务，自珍于是就携妻小采薇于山，一天晚上竟上吊自绝。并在襟上自题：“即无生理，安得全归？逝也。普刺史求代，勉从其请。”

从这个故事看来，鬼找替身型的故事果然在民间大量流传着，历久

不衰，清朝笔记小说中就保留了许多水鬼找替身的故事，其实曾有学者指出这种同一地点接连发生自杀的事件，是因为发生过自杀事件的场所易唤起不幸者的死亡冲动，所以人在情绪波动时，极易蹈前人覆辙。像故事中的严自珍极有可能是因为遭好友背叛而一时悲恸难耐，又想起了普是洋传说，才同样选择了自缢这条路。而从严自珍的例子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因为没有过错却被朋友陷害而受到天帝的怜悯，最终成为“地仙”，这个故事又让世人知道一个人若生前行得正，即使死了也会有成神仙的机会，这大概与前类神仙故事中人可成神仙的故事相当。

而《六合内外琐言》中的鬼并非每个都像普是洋般“时露半影骇人”，屠绅笔下的鬼有些已脱去古人印象中的青面獠牙、面目狰狞之可怕面目，而是置身人世，令人浑然不觉。

《校傀儡》所描写的便是这种情形：蜀人阴少连客大梁时，买了一个仆人——驹儿与三婢——箜箏、瑟瑟、阮阮，四人都是小青年，驹儿擅长唱歌又敏捷得能演跳舞杂剧，深得少连宠爱，其他三婢，少连也都疼爱她们。少连曾因为看到驹儿在阳光中走路没有影子而感到奇怪，于是驹儿用“曾遭早魃附身，痊愈则影失”来回答他，少连就深信不疑。后驹儿在十六岁时，遭到一个像羊一样的怪物追逐，跌入水而亡。五年后少连游梁，入夜见驹儿入居所对他说：昔河南大饥，殍及童子，司土神虑吾尸为人所食，沉之河。……遇梁孝王为鬼仙授鍊阴诀，骨立而形成，约曰：“为饱殍三年，复隶地府也。”曩所见羊为鬼之精，追我幻质。主者以三年中事人无过，今试职校傀儡，犹人间小坊使矣。

驹儿在死后变成鬼，又复返人世服侍人类，等到期满，又遭鬼所化的羊追返地府。在屠绅看来，鬼的确可以任意改变形貌，来去于各个空间，如同驹儿所说“鬼多于人，良莠备具”，让人摸不透究竟身边几个人是鬼，几个人又是人。只是少连万万没想到，三婢中他最疼爱的阮阮，也是鬼族之一员。少连返乡以驹儿所授之白骨置于阮阮髻中，阮阮果“倏然而灭，蜕如驹儿”。由这个故事可知，鬼类一如人类般有良莠之分，而且“幽都”也如人世一样有组织森严、分工细密的官僚体系，行为良好无误者，可晋升官职，鬼鬼各司其职。此外，鬼魂并不受形体所累，人虽死还是可复作人形，生活在人间与人共处，可是却又不用背负物质

生活的羁绊，因此他们可恣意发展、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所以屠绅笔下的鬼很风雅，能讴丽曲、跳舞杂剧，深具才华。除化作人形外，鬼还可化为物，如《祖父像》中，范金儿是一个智商很高的盗贼，曾派高弟俞虎儿入贝府盗得宝物。知县覃剑光后凭经验捕得四人一棺，未料开棺只见一人黄须紫眸笑而起，众人都大骇。等到知县捕得范金儿至，才知道这个黄须紫眸人是他祖父，金儿“爰抽佩刀刺舌血喷之，其人大叫倒地，逡巡而复金质焉”，范并把祖父现身的原因告诉知县：“祖父为蜀西南太守，爰宝物以死，死而化宝物，宜也；今贝氏之物，相感互化，故现其形，以精破形，而物始出。”

范金儿说完后，便恸哭而去。故事中之范金儿祖父就是因生前爱宝，死后与贝氏宝物相感化为宝物，可见鬼本身果拥有奇特变化能力，除可隐现自来，来去自如外，也可以化人化物，无所不能。

《六合内外琐言》中还有一些鬼，跟人一样拥有七情六欲，就像我们常听说的“人鬼悦恋”故事，多半我们看到的是女鬼找上书生，如《聊斋》中的《聂小倩》等，这种将女性写得比男性大胆主动，实际上乃是反映着男性对女性主动献情的心理期待，真实生活中没办法做到的，便以文学创作来将其付诸实现。但屠绅笔下的“人鬼悦恋”故事则不同以往，反倒是合乎传统规范地由男鬼主动求爱，如《梅自然》中的梅自然，他在春日路经一人家，见一女“红过夭桃，白欺艳雪”对他微笑，就心生情愫，十天后即上门提亲，自然把自己“五岁遭窑覆之患，父母陷没，赖以匍匐出险取炭食之，始能长成”之事言于女方父母，但女方父母怪其食炭之说而辞却其请。未几，女子患病，自然来视，傍晚则俱失两人所在。女方父母遍寻无处，只好赶紧找来冷天师治妖，后于家行五里处挖得一窑穴，救出女子并依靠女入穴缚自然：

女至穴，忽身小而入；须臾，牵一白人如柔蚕者，出于穴；其人目不瞬，而口流涎。冷坐坛上责供状，其人曰：“吾在煤窑中，死十年而生，吞炭能言，知嗜欲，自号梅自然，即煤之义也。女不应顾我而笑，故魅之。然吾然火也，遇冷即不复然矣，殆十年，而仍死乎？”即仆地，柔者复僵，白者旋黝，不知何鬼道也。

梅自然死于煤窑中却又复活，偶然与女子相遇，也像凡人般起了情

欲念头，故引诱女子与归窠穴中。因此鬼其实与活人无异，鬼的欲望就是人的欲望，正如王夫之所说“世之所谓鬼神之状者，仿佛乎人之状，所谓鬼神之情者，推之以凡近之情”，只是鬼与神多了人所没有的特异能力罢了，因此更敢于追求所爱，无须烦恼对方对自己是否有意思。

另一种鬼所拥有的情感则是延续在世时所未了结之情感，因此在死前先将“魄”寄于生前衣物上，入夜便可返回人世再续前缘，如《后山云》中的鬼魂便是如此：冯嵎文娶得姚舜华，舜华却得瘵疾将亡，遂趁死前先以小妹舜英为己之替身，欲嵎文以舜英续旧好，又取“所御蜨裙，刺舌血喷之”，将其魄栖于蜨裙后便死去。此后嵎文先求舜英于姚父母，后返室捧魄裙哭，则见“舜华冉冉自裙际出，登床燕昵如初”。及舜英入室后，两人合卺之夜却惊见舜华现于帙右，生始知“舜华形见无佗也”。其后“无夕不会，人定而出，奕棋投琼之戏，时或参之。长枕大被，乐意必濡，而阴阳施受之事，姊不敢与，知以不能子也”。就这样一直到嵎文欲举家避地于楚，舜华本欲嵎文将裙焚矣，但嵎文不忍，遂以裙系于舜英身：

从之，舜英一身而人鬼具焉。午以前织纴操作，综理内政，舜英也。子以前猜枚赌诗，游戏笔舌，舜华也。交接各有其时，态度不假。岁余，魄裙血如洗矣。

待二十年后舜英病死，姐妹俩才俱亡去。衣服可以承载灵魂之说由来已久，因此故事中女主角选择死后附于裙上，半夜才从裙中显身，鸡鸣而退，与一般观念中鬼只出现在夜间或傍晚时分的情况相符。此后又可附于舜英的身体，可见鬼除了可以任意现身外，还可附于任何事物上，只是依旧受制于时间控制，时间到了便得离开。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能留在阳世继续未了情缘，弥补现实人生中的缺憾。但毕竟世人真能遇到亡者魂魄死而不散的机会是微乎其微，正如篇后小岑氏之评论，所谓“情之笃者，生有尽而死无穷”，人终究都得一死，即使舜华可暂返人间与嵎文欢好如生时，二十年后也还是有再死的那一天，但人、鬼最后所归之处都是一样的，所以无须过度伤悲，只要双方有情，便可以跨越生死再续未了之缘，所以这类鬼故事除了揭示着另一种永恒存在外，大概

还有“宣慰生者”的用心在其中。

(三) 精怪故事

精怪观念，最初发端于原始时代对自然物，如花草鸟兽、山川土木等之拟人化（或曰人格化）。然初始并未具备变化莫测之特征，直到灵魂观念产生，并推至自然物后，精怪始在自然崇拜中被固定下来，他们可通灵变化，参与人的生活，并作恶为祸，有时也会佑护人类。精怪可说是一切鬼、神之先导，稍后人鬼、神才从精怪队伍中升华而出。

精怪，其实就是许多人所说的“妖怪”，是一种超越人类、动物、植物，有时包括矿物等的现实形态和生存形态，表现于人类观念之中，也就是说精怪具有改变本质之能力。王充《论衡·订鬼》曾言：“一曰：鬼者老物之精也。物之老者，其精为人，亦有未老，性能变化，像人之形。”可见有生命或是无生命的东西，当他们存在了一定时间就可成为精怪，但是也有未老即能变化的精怪，王国良亦曾言明精怪的这种特质：“物老成精，或称之曰魅。举凡动物、植物之老寿者，则可变易形体，甚而可变化成人。”因此精怪涵盖范围很广，存在于人类周遭，略似鬼之存在，但又未尽相同，因为精怪是附形于自然物之上，若原形遭毁，精怪也将从此消失，不像鬼可以离形而生，形毁仍存。《六合内外琐言》中便收录了三十八则精怪故事，可以分为四类：

1. 动物精怪

上古神话中的神灵多半呈现出半人半兽的样子，如人首蛇身的女娲、鸟身人面的句芒等，说明很早之前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很密切，人类很容易从动物身上寻找到与自身相似的地方，因此动物化成精怪的故事，屡见不鲜。在经过统计后，我们可以发现动物精怪果然是精怪故事中数量最多的，《六合内外琐言》中近百分之八十五的精怪都是由动物所幻化而成，有哺乳类动物：鹿、虎、犬、犴、豹、狼、狐、猿、骡、鼠、獭、刺猬；爬行类动物：蝎、蛇、鳖、龟、蟾蜍、蜘蛛；禽鸟类动物：鹤、鹤；水生动物类：蚌、鱼、鳙、白鱼、鲨鱼、龙；昆虫类动物：蛾。这些精怪与前两类故事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在人类眼中拥有普遍的共相，有实物可依循，因此作者在写作之同时往往会以他们的外形特征、

生物习性来进行形象创作，因此有些精怪在化作人类后，仍然保有原先的动物本能与习性，这通常也会是他们在进入到人类社会后，易被人所察觉的原因。

《混元扁鹊佛》中，硕鼠化作大食国僧人住宿在上党寺院中，每诵为寺中沙弥所不解之经文。没多久，“寺中所畜猫，半夜入卧榻处，见僧目如炬，则皆灰烬”。而且他深夜出去遇到数十只老虎也不怕，反而是老虎都被他吃光。就因为这些奇怪的行为举止，上党人开始怀疑他是妖物，最后田姓书生自请于长老，活逮巨鼠，烹了给和尚们吃，三百多名寺僧居然吃了一天才把巨鼠吃完。故事中的巨鼠化为僧人后，不仅外貌像，竟也能称职地诵上几句佛经，虽说内容极为诡异，倒也还不至于被人所怀疑。但是老鼠始终是老鼠，老鼠的习性使它们异于常人的地方曝了光，它们可以轻易地夜行，成了精怪的老鼠能力更随之加倍，不仅能吃掉比它们体积大的老虎，甚至也不用再怕猫。但为人所察觉的下场，终究落得死路一条。

另一则同样因兽性而使身份曝了光的作品，是《狗陈尸》中的多一儿，她三十而寡，继父娄丈就为她选择尧做后夫。她有着慈爱的外貌，尧的几个儿子及媳妇都很喜欢她，可是自从她到家里一年后，家中就开始接连发生怪事，儿妇一个接着一个地穿腹而死，皮肉如被怪物残害；当尧的第二个儿子打猎时，“尝出猎兔，置已张，多一儿必突入围中，尽力搏兔，饥或生噉数蹄，不及熟食也”；尧的四女儿秋月没有失踪前，由窗隙窥得户外“一黑物吐红丸，如鸡卵，光射瓦棂”，她一打喷嚏那物马上就不见，只听到得多一儿在床上打呵欠。多年后，尧老的三四个儿子竟得狂疾，“赤眼眈眈，伏地行，兄弟相嚼，得臂肉一块，各吞之，而猖狂作怒色，尧施大杖，犹相嚎不已。多一儿以手指画，稍安堵，尧父子俱无措也”。后有书生过舍将驱怪物的方法传授给尧，这一天三四儿的疾病好了，过了十天，娄丈就以多一儿死期告尧，并扬言报复，他忽然狂吼一声，尧老的二媳就“以手抵地，俱出噬人，并残其男子”。尧十分害怕，求知县帮忙，才知精怪犬党遍及各处，从邑令妻敬氏、太守欧君小妻阿羹、吴姓少年吏、契师，至尧老之二儿妇，皆为犬所幻化，赖小法善摆坛一昼夜，方收拾群妖。这个故事由恶狗的特性想象创作而成，

将犬精描绘得极为可怖、凶残。而由这故事可知，精怪因为变化的缘故，能轻易地渗透到人类生活中，如篇末二泉先生所说，他们广布于“闺帷之内，案牘之旁，至于白屋丹房”，一旦出事，他们便会团结起来，但力量仍与《混元扁鹊佛》中单打独斗之鼠僧一般，都不能与人类对抗。而传统百姓在面对精怪祸扰时，还是会求助于地方官吏，足见官吏在百姓心中仍有值得信赖依靠之感，不过官吏对精怪也束手无策，最终还是得靠宗教力量才能降妖伏魔。

另如《鼠幽蛇躁》也是依循精怪本有习性所杜撰而成，老鼠所化的异人奚长辰擅长用钱给人算命卜易，蛇所化的异人冉蟠谷则擅长用扇鉴人，两人常用“趋避之道”告诫世人，但不久后，两人都得了病，就求医于桐柏山道人。道人示长辰云：“奚生宵中豪，何乃卜其昼，果老方下驴，执鞭以祈寿。”示蟠谷云：“再生相人皮，人将添汝足，庶几玉京游，尘世勿匍匐。”

道士在此类型小说中不是由神仙所化，就是身怀异技，故桐柏山道人识出两人的真面目，委婉劝诫他们恢复本性，顺性而生，两人即病释而去。从道者之言我们已可猜出奚、冉之真面目，而屠绅在故事结尾又追加两个人因为与他们接触而生怪病的情状：有秦客与长辰交者，得奇疾，无事则抱头而惧。又童子曾侍蟠谷者，遍体痒瘙，闷甚；惟思卧草中，皆就桐柏师治之。道者命秦客与猫同啖食，而授童子以雄黄佩囊，曰：“前者，鼠幽也，后者，蛇躁也，二物之气，缘感召焉。”如法并愈疾。

长辰与蟠谷未曾害人，只是他们本有的动物性影响了周围的人，鼠辈畏人、蛇类躁动，道士就以猫、雄黄分治之。在历来观念中，鼠的破坏力很强，又会传染鼠疫，同时给农业带来极大灾害；蛇则是居五毒之首，生来冷血，给人狠毒之感，两种动物在世人眼中都是极不讨喜的，屠绅篇末又以“自是桥边卜相之士，皆不逮奚冉云”作结，所以这故事其实是借助蛇、鼠化相士的故事，表达屠绅对卜相之士的讽刺，也是对“哲士难求”所发的慨叹。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这类动物精怪故事，都是将动物性与人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故事中的精怪仍会保有其本有的特征、习性，可是却又拥有人类的思维、性格与情感。正因为如此，动物精怪就如同神仙、鬼

一般，在化作人形后，也会与人类发生感情，当他们用情起来甚至比人类都还坚贞，如《伯令尹》故事，太宰嚭的儿子伯和空闲时外出游猎，将到具区之滨时，却与护卫们走散，天色渐黄昏，正烦恼时，突然有一个白头老头邀他进入伊氏别业，主人伊尼破把女儿许配给他，即刻婚配。成婚三日，伯和携妻回家。两人过于亲热，伯和作为少年竟然精气衰竭，每到半夜妻子就给他吃一种草药，使伯和再复神采，伉俪两人更加恩爱。但伯和征东瓠胜利归乡后，受楚王宴飧，醉倒后竟卧疾不起，“夜必欲与女接，女不忍却也。一夕，死腹上”。其女则“恸哭，十日后，毁形自触壁以殉”，家人来看则只见一“牝鹿死，血流满地”。楚人哀之遂建鹿女坊纪念她。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发现从宋代开始，对中国女性就要求绝对贞节与从一而终，只有做到如此才可算是有妇德，若为守贞节而亡身，或至死不渝，则可视为人伦上之美谈，应立牌坊表彰颂扬她。屠绅就是要以此故事警示世上不守妇道之人，鹿女尚且如此，世上能做到的女子又有几人呢？尤其是那些送往迎来、以歌舞娱乐宾客之女子，看了鹿女之情操，难道不会感到羞耻吗？篇末王伢峤便曾做如此评论：“然观其触壁以死，是又得情之贞者。臙脂汇舟中人，能无愧此耶？”另外如《人虎幻相》描述的也是相似的故事，吴士客于明洲，殆壮年未娶，后娶得沙棠儿。棠儿性骨鲠，时直言谏，见郡吏独孤城意有所图欲交于吴士，即劝吴士徙居百里外，自己却以母老疾，独留居所对抗独孤城。独孤城先以甘言重币说于棠儿，欲纳之为妻妾，棠儿弗许。独孤城遂劫其母以胁之，棠儿心急奔至独孤城帐中：

沙大吼！才变为小虎，遽之徒，咸破窗走。虎竟嚼新郎，残其首逸去，众不知何妖。是夕，士人在百里外，荒岛逆旅，同梦人倏来觐，偕之入林，则一虎飒然，腥血在吻。又携手行海壖，前虎坠水，变为鲨鱼，复登岸也。旦而大疑，沙氏率帷入矣。流睇入樱唇，血犹沃若，因直陈武事。

最后沙氏“牵士人游岛中，复形为鲨鱼而逝”。故事中的沙氏为鲨鱼所幻化，在面对拥有名利的独孤城之追求时，她仍坚守着对吴士的感情，

始终不动摇。也就因为她坚贞，使得独孤城用卑鄙手段胁迫她，逼使她只好幻化成虎而出而噬人。可见精怪之幻化是可随着需要而转变，并不仅局限于一种形象，正如篇末胡介根所言：“鱼其质，人其灵，虎其用也。”而沙氏之贞，仿佛同于鹿女之贞，都是屠绅有意之言，用以反衬世间所有未能守节的女性。

《六合内外琐言》中的动物精怪除了拥有人类的情感，还跟人类一样拥有善恶之别，善良的会现身帮助人，以助人为乐，如《水性者》中的巨鳖，故事中的河帅疏通汶水时，本想济渠建堤置闸，却找不到良材，仓皇无策之余，夜祷于龙祠，三更时分则听闻诵诗声，言鳖灵欲求自试。隔天一早，便见一鳖道人，此道人先是率子弟数十人卧堤间捍御土崩，但因其徒骄蹇而未能成事。他后以一枚黑玉宝物赐河帅，人便离去。等到明年秋堤暴决时，河帅想起了宝物，便取出黑玉投入堤间：骤浮一巨鳖如车轮，而大小至者，不可亿计，竟驾为堤矣。并日而治，不及于泛滥者，宝之力也。道人其鳖而贤者欤！

巨鳖纯粹出于善心，化作道士以所长助人筑堤，当因覆餗而未能成事时，竟慷慨以宝物赠河帅，而不是一走了之，鳖之义行实为人之典范。而为恶之动物精怪，则会出而淫人，如《元元帅》中之白獭，它趁着鼋帅返回中央，代司祷事之机会，先假冒鼋帅，化身书生与女巫小活师恫款，此后小活师所降之神非元帅不可。商人贺无瑕请小活师医治闺女，白獭又趁机假装贺家女儿的前世之同门师兄想玷污她。

其人曰：“仆降神女巫，识卿沦落，然莫秀才转违人道，卿何自相谐？仆舍其胥蟹，牵牛以蹊人田，此来为津梁，俾卿由凡入神，以返仙境。愿以同学之交，为如宾之敬，卿意云何？”女心动神骇，即扃户为好。

幸好贺女初病隔日已有鬻符姬以咒护女体，使不受邪污，白獭不能侵，仍行坐如伉俪。无瑕见女遭惑即往禹王祠求治，水神元大春只得化医士寻奸以自雪，终逮得白獭并取其髓救了贺女，小活师则生三獭，不复为巫。故事中之白獭竟敢冒水神之名私通民女，最后还是逃不过被神惩治的命运。在这则故事与前一则故事中，鼋同样都担任故事中善良精怪之角色，甚至鼋在这则故事中已因“以精灵捍寇”升为水官，为人类所奉祀。鼋，即大鳖，属于龟之一种，龟为四灵之一，相传龟有先知之

能力，因此古代有所谓之“龟卜”，而且龟在中国古代又被视为长寿之物，正由于它可使人致富贵、为人指引迷津、预报天意、灵通变化，因此龟往往被视为祥瑞、神灵之物。这两则故事中的鼈，仍是依循着传统中世人对龟之崇敬，故形象都是良善之物。而关于獭，据《汉语大词典》载：“獭，头扁，耳小，脚短，趾间有蹼，毛短而软密，栖息水边，善游泳，主食鱼类。”可能因为其善泳，又为人所常见之动物，所以成为水中精怪之一员。关于獭精的传说故事，多为獭精化为美貌女子魅惑少年，可见屠绅创作此篇时也引入了民间传说的元素。

除了直接幻化为人恶外，动物精怪还有以借尸还魂之方式在人间作恶，如《蝎魂》中的东阳公子，他本生性就极险鸷，为一狡诈之徒，暑月时卧地死，家人守着，夜半则见：大蝎如箕，以尾刺其鼻，即欠伸，蝎缩小入其口，不复见，遂苏，人谓蝎其魂也。复返生之东阳公子先以千金润笔捷官，又与严生、伪捕人、天方某公结党，讹骗延陵商君。但其遇相者授以全生之法，得苟活数年，最终仅以贪润遭“判春城旦繫还其乡，而服罪役焉”。蝎尾末有毒钩，为毒虫之一，是以给人狠毒、阴险之形象，东阳公子因其生性险鸷，故而投蝎魂所好，借其躯而在人间做卑鄙不法的勾当，真可说是动物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

有些动物精怪则是本来就拥有人的外貌，如山魃，《六合内外琐言》中所记载的山魃，往往富有才情，有的喜丝竹管弦之乐，如知音般，像《手按拍》中高踞屋脊的山魃：山魃见少年携樽、笙管之物，至南岳寺旁屋中更互唱和，竟心喜，高踞屋脊听歌，并陶醉地以手按拍，因此被人所发觉，只见“其状魁梧，目光斗月，因骇绝”，于是就用爆竹击之。山魃奔逃，怒以雷轰电掣报复之，数楹屋遭毁，木如帚，瓦如屑，此后三十年为避其虐，人们不敢再建屋。有的山魃则是能赋词吟诵，如《劣先生》中的山魃古夔便是这样的例子，它因为看到黔阳党生鬼居深岩，以诗酒为乐，便翩然现身造访。两人意气相投就结下友谊，古夔觞咏数日后别去。后山魃变姓名为萧有文，浪迹沅陵，以善吟诗被人请为家庭教师，却因醉后调戏主人家的婢女，被主人所押送县衙门。至县，古夔却不屈，为县令所杖罚：隶拥之庭下，脱械将杖，忽如破竹声，股半裂，堕其一足，似老树为之。左右皆色沮！县令知其为山魃，仍如数杖之。

杖毕，古夔蹙而起，资假足出县门，与路经之崑别后，即跛而去。

山魈故事在中国南方流传甚广，山魈又名山鬼、泉阳、治鸟、独足鬼、山精、山都、山皐、山臊、山猨、山丈、山萧、山大人，由古籍记载可知山魈早在上古传说中就已存在，古人因见山魈如人形，又不怕人，冒犯它又会发寒热，故人类以为它就是鬼魅，但是山魈跟年兽一样怕爆竹声，所以在《手按拍》中，那群少年才会用爆竹吓走它。而据《国语》鲁语《季桓子穿井获羊》中韦昭所注：“夔，一足，越人谓之山猨，音“骚”，富阳有之，人面猴身，能言。或云“独足。”因此山魈还有个特性就是独足，故当古夔被杖打至脱去一足，大家一看就知道它是山魈。由《手按拍》中还可以发现山魈拥有通天本领，竟能使“雷轰电掣”之术，如篇末朱蔚齐所言：“闻诸乡人，山魈之大者，通于神明，殆此物矣。”如此看来，山魈在民间所流传之形象可真说是千变万化，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第十一卷·兽部·狒狒条下，搜罗整理了历来关于狒狒之各种传说、面貌后，曾得出结论：“诸说虽少有参差，大抵俱是怪类，今俗所谓独脚鬼者是也。迩来处处有之，能隐形入人家淫乱，致人成疾；放火窃物，大为家害。法术不能驱，医药不能治，呼为五通、七郎诸神而祀之，盖未知其原如此。”因此山魈在《手按拍》中能使雷电毁人房屋，大抵等同于李时珍所说之“放火窃物”；在《劣先生》中调戏婢女，即等同于李时珍所说的“隐形入人家淫乱”，都符合历来它们所给人之印象，但能与人为友，切磋诗艺、饮酒唱酬，则是屠绅为山魈所开创之另一特点了。

2. 植物精怪

植物精物在宋以前仅零星出现在文学中，且多是动物精怪的配角，即使有少量以植物精怪为主角的故事，但篇幅都较短小，情节较为简单。宋代以后之笔记小说中则开始出现大量植物精怪，且多为主角，故事情节也较以往来得曲折生动，精怪们各自拥有自己的性格，树木、花、果皆可成为植物精怪。但是整体就其数量及其在故事中所占之地位来说，仍旧没有动物精怪故事来得多和重要。因此在《六合内外琐言》中，归属这一类的故事只有两篇，大致有柳树、牡丹、芍药等精怪。与动物精怪相同的是，它们也可以随意变化，拥有人的情感、思想；变为人后，仍保有其原有的外貌特征。不过由于植物原形无法拥有来去自如之能力，

因此当它们被人发现是精怪时，很容易地就被人类轻易摧毁，如《师婆》中之柳树精，江南因为农产连年歉收，百姓饿到锹黑泥而食，食后至春天便觉“肠胃如土，闻谷气则嘔吐”，一巫师祷于九烈玄君，神人便遣其孙为巫家妻小治病，隔天见一个戴着大斗笠的客人来了：

闻室内呻吟声，则其师婆，奄然一息耳。不诊脉，不缮方，惟命汤水试浴，露其体，毛皆碧色，自拔脐下数茎，引以浴水。云：“师婆身有鬼骨，宜治以此毛，勿论也。”裁饮一盂，病若失矣。

大笠客治愈巫家妻小后，村人患病者蜂拥而至，大笠客都用毛发赐众治病，唯独行妓不给她治，但是拗不过众人请求，只见大笠客：

叹曰：“凤阳婢必败吾门户，此辈宁可救死哉？”不得已，剪私处间者，置渡器中，以濯足水，灌之而愈。

众人以酒食馈之，他都推辞不受，也不想让人们知自己的姓名，飘然戴笠而去。村民感其德，遂置大笠仙祠祀之。但凤阳行妓因不甘受辱，故潜物色台城边：

殊无墟落，丛木围大柳一株，长条拂地，中有劲枝，叶垂若盖。恍忆大笠之异，炬夜烧之，竟毁其半，而祠中神像自火，血食斩焉。

柳树精因为外形高大，特征明显，所以遭行妓认出，碍于树精身份又无法连根拔起逃跑，只好眼睁睁受大火毁其身。这个故事中柳树精对待娼门女子的态度，就是屠绅个人对女性贞节观重视的反映。遭到女子报复的柳树精，可说是善有恶报的最好代表，像这样就不符合传统观念中所说的善有善报之理，所以屠绅除了表扬柳树“拔毛疗疾”的义行外，同时更是要阐明韬光晦迹之理，如篇末萧月舫所言：“夫苟晦迹深林，勿露笠影，劫火当可逃诸。而切云崔嵬，为人所算，郑子华鹖冠之聚，殆前车焉。”因此这个故事深深地寄托着为人处世之道，我们当引以为戒！

而《画舫客》故事则是牡丹与芍药之组合，洛阳魏夺朱绮丽自成，善调颜色，每到妓馆，众人皆争着与其夜合，因为他：福泽至后，标格极华，其所坐皆三日香也，其所施皆十步锦也。不及时自荐，失此妙果，

永堕尘雾矣。待其东游至广陵，觉当地莺燕寂寥，正呼酒放吟之际。邻叟姚老即执斧柯，欲以绰丞相五女同配魏公子。姚老先携夺朱前往丞相府，只见相府“耀锦若江，倚香成国”，五女不仅国色天香尚善吟咏，众芳争媚，六人乐未央。居无何，魏公子即携五女还洛中，然故乡已遭戎马蹂躏，只得借居盖日月闲墅中。却遭善勅勒之术之绘事人贾伽蓝，于静夜窃六人之形分两幅藏于书笥中，遣神放还舍，但天亮后，六人全都不见了。之后贾伽蓝在汴河见到了已化身为画舫客之魏公子：（公子）再拜陈请曰：“闻足下兼周昉、黄筌之技，曾图吾夫妇形，今五妇皆花，唯吾仅存，乞以此相赠，戴德重于丹楼矣。”贾开笥出示之，公子大笑不已，踪迹杳然。贾寻视二图，亦如僧繇之龙，点睛飞去矣。

故事中的魏公子以及绰丞相的五个女儿，原形是紫牡丹与芍药。花之姿态、香气、颜色常常都是吸引人之处，据《本草纲目》记载：“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丹。唐人谓之木芍药，以其花似芍药，而宿干似木也。群花品中，以牡丹第一，芍药第二，故世谓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牡丹与芍药在花中分列一二，牡丹枝叶繁茂、花朵硕大、色彩绚丽、香味浓郁，有着雍容华贵的气质，因此牡丹花精化身的魏公子不论到哪儿都是雍容非凡，深受女子喜爱；芍药仅次于牡丹，有着花相的美称，因此绰丞相的五个女儿风姿绰约、艳出凡质，才会受到贾伽蓝的夺形迫害。故事中六人都富涵才情，屠绅将花之美与才之丰融为一体，因此植物精怪间的结合，正象征着才子与才女之组合，多位容质绝丽、有才脱俗之妻，伴着一位高雅多情的才子，屠绅似乎正是将其理想中对婚姻之企盼寓于此篇，也唯有花精才能烘托出如此绮丽空灵之感！

3. 无生命精怪

在人们之观念中，有生命的物体要比无生命的器具容易成精怪，因为为有生命的物体会生长，久了就可成精怪。所以就宋以后所记载之精怪传说看来，动、植物精怪的数量还是远远超过无生命精怪的。不过在屠绅笔下，无生命精怪与动植物精怪一样，都拥有超凡本领，一样可幻化成人，可与人相恋，动植物精怪能做的，无生命精怪一样做得到。

《雍氏妇》就是瓮精嫁作人妇之故事：金陵曲某老而淫恣，糠妻早

逝。在秋暮遇甄姓老姬为媒，引见寡而艳的雍氏妇，其嫠居四旬仍“异采夺眸，幽香沁骨”，两人遂相伴共消融晚景。十年很快就过去，某天晚上雍氏却患了怪病：雍卧疾昏然，如块腹隆起，扣之有声。唯呼渴欲死，思得曲之漉溺以饮尽，且曰：“甘也。”曲怜而从之，漉不已，亦至疔瘡。旬日间，其子妇扶雍起，稍事栉发，方运梳，见顶有穴，深浅莫测。迫而察焉，中有灯荧然，上狭下广，一陶器如酒坛，彻其身。子妇截绝失声，……突有一手，出于坛中，牵曲臂而入。

雍氏本是瓮精，化为人后“寓秦淮酒家”，再嫁给曲老头。十年过去，精怪性格再也隐藏不住，先得靠曲老头的小便为生，后来甚至虚弱到连人形都维持不了，形迹败露被媳妇看见原形，曲老听到声响而来，叫着而不舍得自己的妻，雍氏便将其纳入其身中，最后两人随瓮之火焚化为无踪。雍氏生为瓮却也有着人类的思想情感与外貌，所以无生命精怪确与动植物精怪相当，并无不同。

另一则关于瓮精的故事，则是《积银瓮》，故事描述爱好做生意的越生辅沂，在鄞阳山中买得砺壳泥瓮一只，夜晚便梦到他父亲跟他讲瓮的作用：“儿所得物，积银瓮也，贮以银铤，一届十五月，启之即满，然数不得至三万，至则名入盗籍，行丧汝躯。慎勿触荷戈者怒。”听到此泥瓮极为灵异，辅沂就遵照父亲的指示，将银一铤放置瓮中，到了日期打开瓮，果然得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银两，他还发现银面上都刻着辅姓，摸瓮边，多辅字型，辅沂大喜，以为天授。三年后他带着万余金赴湖南，识得芮位五、金收木、直见大等海客，却不识他们盗奸的真面目，竟用“积银瓮”与芮位五换“能隐物”的西番刀，约好再碰头时换回来。但是金收木的盗事被官方察觉，芮、直等人都脱不了干系，辅沂则因刻有辅字银铤也遭牵连。他看到判官是昔日所得罪之人，又忆起父亲的告诫，知道无法获免，最终被官府砍头。

故事中的辅沂可说是死得极冤枉，但又未尝不是自讨苦吃，如果他 not 贪恋强盗的宝刀，不以瓮易刀，也就不至于送了性命；而《雍氏妇》中的曲老头似乎也是如此，因为爱上了瓮精，不舍得让妻离去，所以陪着瓮精一起殒身。由此观之，瓮精实际上未尝害人，都是人自取灭亡而已。瓮，口小而腹大，中能置物，在两则故事中分别满足了主人公的欲

念：为曲老带来艳妻、为辅沂带来财富，屠绅大概用瓮的形象，象征着人类无穷尽的欲望，因此无生命精怪实未尝有害人之心，真正害人的其实都是人自己的欲望罢了。

这些无生命精怪故事中，除了从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变为精怪外，有些艺术品上的纹饰因雕绘得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时间一久也可成为精怪。而绘画更是时有幻化成真的传说，南朝齐之谢赫曾于《古画品录》序中提出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等绘画六法，成为后来中国绘画、艺术思想的指导原理。其中气韵生动更是绘画创作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画工精湛者，除了可使画与实体极为肖似外，同时更要能传递出形象内部的生命力，惟妙惟肖、跃然纸上。南朝梁曾有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之壁上画龙，点睛后，龙便破壁而飞去之故事；唐有韩干善于画马，相传其曾于市中遇到自己所画之马，因此有画可通灵之说，深深烙印在人类脑海中。

屠绅《夫人侍儿》所说的正是这样的故事，赵人“鼂无方”喜欢侨柏乡有名的美女，而无力招致。一日进入卖画的店铺，见一旧绢，上绘四女。署唐人韦安道题其旁云：“四美皆夫人侍儿，前安道在宫中，尝习见其美，夫人命安道治绘业，初学为之，盖闺中第二图也。传代久，诞词生。必有致卷中人为祟者。夫安道取精既多，又夫人指点倩盼，天人来秘，来集阿堵中，后日虽遇寂寂也，未可得矣。”……握歌扇者曰“阿旻”，调脂粉者曰“巴娘”，手弄珊瑚枝者曰“囡子”，数珠颗者曰“秀之”，假安道注名于右。

无方很喜欢这幅画，倾囊购之回家。隔日就见阿旻来拜访，两个人就同居了，阿旻又引来巴娘、囡子、秀之，因此无方就与画中四女子“分夕缱绻，各不相妨”。无方又借了巨资，亲自做旅店老板，号为“四美堂”。四女容貌美丽，又各具才能，因此声名远播，于是就引来西域邪僧“梵河”，但是邪不胜正，梵河为四女所收，自此“登四美堂者，俱不敢褻狎，唯以见面而愜心；谐谈极情，各就寢息耳”。两载后，四女隐入画幅，无方不久也死了。

由这故事看来，由绘画所幻变出的精怪，似乎都拥有极强的法力可击退妖物。王士禛的《池北偶谈》《道君画鹰》中也有画中之鹰击死狐魅

之记载。而故事中的韦安道，相传曾得神女相助，故绘画技艺甚高，千古留名。四美图又出于韦安道之手，因此四女更显得栩栩如生，姿态媚人，画中的女子正代表着男子心目中理想的女子形象，毫无方理所当然深深地被画中人物所吸引，传神故可为画作渗入生命力，因此四女可成精出画共侍鼋生。所以绘画精怪除了这种较为特殊之无生命精怪外，同时更寄托了屠绅心中的审美理想，成为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化创造。

4. 特殊精怪

特殊精怪指的是无法归类为上述精怪种类中的精怪。《六合内外琐言》中的特殊精怪就是《孝经》中毅公和尚的七情及其割物，毅公和尚俗名宫去疾，曾娶艾氏女，然艾氏性幽洁，尝斋日守雌，却为其所犯，因而忿自缢。他在愧悔之余，遂投村西善果寺求祝发，师父以其非父母命，勿许。他便“擗踊礼佛，蒲团趺坐，引佩刀切其势，昏绝复苏”，家人见其心意已决，只好成其志，他便“裹所割物，瘞之圃。其师择剃日，日圆其顶，命名曰：普繆，字如毅”。患创十年，七日饮一瓯粥，则创患顿已，且得悟非常妙谛。待其僧腊既高，一日忽有怪事发生：有小衲青衣七人来谒，绕榻而唱，其声动心。毅公呵气如电，触光面灭。其夜有哭于屋后者，言：“我亦僧也，为毅师所诛。”毅公曰：“七情易除，一物难化，苦哉！”率其徒，入后圃，掘所割物，说偈焚之，苍血如珠粒。明年其地长旱莲一本。毅公曰：“分身已证果矣，吾殆西乎！”择日当寂，谓弟子云：“吾以不孝，为僧绝人道，其延诸善男子，为孝经，补吾过。”从之。及期，暝而寤曰：“西面多火化人，吾不愿燔骨，其用儒者法，明众生返土之义，勿以舍利惑后人。”遂逝，年八十一。

佛教让修行者五蕴皆空，断除七情六欲，但和尚终究还是凡人，持戒久了其实七情六欲仍存，毅公和尚也是如此，虽身入佛门，守虚致静，念佛诵经，成了得道高僧，但其内心并未与外部世界真正断绝关系，因此他在临终前，出现了由他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感情所化之小衲青衣七人，在他身旁歌唱，动摇他之心志，唤醒他未净之凡心。入夜，其当年所割下的阳具也有所不甘，而成精怪泣于屋后。屠绅创作此篇让七情与割下的阳具化作精怪，趁和尚死前现身发出最后一次哀鸣，是否正代表着屠绅认为要僧人断绝七情六欲，不可娶妻生子是件残忍而

不人道之事呢？这就像当初佛教初传至中土，排佛者以沙门不敬王者，逃避赋役，是为不忠；出家要剃度，且不能随侍父母，不能传后，是为不孝，攻击佛门子弟。但佛门子弟却以他们乃是更高一层次的大忠大孝响应那些人，因此孝与不孝、忠与不忠并没有绝对标准，各有各的道理，屠绅也只是就其自身立场，借特殊精怪替僧人说出情欲被压抑之痛苦和烦恼，并表达其深深的同情罢了。

二、奇闻轶事类

凡内容情节稀奇怪异，涉乎乡野传闻者，但却与神仙、鬼、精怪无关者，则统一归属于此类。这类故事一部分则与《世说新语》类之志人小说相当，但又非全然相同，因为《世说新语》篇幅较为短小，内容又多为纪实，缺少想象和虚构。若要说相似处，则在于都是对人间语言动作的刻画，以及多为未见于正史的轶闻遗事。而这类对人物言行轶事，加以描写的写作源头，大抵可上推至战国时期的列御寇及韩非，然而当时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写作目的。真正为赏心而作，则须至魏晋以后，此类作品也才大为兴盛，成为一股潮流。唐、宋、元、明、清的诸多野史笔记中，摘录时人轶闻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

屠绅的这类奇闻轶事作品，记载的并非都是实际存在的人物、事件、现象，而是加入了想象与虚构的元素，记录着一些惊奇骇异的幻术使用、乘伪行诈的僧道骗子、身怀异技的异人，以及稀奇怪异的乡谈传闻，多少也反映了清代的社会面貌。此类故事在《六合内外琐言》中的数量，虽没有灵异精怪类故事多，然而也占有第二多的地位，可见发生在各地的奇闻轶事同样也是屠绅所着力描写的焦点。

（一）幻术故事

原始时代曾有巫者可与鬼神沟通，他们有着一种原始社会所信仰的神秘法术，能代人祈祷，求鬼神赐福，我们称之为巫术。待道教等兴起，方士、道士则承继了古时巫者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多通晓法术，能画符设禁，役使鬼物”，拥有所谓的道术；他们有的还可以“变化之技巧，惑乱观者之视线”，拥有所谓的幻术，故幻术即为“方士、术士用来眩惑

人之法术”。据史料记载幻术乃从西域传进中土,《史记大宛列传》曾载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安息使者“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可能是史籍中幻术最早之记载。故汉武帝通西域时,即有善于幻术之人至中土;汉安帝时,又有“天竺献伎,能自断手足,剝剔肠胃”,带来极为眩人耳目、惊世骇俗之表演。

屠绅《六合内外琐言》也记录了诸多令人瞠目结舌、目眩神迷的幻术故事。

《六合内外琐言》中的幻术,有些表演者可凭空幻化出表演,用以娱乐大众,技法之巧妙,令人啧啧称奇,不解其所由来,如《南蛮太守》中说到长安的一场夜宴,主人冉艺喜好听闻奇事,遂立下悬赏“能炫目者下赏,能乱耳者中赏,能动心魂者上赏”。洛中长史张帙首先坦其腹示人,只见“光明如水晶,肺肝森列”,众人见之哗然,得主人赏一巨觥。南安判官朱仲方见了张的技艺后,便“倚榻偃息”,不久众人唯闻:“霹雳声起于空中,风飒然至,忽细雨淅沥而止,妇姑聒于东墙,鸡犬争于西户;众方屏息以听,旋地中有笙竽间作小儿女歌声哀怨,倾听久之而寂,则唯觉仲方鼾睡声。”

朱仲方眠使万籁纷陈,乱众人耳,主人于是赏他金银。此时,南蛮太守余子瓢起引一巨觥而献技,他先驱不洁身之仆,闭置一室中,然后写字数行,命两长须奴出门,要两奴站在门之东西方等待四客至:众客不知所为,少顷,延入四人,一为柳思,官监察御史,一为姜育,官秘书丞,一为郑成,官五坊使,一为鱼直,官江南溧阳令。概姜、郑从五里外人家索饮,既酣,入诣谢,忽登斯堂,方讶其误。柳、鱼亦隔三里许,正庭中对弈,黑白子俱不见,两人就地索之,散步庭隅,不觉入冉氏门也。揖诸客就坐,众皆愕然!余君曰:“四公来何迟也,罚各相扑,以佐我客之饮。”柳肥、姜瘦、郑皙、鱼黔各自为扑……余君复书数字,付前两长须,四人揖而退。

余子瓢不知使用了什么幻术,竟使原本各自分在两地的人同聚于长安,完全遵循其指令,在大家面前比赛相扑,令人为之动心魄。而且令人惊诧的是:“诘旦,遍使访四公之家,俱以扑斗力尽,倦眠不能起焉。”可见四人确实曾在觉醒之状态下,被瞬间移动至长安进行相扑比赛,众

人确实不知余子瓢拥有何种幻术。

幸好这只是小说中的情节，就科学角度来看，瞬间移动并没有存在的理论依据，若现实生活中真有此幻术存在，其能使用者，大概也不是人了！另一则《丈人星之子》所记之幻术也足让人惊奇无比，有新垣居士者，独倚一舟泊于天星湖，待舟人就寝，他就登岸，日暮始还，舟人抱怨，其则以“申天师招饮演法，善扰星之术”答之，舟人未能解。隔夜，舟人子见其登岸，即尾随其后，却为居士所觉。至道院后，遭居士置于殿东隅一小室中，初因漆黑不得旁逸而大怖，随即有光出于地底，俯视则见居士与两道流坐殿上谈笑，方惊疑殿高为何反居下，则闻殿中左坐道流云：“将欲扰星，必先安月。居士谓安之若何？”只见左坐者取水盂，则“天上之月，冉冉自下入孟中。四山皆晦，孟中之月，则烂银然，历一时乃复”。居士后又问右坐者：“月可安，风可乱耶？”则见右坐者“呵殿后壁，风出如缕，吹天云四起，夜鹊噤其声，半时亦息”。待月安风乱后，居士即开始展现其昨晚未尽之术：居士法密气邃，以剑划地得阑一，呼曰：“隔河两兽且莫走，来同我元纳之穀，女壬先，男丁后。”击剑者三，一蝙蝠飞入阑，据爪作招呼状。寻有牛自外至，身大于阑，然入焉亦无所得。二物坐阑中，相视笑。两道流云：“此宿也，非星也。”……以梵语为妙合字，则阑为织锦之房，二物为双星，皆言曰：“诚如居士教，同室同穴，何以桥为？”两道流仰视天汉，双星黯然，更征两宿无复躔次，乃相与抚掌。

居士呼咒则可纳天上星宿于所画阑中，因此幻术之奇除可任意役使凡人之外，连天上星宿、月、风也可以被善术者所役使，可称得上神奇了！

另有利用幻术役使小男女之故事，其中之情节、所涵盖之幻术也很奇诡，如《老姬血海》中的卖药老姬，至河间妇人人家，以替妇子女治病为由，要妇人的小儿女认其作母，并同其寝处，没想到她竟趁机变易小男女之性别：及夕，姬抱之寝，旦以授妇，面目犹是也，而牡变为牝。妇初不觉，谓大男已受姬字。旋呼次女出，姬曰：“此亦男耶？”妇告之女。姬云：“吾不信。”即探手女裾中；笑曰：“斯一阳也，若何不验之？”妇果携其女幽处，密审而信，乃大骇，疑姬为妖。……其大男言曰：“阿姥大是怪物，手抚吾脐，失吾具也。”妇益骇！还视三男四女，则已

失之。

此妖姬不知使用何幻术，竟可弄阴阳，又神出鬼没，顷刻拐带七男妇于无形。十多天后，妇人才打探到姬在百里外役使小男女为傀儡戏，赶至诘姬，则见她：以二指拈生旦，纳于褙中，即无有，观者大詫！欲姬更出生旦。姬呼其腹中云：“吾两畜何不出？”旋有两小犬，不盈尺，自其褙中下。妇哭云：“老乞相何术变人为畜？吾痛小儿女，如刻心上肉也！”姬曰：“汝不必戚戚，换汝儿女，报汝两女可矣。”以手划两小犬，即变为好女焉。妇以二女归，经年俱化去。

此段情节极为怪诞，老姬竟可吞纳小儿女，又可任意幻化小儿女成犬，又让二犬变成二女，实在让人觉得老姬是怪物。

《六合内外琐言》中还记有人化动物为恶、为淫的幻术故事，如《遇剑尽》中的哈豹如，“生而钩利弋色，攀贼附奸”，因此遭部酋巴老逐出部族。其能“蚩神变”，可化黑兽而能夜飞，遂倚所长劫严使君，成功逸去却因耽于酒色而遭捕。就执途中佯死而遁去，遇到西域僧授以五体为兽之术：从僧行废寺中，僧索剑，豹如与之，僧咒剑成五段，还合为一。豹如嘿咒，引剑自断四肢及首，各飞去复返；教豹如誓曰：“犯杀与淫，鬼啖其心，更图不轨，凿头碎死。”复戒曰：“后十年，遇剑而尽，慎之。”

此后，哈豹如的手和脚都可以脱体飞行、成兽，幻化几年后就忘记了先前的誓言，先将手变成野兽“啗杀巴老”，又将脚变成兽与貌美之女行淫，他的心逐渐狂惑无主。随后又与西域僧的徒弟共谋叛乱，最终被剑州名吏用神矢射中，化为瘦狗就捕，断其首，钉于城垣，躯、手、足则分裂以殉五村落，果真应验了西域僧前面的告诫。故事中解体还形之幻术，据《后汉书》记载：“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可见在东汉安帝时，已经有能为支解之幻人。《朝野僉载》卷三中曾记有道士以双刀斫女子手，双手应声断去，血流满地。但道士取断手续之，以水喷之，则又平复如故之故事。本则故事中的哈豹如可以变自己的五体为兽，屠绅的这种想象力胜于前代了。

（二）僧道骗子故事

从屠绅讲述的许多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当百姓遇上妖魔鬼怪之时，他们可能会求助地方父母官，但是通常这些官员并不能为他们驱魔解厄，僧道在此时即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他们能神通，会法术，人们可通过他们与神仙、鬼魂沟通，因此，他们多被百姓信赖尊敬，甚至一国之君对他们都礼遇有加。因此，就有有心人士趁机借宗教之名，行讹骗、诈财之实。《六合内外琐言》中，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僧道良善的一面与狎邪的一面，拥有高强法力、协助善良百姓除邪去孽的正面形象之僧道，往往在故事中都只占配角地位；而素行不良，徒有僧道外貌，实则奸淫、盗骗，无恶不作，或是起心动念，存心不正的负面形象僧侣，反而都是故事中之主角，他们中有的骗人、有的遭骗，皆反映着当时存在于清朝社会的真实弊病。

《六合内外琐言》中的僧道，第一类是不分男女皆贪财的僧道，如《吴虎孙》中的符篆道士冲幽子，首先他先幻化成虎，吞吴山大宗门的两个幼孙，后又自告奋勇为百姓捕作恶的老虎，得到百金后，就顺理成章暂时栖居寺中，并引入长须奴及郎子等贼党。“无本上人”本怀疑郎子等人是暴客之徒，就飞檐走壁暗中偷看：郎子虽不衣冠，而处落落，无小家气象。门客与之坐隐终日，不过一局；或谈《抱朴子》精义，翻篋陈古书，辩论往复，俱非老生家言。一日，郎子出法书碑文数十帧，命客辨其真贋；间有玩物，皆烂铜碎石，无郡守所宝珠玉者。本信为好学士，已释郡盗之疑。

所以无本上人渐渐以为郎子等人是星官班首。后又有飞骑送帖至寺，无本上人更加怀疑郎子是枢密院官员，就立即向郡守汇报，郡守又向都堂公汇报，都堂公限无本上人三天之内探明真相。无本上人就这样一步步落入匪党所设陷阱中，以为郎子就是暗访的巡抚。就在此时，郎子假装因为身份暴露，很愤怒，欲买巨舫北行。第二天，只见都堂公、郡守、县尹都登舟送财物，郎子假装磊落，推辞不受，郡守、县尹只好“栽花草数十器，其所植土中，实以金物”，好说歹说兼下拜请求，郎子才勉强命仆人收下。郡守后来因事入京欲访某公子，才知道遇上了骗子。这些盗匪不仅相貌堂堂，同时也深具智谋及本钱，懂得运用人的好奇心及精

湛演技，逐步引人上钩，当然若是都堂公等人不存有攀龙趋凤之心，符箓道士与衣冠盗七人想必也难以遂其愿。

女尼贪财，则像《菌患》中的无垢一样，她先在扶沟县医治因误食墙下白菌而遭劫难的管氏妇女，为她解除菌毒，索得不少酬礼后，便将所割下的毒种散于井水中，不久，扶沟县整个村庄的妇女都“相染成疾；唯年过五旬，及女子未字而贞者获免”。众人先询问管氏，找到无垢治病，无垢“皆先索其酬物，始奏刀”。后有同县中人黄郎穿着华丽衣服来村，看望他的舅舅，小住数日也染上这种病，但为阳变阴，无垢则以“公仪拔葵之法”为治，得到黄郎赠送的华丽衣服。无垢食髓知味，听说涉县有一个人做官，家财多，宠姬多，便派人投菌种于屋后井，却当场被官员的厨师捉住，无垢事迹败露，就被县令用悍猫、巨杖之刑虐杀。故事中的女尼名字叫无垢，其实污垢太深恶了，仗着自己拥有方术能以刀治菌，便四处散布菌种来图谋利益，贪得无厌，落得亡身的下场，也是罪有应得。

还有僧道六根不净，反惨遭骗子讹骗的故事，如《观主》中的女道士——定师，她在阳春三月遇上一个道士，说她有贵相，“师平时窥镜，故有不凡想”，就喊来那个道士询问何贵之有。道士忻然曰：“吾岂图蔬笋耶？抑观主容度非常，请毕其说耳。”师与之坐，而请言所贵。道士曰：“夫女流为夫人者，头上有黄器，若无上之尊，所至以紫云为盖，经行则白虹为桥。观主当配帝王，愿自式玉金，勿泄也。”师赧颜欲炙，向前合掌云：“即富贵，吾已方外人矣，岂有冀焉。”道士曰：“若武后之与太真，前事可师矣。观主之貌，在两后间。”因留诗云：“瑶姬只梦楚襄王，有宓妃曾皎太阳，不及汉家飞燕在，帐中满月蛤蜊光。”蹙而去。

定师听后，从此“矜修饰，以待真主”，四年后才遇上一个美丈夫，定师喜欢上了他，男子则伪装成魏元成，与定师荏苒为好，“相谓即真之日，无忘入道之人”。数月后，男子自外归，定师见其书空咄咄貌，遂跪问：“大王何不得也？”其人云：“曩所谓大事者，今休矣。”师乞其故，则云：“海东卒无饷，夏后之一旅将亡，西楚之八千云散，孤岂能无米炊乎？”师云：“取吾绀发之膏，益尔黄巾之帙，十万金可藏事否？”其人云：“即无虑瓦解矣。”师爰倾筐以赠。其人云：“后此三月，遣亲军迎汝。”遂

持去，涕泗为别。

等到三年过去，男子都还没回来，定师痛恨其不归，却又仍深信当年道士所说之话。故事中的定师因为多财，招得寇至，由以上几则故事可知，寇贼通常都能说会道、善于伪装，加上定师本人心性未定，悖于道戒，贪恋名利，听信道士所言，又为美男子所惑，最终落得两头空仍执迷不悟，可谓愚昧了！另如《我心如秤》中的上方山寺僧人慧空，“性特狡黠”，素“为蠹不法”，“苏台之虎而冠者，咸与比周；都宪以下，赠贿有加：尹及长，皆其逋负客也”。所以当他听闻某“善诛殛、法尤峻”之御史将抚吴时，心窃忧之。一日突来贾客四人符子晃、言而狂、马氏二人，僦居居中，其中一位髯者“状貌尤伟”，又尝写作不凡诗，慧空渐觉其非常人，暗中于隙窥探四人，并于池侧拾得四人故意遗留之锦囊：絨之数重，藏手记一折，蝇头絜如，载诸姓名，则皆苏人之莠也，注居趾年貌甚悉。先榜其恶，后判云：“某当弃市，某当徙远方，某当髡，受大棒。”翻阅将遍，则慧空之号现焉；录空不法事无渗漏。判云：“是当籍其貲而杖毙。”空战栗，色灰死。

慧空陷入贼党所设骗局中，以为符子晃就是御史大人，愿出钱免死，符子晃用“我心固如秤”拒绝了他，并束装将行，慧空只好偷偷将黄金两千塞在符子晃的书篋中。故事中的慧空就是因为他行事不正，遭奸人设计诈骗，如囊中取物般让慧空自己奉上黄金两千，其实与定师一样，出家人未能居静持志，都是自作自受罢了。

另外更有一种僧人仅徒具僧人样貌，无视于清规戒律，犯下邪淫又杀人的罪过，如《和尚妻》中铜佛寺众僧。铜佛寺中有僧人法华，其饮食不像之前僧人只吃蜘蛛所酿之蜜物，而是吃僵蚕；民间也曾有歌谣流传法华寺之僧“竹笋不食，食蛤蜊”。此外，道生还曾窥见寺中群僧趁月黑之时，“袒半臂，执刀而四瞰”，异死人出而瘞之。道生就向贵州巡抚王三善汇报，王巡抚访查得知“百里内多迷失女子”，就令抚军率轻骑追拿众僧，于莲池地室救出被僧掳掠的妇女数人，镕殿铜佛煎佛腹中诸僧，在地室中诸僧则尽“悬首东峰顶”。松华和尚遁逃，化名陈其愚，杀抚军报铜佛寺之仇，后为韩生献谋擒而斩之。僧尼因宗教约束，无法满足其生理需要，信仰不坚定、自制力不足的人，便会做出淫乱之事。宗教史

上曾有少数不守戒律之僧尼，或多或少在民众心中都留下了负面印象，故明代曾有《僧尼孽海》专写僧尼犯淫乱行之事。这些故事在某些程度上都反映了当时真实存在的宗教弊病，所以屠绅写这样的故事除了揭弊外，同时正如篇末评论所言“唯秃斯毒，于松华尤信矣”，“秃毒”一词点出了故事中和尚所给人之形象，更显示出僧道等宗教人物的操守在群众心中已渐趋不信任与污名化了。

（三）奇人轶事故事

除了幻术、僧道骗子外，还有些关于奇人、奇闻、轶事的故事都属于奇人轶事。

奇人指的是天生拥有过人能力的异士，他们或能通天遁地，如《五色虬》中之西域奴玛瑙，以丐者貌自请饭于索遂公子门下，公子不以其平居慵懶嫌恶之，玛瑙染病，反而还日夕在卧榻旁照顾他。玛瑙曾“从师学道”，有神通，先以门下客乜姓者将内犯警告公子，又在乜姓者操剑击公子前，援救公子；后又除去附于公子腰际之妖星，公子知其为神人，遂以三恨事托于玛瑙，玛瑙仅以“难在觅医，二事易易，请先为海外之行。奴当病死，亟置冰室，乞君之龙眼珠，为含十日，而归报也”。答之，隔日玛瑙果猝死，“至七日，忽作叱咤声，跃起丈余而复瞑，十日霍然起”。他从怀中取出顶骨二物，玉印章一规，并自陈这几天之经过：

奴骑五色虬渡海，误行北阴，鞭虬背出血，三日返东南岛下，占城侦宜中迹，已于一月前，随贾舶返临安。奴度其风未便，或尚泊外海，因与海客同舟西南行。刚七日，遇之于暹罗国归命澳中。宜中善卜，知有不测，弃舟登岸；奴逐至海隅，缚之，检其身得玉印章，识自篆吾生也有涯之文。奴复设君舅父郑公位，跪宜中而剖心以祭，取其二顶骨，及印章表信，沈尸海中，而归报耳。

为公子报得舅仇后，又向公子请求一人随他去拜见震泽君，公子派遣“善水苍头菰芦生与之偕去”。至湖岸，玛瑙书字于菰芦生手，两人即破水而行，入得龙宫，以龙眼珠借得字幅，托菰芦生持归，自己则抽刀胁龙君，饮尽一觞而归返，成功完成公子所托。最后，往游江南，至庐山视远公莲，取得龟肠为公子季弟治好手疾后，并暗示公子将会遇上盗

灾，然后假装投奔东生寺僧门下，为贼人当向导攻打索氏，将贼半数陷入厕中，“其余恣攫取，皆先世干没之官物，家藏则未失守”。天明，使县令执厕中贼，又带领士兵往东生寺擒漏网之盗，群盗没有一人漏网，只有首领永圆师徒不见，只见玛瑙：

玛瑙向空作梵声，两鼠大如羊，堕檐下，呼捕缚。而自登屋脊，如与人搏者，击撞有声。未几，玛瑙之头堕檐下，捕方惊惋！闻玛瑙屋脊间语：“速持头穴之，而贯以索。”捕骇绝！遽从之。玛瑙忽自户后至，曰：“幸可慰公等。”呼水喂两鼠，即复人形，为永圆之徒，嚙舌血喂头，则永圆之肩胛骨，被索穿焉。

其以神通擒得两贼，尽破东生寺淫数后；又为公子“入汴帅府”，劫得曾与公子有媒约，却因乱世被强盗抢去的“西山女梁文选”，解决公子三不如意，但自己却因劫梁女事，被捉拿入狱，八月十八戮于市。当日公子曾“至胥江，见玛瑙骑五色虬，背潮行，举手与公子作别”；是时又有数十人于东生寺听其说法；公子季弟也于同时见玛瑙靠着门对他说：“小郎所脱之疮痂，今已化小龟游砚池中矣。秉笔时观之，可助文思”。故事中的索遂公子以诚待人，不因丐者貌而鄙薄玛瑙，故能得异士相助。玛瑙先为索遂公子解决三恨与三不如意，后又于八月十八日当天一身分四，同时“就刃于汴京，骑虬于胥江，去言于震泽，情话于包山”，正是想象力惊人之作。

奇闻则如《张盖使》，故事叙述辰州帅乔樾，仕于湖南马氏朝，在苗人叛乱掠西南境时，因其短小善战，就受指派负责讨伐叛贼，也成功缚得贼人的头领。乔樾因贼人的妻子乞降，认为“服则怀之”，便“有渠一家死”。贼妻有秘术，因感念乔樾恩德，以一丸为献，言此将可治愈其弟之疾，并出头地。其后乔樾之弟乔椿果得奇疴，“四体殊痒，自以佩刀刺股血，出数升乃已”，乔樾以丸饵之，夜间则觉：有两足逼其帐幄间；烛之，则横抵屋后矣。樾夫妇大吆喝！椿始醒，其两足穿墉，长殆不止五尺焉。若无人觉而大呼，恐长不可知也。马氏闻其异，以椿为张盖使。

乔樾弟果如贼妻所言，吞丸而出人头地，其虽“智短少才略”，却以己之一长，“出百长之上”而自得。后年，他们所居地淹大水，乔椿之身高优势又派上用场：樾夫妇乘巨筏入湖水汊，止不能前，椿以膝推筏行，

而肩负两犹子，湖中走三十里，望者惊为天神。

故事中的乔椿虽然“智短少才略”，却可凭着药丸之助发挥所长，正如篇末徐仲平评论所言：“从而以长傲人，人视之一药丸耳，长安在耶？”

轶事，有记良朋益友情谊的，如《证果处》，县尹和大受以“小人茹蕻非常情”为由，捕向日燥，严刑逼之认罪。不就，阉览来拜访，说自己喜欢给朋友提好的建议，并说出来访的原因：闻公处分向日燥，有非种锄去之概，是良于吏者，愿择木栖耳。

和君认为他很侃直，留下了他，“览有所献替，主人颇不谓然，而事后辄悟”。阉览先后给“昵童、嵯贾执贽、侠女辛四娘案”提供案情推理，使大受免去诸多办案的辛苦。因此两人相得益彰，大受释放向日燥后，声望日隆，阉览却“焚香却扫”，丝毫不附骥攀鸿，多年后以白醉卒，大受哭而书其舍曰：“净友阉君证果处。”故事中的阉览“喜为朋好进言”，孔子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阉览敢于直陈上谏，每娓娓与言，和君虽不情愿，也还是依阉览而行，方得避祸全生，两人情谊真挚，相得益彰，令人不免想起屠绅与自己幕僚和谐办案的风范。

书中还有写智勇多谋的妇女的故事，如《首戴盆》，故事叙述饶本宽有儿子还没有成家，经由算命获知儿的妻子可能是“江头漂泊人”，初以妄笑之。之后本宽想前往湖南买编木，乘一舟，舟人“有女笄而慧，凡晨夕盥沃羹饭，皆所亲授，本宽爱之”。舟至小孤山，遇上一个尼姑以“将赶慈航便”为由，请求搭载一程，饶本宽答应了她。但这尼姑的行为却与出家人不同，居然爱喝酒爱吃肉。待舟行至湖口，野旷船稀时，尼姑忽然闯入本宽的舱中，以铁棒子自称，想要夺取饶本宽的财物。本宽知道在劫难逃，献出财物只求不死，然而尼姑不愿意，此时船家的儿女却代本宽与尼商量：尼方笑而诺。命女开壶肆饮，大言曰：“彼已献其金，汝安得私其鼎哉。”女点头，潜取粥于釜，盛大瓷钵，给尼来戏，首遂戴盆，气灼而绝，呼其父兄沉之。本宽喜，将贻千金，女曰：“苟利君财，何以毙盗？”乃为子纳聘，酬其恩。船家女就这样成了饶本宽的儿媳。

在这故事中除了反映出贼善伪装的社会问题外，最主要还是要表现船家女儿智勇双全的一面，当女尼露出凶狠面貌，其父兄竟都未及时伸

出援手，反倒是一介弱女子以智毙盗，否则本宽势必将横死舟中。舟人女平时慧而贤，遇事又拥有胆识与智识，所展现的力量甚至可胜过男人。因此屠绅写这类故事，也具有颂扬女性聪明才智，以及表达男女渐趋平等的现实意义。因此这类轶事故事内容极为广泛，在一定程度上也正反映着当时市井小民之生活百态。

三、异境奇遇类

凡是内容情节涉及“出发——历程——归来”三阶段的，都属于异境奇遇类故事。这类故事里的主人公，通常会经由某些通道，从所处的地方进入到另一地，在另一境界中有一番遭遇后，最后再回到本来所处之地方。此类故事近似于所谓的游历型文学。而此一类与游仙文学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故事中主人公所游历的地方，并不是只有所谓的仙境，或异于主人公当时所在之处，都是故事中游历的场域，唐传奇中之《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樱桃青衣》，明代之《西游记》，到清代《聊斋志异》中之许多篇章，以及《六合内外琐言》之后的《镜花缘》，甚至是西方英雄神话之冒险故事，都属于此类故事范畴。

而《六合内外琐言》涉及异境奇遇类之故事有十五篇，显而易见的十五篇故事里，出发至异境而有所奇遇的主人公，清一色都是男性，正符合传统社会所赋予男性的敢于冒险的既定形象。通常故事中主人公要从所在地进入异境，不是自己莫名其妙步入异境，就是通过一个媒介进入异境，这个媒介可能是物品，如屏风、舟；也有可能是人，如女尼、乌巾者；或是主人公的行为状态，如寝息、做梦、死亡；甚至也会有不具完整面貌之外力，如指爪，以上媒介均带领主人公进入另一地。

而在这十五篇当中，主人公所进入的异境，或者是捏造想象出来之国度，或是异于人间的另一个世界，以上这些异境与人世出入甚大，所在环境、居民长相、社会秩序等都存在着差异；但也有只是从一地进入到人世另一地的异境故事。主人公在经历完离奇的遭遇后，通常都会回到原先的出发点，而继续有后续发展，记述往后几年对主人公的影响，这些主人公有的因此而成仙，有的舍人事而入于道；或是记述主人公的确经历过奇遇的具体证明，然而也有主人公脱离异境，故事就结束者，

如《獠疆卧》《蛇首人》，这种类型的故事通常会给人画上休止符之感，分不清主人公是否曾到过异境。若依据故事情节发展，我们又可以做四种区分：遂成其愿型、启蒙悟道型、失意报复型与游历奇境型。

（一）遂成其愿型

人世间存在着太多的不圆满，有人会因着天旱而三餐不继，得靠卖子鬻女来换取最基本的生存能力；有人长得漂亮，可是却生来就喑哑；有人会因为外力之逼迫，不得不从事自己竭力抗拒去做的事，甚至因此而死亡。当人的能力已无法在真实世界发挥作用，屠绅便将故事主人公安排到异境，改变这些存在于人世间的圆满，完成故事中主人公的心愿，如《长须君长》中的沈翁一家因早年无食可吃，只好商量把阿宝卖了，以换取一家三口的温饱。可是却遇着食人奸屠，阿宝只好在渡河途中跃入黄流之中，正当瞑目将尽之时，却有人持其手，命其登岸，见到礼遇中国人的长须君长，其同情阿宝之遭遇，并欲举手援之，但阿宝以“归亦不能点金聚米”为理由想寻死，国王同情他，就与群臣商量。一臣建言曰：“国中无粒食，阿宝且何能持粮归？今国中犯法当死者百，其身徒葬鱼腹矣；若遣阿宝衣卫士服，日驱其囚于鹭社湖以饷父母，百日后麦有秋，勿饥死也。”……是岁，沈翁夫妇，正绝食将死，闻舟后跳鱼声，视之则一虾须冒船尾，网取之。虾大刚烹尽一釜。夫妇饱终日。及明早起，见虾自远湖至，傍舟侧；仍网如初，一小虾逐其后，网勿能得也。默记神佑勿泄，拜而饷之。三月余，日复如是，麦荐新虾不见矣。

阿宝孝心感动长须君长，所以他不仅没有死，还可日驱鲜虾让父母饱腹，直到三个月后麦子成熟才终止。而他也在三年后复返人间，长大还成了巨商。从这个故事来看，阿宝恪守儒家传统道德规范而行事，尽了孝道。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所以阿宝得到前往长须国的机会，在长须国的奇遇，正及时纾解了他在人世间的困境，使父母及自己都度过了饥谨，达成他在人间所无法完成之愿望，也彰显了天助善人的道理。

另如《笥中帽》描述的是王积善乘人之危，想让李季龟妻与自己交欢，方助季龟脱难。就在季龟妇至帐中当晚，积善因见季龟妇之泪，方醒悟，忆起远在家乡的妻子，就送季龟妇返。这一夜，他因倦而卧，便

梦到自己“与臬事理庶狱，以便还乡，即就其妇媾”，醒来后只当这是场梦，没想到五年后却得知自己已有一儿，始知当年所梦非假，乃是在梦中真的回了乡里。这一故事也正是通过梦境达成了主人公现实的愿望，照理说梦是虚幻的，梦境本非真，然而在异境奇遇类故事中，梦境往往会是异境的入口，也就是说当故事中人物在做梦时，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确有其事，梦只不过是一个导入媒介。弗洛伊德曾说过，梦是欲望的满足。因此故事中主人公便可通过梦境实现其真实生活中的愿望。

而《婴氏》中的秦无言，虽美容姿、文思秀异，又很多没有出嫁的女子托人言媒，他始终以喑哑为理由不娶。在受到乌巾人引领进入异境后，遇到仙女婴氏用息泉治愈他的疾病，仙女还以身相许，此后就共同成仙。故事中的无言不仅在异境得到重新开口说话的机会，尚因此娶妻、成仙，更是充分弥补其现实生活中的遗憾。最后如《金羊峒》中的小蜂，也是仰赖在陷地死后遇见其三世祖，方得返生使留氏有后，也不需再靠采矿为生。祖先会庇荫子孙，这是中国长久流传下来之信念，留小蜂在面对官府檄召无计可施之余，作者为其安排了陷矿死遭遇，方得入冥见其曾因陷矿死的三世祖，就成功化解了小蜂的死亡，返后也使他的现实生活有所改善，使得故事有了最圆满的结局。

（二）启蒙悟道型

这十五篇故事中有一类是通过虚实交错的异境世界，使故事主人公在出入、去来之间了悟功名和尘世的虚幻，进而归于道，如《惺晓》《老县正》即归属于这个类型的故事。《惺晓》中的故事主人公南山隄，因避牛相追缉，与妇翁约以三年归而就婚，遂往遁偏桥卫湖南士人家，并于该地结识中山寺僧上人潭师。

三年过去，潭师以元旨讽生，南生觉心动，潭师遂引南生入山后废阁中，见古佛旁悬画幅小篆如屏风，师云“衲非图中人，且去”，南生旋不复见；南生就视，淳峙包乎太空，岁月衍其光景，仿佛身临水滨，于偏桥下得轻舸，乘之，下沅州，入辰水。……达春申涧，即南生故居焉。……于是为南生治婚事，……忽念我屏风中游也，岂真蜀道，寄当归哉。……瞥见前舟傍门前绿杨树下，乃不复辞妇翁，与其归挥涕作别，……瞬息

抵湖南，前轻舸榜人曰：“待子数日矣，今始还。”……倏忽棹州于偏桥下，登岸入废阁中。潭师从阁后笑而出，呼南生曰：“可出屏风矣。”南生始识其身于屏风下。

屏风可让南生到他想要去的地方，而想念中山寺时，则又可以回到废阁中，后三年，南生见长沙主人生儿为汤饼之会，复想起故乡之妻，“独登中山寺废阁，则屏风现焉”。他即乘舟返里归见妻儿，并救出为其入狱之妇翁，两人甫出县门南生忽忆起自己乃未出屏风之人，遂与妇翁别，“游倦息路旁空寺，藉鞍假寐，醒识其处，仍中山寺废阁”。又三年，潭师出长安友人书云：“牛相罢政，天子思李太尉前勋，弛党禁。凡被锢者，许呈身，授九品。”南生忽悲从中来，涕泗不已，潭师出则见：所居禅舍中，置如是屏风，审与废阁者无异，即入屏风中，欲登废阁，倏大雷电，阁为火焚。潭师傍丈室呼曰：“此烧尾而化也。幸挽名缰，勿浮宦梗。”南生意与作别，寻有偕赴选者，二人坐偏桥以待；一为太尉之从子，一为太尉之掾吏，皆走蛮中，闻命谒阙者。南生与为同舟之侣，自襄沔入汉中，至都，赴吏部陈状，得衡阳尉。

南生起心动念，则屏风即现，其未断官禄之想，故见信后复入烧尾所化屏风，潭师唤其也不理睬。他在衡阳为官一年后，因政绩好，调播州桐梓县主簿，才忽然想起“前此皆屏风中仕宦”，果又回到中山寺所居禅舍，见到潭师：自屏风中惨然曰：“始我为君结真中之果，兹君与我钁幻后之芽，僧疑失脚，佛说回头，君为去铭，我以来钱。”南生觉其身复上屏风，与潭师涕泣，闻舍后呼曰：“南居士不宜复堕落，潭上人须急为驱除。”潭师推之下地。南生卧视其上，无潭师，无屏风，并无禅舍，盖在偏桥下水边，随行仆从不复至，始悟屏风致人，至此而极。询居民以中山寺兴废，则潭师过后，寺为灰烬。顷所历境，为灭剩之光，刻余之相。

在几经屏风去来生灭之间，潭师以自身入障，灭南生之障、窒南生之妄，南生方悟“爱兼妻子，欲逐功名，皆自障也”，遂就偏桥下净发，自称顽僧惺晓。故事中的南山隄通过屏风中数游一偿夙愿；潭师则用十年时间，借这个屏风，让南山隄明白人生不过如白驹过隙，若仍执著于男女情爱、功名利禄这些人世欲望，便是自障自妄，应要懂得识破人生万相之虚，了悟一切皆空相之理，去欲脱情方能超然入于道。当然，这

也正是屠绅在写作时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同样,《老县正》中则是以慕容都士热情追求功名为故事之开端,在经过二十年仍未能在科举上有所斩获的都士,却因着献策而终得注官花县,就在他欣喜赴任途中,却意外进入了由蝴蝶组成的栩县,不明就里地而在那儿当了令尹,栩县百姓总是:熙熙以游,不事耕获,唯觅木实草露饮食,以遂其天。服不澣而常鲜美。每春日,男女交错为戏,谓之扬风,自无淫杀奸宄事,故官为刑措,有蒲鞭而无所用之。是以,栩县长官爱民如子,民亦爱官如守家翁般;国中赋税亦让百姓自行输纳,官民同乐,都士徜徉其中,三年期满新使君到任,其竟不忍离去。回到逆旅才知道之前栩县赴任三年,不过人间之三天,便反生惆怅而言:官之美,无如栩县,民皆太和之民,治为尧舜之治,何复营营于巧征租,勤纳贿,攀富贵之荆,执贵奴之手,以为能事,求致显荣哉?

都士在栩县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为官经验,可是却也因为该地过分美好,而更显出世间官场的腐败与丑恶,所以都士毅然决然放弃了花县当官之机会,而选择回家乡,出家为道士。就在将至三十年时,空中飞来像老朋友一样的四只彩蝶,掖都士而西飞,为这则故事画下了句号。

屠绅借用庄子《齐物论》庄周梦蝶的故事,打造出一个理想国度——蝴蝶仙境,让慕容都士恣肆其中,如庄周化蝶般自快适其志,可是当他被迫离开栩县,回到旅舍,方才明了栩县一切如梦般都是虚幻,现实与幻境两相对比,以栩县来批判现实世界,进而否定现实世界,都士才忽然醒觉昔日所执竟是如此不堪。而在真实与幻境间,也不免兴起孰真孰幻之感,再多的追求、再多的欲望到头来都有可能如一场幻梦般消逝无踪,所以慕容都士选择了看破一切,出家为道士的归宿。因此故事中的都士与前一则故事中的南生一样,都在经历如梦似幻的异境奇遇后,获得人生理想的满足,却又在虚实转换间,豁然醒悟不再执著而入于道。正符合葛兆光于《道教与中国文化》中曾说过的:“如果说儒家学说对于潜藏在人的意识深层的欲望力量更多地采取在社会理想上的升华、转化之方法,佛教更多地采用在内心中的压抑、消灭之法,那么道教则更多地采用一种迎合之方式,使它在虚幻中满足,在宣泄中平息。”因此,这类故事也可作为屠绅道教思想直接而具体的表现。

（三）失意报复型

《巨疮》《高堂氏》《白无畏兄弟》这三则故事中的主人公则是不约而同地在现实世界中受到不平待遇、受人陷害、为上级所欺压，可是又无力反击，却在另一世界巧逢反扑的机会，一报前怨，快意无比。

如《巨疮》中的主人公“时不齐”虽贫穷却有骨气，遇到只有贪欲却无才能的质库司事方谷，其他小官吏会送礼逢迎方谷，不齐不行贿，就遭受迫害。此后不齐遍尝尔绳欺凌、威吓，终至欲返归豫章以息贪夫之喙，暂襆被真州废道观中。一日正午过后，其散步观后却无意步入酿王之国，孔升翁弟子九方媒以师父之命率其进谒孺子王，翌日上朝则闻孔升翁奏曰：国之附庸细腰城者，王姬之乡，岁纳媵婢，闻为市侩方谷所焚，死者塞户；有二女采兰未归，得免焦灼；今奋飞生翼，伏阙告哀。愿吾王伐彼凶残，固于疆索。酿王遂遣不齐任斯役，以九方媒任军司马。方媒以不齐为方谷旧部，遣其伪以献夺魂露，俟方谷沉醉，以乡兵进而蹂躏其五官，擒其惧而走的游魂，凯歌而归。方谷遭判“鞭背出血，以国之舆地刻之”，刑毕，不齐如倦欲辞退，却转眼不见孔升翁、九方媒踪影，自己则卧于城下，梦中隐约听到方谷之痛楚哀号声，惊起，人却在废观后墙下。闻道士言始知自己失踪三日，而往看方谷，则见其“恹恹在床，已落四齿”，“其背，巨疮围尺余，如蜂房，有蜂欲出”，不齐方知前所判事不假。故事中的时不齐正如其名，不像众人般阿谀逢迎长官，便落得辞官一条路。

刘大櫟于《中书舍人程君墓志铭》中曾言及清代官场痼疾：“取人不必才，唯其善谄，弃人不必其不肖，唯其不识形势，不能伺贵人意指。”夤缘攀附似已成为官场文化中必备之伎俩，故除时不齐外，清代当时一定也存在着许多与不齐有着相同遭遇的士子。幸好屠绅为其安排了纾解之道，让他进入蜂国内率领乡兵报仇，如梦似幻般的遭遇，却是似幻而真，待其醒后，方谷果然还是受到其应有的制裁。故事看似为时不齐一人的反扑泄愤，实则是为“全天下正道直行，却为贪官污吏所挠折”之知识分子出一口不平之气，通过这一点警告普天下的贪官。

另如《白无畏兄弟》所述也是相似的故事，故事中主人公“曾得意”受到里胥的暗害很久了，当他暂时获释归宿于王秀才家，便遇到了槐南

闽府的柳节度，因为他刚出狱，深知百姓荼苦，征召他做槐里县令。得意慨然揽辔，甫上任即捕邑中豪猾白无畏兄弟，斩二白而治前令。当其还署闻衙鼓声，则已恍惚身于王家书舍。翌日早晨则见壁外老槐下，有两白蚁无首，可能正为白无畏兄弟俩。在这故事中，曾得意在真实生活中为官吏所迫害，到了异境世界中却有为官的机会，屠绅在故事中借着曾得意的遭遇，指出真实世界中官吏不知百姓荼苦、徇情枉法的罪行，然而得意也仅能在非现实世界中除豪猾、惩庸吏，而现实世界中的腐朽吏治又该如何廓清呢？

此外，这类故事中，也有故事主人公在异境报得仇，返回真实世界后，还会因着异境中人相助而有所成就，正如《高堂氏》所载，它描述的又是另一件常见于人间的不平事。故事主人公“师江东”弱冠就擅长写作，应举前曾梦到为金楼所压，占者以为祥兆。及入场试帖虽篇篇佳作，咸以为万选钱，却因贾人娄左金贿于贡院国姓吏，易其文以进，故榜发并无其名。江东素性谨愿，仅默默饮泣，其丈人詹时言因此邀其至圃中小住排遣，江东却在接连几晚听闻墙角出现金鼓声，接着就见到青巾士莎卫入谒，谓莎车王苦于娄蛮，下令征求能破娄国之勇士：有下土之蛮，僭称娄国，闻君女高堂氏之美，不以玉帛，日寻干戈，胁吾君以爱女行成，国中胭脂妇女，罔不疾首。无如娄蛮，三战皆捷，屡俘吾民；吾君下令，有能破娄国者，愿以女妻之，而让以国。

江东因为娄国也是他的仇人，于是就同意他的请求，寝息间到达长肱国堂郎城。江东采用左氏兵法，升高据险而诱敌，待娄国大兵仰攻锐气已尽，就从后伏击，以飞矢挫之，果然让娄国大兵存者跪降，只剩下蛮帅身中数箭逃走，首战告捷，莎王依约将高堂氏许配给他，江东拒绝了，高堂氏却自投其怀中而不见。直到城下响起娄国败帅进攻，詹翁告急警告，江东方惊起，以为昨事为梦境。然却于怀中发现高堂氏已化作美秀异常的螳螂，此后伴之读书，蝇蚋不至，两年后，高堂氏书牛斗二字于几，即吐血而别。这一年，江东果为牛司马所荐，榜列第七。这个故事中虽未直接证明师江东在异境报得仇是否为真，但是高堂氏的到来也间接证实异境的真实。无财无势的师江东，在面对无才无能的富贾用银两私通关节，偷换他的文章而仅能暗自饮泣，无能为力之情节，其实

在清代更是屡见不鲜。要在清朝做官除了循正途参加重重科举考试外，还可凭着捐纳不费吹灰之力买得一官半职，买官鬻吏风气一开，“而游手好闲之徒，大率以官为市，……若不恤人言，遇事纳贿，则可至数十万”，捐生为赚回上捐之资，故营私舞弊、纳贿结权无所不来。因此师江东与娄左金的故事实为清代科举弊端的缩影，不过屠绅在故事中仍是正面对待这些暂时失意的有才之士，为其安排《高堂赋》中神女一样的高堂女陪他诵读，最终仍使江东如愿中举。屠绅意在说明，就算没有权势金钱，没有靠山，若真有才德，一举成名也并非难事，所以用故事揭弊之同时，亦有鼓励、安慰怀才不遇士子的用心在其中。

（四）游历奇境型

在这类异境奇遇型故事中，除了上述三种故事外，还有一种是专门就写主人公异地游历经验的故事，此类故事数量甚多，共占六篇，有《呼天女》《红药主人》《瞿文先生》《獠疆卧》《蛇首人》《龙尾寺眈僧》等篇，故事中主人公的种种奇幻遭遇，也正是屠绅个人想象力的高度展现。

如《呼天女》中的房君驷遇到道人赐给他“葛陂之龙”手杖，此后君驷就可以通过这手杖随心所欲：想念家中妻小，就以杖投地，杖就变成毛驴背着他返回家乡；把仇恨的事告诉驴，驴就“呦呦鸣，径奔仇宴所”，把仇人的家宴弄得一塌糊涂，又“变形为常山，率然拔屋起天半，设谋之客，暨优伶数辈，为蛇尾所曳，落四十里外草湖中”，天明则匍匐自归。这天晚上，又载着君驷径赴陕西，访其兄。为盗所掠亦能自返，且使盗蹶而执。后又载君驷访戚二郎，京兆不遇即出居庸至辽阳，渐生远游之想。遂至海滨，驴卧地作舟楫，顷刻望登莱若洲岛，抵于日满境。后届闽界，遇鬼仙陈金凤求共载，携其抵五羊城后，女辞去，君驷本欲访童子师，刚好他离开没有遇上，反遇道观老姬鲍妹持纸为托，欲君驷送至滇池县天女城李氏姊庙中，并嘱其索取符苓成婴儿者，付广南客调摄无颜夫妇，并命瓠儿驾艇载之去。艇疾如箭，至陆则化巴滇小马负君驷往天女城，投书于庙并获一纸，以后难预示之。入黔至大风洞刚三十里许，果遇异象：见黑云如甑，自远飞集，风大作，马绝尘奔空中，有戈甲叱咤声，电光射眼，人马并落洞中，矢下如雨，着体非利镞，是豪

猪之锋。君驷大呼：“天女拯我！”见赤云西来，风倒卷入洞，豁然开朗，见一剑截豪猪于涧前，若有物叩头，云：“不敢。”尘雾既收，一无所睹。君驷稽首，谢天女之佑。顾所乘马，汗血而战，虽放游汗漫，此际殆惊破胆云。君驷幸赖天女相援方度此厄，返抵宣州敬亭山即下马欲寻道人，却杳无去迹，马则自入林，此后“君驷遂为健步，一日能三百里遥”。

这篇故事中的君驷靠着道士所赠的缩地杖，遇鬼仙、历万里、得天女相救，在经过种种奇幻经历后，他自己也获得了神力，故事内容述凡人所未及之境，虽远远超过客观事实，却可引起读者的好奇心理。

另如《龙尾寺眇僧》中封牛子所经历的异境也很奇特，他在山中独走，忽有无数指爪缚牵他到归玄秘府，只见府中之人皆无首，而自悬级于腰际或胸前：

牛子始视左右两人腰系之头，一曰“狼暉”，一曰“樊于期”。堂上人各携其首，当胸以示，有称有穷君者，有称关龙逢者，有称鄂侯者，有称秦襄公者，有称公孙圣者，有称智伯瑶者，有称李牧者，有称陈胜王者，有称卫太子者，有称交趾女子者，有称费文伟者，有称刘司空琨者，有称秦王弟苻融者，有称谢康乐公灵运者，有称清河崔浩者，有称射雕手斛律明月者，有称周太师宇文护者，有两人称高颧、史万岁者，有三人称徐敬业、萧至忠、王涯者；就中一人，称梁湘东王绎者，即龙尾寺眇僧也。

他在殿中见到了历史上从上古时代到至唐代遭杀戮的人，眇僧并陈以两人祖先同难之事，欲牛子从其无首之教：

牛子骇怖，则腰悬头者数人，摔之下，出斧断其首。牛子殊无所苦，且心甚了彻，手自挈头，跪而受教。其人曰：“玄在丹田，胡必泥丸，唯融斯脱，有无之先。”谓牛子自续汝首。从之，自能位置如其旧，复谓曰：“汝头可用矣，然以忠孝着奇，以游戏见拙，慎之哉！”

此后牛子凭借着无首之教授其叔及仕于唐庄宗朝，却因皇帝宠信优伶，毅然丢戟官归其乡。其酣饮辄以头断续之秘法示人，渐至呼断首不至、项有痕稜起，后于妓楼为妓所逼，自掇头以示，却惨遭客夺其头掷青溪水中，苦欲死。亏得眇僧引首出水，入妓楼合之，方苏醒。两人遂携手奔走，李后主时仍见得两人之踪。

故事中封牛子的遭遇同于前一篇故事，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事实，可是屠绅结合刑天与天帝争神而遭断首的神话传说，又使历代遭戮之人跨越时空集于殿中，营造出了阴森诡谲的归玄秘府景象，与断可再续的无首之教，都是相当引人入胜的情节构想。

除了纯粹靠想象力所营造出的非真实奇幻景象外，屠绅也有运用时事或云南当地民俗等现实材料，去营造出异境景致故事，如《红药主人》所描述之异境便是以明清盛行于民间的白莲教为背景，所营造出的幻境。故事中主人公黄通理极憎厌白莲邪教徒，凡有来归者，必告于里正，缚而献官但不受赏。一日夜将二更，长头美髯的红药主人来拜访，通理怒而缚之于柱下，天明但见柱下红药一枝，遂焚之。红药主人之妹青苹四娘为报兄仇，俘通理母妹，却遭豆卢葭献计为通理师徒攻破，他们用以神钉钉青苹四娘的眼睛导致她死亡。越五日，通理遭红药主人携兵卒缉拿，通理一行人只好由西墙下遁逃到隔壁尼姑庵。入尼舍则见一尼腹大如孕，此尼竟已知晓众人来意，并欲众人入其腹中以避兵攻：

师徒殊愕然，门外索黄氏声正厉。尼促云：“更迟之，吾自飞去，不能为汝辈底也。”通理愿入腹，问何门户？尼云：“只入吾口，毋以为口小而身大也。”从之，奋跃入内；则一身如落涧底。豆卢葭等十八人，俱从师入腹中；只如洞天逢丘壑，而不逢脏腑。

通理师徒进入女尼腹中仍可听闻尼与一人相诤，退之，寻即寂然但闻尼之呼呼声。十人食羹饭毕，仰卧即可见星月。直至尼易服来窥，语其为救十九蝼蚁，遭谪海西剑仙，将下世隐居。众人咄咄为怪，惊惧不已，忽有雷霆起于榻前，通理与众徒又复在塾中，唯豆卢葭不见。往探尼氏，则昨夜庵亦毁。

故事中通理师徒因缚杀白莲教信徒，而反遭白莲教信徒用幻术相惩治。白莲教是佛教的支流，起于元朝而盛于明、清，明末徐鸿儒败后，他的徒子徒孙则在民间辗转托附，乾隆晚叶有再兴之势。白莲教在传播之时，往往以巫术神通号召民众，故白莲教徒一向以能幻术著称。因此屠绅便将当时白莲教徒能使妖术幻化的伎俩写入故事中，打造出一个如幻似真的腹中异境，除了增加小说之可看性，同时更记录了清代民间宗教的神异性与流传之广及朝廷管制情形。

另如《蛇首人》所载的异境则是云南当地祈雨风俗之联想。故事中主人公旷无极无意中乘海舶抵达龙伯别墅。岛人都是蛇首人身，言语可辨。当时洲中大旱，岛人遂趁善吸民血的统治者——鱼头丈人不能飞之际，曝其皮于日中以致雨。若无雨则丈人将骨裂死，若三日雨至辄反于骨犹无恙。无极素工诗，眼见此情此景遂以刀题诗，讥刺鱼头丈人之咎由自取。将回舶时，黑云骤起于墅中，丈人返生持戈刀攻无极舟，无极旋取匕首掷之，丈人竟亡。

故事中龙伯别墅的百姓平日受鱼头丈人吸血；大旱时，生活虽亦困苦，然较前者平日之危害，可说是人灾反甚于天灾。所以这则故事虽短，却是含义深远，间接以鱼头丈人之死，尖锐地表达出地方贪官污吏恣肆敲脂吸髓，将导致民怨沸腾、群起攻讦的下场，颇具批判现实之意味。此外，所谓想象本就是对脑中已有之表象，进行重组或变造，从而产生新表象的心理过程，因此龙伯别墅的百姓以丈人皮曝晒致雨之情节，则应如篇后评论所言：“滇中久旱，祈雨不应，则北门城楼上，取所藏沙定洲万氏人皮，就烈日中晒之，顷刻滂沱矣。”可见屠绅乃是以云南当地少数民族晒人皮以求雨的习俗进行创造想象，所以这则故事就某种程度来说，也保存了边地特有祭祀风俗的珍贵记录。

四、托古发挥类

凡故事内容主体架构写的是历史故事，就用古人当年之恩怨情仇，或是传说故事的局部情节为素材，再注入新元素，将原本的故事结合个人意志加以扩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都属于此类。宁稼雨即曾言屠绅在《六合内外琐言》中能将上古神话以来之各种小说传说故事及手法融会贯通，信手拈来，用以表述其忧愤之情，有博大精深、气势恢宏之感。也就是说屠绅在此类故事中，能通过融会、袭用历代神话传说、史实中的素材，或接续前代作品中的情节等手法，来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新作，透过如此参与性的文学接受过程，便可使得《六合内外琐言》与前代史实或作品之间形成一种连贯性和对照关系，这种手法一般建立于对前代文本比较熟悉之基础之上。所以此类故事除了有深厚的史传、民间传说为背景外，屠绅的再创作往往令人有后出转精之感，正可显现

出他学识广博、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面。此类故事可分为袭用型与衍生型两种情况。

（一）袭用型

袭用指的是对前代传说或史实中人物或情节的沿用，因此通常此类故事会保留原有故事的人名与关系，再另增添虚构的故事血肉，并且也会对原有故事做些许剪裁变化，以配合作者想要表达的想法。而这些被袭用的人物在故事中多以仙、鬼等非实存的形式，出现在与原有故事不同的时空里；不然就是故事的朝代设定为人物原先所处的那个朝代，这样一来，所引传说或史实中之人物就可以原有面貌出现于故事中。

如《蔚夫人》的时空背景就设定为南朝，以陈后主宠幸贵妃张丽华的历史为故事底本，《陈书》卷七《张贵妃列传》中曾做如下记载：后主张贵妃名丽华，兵家女也。家贫，父兄以织席为事。后主为太子，以选入宫。是时龚贵嫔为良娣，贵妃年十岁，为之给使，后主见而说焉，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后主即位，拜为贵妃。性聪慧，甚被宠遇。后主每引贵妃与宾客游宴，贵妃荐诸宫女预焉，后宫等咸德之，竞言贵妃之善，由是爱倾后宫。又好厌魅之术，假鬼道以惑后主，置淫祀于宫中，聚诸妖巫使之鼓舞，因参访外事，人闲有一言一事，妃必先知之，以白后主，由是益重妃，内外宗族，多被引用。

由史书记载可知张贵妃极受陈后主所宠，因此屠绅便以张贵妃思食豹胎为由，罗织成一个故事，让远在岭南的洗夫人想办法致之。“夫人事朝廷恭顺，每遣使贡方物，必搜罗岭表之珍”。先后主欲食龙脯，其得书后遂祷于池神，三日而网得二鲫，鲙之以玻璃护金罍二器盛之送抵景阳宫，然“食品诚佳，贮非法也”，肉已腐腥而回臭。故此次夫人除须取得豹胎外，尚得求致千年阴沉木置食。适逢千年阴沉木与其上之石发生齟齬：

一人衣灰色织文服，一人衣黑色破褐。灰色衣人曰：“我五行在三，四旺第一，不遭侯伐，免受帝封。故男仙隶者名曰公，山魅缘之冒为客。而升天之博山盈尺，逐日之杖老成林。吾宗日蕃，列宿居首，视尔之顽不成廉，硖而入鄙，徒裂桓家之棹，鲜书蔡氏之经，以至尹比其岩，宁

嗤其烂者，高下之形别，轩轻之分殊矣。”黑色破褐者怒曰：“吾植山之骨，孕玉为儿，庇子不朽之材，遭人纳污之谤。今子置身青霄，卑我黄壤，何可忍也？固将报之。子其发扬伟烈，而济时艰；吾亦扶摘幽光，以消夙忤。”

依两人对话看来，衣灰色织文服的人就是阴沉木，而衣黑色破褐的人即为阴沉木上之石，两人唇齿相依，如今石头不悦阴沉木之狂傲，遂化身破褐人谒见夫人，告以阴沉木所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仅害了阴沉木及牝豹蔚夫人，自己也难逃遭火焚之命运。最后，洗夫人顺利将烹煮好之豹胎分五甑盛之，送抵金陵。张贵妃食尽后，甑犹芳洁如故，俟陈亡后，五木甑尽毁于火。唐宋间采于阴沉木者，多为贗品矣。多才多情之亡朝君主与妃子间之风流韵事，本就为文人所津津乐道的题材，但屠绅在这则故事中，只针对陈后主对张丽华之宠加以发挥，除了以此故事再次谴责耽于逸乐，使“边帅黠搜，苗祸木石”之陈后主与张贵妃外；他巧妙地加入洗夫人及阴沉木、石头、牝豹等没有存在于历史事实的人物与精怪角色，目的只是为了说明“人、物以有用为累”的道理，若有用却不知潜晦，最终也会跟阴沉木一样落得被截断而制成器具的下场，这大概也是在借这个故事抒发“才能之士，济时而不能自全”之慨叹。

除了袭用于史有据的人物、关系外，书中另有把历史纪实与民间传闻相结合袭用的故事，如《解醉骨》就运用杨戩的传说敷衍而成。杨戩，据《宋史》卷四百六十八《宦者列传》中所载：

杨戩，少给事掖庭，主掌后苑，善测伺人主意。自崇宁后，日有宠，知入内侍省。立明堂，铸鼎鼐，起大晟府、龙德宫，皆为提举。政和四年，拜彰化军节度使，首建期门行幸事以固其权，势与梁师成埒。历镇安、清海、镇东三镇，由检校少保至太傅，遂谋撼东宫。有胥吏杜公才者献策于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辗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地所出，增立赋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东西、淮西北，括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皆勒民主佃。额一定后，虽冲荡回复不可减，号为“西城所”。筑山冻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郛数州，赖其蒲鱼之利，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一邑率于常赋外增

租钱至十余万缗，水旱蠲税，此不得免。

从史传记载看来，杨戩因为善测人意而受宠于皇帝，宦途顺遂，权力滋肆，屡向人民横征暴敛，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奸臣。而据民间传闻，杨戩有着好独泳的癖好，因此百姓便将杨戩的奸臣贪相，与丑陋、善于吸纳、游泳得癞虾蟆形象画上等号，故民间多流传有杨戩为虾蟆精转世的传说，如陆游之《老学庵笔记》中便曾有较详细之记载：

中贵杨戩，于堂后作一大池，环以廊庑，扁镳周密。每浴时，设浴具及澡豆之属于池上，乃尽屏人，跃入池中游泳，率移时而出，人莫得窥，然但谓其性喜浴于池耳。一日，戩独寝堂中，有盗入其室，忽见褥上乃一虾蟆，大可一褥，两目如金，光彩射人。盗为之惊仆，而虾蟆已复变为人，乃戩也。起坐握剑，问曰：“汝为何人？”盗以实对。戩掷一银香球与之曰：“念汝迫贫，以此赐汝，切勿为人言所见也。”盗不敢受，拜而出。后以他事系开封狱，自道如此。

不少笔记小说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屠绅在《解醉骨》中便是袭用民间传说而又增添情节，故事中主人公赖成名性狡猾，挟诈积千金，因其嗜饮善噉，妻“小南”每旁搜鲜物以媚之，一日在河滨土丘中掘得巨虾蟆，喜而碎调味熟食，大嚼尽，兴转剧，命小南续沾，待其归返，则杯残炙冷，成名已杳。邻人来诘，小南无以应，遂告之官府。是夜县令竟梦一人至梦中：

我杨戩也。生前现形于床，为盗所瞞，我贿而遣之，令秘其事，因生而怙恶，虽兵死而解未成，浪迹鍊形五百年矣。诂意前盗复为赖成名，以口腹故烹我，我故解其醉骨，遁而归土，无他也。

县令按照杨戩梦中所示，就食处刨土三尺余，果掘得醉死的赖成名。其妻小南因以释归，待成名棺槨出门时，棺中竟传出鼓声，小南开棺检之，则见成名化为巨虾蟆蹶然跃去不见。很明显，屠绅将盗贼见杨戩原形的传说加以改编，杨戩因作恶多端，所以死了也不能解脱，杨戩虽然不能靠自己解脱，却可以靠赖成名的醉骨解脱，而篇末赖成名又化为巨虾蟆跃去，正意味着就两人狡猾、善诈财的特点看来，赖成名与杨戩大概都是虾蟆精转世，只是两者为恶程度不一罢了。

最后，还有一种则是袭用历代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的故事，如《文则敬》一篇，便是袭用《续玄怪录》中《刘贯词》故事中的人物与情节。《刘贯词》中记载渭桥龙子化为蔡霞秀才，仗义援助刘贯词归乡之的故事：

唐洛阳刘贯词，大历中，求丐于苏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俊爽。一相见，意颇殷勤，以兄呼贯词。既而携羊酒来宴。酒阑曰：“兄今泛游江湖间，何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泛行郡国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则几获而止。”曰：“十万。”霞曰：“蓬行而望十万，乃无翼而思飞者也。设令必得，亦废数年。霞居洛中左右，亦不贫，以他故避地，音问久绝。意有所恳，祈兄为回。途中之费，蓬游之望，不掷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愿耳。”霞于是遗钱十万，授书一缄，白曰：

“逆旅中遽蒙周念，既无形迹，辄露心诚。霞家长鳞虫，宅渭桥下，合眼叩桥柱，当有应者，必邀入宅。娘奉见时，必请与霞少妹相见。既为兄弟，情不合疏。书中亦令渠出拜。渠虽年幼，性颇慧聪，使渠助为主人，百缗之赠，渠当必诺。”贯词遂归。

刘贯词后来拿着书信到达龙宫，除了获得百缗之赠，又替蔡霞归还鬻宾国镇国艳，蔡霞之义行可说是助人又助己；而屠绅在《文则敬》中则是袭用蔡霞与其义行，借助蔡霞秀才这一角色，帮助穷困弱勢之百姓，两则故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文则敬》中的主人公曹厚基与女儿梦娥两人相依为命，同乡官员鱼府海因为生病回到家乡，“金穴已深，而身无窻窞地”，听了文则敬的主意，看中了曹厚基的土地，“欲以之为牛眠地”。厚基坚持不肯卖，与文则敬相争执中，因遭捆绑而力搏众人，于是就被县隶所拘。县令奚必陶因为欠了鱼府海的债，所以冤枉厚基，打了他几十大板，押入监牢。这时，梦娥入城看望父亲，憩于尼氏庵，遇一妇用法术帮助她往监牢探视厚基；数日后又给了梦娥明珠豆二粒，用来行贿于县令夫人，果脱厚基于难。待厚基还家，此妇又助曹氏父女夺回陇亩、惩治恶人，县令亦遭明珠入眼眶，很快成了废人。故事中的妇人便是蔡霞秀才之化身，其曾与梦娥言其来历：

身是龙母子，即蔡霞秀才，霞时远出，吾醉后喜咽人血，天帝谪之

鄱阳湖。儿遇吾有缘，聊以剑仙术，游戏人间耳，今返湖矣。

龙子蔡霞秀才因罪谪于鄱阳湖，看不惯曹氏父女为邑绅、县令所欺，遂化身为妇人相助，他的出现，大概有“替天行道，助善惩恶”的意味存在。这则故事主要着重于父女间亲情的刻画，所以屠绅并不袭用蔡霞秀才之原有故事以及男人面貌，因为如此一来可能会旁生男女之情，模糊故事焦点，所以屠绅安排他以梦娥欠缺的母亲形象出现，蔡霞之慈爱细心，除使故事行进更加流畅合理外，同时也可使得故事更加完满。而由蔡霞已非原有秀才的面貌，我们可知屠绅在袭用的同时，除了增添故事情节外，也会对旧有故事再作剪裁变化，用来与新增情节作更密切之融合。

（二）衍生型

衍生指的是旁生，所以衍生型故事可说是在袭用型故事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改编，在这类故事中通常只保留前代传说或史实中的故事架构、情节与关系，故事人物多为当年人物的后代子孙；或是相关人等，如部属、随侍者、同乡；也有存在着转世关系的。与袭用型故事较不同之处在于，此类故事所添加的虚构成分明显较袭用型为多；而文章所引用的故事，除了与袭用型一样，有从史实、民间传说等衍生而成的，也有从戏曲故事所衍生的。首先，《仇池小郎》中所载的故事，就是原有史传人物的再转世，屠绅在篇首即先交代故事前身：

杨叛儿南奔后，灵太后为杨白花之曲，以寄幽思；复觅得凉王所贡于闾玉，刻盈尺者，为杨郎像，常服膺焉。及尔朱荣沉太后于河，人物俱委浊流，郎之殉后，亦其所也。叛儿在南朝，寻亦夭死，埋玉之讖先之也。

由此段文字可知，本故事乃由灵太后、杨叛儿间之故事所开展，两人生平事迹皆可见于史传记载，灵太后即为历史上北魏宣武帝妃胡太后，《北史》卷十三《宣武灵皇后胡氏列传》中曾载：

宣武灵皇后胡氏，安定临泾人，司徒国珍女也。母皇甫氏，产后之

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县有赵胡者，善于卜相，国珍问之，胡云：“贤女有大贵之表，方为天地母，生天地主，勿过三人知也。”后姑为尼，颇能讲道。宣武初，入讲禁中，积岁，讽左右称后有姿行。帝闻之，乃召入掖庭，为充华世妇。而椒庭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唯后每称：“夫人等言，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嫡也？”

明帝在孕，同列犹以故事相恐，劝为诸计。后固意确然，幽夜独誓，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不辞。既诞明帝，进为充华嫔。……及明帝践阼，尊后为皇太妃，后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犹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贱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太后以明帝冲幼，未堪亲祭，欲傍周礼夫人与君交献之义，代行祭礼。礼官博议以为不可，而太后欲以帏幔自郭，观三公行事。重问侍中崔光，光便据汉和熹邓后荐祭故事。太后大悦，遂摄行初祀。……时太后逼幸清河王怿，淫乱肆情，为天下所恶。……内为朋党，防蔽耳目，明帝所亲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蜜多道人，能胡语，帝置于左右。太后虑其传致消息，三月三日，于城南大巷中杀之，方悬赏募贼。又于禁中杀领左右、鸿胪少卿谷会、绍达，并帝所亲也。母子之间，嫌隙屡起。……郑俨虑祸，乃与太后计，因潘嫔生女，妄言皇子，便大赦，改年为武泰元年，复阴行鸩毒。其年二月，明帝暴崩，乃奉潘嫔女，言太子即位。经数日，见人心已安，始言潘嫔本实生女，今宜更择嗣君，遂立临洮王子钊为主，年始二三岁，天下愕然。及尔朱荣称兵度河，太后尽召明帝六宫，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发。荣遣骑拘送太后及幼主于河阴。太后对荣多所陈说，荣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并沉于河。太后妹冯翊君收瘞于双灵寺。武帝时，始葬以厚礼，而追加谥曰灵。

由以上记载可知，北魏灵太后是位极具争议的女性，她先是不畏立嗣杀母制度为世宗生下太子。年幼肃宗即位后，她更以皇太后之名临朝称制，私通清河王，其后又尽除肃宗亲信，母子嫌隙不断。待毒死肃宗后，又立刚出生的小孙女为帝，后又推翻另立幼主，最后虽落发为尼，终难逃为尔朱荣所收，沉河而死的命运。其擅权纵欲，成为北魏最后一位女主，她的一生行事自然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而杨叛儿就

是杨华，《梁书》卷三十九·列传第三十三曾载：

杨华，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为魏名将。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华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辞甚凄婉焉。华后累征伐，有战功，历官太仆卿，太子左卫率，封益阳县侯。太清中，侯景乱，华欲立志节，妻子为贼所擒，遂降之，卒于贼。

另，《南史》卷六十三·列传第五十三亦载有：

时复有杨华者，能作惊军骑，亦一时妙捷，帝深赏之。华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

屠绅开篇所言杨华与灵太后之事即见于这两段记载中，灵太后本就是多情纵欲之人，然其贵为君主的身位，却让她无法与臣子杨华共谱幸福，在北魏他们无法结合，屠绅遂让他们在北宋再度遇合，《仇池小郎》中的燕介于渡归途中自沙际拾得玉质仇池小郎像，背面刻有“飞去飞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但因少学问故，并不解所谓，仅以有缘故置于座右，时供香花。一日介于昼寝，玉郎竟自座下倏成美男子出现于前，欲以伴读。此后，客至则韞玉，独居则呼郎，至离垢庵视姊灵珉亦怀玉去，然是夕忽失玉郎所在。翌日，灵珉忽卧病，五日而愈，介于方告归，玉郎则自其怀中出，仅以“公失数日之伴，仆谐三生之偶矣”答以去处。嗣后，玉郎中夜屡失所在。后日，灵珉至而责之：“仇池杨郎，托仙质于玉人，弟何不令我见？”介于问何缘知玉郎？珉慨然曰：“其前身曾偕我为水仙者也，沧桑之后，往劫复来，应涉妄缘，纳空门杵臼耳。”亟将出。介于惭且惧，式玉郎于几，乞姊视之。珉以口呵玉郎，痛哭几绝，玉郎亦为堕泪云。珉即纳之怀，谢弟而返。

十天后，介于忽梦涕泗来别，言将以火燔了前代之孽缘，从此便可无生无死矣。旦而谒庵，但见佛庐尽成灰烬，讯逃出之三徒，则云三更火作，唯闻灵珉师与玉郎呼曰“玉石俱焚，千劫一身，化欲速哉，永无迷津”，介于大恸。

由以上故事可知，灵太后在今生成了女尼，而杨郎则是附身于玉，

成了所谓的精怪，人与精怪再续前缘，终归得相偕死于火燔，看似何等凄美，灵太后与杨郎之再次聚合，注定再以现实世界的悲剧收场；但从另一角度观之，两人今生得以共赴黄泉，不正是永久相伴、无生无死幸福世界之起始吗？历经多少时空辗转之痴恋，始终未能拥有一对等的地位，唯有一死方能消弭任何存在于人世的隔阂，而这样的至情方可超越时空而长存。在今世已无权势等外在因素的拉扯，所有的只是纯粹真挚的情感，故可无畏地为情而死，这样的思想大概受明末李贽、冯梦龙、汤显祖等人提倡的创作风气的影响，所以此篇故事除了表达出屠绅对爱情的理想外，同时更可视为他对至情的讴歌。

自历史纪实与民间传闻相结合衍生的故事，《食蛟》就是例子，这个故事以周处除三害为故事骨干，《晋书》卷五十八·列传第二十八中曾对周处做如下记载：

周处字子隐，义兴阳美人也。父鲂，吴鄱阳太守。处少孤，未弱冠，膂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处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之志，谓父老曰：“今时和岁丰，何苦而不乐耶？”父老叹曰：“三害未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答曰：“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子为三矣。”处曰：“若此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则一郡之大庆，非徒去害而已。”处乃入山射杀猛兽，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数十里，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人谓死，皆相庆贺。处果杀蛟而反，闻乡里相庆，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吴寻二陆。时机不在，见云，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将无及。”云曰：“古人贵朝闻夕改，君前涂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忧名之不彰！”处遂励志好学，有文思，志存义烈，言必忠信克己。

此段文字初见于《世说新语自新》中，周处是于史有据的人物，他年少时因横行乡里，被乡民列为三害之一，后来他知错反替乡里除去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改过自新等故事，已长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着。而在《食蛟》中，屠绅只撷取周处铲除长桥下蛟这一部分情节衍而为小说，故事背景已改设定为隋末沈法兴之乱后，故事主人公“席帽儿”因与恶少结交，在某次打劫中遭渔叉所刺，垂死之际遇老叟援之：

诊之一息断续，张目如乞命状。叟出囊中小黑蛇，投其身畔，蛇绕颈三匝，而以舌刺鼻，即嘔吐涎如墨气，遂绝。过一时霍然，便能行穴中，牵之入铜官山坐石几，命之跪。叟诃曰：“地仙忍辱班中，子为高第，乃以盗捐躯乎？”帽儿叩头谢。叟取一白丸如琉璃者，与之啖云：“此光明乳，在仙为根茎，在俗为块垒，遇不如意事，则探喉取之出，使中虚而感释境，过仍燕。二十年后，长桥酒人家，待子食蛟，即归班籍也。”

由老叟之言，可知席帽儿属于“地仙”，待二十年后食蛟方可重归班籍。帽儿别老叟后，随村人种芋，多年后随种芋人回阳羨，娶得渔人符翁孤女江小娇，夫妇颇欢洽。待两人还具区，帽儿受恶少怂恿，因声讨土地结识富翁刘大区，大区以帽儿乃妻之妹夫，以金钱资助帽儿。帽儿得资助后即弃佃田，金钱挥霍辄罄，后得大区贷以千金为冶人，小娇却以畏铁物为由，移居大区家。后帽儿资本复尽，却不肯向大区复有所言。恶少遂为盗洗劫大区，顺势为帽儿报仇。大区疑为帽儿致贼，又遇贼曹参军捕者兄弟献计，让两人毙帽儿于光福山中。小娇闻内情即刻陈牒于五湖长，然大区致赅，大娇又密与讼士鱼秀才为谋，贿狱卒，反使贼曹二捕死于狱中，大区无罪释归。小娇原日号于五湖长之庭，待听得大娇劝后，反共事大区，使大区精气衰飒，岁余则郁勃死。此后江氏姐妹便为迎门之行，狂荡数年，得遇一鬻术者，以笔涂纸现两人意中人及意中事，姊妹各惊异，方知鬻术者即为帽儿。帽儿与陈昔日断掌未死事，并同意小娇姐妹共事之请，三人遂悦而掩户施衾枕。天明，两人却惊觉所抱皆为如帽儿状之木偶人，惧幻报将至，便相计逃归，将还长桥，至漏湖不得渡，见湖中一隻乘舟举网，遂呼载：叟曰：“女子亦吾网中物，何以载为？”姊妹即呼罢，老叟挈舟命人，至中流，老叟泣曰：“吾两儿为捕见毙于狱，皆刘大区为之，若二人为其妻小，岂能逃吾网乎？”姐妹各震恐。老叟簸舟沉于水，姊妹故善水者，方将泳游，已入老叟之网，俱复为质，两青色小蛟也。出水死。叟煮之，如王鲔鱼。是日，至阳羨之长桥，沽酒将饮，帽儿手握白丸，涕泣殊苦。拜叟曰：“闻吾妻江小娇被师烹饪，有诸？”叟曰：“其肉在釜中，吾与子啖。”帽儿叹曰：“吾师之诛江氏也，则亦惨矣。”叟曰：“彼乃长桥下老蛟之二孽也，老蛟为周孝侯诛，吾与子皆孝侯部下，死齐万年之难，证果得忍辱地仙，烹蛟亦继孝侯之

志。”帽儿方悟，与叟共食蛟，尽器而去。

盖江氏二娇乃长桥下之二蛟；周处于汉孝惠帝七年（前188）与齐万年战于六陌，败而死，席帽儿与老叟乃周处之部下，故当年也共死于齐万年之难，今世为地仙，如今食蛟只是为了继承周处除恶的志业。屠绅在这则故事中将周处除蛟的本事，扩而衍之，让蛟成为精怪，入世而魅人。又新增席帽儿等角色，其中更巧妙穿插“蛟螭辈畏铁”的说法，让江小娇离开帽儿身边，入住大区家。再结合隋末沈法兴起兵，民生动荡不安；富人勾结官府，吏治积弊不公等社会现象，使得此后帽儿与恶少挂钩、被杀，到贿赂官府，以致叟翁二子遭害，最后终于出现英雄顺利收拾乱源——食蛟，故事情节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又增添几许对现实的关怀，几乎可说是已将原有故事情节进行想象生发，而成为一迥异的新作，较原作来得精彩，也更具深广度。

衍生自戏曲中情节的故事，以《肆中雷陈》为代表，这故事所引用的故事是王魁负桂英之故事，《侍儿小名录拾遗》所引《摭遗》中记载：

王魁遇桂英于莱州市深巷，桂英酌酒求诗于魁。魁时下第，桂英曰：“君但为学，四时所需我为办之。”由是魁朝去暮来。踰年，有诏求贤，桂为办西游之用。将行往州北，望海神庙盟曰：“吾与桂英，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之！”魁后唱为天下第一，魁负约崔氏为亲。授徐州佾判，桂英不之知，乃喜曰：“徐去此不远，当使人迎我矣。”遣仆持书，魁方坐厅决事，大怒，叱书不受。桂英曰：“魁负我如此，当以死报之。”挥刀自刎。魁在南都试院，有人自烛下出，乃桂英也。魁曰：“汝固无恙乎？”桂英曰：“君轻恩薄义，负誓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为汝饭僧诵佛书，多焚纸钱，舍我可乎？”桂英曰：“得君之命即止，不知其他。”后魁竟死。

王魁负心背弃昔日佳人桂英之故事，其实为王俊民轶事所改编而成，历代戏文多搬演其事，直至现代仍为著名戏目，话本、小说也时以王魁作为负心汉之典型代表。可见戏曲与小说在创作题材上本就存在着血缘关系，清代李渔就曾将其短篇小说集取名为《无声戏》，足证明戏曲、小说两者关系极为相近，差别只在于一个为舞台上的动态展演；另一个只

为纯粹案头之作，故两者互相撷取题材也是极为常见之现象。屠绅便在《肆中雷陈》起首便即开宗明义说明故事本事来源：济宁王魁，以负心遭神殛，其门户，遂衰薄不振。

因此本篇故事主人公已转而为王魁的后人王忍之，他以售药为生，却日入微薄，炊时冰焉。待张陝西僦居其旁，延之同计货诸饰美物，不十年忍之家亦充裕。一日，张陝西闻陝中饥，欲返乡归视妻子，仅携千金随行，余钱及货，除逋欠，计可得四千缗，尽托忍之。不料张还陝后，半载疾大作，临歿前力书一纸，欲妻及二子至济宁寻忍之取贖归以自存。张妻寻得忍之，忍之竟大笑曰：“若呆矣，张陝西有四千，而不自携去者哉？故友之家，分宜厚恤，今索逋晓晓，虽一廛不以留，一饭不以款，恐邻里之言，谓忍之畏债主也。”

张妻见忍之不认反讥，亦莫可奈何，只得携二子宿于仁心者之椽舍。忍之则膈如富贾，饮食无虞，槽后尚饲畜如林。秋晓，忽有两健骡奔入其槽，驱之不去，忍之本以益牲力为喜，岂料，两骡本载使输税，应有荷物四千两，忍之遂为官所紮，挨杖又得偿所失。同时，张妻挈二子呼而入，陈前夜得四木篋事。就当忍之大呼冤枉之际，梁上飘坠一纸，乃张某向忍之所逋旧札。州官知悉前事，遂判忍之“宜偿四千，以慰张之魂。责四千，以惩王之猾”。不数年，忍之家仍壁立，犹不齿于清阔。

从以上故事可知屠绅袭用王魁负心的人格特质，衍而扩至其后世子孙身上，两人血液中同样流着背叛的因子，对于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绝情寡义，从昔日之负情人到今日之负好友；两者最终都遭到超自然力量的反击，得到他们应有的报应，昔日王魁因负心而遭鬼讨命，今日则是让王忍之因负心而回归至一无所有，所以两则故事的情节架构其实是极为相似，甚至可说几乎一致的程度，只是屠绅在原有的情节架构之基础上，又纳入更多角色，除了使故事血肉更加饱满外，他安排张陝西妻小最后得到安顿的结局，也算是宽慰遭背叛者的一种做法，就此观之，屠绅之作相较于前作，明显富有人道主义精神。

五、其他类

除以上四大类外，《六合内外琐言》尚有零星几篇是以少数民族传说、

公案、因果报应、谐谑调笑、寓言说理为故事题材，因为每种数量均不足以归纳成一大类，故统一归于此类一并论述。下面就分别对各项故事加以介绍：

（一）少数民族传说

屠绅在寻甸州完成了《六合内外琐言》的创作，不论是寻甸州或是他之前任知县的师宗县，皆属云南境内，地处西南边境，清代虽有不少汉族、满族移入，然仍有不少少数民族居住其中，大抵以白、彝两族为主体，另外还有回族、傣族、傈僳族、蒙古族、苗族、瑶族、藏族、阿昌族、德昂族、怒族、普米族、佤族、仡佬族、景颇族、基诺族、拉祜族、独龙族等部族散居其中。这些少数民族各自有着自己的部落神话传说与宗教信仰，透过聚居融合，彼此交流，屠绅在当地为官多年，也受到不同文化的浸染，将其所见所闻书写成故事，记录着少数民族的传说，则似乎又描绘得若有其事般，如《辟兵玺》中便以少数民族中流传甚广之竹王传说为题材，《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西南夷》中曾载有竹王的相关记载：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闲，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牂牁太守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是也。

由以上文字可知竹王受封为夜郎王后，不久为汉朝所灭，其所遗三子最终也受封为侯，即今日夜郎县之竹王三郎神。屠绅这篇便写竹王被灭后，夫人阿恨携三子窜逃南荒，至受汉朝诏封期间所发生之故事。竹王初死时，九隆蛮势正昌盛，又得花仡佬靠拢，遂共计攫走竹王大儿，夫人阿恨即下令曰：“有能取竹种归者，老男女，则儿父之母之，小男女，则儿兄之室之。”公布后仅狙一、熊一、野婆一跳跃欲出，夫人以熊子居守，调遣间，野婆、狙则前后出而拯救王子，不两日，野婆因有辟兵玺

护体，成功携得大儿归，狙老则亡于对方刃下。夫人遂履前约，以野婆为媳，使大儿与野婆合婚，两年后野婆举一子，“顾而黝，生三年，唯与其母语，举家不能辨其所谓”。阿恨便要大儿让野孙居别部，不让他待在夜郎境内。后来汉朝欲以功勋立竹王三儿，三子遂入谒，诏封为夜郎侯，各分得故土，大儿分封到最多，野婆便在此时携子出走：

野婆自以赋形不类，率其子出居塞外，临歿，以刀割取脐间辟兵玺，付其子。喁喁若曰：“此不畏兵刃，亦足为小夜郎伯。”其子拜而佩之。方玉莹润，若夜郎王金印焉。然其裔自号野人，不复祖竹王矣。

野婆开国的故事到此写下句号。篇末评论中说道：“人居西南蛮界，好杀善刼掠，性与他族殊。竹王之孙枝，野婆之血脉，种亦杂矣。……以蛮俗荒诞不经，为儒者芟夷殆尽。故野婆开国，为野史所不载也。存而不论，斯事类之。”评论内容有着屠绅一贯鄙薄少数民族的态度，认为野婆后代性情凶恶，大概与种族特性有关。而他又说野婆开国的传说，因汉人认为蛮俗荒诞不经而不见于史书记载，如果从这一点来看，这个故事似乎也有真的可能。祖先源于竹的传说在彝族、傈僳族、傣族、藏族、苗族等西南民族中流传甚广，吴锡麒在替《琐蛞杂记》为序时，也提及屠绅仕宦云南时，曾游历竹王古迹，足见竹王信仰在当地的地位，若屠绅这则故事所记是真的，除了保存当地少数民族起源神话外，也是民族学研究可参考的材料。

而《五家爹》所载，则是以新疆吐火罗族为描写对象，据《隋书》卷八十三·列传第四十八《吐火罗》中之记载：

吐火罗国，都冈岭西五百里，与挹怛杂居。都城方二里。胜兵者十万人，皆习战。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寝焉，每一人入房，户外挂其衣以为志。生子属其长兄。

由以上文字可知，吐火罗当地有着妇女匹配数男子的风俗，所屠绅即以此风俗为出发点，在故事开篇就写吐火罗妇女让人不可思议：

吐火罗妇女，淫且有力，与番人聚淫，岁或再孕；一女尝匹数男子，诞则举其子归其父，生而微肖，无似汝似君之嫌也。

隋朝时，西突厥内乱，可汗之弟射匿遂请隋小将五人，以三百兵戍其地。时日一久，这五位小将渐感物思家，欲求妇人于番主，番主以本国女拒绝为由，要他们改找踰岭求合之吐火罗国妇女。旬余，果有妍媸二女自至，五人遂就妍者日夕欢狎无度。此女后依五人之意生一儿，儿之鼻、口、耳、眼、脑后骨分别似其五父，五人喜以此儿延五宗血脉。数年后五人随可汗返隋，途中竟失小儿，五人哀过丧明，后虽于镇中置妻妾，却皆不育。荏苒将及十年，五人之子已成少年将，改姓名为五鹿姓。隋乱，五人为晋阳公所俘，将临刑，父子方于刑场相认，子以勋贷五人死，迎归。此儿后娶得五妇，一年生五子，鼻、耳、口、眼、脑后骨各有其父之一节，五父终以子可生育，不需自己为由，弃家人山中。这个故事显然没有前一篇来得可信，但其中所保存的吐火罗文化现象，及故事本身所蕴含的奇异性，都为读者开启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视野。

（二）公案故事

这类故事内容情节一般涉及犯罪行为，经由被害人或相关目击证人报官，官府侦查或通过超自然力量，使案情水落石出，顺利破案，最终由县官做出判决者，都归属于公案故事。公案，本指官署治理案牒所用之桌子，到宋代成为话本小说的一个门类，这类故事得以蓬勃发展，其内涵范畴也渐趋明确、成熟，直至“明、清两代，随着大批专门记载清官断狱故事之小说专集出现，公案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才真正成立”。而清代更是公案小说之高峰期，其中尤以文言短篇的异军突起最为大家所注目，《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小说中所收的故事，便有许多在思想、艺术水平方面都属于上乘的作品，而《六合内外琐言》中的《归沈郎》《制赭衣》《炆狗》也是此种故事的代表。

以《归沈郎》来说，本则故事发生于均州，逆旅主人“牟士安”年周甲子，家境饶裕，其所居后户连妙因寺，寺主人贯如与其为方外交。两人看似德邻，安乐地相处生活着。直到一日，有尉氏游姓兄弟二人来投宿，弟弟卧病，三日后竟歿，灵柩只得暂置于寺后空舍，游大遂去。岁余，另有歿人姜引凤偕萧氏憩于士安之逆旅，午余，两人相与谒妙因寺，引凤走在前面，萧氏则于后方旁览不已，怪异之事忽然发生：

(萧氏)倏不见，姜返步寻之，入寄棺舍，尘壁黯惨，方骇怖时，见萧之裙幅出于棺际，号寺僧来救，棺自钉合，缝露女衣。主人牟士安寻至，告姜云：“前年游姓栖魂于此，岂久为祟耶？然君夫人遭劫，亦逆旅之过也，盍陈牒于官，发而覘其异乎？”姜痛极则诺。

三日之后州牧抵于逆旅，见女下体衣出于棺，疑为厉鬼所乘，便呼匠开棺验之。斫而启，匠先狂退数十步，众人唯见棺中：

卧一僧与一妇，齐其首，僧固陈死人，妇亦非引凤妻萧氏也。伍伯验其尸，僧如中毒者。妇含笑，疑阴脱死，俱未朽烂。其所见女裙，则与体不属。观者如堵墙，殊不测。

原以为开棺即可见到萧氏与游某，没想到竟是出现了另一对死者，案情至此可说是陷入胶着，不仅士安气塞地说不出话，贯如在一旁也仅颤抖着诵念佛号，不知该如何侦办下去的州牧，只好先将居停寺主并失妻者同散羁之。但旬日，即有一武当道士憨师密言于州牧，言此狱乃涉四公案，并将以冥术佐其办案。此后，牟士安竟自陈于狱卒，以昔日毒杀戎姓盗贼，埋尸妙因寺圃中罪状言于官，并抖出贯如曾埋一人之事。待士安狱成，州牧即传讯贯如，其于堂前仅嗒佛号，但三木即眩绝，闭目而言：

妾房县归守真妻安氏，贯如友吾夫，因而乱妾，遂为夫所出。贯如藏之禅室，狂荡无度，以色自戕，目亦不瞑。前来一髡鬼，为邻翁所埋土中，无赖魂未能贞罪也。若去年沈子，今岁萧娘，亦俱有幽怨者。以冥数当合，故阴气摄之入于棺。我与髡又夺其巢居，以求千人之指，视彼两小者，入土而偶，亦其所耳。夫彼欢幽而活，我孽现而焚，数不可逃矣。

女鬼附身于贯如说出当年及今日所发生之缘由，也使得案情逐渐明朗化，先解决了棺中无名尸之疑案。州牧并依其所言于土中掘出沈子、萧娘，两人貌如生，鼻息尚存，遣医治之，一日夜而醒。州牧分诘两人，始知引凤欺萧氏母老弟弱，故诱之遁逃；而沈郎亦遭游大诱逃。最末州牧将游大、姜引凤发配戍边；士安、贯如则受极刑，同归黄泉；另将萧

氏许给沈郎；安氏与戎姓假僧之尸，则焚而埋其骨，全案遂告终结。

这个故事很明显地依循着公案小说的模式而发展着：有人犯案，官府接到报案便开始搜证，靠着道士冥术相助，最终断明案情，使恶人得惩，善人得平反，还给被害者一个公道，构成一首尾完整的公案小说。而且在这则故事中不是只有一个案件，而是案中有案，环环相扣，让四位受害者有机地牵连在一起，其精彩程度则又胜过一般单线行进的公案故事。

此外，故事中所提及的犯罪行为正真实反映着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如诱逃、假僧，首先以诱逃来说，在清代，正常的人口买卖是合法的，于是就有不法之徒贪图暴利，以正常人口买卖市场为掩护，专门诱骗良家子女卖与他人，或低价购买贫家子女转而高价出售，或暴力劫掠、施药、利诱以进行贩卖，贫富差距过度也反而促使拐骗之事猖獗横生，《清稗类钞》棍骗类、《清实录》中都有相关记载，这些人诡计多端、手段毒辣，不仅妇女、小孩会遭其拐骗，连孔武有力的年轻人也会被骗到异乡，故事中的萧氏、沈郎也是如此。而假僧现象更是层出不穷，我们在前面僧道骗子故事中已经看过许多盗匪潜逃至寺庙，或是僧人为恶的事例，所以它的严重性不在诱逃之下，也是清代重大罪源之一。虽说破案关键并非在于清廉公正的官员，而是依靠超自然力量，但由于它能真实反映社会现象，批评社会弊端，所以公案故事还是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

（三）因果报应故事

凡是故事整体情节架构属于“恶得恶报，或善得善报”的，都属于因果报应故事。因果报应，是佛教之基本理论之一，即所谓之“夙世种善因，今生得善果”；相反地若种恶因，所得之便是恶果。个人前世思想行为之善恶，都将影响到个人今生之命运，也就是说：“一切有意志的行为，不论善恶或中性，都必导致来世的乐、苦或中性的生活经验和生命形态。”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其实早在佛教传入前，中土本就有，如《尚书汤诰》有言“天道福善祸淫”，《荀子》也说“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或《易经》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在儒家这种善恶报应观中，遭报应者除了行

为者本身，也有可能是其子孙或家庭。等到佛教传入，东晋高僧慧远进一步提出“三报论”，将报应分为现报、生报、后报三级，也就是说报应除了现世此身受报、来生受报，还有历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转世轮回，因缘成熟才会受到曾经行事善恶的报应。报应已扩及到来世，所以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在这种自身的祸福都由自己决定，并且必将得报的观念影响下，人们便会因惧怕报应到来而不敢为恶；欲积善福延子孙、来世而勉力行善，也会自主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一种积极有作为的信仰，具有很浓厚的道德色彩，所以佛教因果报应说传入中土后，即迅速与中国固有文化观念合流，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皆深受此观念的濡染。佛经中的果报故事为传教之需要也随之进入中土，使得中土的果报故事应运而生，“因果报应可说是宗教赋予中国传统小说的金科玉律”，深刻影响着中国小说的创作，由最初出现在佛教作品中，逐渐渗入志怪小说里，因果报应原有的宗教意味大幅减弱，而成了吴光正所说之“维护人世公道之法宝，……遂依据儒教观来实施旌扬和惩罚之功能”，也就是说因果报应不仅是小说喜用的题材，其已成为小说情节组织的一部分，成为赏善罚恶的一种手段，让公理正义在小说中取得伸张的机会，应用得当也可额外获得道德教化的成效。

《六合内外琐言》中涉及因果报应情节的故事其实不在少数，多以善恶故事为主，屠绅通过这些故事讨伐的对象，主要都集中于不肖官吏，惩贪官者如《射民》，故事中之主人公王孙巩起家贼曹，弋取必噬及骨，贪得无厌，却反受推毂，擢据邑令，更是变本加厉，除嫚辱士人，纳贿、求金无所不来，为饱肠腹，还与远商结为本宗，但视苞苴多寡易其身段。一日收到巨商所贻簋，以为乃海物，喜不自禁启之，只见内附一笺书文如下：尔官如蛾，毛面不测，射利如神，射民如贼，是宜处堂，以待天殛。

孙巩忿极，三天后便得奇疾：闻谷食则呕吐，唯嗜尝粪，甘之如饴。童仆洩溺，尽以供主人饌，妻妾皆避其逐臭，而巩无秽容；更求诸异味，于是牛羊犬豕猫鼠之属，粪列多品，以甲乙其高下。三月不能视事，遂免官。

故事写到这里，王孙巩已经遭受到极为不堪的报应，得靠吃小便生活，又被免职，可说已很悲惨，但屠绅并没有因此就放过这个贪官，他又安排了郭生这个角色继续整治这位贪官：

东海郭生者，自称善治，当与明府共被眠，扃户寂然。旦而视之，不见郭生及巩首，肠胃四裂，羣粪溢床，不知何报复也。两儿故憨，吃吃笑不已，其亲皆讳言之。

王孙巩最后竟为士人所收，讽刺地化作一床之粪便，死不见全尸，留下之两儿又都痴傻，可见报应不仅及于己，尚牵累子孙，而起因都源自于他生前的贪污与辱人。屠绅毫不留情地以最残酷之手段惩治这个贪官，也可想见他对贪官污吏的痛恨程度。《鬼瞰》《呕白痰》中的贪官也像王孙巩一样，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

另外还有惩治昏官的作品，如《刖两腓》中的主人公罗致远担任潭州刺史之时，审理富民“苗非助”为贼所杀一案，因贼仅遗留一囊，非助的妻妾、婢仆又都一无所知，案情一度不知如何侦办下去。同时，非助的同乡中有一个无赖，叫顾必善，顾必善因犯杀人罪遭捕，罗刺史便以能得官，同治其案。未料必善不知所杀者为何人，亦失其佩囊，致远即咬定必善定为杀非助之人，但为庇非助二妇而不认罪，便施以酷刑，必善差点被虐杀，就诬服罪，苗氏妻妾知惨烈难犯，也被迫认罪。狱即成，“必善以屡杀人伏诛，苗氏妻妾，坐奸私，陷夫死，并弃市”。岁余，真正杀苗非助之贼人为妻所讐遭捕，致远则私毙此贼于狱中，戒吏胥秘之，懊悔无地，旋请解组归。但自那时起，他便遭怪病缠身：

其身终日如被魔魇，两腓瘡如蠶，内外医不能理，每夜号楚，晓则倦而思寝，既觉，童仆犹眠，见两妇立床下，云：“吾辈从枉死城来，将居使君之腓，须治滋味，设三筵，大妇居上，小妇居左，主人下之，宴不成礼者，唯刖君足。”罗君诺之。两妇各入一患处，呼家人告以设宴事，咸谓不经，两腓若虫嚙，心神欲尽……

致远因当年误判遭到冤魂讨报，生不如死，痛苦莫名。日后两妇遂每日登堂宴食，三个月后，大妇先行离去，是日，罗君左腓忽去其疾。时日一久，设宴便开始待慢，小妇怒欲去。致远惊惧遂延西域僧治其疾，此僧至而视患处，便出袖刀刺其右腓，“血上涌及面目，中喷两小颅如断

壶，罗君长号而绝”。

故事中的致远为求政绩，竟随意判案，滥杀无辜，其遭冤魂惩治而至丧命也是罪有应得。屠绅身在官场多年，深知贪官庸吏对百姓的祸害甚于洪水猛兽，所以勇于指砭时弊，这种对不称职的官吏报应的故事，除了替平民百姓大抒遭欺压的怨怼之情外，也有通过这个故事谴责并警告众多官吏的用心在其中。

除了用因果报应抨击官吏外，屠绅还通过故事针对犯淫之人给予惩戒，如《列火子》《大阴人》《阳大夫》《身化死灰》等篇。比如《大阴人》，故事中的主人公牛耕云以驾骡为业，年二十而未室，喜好流连花丛，自负狎客。一日，他在汴州市买得一俊骡，“皓洁无垢莹，面微长而黑眸剪水；尻股之际，时露丹房，知为守雌者”，此外，骡如有人性般：

性与他畜异，饭刍齑豆，非主人进不食；中夜嘶动，牛至慰藉而后安。牛亦爱之极，移床进其槽，则帖然也。牛卧疾，哀嘶不已，瘳而料人，鼻接如笑。

骡与耕云互喜互赖，直如小夫妻般，是以耕云在某天喝醉后又起色心，便对骡说：苟同寝处，誓不以他族为嫌，天使我为大阴人，则牛子当配骡妻矣。

骡听了竟“熟视牛，如点头”。此后骡就再也不载别人，只载耕云，某日至获鹿逆旅，骡骡无疾而蹶，是夜则见一白皙女子至：

女曰：“以君爱其妻，聊以幽欢耳。”牛惊谓：“汝已作人身乎？”女曰：“未也，生不能合，以魂接之，则牝牡无间耳。”牛云：“然则吾殆非人欤！”女曰：“人则犹是也，而物为畜矣。”因再接而后已。

骡在夜间化作鬼魂，以动物魂与耕云交，兑现其酒后之诺。方五更，耕云醒而见其旁之骡亦苏，相视若悲喜。然自耕云与骡妻欢后，其具即不谐于常雌，遂不能室。故事中之牛耕云就是因为贪淫纵欲，才会让其遇到精怪，以精怪之力量，让其遭受再也无法狼藉花间的报应。“让好色男子失阳”是屠绅对这些犯事者的基本惩罚，甚者还会因此丧命，《阳大夫》中的胡僧传、《身化死灰》中的周贲便是如此被报应着，因此如同上

述对官吏惩治的故事一般，屠绅便是想要借这些故事警策世人，强化因果报应观念，恶者受惩，而惩恶乃为引导向善，于是就在无形中教给人们避恶趋善之道，所以这部作品对于改造世道人心应该有积极意义存在。当然，屠绅自己浪荡家花之间，却去嘲笑别人浪荡野花之间，不过以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有许多儒生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

（四）谐谑调笑故事

谐谑调笑，顾名思义就是借诙谐幽默的言论，达到戏谑嘲笑的目的，所以这类故事等同于现代笑话，多有着使人不禁莞尔一笑的看点，也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所言：“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这种谐谑调笑作品起源很早，早在东周时期即已见于书面记录，但是多为零星单篇的记载。搜罗谐谑调笑作品成为专著的，首推《隋书经籍志》中的魏邨郢淳《笑林》。该书问世后，后继者并未造成较大声势。直至明代中后期，才蔚然成风，不仅作品众多，亦产生了几位大家，如江盈科、赵南星、冯梦龙等人。进入清代后，谐谑调笑故事的发展依旧强健。

据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中的定义，谐谑调笑作品可分为两种层次，一是纯粹为游戏嘲弄而作，有娱乐功能；另一种则是有深层蕴含的“颇益讽诫”者，东周时期诸子之作则多属此类。

《六合内外琐言》中之谐谑调笑作品也包括上面两种层次，在这些篇幅短小、文字谐谑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屠绅幽默、善讽之一面。依照以上两种层次来归纳《六合内外琐言》中的谐谑调笑作品，则又可将《孝廉呵笔》《小鬼亦矛盾我》归为专以娱乐为目的之作。《孝廉呵笔》因内容涉及“以性为题材，含有性器官、性行为、性关系等性描写”，属于荤笑话范畴，故事中的卫生慕庄猥薄多谑，喜与不良子往来，其见媚丽、不苟言笑之刁氏姨新寡，先趁机接近却不得一睬，遂衔怨以淫鴛所藏伪肉具，调换仆媼裹中之骨董，用以调侃刁氏姨，刁姨仅隐忍不发。未几，慕庄父歿，刁姨自请帮忙。将殡，姨托疾而归，假借部署内政之便，趁机效法慕庄偷天换日之法，一场闹剧就此上演：

一孝廉方姓者，笔其神主。故事木主盛桺，黑帕裹而行，孝廉拥皋

比，熏香蒸纸，细乐哀诉；生匍匐捧匱而乞题，孝廉呵笔想象；侍者启其封，瞥见伪具卓立，堂上堂下，破涕而哗，谓神主变相矣。孝廉投笔，勃然曰：“而畜其父，乃秽及前辈耶？”……然孝廉竟讼生不已，缘经受杖，几毙焉。

故事中的慕庄先以淫秽东西调戏寡妇刁氏姨在先，刁氏姨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得原本庄严哀恸的场合瞬间变调，而且屠绅又幽默地让这一切在看重孝廉的孝廉面前发生，让慕庄不仅当众出糗，还因不孝而受杖差点被打死，令人不禁大噱称快。

《小鬼亦矛盾我》则是以扮鬼遇鬼为题材，描述鬼为人欺之故事。故事发生于席帽山下一村塾中，有酗酒者每于夜醉后，裸体入罾。一顽生遂谋于众，更衣帽，扮鬼欲魅酒魍魉，更余，酗自门外呼，竟不至。俟见一人循墙而后来，如所魅状，肩与之齐，顽者讶而笑，疑为同舍生效顰也，伸五指批其脑，嗤曰：“小鬼亦矛盾我耶？”其人方大吼奔走，而头若科焉。诸生闻鬼声，执烛咸集。顽者方从容脱具，而手冒鬼帽，如蛛丝，曳之甚长，不可断，缩如鼓皮，腥欲翻肠胃，因火之。后夜，墙外有人索帽喁喁，久而诟谇；亦无人应之。未几，酗方枕藉其家，忽所戴笠子，火出上炎，室为煨烬，而邻塾竟无恙，疑为索帽人迁怒云。

顽生本以为是夜所遇的人是同舍生，所以伸手就朝其脑袋打去，还讥笑他。遭到如此对待的愚鬼，也仅是大吼跑掉，连帽子都被顽生给拽走，颇是狼狈不堪。连讨回帽子的方式都极为胆小，只敢先低声在墙外呼喊，喊久没耐性就破口大骂。最后更是出人意料，竟迁怒于酗酒者，把他的高帽给烧了。故事结局令人捧腹不说，其中对于鬼行为的描写，更是造成滑稽的主要来源。古人十分敬畏鬼神，故鬼神在人类心中应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可是在谐谑调笑作品中，鬼却成为被戏弄的对象，鬼而不鬼，已大大颠覆以往鬼神所给我们的印象，作品所营造出的荒诞、悖离我们逻辑思维的成分，往往也是让人大笑的主要原因。

而《占干番度》《屎蛭有惭色》《天魔喜》《文金武金》等篇，则属于另一层次，就是在调笑背后，又有着更深一层与社会文化相连接的讽诫意蕴。如同样可归为荤笑话的《天魔喜》，在这则故事中就以“十七岁女巫天魔喜，与年七十的阮翁”作为讽诫对象。天魔喜貌美，又具神技，因

而得名，其喜性跳荡，乐与男客戏，但多数人畏鬼惧灾，故不敢与其妄来，其遂鲜如愿。阮翁则故有醇酒妇人癖，于邻家见天魔喜降神，深为其着迷，日唯流涎焉。未几，即佯疾，发狂大叫，欲家人延天魔喜为治。三日后，天魔喜乃至，以歌舞仪式完成降神仪式，是日只见老翁：

狂呼如前，喜曰：“阴沟中厉鬼为虐，当降天神治之，恐室中人惊矣。”翁复呼云：“喜师救我，今日观者不祥，儿孙可亟避。”举家奔窜恐后。喜歌淫词褻，翁心动，突前擒之，狎于床。喜始犹鬼语，翁既解铃，始无拒态。翁谓曰：“阴沟中厉鬼，卿不畏乎？”喜曰：“鬼虽在，有骚老狐驱之，何畏也？”翁曰：“为鬼母乐耶？为狐妾乐耶？”喜曰：“愿为狐妾。”翁乃告于喜之父母，纳之聘，以为小妻。

这个故事不仅涉及淫褻，而且情节夸张，利用两人间庸俗的对话，极尽可笑、低级之能事。年十七的天魔喜身为僧道，从事着拥有高道德标准的职业，理应要守清静之道，但却是“喜性跳荡”；年七十的阮翁，按理说已经迈入“从心所欲，不踰矩”的年龄，不会再贪恋色欲，可是在屠绅笔下却又成为一有“醇酒妇人之癖”的老翁。十七岁与七十岁，不应好色却又喜色非常的双人组合，颠覆、挑战传统文化观念。所以屠绅以人们所鄙薄的狐讽刺、嘲弄他们的贪淫，两人形象之反差更是造成故事荒谬性的主要来源。在传统礼教纲常的制约下，清代的人们的性与欲只能不断地被压抑，因此屠绅以此种题材为戏谑对象，从另一角度来看，正如黄克武所说：乃是“以略为开放的言说空间，适度地纾解礼教对情欲的压抑，藉此维系现实秩序的运作”，因此就能让情欲被压抑者，得到暂时解脱、喘息的空间与机会，对于社会礼教之维系应该是有其正面帮助的，所以与《孝廉呵笔》相比，则又可比出《天魔喜》更进一步的思想内涵。另外，《占干凿度》《辰蠹有惭色》《文金武金》等篇更是寓庄于谐手法运用的代表，以宗教迷信、官吏沽名钓誉及科举润笔等真实社会弊端为嘲讽之对象，在嬉笑、讽刺的背后，更可感受屠绅讽刺的用心。

（五）寓言说理故事

其实寓言说理故事，与上面的谐谑调笑故事，极为近似。就形式而言，两者篇幅都短小；就内涵而言，两者在故事中，皆含有言外之意，所以二者共通性很高。但是《六合内外琐言》中的寓言却未必具有喜剧性，而谐谑调笑作品也有单纯只有逗笑的特点，此外，屠绅在寓言说理故事中，会在故事最后，以说故事者的身份点明故事寓意所在，因此两者具有差异性。

东周时期诸子在宣传自己学说理念时，为求明哲保身、增加说服效果，每在游说之际，大量引用或改写历史事实与民间故事，创作出篇篇具有寓言特点的作品，其中尤以《庄子》《韩非子》的成就最大。其后由先秦的哲理寓言，发展到两汉时期的劝诫寓言，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过渡性寓言，至唐宋时期发展为讽刺寓言，元明清时期则成为诙谐寓言。

由以上发展，我们可知寓言不仅可发哲理、寓劝诫、寄讽刺、语诙谐，可说是集多项功能于一身。刘大櫟在《论文偶记》中曾说过：“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显言也，故即事以寓情。”寓言拥有着言于此而意在彼的特性，故可将理、情托于他物、他事而发，透过其富含趣味、具体、曲说之故事本体，所以不论是进行说理、劝诫、讽刺等恐招杀身之祸之游说行动时，都可使对方在理性状态下欣然接受。

《六内外琐言》中虽仅收录两则简短的寓言说理事，但屠绅设譬之巧妙、叙述形式之特殊，都应是我们关注之焦点所在。

《卵陷》以熊为喻，因篇幅短小，故录全文如下：

建昌山中，多伐木之丁，其木卧地，以桩阑之，先施巨斧，劈为半而后锯解。众丁出入作息，木之大者，轮囷不知凡几也。有健者臂三十觔斧，深入大木之理，其力猛于前，后勿能继。大寒日，落斧嵌木中，爰归茅屋偃习矣。诘旦，众丁将合作，见大熊乘木上，乃大骇！争以斧拟。熊摇其掌，又发散木击，熊即瞑目作叩头状。众丁始知此熊无能为，而乞怜者也。或从后窥之，则此熊卵为木陷，故狼狈云。因以铁絙繫熊颈，而驱之归。盖熊顽有力，善登木，是夕，以其掌拔斧，既脱，其身贴木，卵为破斧处所挤，遂陷焉。夫狼拔胡而蹙尾，犹不至为人所制。

熊也者，出门百里，即迷归路，愚亦甚矣。故以戏遭厄，竟为人擒，其亦如夫人之勇，而不慧者欤？

屠绅在故事中运用熊夜行、体型壮健有力、易迷路等动物特性，让熊在夜间因贪玩、自傲，而自陷其卵于木缺处，竟被为人所轻易捕获。强健者被瘦弱的人类所捕，是何等之讽刺与不合逻辑，但是现实世界中许多恃勇而贸然行事、不加思考的人，根本就等同于空有蛮力的愚熊，屠绅抓住两者间之共通性，以熊譬喻，不仅生动地传达了想要表达的道理，篇末又自我点出主题所在，便成为一则兼顾寄托性、故事性、哲理性三要素的成功寓言。

而《短兵》中也以狐狸的自相残杀来警鉴人，表达对世人之劝诫：“夫生类日繁，自相残贼，狐也岂有幸欤？”若人不相爱即如狐般，亦将自取灭亡。由以上两则故事可知，屠绅多以动物为寓意的载体，通过动物与人类相似的特点，生动地将抽象哲理寄于故事中，而于篇末一并托出。故事篇幅虽短小，但却是屠绅经过有意识的联想、想象，将现实生活中所忧心的事件或对象，化作形象思维而表达出来的成品，因此这种作品在展现富有创造力之一面外，更可表达出作者对社会大众的关心。而这样的寓言思维经验，更扩展了屠绅小说创作的题材；现实与虚构形象间的联系，在无形中亦突显出文章的实用性价值。

很明显，《六合内外琐言》一书以涉及神仙、鬼、精怪之灵异精怪类故事为最大宗，占全书百分之四十七，而异境奇遇、托古发挥、其他类故事中也时见灵异精怪角色穿梭于其中，屠绅依照人情、世态去打造这些角色，所以这些灵异精怪多具人性，在他们神仙、鬼、精怪的外衣下，除拥有凡人所无的能力、气质、神韵外，其余都与凡人没有差异，拥有着人类之思维、性格与情感。因此借助鬼、神仙、精怪来反映、反讽人世，也是屠绅惯用的手段。此外，这类故事还流露出屠绅的处世思想：人类渴望永恒之企盼，伸张公理正义之寄托，超越现实的理想化创造。而未涉及灵异精怪，专写人世的奇闻轶事类故事，与其他关于少数民族传说、公案、因果报应、谐谑调笑、寓言说理故事，则分别各占全书百分之十六，可见屠绅不仅志怪，人世情态也是他描述的焦点所在。

在这两类故事中，屠绅多以云南当地之所见所闻，或清代当朝之弊

端、时事为故事的题材，多少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与市井小民的生活百态，更可看出屠绅对人世的关照、警策世人的思想。托古发挥类故事则以占全书百分之十二，位居第三位，在这类故事中，屠绅将原本的历史事实、民间传说、小说、戏曲之内容，结合个人意志加以扩写、衍生，以发其所欲言，正可显现出其学识广博、富于想象创造力之一面。最后，异境奇遇类故事以占全书百分之九之地位，居于全书之末。这类故事场域横跨人间与他域，除让屠绅更恣意驰骋其想象外，更隐含了屠绅思想中想要挣脱时间、空间束缚，以获取自由的内在向往。因此，这类故事便有着使人世更圆满、宣泄人间不平的功能。此外，更可以让读者在虚实交错间，了悟人生至道，平息欲望，得到心灵的洁净。

综合来看，屠绅所用的题材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化真实人生之体验与感触而成虚构之篇章，奖善罚恶的思想与传统的儒、释、道三教思想，贯串于《六合内外琐言》之中，是造成屠绅作品具有深刻意蕴的原因所在。

第三节 手法多样 高古迷离

《六合内外琐言》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它从叙事特色、情节结构、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等多方面入手，营造了高古迷离的艺术氛围。

一、叙事特色

小说作为叙事性文学的一员，由作者、叙述者、故事、叙事话语、叙事方式、叙事接受者等几个部分组成，而西方兴起的叙事学理论，可由各个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层面涵盖、分析小说的内容，也就是说每部小说都可由叙事学理论归纳出其中的叙事模式。而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曾提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应包含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层次的说法，其中叙事结构一层，对中国小说而言，其内涵即与情节结构相重叠，我们先来看《六合内外琐言》的叙事特色。

（一）叙事时序

时间，是小说的重要元素之一，故事之开端、发展必定有它自身所依循的时间脉络，而时间在小说中则又可分为两种：一为故事时间，指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所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另一种则是叙事时间，即作者根据情节设计之需要，将原有时间次序打破、重组，为叙事文本所具体呈现的时间状态。金健人曾明确定义两者的区别：

外部时间是作者于情节之外专门记录的时间，它“像气候或大气层一样包围着”情节，是情节与使之得以产生、发展的广阔无边的现实生活之间的通道或桥梁。它不直接进入情节，却是情节的土壤；它不直接呈现给读者，读者却要依据它来检验作品与经验世界的向背。它往往简化为几个数字，加上年月日在作品中出现，作者却要依此安排时代背景与情节距离。

内部时间就是作品中情节运动的顺序性与连续性，它以心理时间为基础，而外部时间却以物理时间为基础。其所指的外部时间，就是故事时间；而内部时间，指叙事时间，他以两种时间对比情节的关系，清楚说明了两者之差异与存在于文本中的作用。在叙事作品中，这两种时间通常会在作者叙述故事的同时，因情节需要而有意安排调动，使叙事与故事时间产生差异，两者间差异所构成的“时间倒错”现象，则又会产生倒叙、预叙、插叙、补叙等叙事时序上的变异，将使故事更加复杂、曲折而更吸引人。

通过叙事时序理论看《六合内外琐言》中的故事，可发现《六合内外琐言》中的故事在叙事时序上多依循着顺叙的常轨，就是故事时间与作者叙述情节进展的顺序相同，是一种循序渐进、一气呵成的叙述方式，如全书第一篇《长须君长》便是从阿宝一家因早年无食开始叙述起，继而为着求温饱而将阿宝卖掉，接着阿宝便在黄流中入得长须国，受长须君长相助，从此每天送虾使父母饱食。就这样经过三年，阿宝复返人世，与父母团聚。故事最终，阿宝不仅长大了，还成了富商，为整篇故事画下完美的句号。我们可以发现故事中的两种时间都顺着“过去（干旱之年）——现在（长须国）——未来（返回人世、成富翁）”而发展。另如全书最末篇《火五郎》，也是首先记叙靳生因志气过锐，所以得到仙人火

五郎相助。此后火五郎便先后以考试落第、毛荐遭杖击、财物遭洗劫一空、投奔朋友却遭溺水等挫折考验他，屡次消磨他的锐气。待其气平，再暗中帮助他娶得美妻，最终使靳生平步青云，进而有出世的想法。如同前一个故事，这篇故事的叙事时序也是顺着故事发展的自然时序而展开，这种顺叙手法贯穿《六合内外琐言》全书，每篇故事都依循此类时序而发展。

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变化，只是一味地平铺直叙，久了也会显得单调乏味，屠绅为使故事有高低跌宕之感，就会在文中穿插时序的变化，预叙就是他最常用的手法。所谓预叙，指的是对未来事件的暗示或预期，用热奈特之话说，是指“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通常又有明示、暗示之别，有内在式、外在式的区分，一向为中国长篇章回小说惯用的手法。在《六合内外琐言》中，多用暗示性的内在式预叙为主要加工手法，屠绅仅隐约以话语或诗词，预示人物未来的命运和结局，而且都发生在第一叙事时间以内。这些预示性文字有时出于高人或术士之口，如《食蛟》中，故事开始首先记述席帽儿结交恶少，做盗劫的事却反遭刺杀，差点死掉。当老叟出现营救帽儿后，在给他保命的光明乳时，便说道：“此光明乳，在仙为根菱，在俗为块垒，遇不如意事，则探喉取之出，……二十年后，长桥酒人家，待子食蛟，即归班籍也。”

在故事开始没多久，屠绅就从老叟之口，提及故事的梗概，却未对其中细节多做说明的方式，先将帽儿的地仙身份及故事结尾将食二蛟的结果，预先告知读者，这样就足以挑起读者的好奇心，造成读者对结局的期待与对故事发展的揣测。多数时候，故事中的高人术士在算命时的预测，或授术前所做的叮咛，都预示着故事主人公的未来走向与命运，如《有鬼论》中，故事主人公江其田在故事一开始，便有善数术的“鹿头生”为他算命，做出如下指示：“此神道中来，灵祇中去者也。下地之日，积尸在宫，其人必信佛尚鬼，柱中金气埋空散木，然火可以焦土，其性就燥，其质上炎，其生平况味多苦。夫官不必绯衣，绿袍郎已足，神爵固高也。年不至夭，寿大衍已极，神腊未艾也。始终在丙，攀龙而至者，行走马归耳。”

这席话正如杨义所说：“预叙往往暗示人物和事态在今后的岁月里带

有命运感，甚至带神秘性的发展和变异，因而它之文字经常采取密码方式。”这些隐晦的文字，将江其田往后的嗜好、官运、年寿，预先告知读者，于故事往后发展一一兑现。这种不完全指明，先说其中概略的手法，使读者经由线索提示，而对后面的故事发展有初步的概念，如此一来就能使读者更容易厘清故事的走向与主要人物的发展。

另一种屠绅常使用的预示手法，则是利用术士的警告，达成对故事往后走向的阅读提醒，也就是说《六合内外琐言》中的警语多具预叙性质，如《皮女》中主人公徐绍福，在遇到道士传授给他操弄画中小男女的法术时，道士便曾警告他：“男女有不率教者，以针刺其顶，即惧而从也。行术既久，但呼名，令出入耳，毋庸画壁。唯与君约，技虽小夺天工，而遭神谴，只君可自怡悦，毋骛名，毋营利，毋以忧患，而妄作为。否则自贻之戚，君自当之，吾已誓于天帝，授术不择人，甘受鞭背三百矣。”

但是徐绍福之后却还是因为违背了道士的告诫，靠法术营利，使得自己的儿女因此羸瘠多病，自招忧戚，印验了道士当年所警示之语。其他如《遇剑尽》中僧人之言、《龙尾寺眇僧》中眇僧之言、《积银瓮》中父亲之言，也同样都以警言的形式行预叙之实。

除此之外，屠绅还喜欢用梦中托言或占卜等方式，用诗词或言语对故事主人公及主要情节进行预示，在《登木歌狸首者》《凤馗》《王孟》《熊傅》《驷中陈雷》《师婆》《证果处》《南汉王关节》等故事中，都可以见到预叙手法。广而言之，《六合内外琐言》中故事主人公的姓名意义，往往也都具有预叙的功用，这类手法尤以动物精怪故事中使用最多，像《海市舶》中冀姓女正是白鱼之化身，而其他精怪的取名多以鱼为偏旁，如鲩生、小鰐，也都暗示着故事主人公所遇到的女子，是白鱼所变化的事实。《食蛟》中故事主人公所遇到的两个女子——大娇、小娇，正暗示着她们本为蛟之身份。《蒋帝甥女》中的京氏二公子，也暗示着他们为鲸鱼的化身。《元元帅》中巨鼃化身之水官，作者为他取名叫元大春。其他如《梅自然》中故事主人公梅自然之名，正暗示他是黑煤所化，遇冷天师自然是无法自燃，将会被他所消灭的结局。这些故事通过姓名预叙身份，推动情节发展，在《六合内外琐言》中多次出现。如此多样化的预叙手法，

不仅可以增加读者对往后顺叙内容的兴趣，还可增加故事的神异性，使读者更易掌握故事行进的脉络，成为屠绅写作的一大特色。

除顺叙、预叙外，屠绅还会打破原有时空，为着交代事件的起因或人物的来历，而使用倒叙、补叙、插叙等手法。

所谓倒叙，就是指对往事的追述，用热奈特之话说，是指“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的事件的一切事后追述”，也就是先果后因的叙事模式，通常这种手法多使用在公案类故事中，如《归沈郎》先以萧氏失踪一案报于官府，州牧继而追查，并连带牵连出四起公案。审查时，凶手伏罪说出犯案经过，叙事时空瞬间倒回案发之时，这就是倒叙手法。此外，占卜情节也适用于倒叙手法，如《凤馗》中首先记叙程秀才找焦叟占卜，得睽爻的结果，待程秀才榜捷，焦叟往贺，程秀才便追述往试省闾途中所发生的事，无一不恰与爻辞相符。数年后，程秀才因犹子久客不归，复寻焦叟占卜，竟得睽爻。数日后，因失仆踪，复往占，竟再得睽爻。这两次占卜结果，也通过犹子与仆人返家后的追述证实了爻辞的灵验。因此这类倒叙手法一方面不仅成为叙事的主轴，同时也有着解开作者所设悬念的功用。如《蔚夫人》《元元帅》《二韶》《辟兵玺》《结圆阵》《制赭衣》《肆中雷陈》《书螭字》等篇，都有倒叙手法之运用，倒叙同样在故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补叙，则是指某些情节先概略带过，在其他时机才做补充说明，在《六合内外琐言》中也极为常见，如《占干凿度》中的解摸索善于根据人物神态预测事态，故事一开始便说“仓皇而来的陌生人姓赵”，并猜中他的许多事情。友人想不通，询问他，摸索就做以下回答：“吾非仙，何能预知？吾见其手持一伞，刻其柄曰：赵记，则知赵姓也。吾观其面积尘土，今日北风，则知从南来。吾聆其声音，为极南鄙人，则知五十里程也。吾闻南乡多疫，则知其为病者。乡人多偏爱其妇，又阑干有泪痕，于父母未必若是其切，则知其非父母而妻小也。”在友人与摸索的对话中，就将原有故事情节留下疑问尽数解决。因此补叙的使用，便可补足原有故事情节和意境的完整性，通常还会使用于人物身份的点明，如《食蛟》《马头神劾》《金精星官》《王孟》《出入袖中》《鼠鼠有惭色》《鼠幽蛇躁》等故事中，都可看到补叙文中人物身份的情节。

插叙，则近似于倒叙，也是将叙事时间倒转，追溯往事，但是因篇幅过短并不足以称为倒叙。此外，其在叙事文本中所起的作用，也与倒叙不太相似，如《老县正》中首先记叙慕容都士性格、喜好等背景资料，却突然在介绍完他自序之套体诗后，插入描述其掌文之叙述：初都士生有文在手，左木天，右仙吏，众以为闾苑才，都士亦未多让。

这段文字追溯到更早之前都士有异文在手的事，让读者以为都士长大必会飞黄腾达，但是这句话后紧接着却说了他接连二十年间应省举、赴京兆试都失败之遭遇，让读者不明掌文用意究竟为何。但故事发展到都士至桐县做令尹，执事三载忽接檄令如下：“考绩三载，使君有代者来，吏民集木天村为饯。”

不仅故事中都士恍然了解其手木天文之意，读者也是至此方知屠绅先前插叙所言何意，因此前面那段插叙文字不但贯串主要情节，同时也具有预先隐写未来情节发展的功用；也就是插叙虽为突然插入的叙述，但却与文本内容紧密结合、密不可分，是故事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为后续情节的铺垫，对于故事的表现力起着重要作用。如《元元帅》《改帖为砧》《虫迹所经》《结圆阵》《牛大心》《文金武金》《余半鹤》《阉羊生》《仇池小郎》《呕白痰》等故事，也有插叙在起作用。

《六合内外琐言》的叙事时序以顺叙为主，另辅以预叙、倒叙、补叙、插叙等手法，正因为屠绅善于使用各种叙事时序，并有所变化，于是就使各篇故事呈现出错落有序、富有跌宕的艺术效果。

（二）叙事角度

叙事角度，就是“视角”“叙述焦点”“叙事体态”“焦点调节”，是“叙事者与故事之间之关系”，也就是说它所牵涉的是作者选择以何种叙述角度，将故事呈现于读者面前，不同的观照角度，必将影响到小说所呈现出来的风貌，正如同苏东坡所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因此叙事角度在小说艺术技巧表现上，占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其错综复杂地联结着叙事内容的各个环节，最终影响到读者所见的视野，可谓居于叙事谋略的枢纽地位，因此杨义说：“一个视角的精心安排，会起到波诡云谲，甚至石破天惊的审美效应。”而就叙事角度的不同，又可分为全知

叙事、限制叙事、纯客观叙事三种。

我们看《六合内外琐言》，可发现屠绅承袭笔记体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叙事方法，在总体上多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也就是叙述者以客观角度，站在故事之外，讲述各个故事，没有任何限制。通常在故事开首一定会先将故事主人公的身世、背景、性格，或是故事所发生的时代背景、相关传说做一交代，继而讲述故事发生经过，最后篇未必有全知叙事者所发表的议论。

如《玉兔奔》中，开篇明玕的身世背景、性格、辗转流落梨园的经过，就呈现在读者面前：明玕蜀童，其母梦玉兔自月殿奔出，走匿其裾中，觉而诞玕，字之曰：“月骐。”生数岁，娟秀如好女，慧质过人。其父故士流，教之成诵，尝谓人曰：“兴吾门者，此儿也。”寻以灯节夜游，为盗所掠，鬻汉中，时年九岁矣。有梨园师见而悦之，从主人乞为弟子，倍鬻值，主人忻然。

连故事相关主角詹余尹的性格、来历，与明玕如何相识、迷恋，也呈现在读者面前：越人詹生余尹者，少淫于书，嗜欲颇浅。襦被如京，将寄籍冯翊奋秋翮，或携之城南观剧消昼；唯见一闹扫妆者，艳过闺阁，忘乎其为“画眉郎”也。生归若迷，百想俱废，后于晨餐而往，求昨所阅艳，得半日晤，如遂生平，慰饥渴也。

故事至此，叙述者依旧置身故事之外，以他之角度陈述着两人间的故事，接下来便可从叙述中知道余尹、明玕逐渐互相吸引，后几年明玕是如何帮助余尹高捷中州嵩县，再到两人的分离。明玕之不愿娶妻、余尹的依恋不舍，乃至三年后余尹见明玕入梦。不仅两人间的聚合、离散就这样一一在读者眼前推进，连两人的心理状态、情绪起伏也历历在目，叙述者可说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故胡菊人曾以“神眼”为喻，说明全知叙事角度之神通广大：

神眼也者，作者是神，高高站立于天上，俯临他小说之世界。举凡人物出场、背景交代、人物性格、内心独白、场景变换……全由作者一手包办。

这种以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角度之叙事方法，等于以一种鸟瞰的姿态

从上方俯瞰全局，故描景、状物、写人、叙事，无所不可包，但是这种方式虽取得视野辽阔、一气呵成、首尾一致的优势，但对于读者而言却少了许多惊喜感与临场感，不能引起读者想象共鸣。

但是我们进一步观察，便会发现屠绅在写作时都会视情节的不同需要，在局部描写上同时采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角度，让非真实存在的神仙、鬼、精怪等角色，或奇闻异事与幻境，透过故事人物的所见所感，营造出煞有介事的艺术效果。因为所谓限制叙事角度，西方学者拉伯克又称之为“视点叙事”，顾名思义就是指叙述者站在某人的角度上来叙述整件事的经过，也就是叙述者等同于故事中某人物的视点状况下所做出的叙述，叙述者知道的与故事中人物所知的一样多，从故事人物的立场观照外在一切事物，自然容易营造出使读者身历其境、历历在目之感。

如写动物精怪的《劣先生》，在故事开首叙述者先以全知角度，说明了主人公“崑”的兴趣与居住环境。其后叙述崑与古夔的遇合，则视角便切换为崑的角度，以其眼睛所见，来写两人的互动与之后所发生的事。故事内容在两人相遇吟诗对酌之际，对于古夔的身份并未多做透露。完全要等到两人分别后，崑经过沅陵，见古夔被衙役杖责之后一只脚脱落，才由县令口中说出古夔实际上是“山魃”的事实。故事发展至此，不仅崑“大骇”，就连读者的情绪也随着他的所见所闻而感受深刻，故事结束再回到以全知叙事角度，作者亲自点评整个故事。不仅使读者轻易地将自己融入故事中，由崑之角度认识古夔，从而再由崑之角度将古夔身份揭破，大大渲染了古夔身份的神秘感，也体验故事主人公崑的亲身感受。由上可知，限制视角有时也可扮演发现者的角色，如刘上生就曾说过：

特定视角往往带有“发现”的情节内容，当读者被限制叙事带入小说的假定世界时，就能随同视角主体一起引发对眼前的突发事件、新鲜事物、陌生人物和未知天地的强烈关心，并通过情节自身进展而不是依赖全知叙述人来完成这种发现。这当然大大加强了阅读的吸引力。

所以异境奇遇类故事更是屡次搭配、使用这样的叙事角度，让读者置身于他所打造的非现实环境中，如《獠疆卧》一篇，叙述者先以全知全能角度写明庞生所处的时间、地点，待庞生倦寐，接获旁风君长的邀约，他在出发至旁风国后的文字陈述，完全地从庞生的角度去感受旁风

国之人、事、物。首先，他见到了“人小于豆者，千百为羣”；见到了“腹圆如鼓，跂行甚速”之旁风国民；更见到了体型“肿而蹒跚，以指弹腹”的旁风君长，与旁风国中演练各项战阵的兵卒们。其后，又见到演练完毕的士兵们，攻城掳得一殍卧之人，君王下令让众人歃其血，庞生正动怒谏言之际，却传来殍卧撩反扑之通报，忽然一切景物就这样从庞生眼前消失，回到现实世界。正因为这段旁风国游历经验是从庞生角度出发并呈现，旁风国的一切因此显得真切、意象丰富，形象鲜明地展现在读者眼前，我们从中自然地感受到庞生的所见、所感，进而从其言语间勾勒出他内在的富有正义感的性格，所以用限制叙事角度来写，作者也可以更深入故事人物的内心世界，尽力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之丰富性与复杂性，从较深层次上塑造人物性格，进而使作品富有真实感与亲切感。虽说心理刻画或许不是屠绅着力之处，但作品的真实感与亲切感，绝对是他尽力所追求的目标。

《六合内外琐言》一书，本就以书写超现实题材为大宗，因此全书充满着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角度，搭配局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角度的写法，不仅满足了作者志怪录奇的心理，同时透过视角的转变，达到了制造故事诡谲氛围的高古迷离感，增强故事真实感、吸引读者眼球的目的，从而使得叙事模式更富于变化。

二、情节结构

情节是小说必备要素之一，佛斯特认为情节是“将故事依时间顺序而整理的各种事件的叙述，而叙述重点在于因果关系”，所以情节其实近似于故事，只是更重视逻辑组成；情节能否吸引人，就看作者对故事前因后果之安排而定。在小说中，构成因果关系的主角，就是置身于故事中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又都得通过情节的推演展开，所以高尔基认为情节也可以说是“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成长的历史”。而结构指的则是作品的整体架构问题，是“人物、事件的组织安排，是谋篇布局，构成艺术形象的重要艺术手段”，所以对古典小说而言，结构基本上就是情节的结构，其作用就是在组织情节。一部小说须经过合理的组织与巧妙的布局，遵

守达旨、适体、合局、谐理等原则、规范，从而与主题、人物、故事等要素紧密连接，才能成为具有可看性的作品，因此情节结构着实关系着作品的成败，也关系到读者的接受效果。

罗盘《小说创造论》中，将结构细分为开头、发展、纠葛、顿挫、转机、焦点、急降、结局等八阶段。本书是短篇小说集，情节简单，结构多单纯采单线纵贯式结构，只重视人物纵向经历的完整性与故事的连贯性，情节大都围绕一条贯穿全篇的矛盾主线，或以主人公为中心，或以事件为中心，随着矛盾而推进、展开。各类故事又有它们各自的情节特色与情节结构。

（一）灵异精怪类故事的情节结构

这类故事情节结构大多采用三段式结构，包括了“开端——发展——结尾”三个阶段，有些故事情节又加入冲突、转折之部分，使情节结构加入高潮阶段，成为四段结构。而情节上则是深具传奇性，承继着古代小说以奇为美之情节审美观念，以神仙、鬼、精怪等虚构角色构筑出虚幻的情节，以离奇的构思，吸引着读者的目光。

通常在这类故事中，屠绅习惯在故事开头，模仿史传笔法，先交代事件发生时代、人物身份、性格等背景资料，之后则叙述事件发展，以事件的结束收尾。

若只以各种故事来看此类故事情节结构的安排：

神仙故事《文命命》的结构：1.开端：堵灶得脾疾，得钓鳌女医钮鳌娘为之治害脾物，两人相识；2.发展：钮鳌娘治愈堵灶，并下嫁为妻，生子圭；3.高潮：堵灶因圭外貌黄而肥，身短小，又能入穴行黄壤中，便怀疑起母子之身份。钮鳌娘遂以仲英十指交付堵老，携子离去，至淮水，共治无支祈；4.结尾：三十年后，百岁堵灶携假子至庙见鳌娘母子神位，大恸，遂携二子走入庙壁中。

鬼故事《梅自然》的结构：1.开端：梅自然于春月行经妇功村与女互送秋波，旬日即上门提亲；2.发展：女方父母怪梅自然食炭之说，拒绝其请。梅自然遂趁昏黑，携女走隐陶穴中，女方父母却不知梅自然去向；3.高潮：女方父母请来冷天师为坛，顺利寻得梅自然居所。冷天师

先以咒化女衣入穴救得女出，复以女引梅自然出穴；4.结尾：梅自然遭缚后，自供其状，旋即仆地僵斃。

精怪故事《龙母媵》的结构：1.开端：南宫载放游闽粤，见明珠而悦之，寢息、饮食皆有珠子伴其旁；2.发展：后月余，南宫载卧病不能饮食，双瞳暗焉。逆旅忽住进一小郎子与一姥；3.高潮：日本来之医者，以小珊瑚刺载目，使睛离其眶，出扶桑木纳其腹出水，最后以猫睛还纳载眶，治其疾。并透露邪姥身份乃龙母媵，欲逆旅主人善供养，勿逆其性。是夜，主人由隙窥得此姥可咳珠吐焉；4.结尾：载目明净，本欲见邪姥求珠，然入室仅见一白鱼、一黑蚌，与满地鱼目。怖绝遁去，呼众人入视，仅见白壁上绘一鱼一蚌。

这类故事多布局完整，开端交代背景部分多与往后情节相关，有助于读者了解作品之主题，此后情节便循头、身、尾一贯地开展，有始有终。故整体看来，这类故事多采封闭型结构，不仅情节有头有尾，人物命运也多在结尾时做出交代。

（二）奇闻轶事类故事的情节结构

这类故事与灵异精怪类故事相当，所有作品也是可以三段式结构做概括，而通常也会在故事情节上加入冲突、转折部分，使情节结构加入高潮阶段，成为四段，甚至五段结构。这类故事多半在情节上较前者的传奇性，更具真实性。

屠绅通过故事情节传递他自己经验中对于现实人事的精确印象与独到认识，使得构成情节的人物行动合乎生活的发展逻辑，合乎社会的人情事理，具有现实的同一性，因此往往在故事中可窥见当时社会之缩影，所以这类故事在读者阅读时容易唤起情感之共鸣，造成独特的审美感受。

在这类故事中，屠绅仍是习惯在故事开首处，模仿史传笔法，交代事件发生时代、人物身份、性格等背景资料，继而叙述事件发展，以事件的结束为故事情节画下句号。

幻术故事《万人冢》的结构：1. 开端：妖人汪仑施药煽愚民，构祸齐州，以五十人而一骡，破三县，围清渊城；2. 发展：统军荆公以天子命，帅王师解清渊之围；3. 高潮：荆公却先遭贼以阴门阵破大炮攻击，

荆公后以秘术破之。复遭贼以阳门阵再攻，多死伤，荆公以老阴方破其阵；4. 结尾：不阅月，破贼。逃匿大佛寺之贼党，则尽遭火焚，胁从者，则逼死于河。

僧道骗子故事《南汉王关节》的结构：1. 开端：说明刘雌号小千斤之由来。并介绍南汉王刘龚掣山神祠前石中剑入手，得拥伪号之传说；2. 发展：刘雌将自己可掣剑出数寸之事，告知塾师陈狐火，遂发现载有刘氏名之石碣，两人便相约他日将共富贵。数月后，狐火即伪造内藏素书天女剑、封册两石匣，假天意拱刘雌出而为南汉王，自己则为之相；3. 高潮：受村人拥立之刘雌遂着手备器，以海舟攻掠迎海诸郡，降倭并正名定分。此时，欧阳晶却入帅府，请歼刘陈之徒。适刘营起内讧，众杀狐火，雌骇绝。慌乱之余，雌率民出征，却遭欧阳晶假崆峒山石碣神之名指而叱之。刘雌惧而掷天女剑，寻遭卓王二氏鼓民缚之以献；4. 结尾：雌与莛儿遭戮，共悬首海岛。

奇人轶事故事《盗渠文士服》的结构：1. 破题：叙述皮濊人因与少年妇暧昧，遵守障者逐，出走至郑州之鄙之背景；2. 开端：皮濊人不事农工业，一心只想结交富强，众人皆避之唯恐不及。其居郑二十年，共得美男女各三；3. 发展：其为求结交权贵，不惜以中男猓儿配洛阳大贾习森，以中女阿鹏配贵公子曼延。后两婿又别于皮氏寿宴上，分别相中长男麇儿、长女阿鸱，皮不以为忤，反引以为荣。一家唯少男儿、少女阿隼不喜结交富贵。翌日，一书生酈无宾以笺谏言进贺，却不取皮氏馈赠。阿隼责之，欲自媒，酈生愤然去。忽仆固、胥二氏欲以祝贺索银，却反遭皮翁语讥，两人相顾无色去；4. 高潮：后数年，豫州饥馑，皮氏一家遭盗贼固、胥二氏所缚。引领待尽之时，盗渠酈无宾至、止群盗。儿、阿隼以死逼求归命酈生；5. 结尾：阿隼嫁与酈生，儿为入幕之宾，无宾后率众降朝廷，授本州岛团练使。皮氏夫妇与其他四子女则俱化去，不能踪迹。

这类故事除结构完整外，有些故事结构安排很是精细，于开端前加入破题成分，简要介绍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为故事创造背景。整体观之，也以封闭式结构为主，呈现出首尾连贯、井然有序的特色。

(三) 异境奇遇类故事的情节结构

这类故事在情节特色上也以传奇性为其主要特色，异类世界人物不时以其原有面目出现在故事中。在情节发展上均以故事主人公为中心，故事环境也多随主人公的活动而在虚、实间相互转换。屠绅通过游历异境的情节，将人物与非现实世界结合，让故事主人公在异境中经历人世间的奇闻异事，使读者在阅读时，也随着故事主人公的遭遇而感到新奇与惊奇，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探寻与想象感受。

而在情节结构上与其他类故事较为不同之处，便在于这类故事情节的开端——发展——结尾三阶段展开，所以前两类故事所遵循的“开端——发展——结尾”三阶段结构，虽也可套用于这类故事，但高潮处已与原有的发展阶段相迭合，也就是说故事的发展与高潮，同时在异境游历中得到展现，而最终则是以主人公返回原地作为故事的结束。

如遂成其愿型故事《长须君长》的结构：1. 开端：璧社湖中，沈翁夫妇因早岁无食，只好将阿宝卖给奸屠，以换得两月食物；2. 高潮：阿宝于途中自屠者手中逃脱，跃黄流中。瞑目待尽时，若有人持其手，携之登长须国。长须君长感其天性过人，遂赐之卫士服，让其能日趋长须国中囚者供沈翁夫妇饷；3. 结尾：越三载，阿宝复返人世与父母聚，并陈居长须国中三年始末。待其长，遂为巨商。

启蒙悟道型故事《老县正》的结构：1. 破题：介绍慕容都士赋性旖旎，耽狎邪之性格背景；2. 开端：慕容都士生有文在手，连年应试却终不第。直至小范御西夏，方以前勋陈告选人，得注官花县；3. 高潮：都士乘舟下牂牁江泊逆旅，见胥役纵横迎于道，却见古邑门署栩县。纳闷之余，也就成了栩县令尹。当地居民熙熙以游，无淫杀为奸戾事，都士渐生终此徜徉之念，却收到将有新使君上任之檄令；4. 结尾：都士告别栩县返回逆旅，但见仆从正以三日不见其踪迹觅之矣。遂弃官入罗浮为道士，将三十年，空中飞来四蝶，如旧相识，掖之西飞。

失意报复型故事《巨疟》的结构：1. 开端：方谷司两质库，有所需欲，则多取于小典。时不齐贫而不知逢迎，又遭潜于方谷，以至不见容于方，只得归返豫章，以息贫夫喙。当晚因无居所，遂夜枕于道观；2.

高潮：一日午余，不齐散步观后而见小城郭。又见黄衣人九方媒承师孔升翁命，邀之共取青紫。其后，王以征方谷报复细腰国事命之。不齐亦不辱命，成功伏得方魂归。鞭方背、刻舆图后，驱之出；3. 结尾：不齐如倦欲辞退，王与孔升翁、九方媒等人却忽失所在。遂就城下卧，梦中似闻方谷痛楚声。觉而往视，则见方背巨疮围尺余，有蜂欲出。至其还豫章，方谷终未去其疾。

游历奇境型故事《獠疆卧》的结构：1. 开端：庞生携篋读于古寺中，倦而寐，恍惚中接到旁风君长之邀；2. 高潮：待阅毕，不觉为旷野行，往旁风国观行秋猕。见卒演黑白蚁、蜗角蛮触、萤火人立等阵，并以之合围攻城。唯伏得一獠疆卧，军士殍之，王则歃其血。生怒，谏于王；3. 结尾：忽闻獠疆卧反扑之报，王不知所之，庞生寻寤。

（四）托古发挥类故事的情节结构

这类故事在情节上则兼传奇性、真实性，与前面几类故事所不同之处在于其故事情节多上承于前代的传说或史实，或为袭用传说或史实中的人物关系、情节，或为将原有传说或史实中的人物关系、情节、故事架构做旁枝衍生。

这种手法往往可深化作品内涵与历史意蕴，在情节内容上成一种集成性质，使得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并在广泛的对比中，从而获得自由联想的乐趣。

而这类故事在情节结构与前面几类故事并无不同，仍是可以三段式结构做概括，一样具有“开端——发展——结尾”三个阶段，也会加入高潮阶段，成为四段结构。

如袭用型故事《结圆阵》的结构：1. 开端：登州士人彭于我因嫉文者多鄙琐，故弃诸生执干戈，初受登帅疼爱，皆称意；2. 发展：待其擢千夫长，却遭群小谗言于夫人，而受责黜。孤愤难忍，遂随贾人上海舶，不料竟遇飓风摧海，漂至孤岛；3. 高潮：岛上大王彭越欲战吕雉所化之妖蜃，央其相助。于我遂以结圆阵、稻饵、淫矢等计大破蜃军，未以许真君索缚妖，献王噉，终泄彭越千秋之愤；4. 结尾：于我登王肩浮游海波，瞬息抵登州，彭王则旋失浪涌中。

衍生型故事《孟庸养子》的结构：1. 破题：孟庸为其母梦天吴与交，而有娠生之；2. 开端：孟庸既长，貌恬退而性嗜夤缘，虽肃衣冠，而诈虞备至，为清流所不齿，豪士以为奴。尝改服行戚夫人城外，从老嫗手中抢得木瓜子戚儿，老嫗因以赴水死；3. 发展：戚儿七岁智识已如老辈，庸七子争役使戚儿，三年内则相继殁死。此后，戚儿以事主无过，深受孟庸喜爱；孟庸亦因听从戚儿之言，而渐露贪恶本性。庸以得昧遭监河劾，戚儿为其解围，又盗珍宝劝其解组归，庸弗听；4. 高潮：戚儿扼腕离去，孟庸则将所得珍宝埋于漂母祠旁。不久后，庸即因假子为盗，行劫上官遭逮。庸初不认罪，待所司牵戚儿至，方陈埋物处。太守载物来，唯缺白玉龟，戚儿因诉白玉龟为自家骥，后即乘白龟下芒碭泽中；5. 结尾：孟庸系三月放还。一日，重经漂母祠，厥明，则见昔日老嫗从外笑而入，并与言所得木瓜儿乃戚夫人之子，庸前生乃汉皇枕卧之宦者，夫人遣如意报之，庸人蒙之，转令人不如意。

（五）其他类故事的情节结构

这类故事收罗了少数民族传说、公案、因果报应、谐谑调笑、寓言说理等故事，虽说整体上并无统一的情节特色，但是依旧是写得起伏跌宕，各具特色。各种故事不论篇幅长短，仍旧有着首尾完整一致的情节结构，

如少数民族传说故事《辟兵玺》的结构：1. 开端：竹王为汉所诛，其夫人阿恨遂携夜郎王金石印及三儿窜南荒；2. 发展：夫人夜卧山谷，却遇花狔狔攫走大儿。夫人遂下令悬赏能救回大儿之勇士，老男女孩儿之、父母之，小男女则兄之、室之。狙、熊、野婆因此自告奋勇；3. 高潮：尚在调遣间，野婆、狙即已往救大儿。不两日，野婆赖辟兵玺护体，成功携得大儿归。夫人因履前诺，欲大儿室之。两岁，举一子，但却因为野孙，而遭夫人嫌弃，野婆遂率子出居塞外；4. 结尾：野婆临歿以辟兵玺付子，其裔后即自号野人，不复祖竹王。

公案故事《归沈郎》的结构：1. 开端：逆旅主人牟士安与妙因寺衲子贯如比邻而居，所居户后相连。一日，尉氏游姓兄弟居于士安宅，次公却于三日后病歿，置于寺后空舍，游大遂去；2. 发展：岁余，姜引风

携妻萧氏憩于此。两人于午余散步后户，姜前行，回头却已不见萧氏踪影。寻找时，无意入寄宿舍，但见萧氏裙幅出于棺际，因以陈牒于官；3. 高潮：越三日，州牧来视，开棺仅见一僧、一妇，非萧与游氏。旬日武当道士以冥术佐州牧，牟士安寻自陈某年日月，因贪财毒杀戎姓假僧一事。贯如则遭女鬼上身，于堂上自陈淫杀安氏一事，并说出沈子、萧娘下落，也方明萧娘、沈子原遭姜氏、游氏诱逃之前事；4. 结尾：姜引凤与游大发配戍边，配萧氏于沈郎，士安与贯如则对面受刑，白首同归。

因果报应故事《巨梃击毙》的结构：1. 开端：商叟富于赀，而守之不以道。遇人急难，则闭户托疾；2. 发展：曾罹愆网，赖杜公垂慷慨数言，脱之于难。然日后杜为人所讦，商叟又佯疾属子孙酬酢，杜大噉酣饮而去。杜之仆麻二郎，疾叟之背德，故辞杜他适；3. 高潮：麻二郎引樊娘献商叟，其美而慧，然每作羹，必使叟溲溺不已，叟渐厌之。其后又污宝使叟析财赋之半，叟怒而以巨梃杖毙之。麻二郎因此诉于都台，使叟坐狱累月，远近传为快事。叟之子孙遂行苞苴，使二郎遭捕入狱；4. 结尾：是夜，二郎即脱械飞去。商叟则老疾无赖，佯狂不知所云。

谐谑调笑故事《文金武金》的结构：1. 开端：钱守约拥厚赀，有子万斯，年将冠却心窍茅塞，字句不能属；2. 发展：守约令万斯营俊秀，同舍生知钱氏富，以千金为其润笔，榜发遂捷；3. 高潮：自万斯上榜后，先有贝思臧以前怨率门徒嘲闹，翁只得以千金平事。又有学使者，欲趁青郎晋谒时摘其名，幸翁故识出宝玉贿之而免。后又遇州侯欲告发，以关说、文金、武金方息事。夜则有人榜其门，可说一刻不得安宁；4. 结尾：青郎心悸，半生不敢试礼部。

寓言说理故事《卵陷》的结构：1. 开端：建昌山中多伐木丁，有木大者，健者以三十觔斧深入木理，然无人能继其后，斧嵌木中；2. 发展：是夜，一熊以戏遭厄，使卵陷于木中，狼狽摇木而不得脱；3. 结尾：诘旦，人以铁絙繫其颈，而驱之归。

《六合内外琐言》中各类故事不论篇幅长短，都有着情节结构完整、一脉相承的特色，屠绅虽然在篇末发表议论、夹杂旁白，加入所谓的非情节因素；或是掺杂过多为表现自己才学素养而强加的片段，虽稍阻滞情节开展的流畅度，但整体说来，也无损情节结构的完整性。而在故事

情节上，则是多以现实与非现实因子，交织出曲折变化、富含想象的情节，更是提高了《六合内外琐言》之艺术成就，并从而吸引着读者之目光。

三、人物塑造

小说由主题、人物、故事情节及环境所组成，一篇小说必通过人物在其中穿针引线，才能铺演情节，传达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因此人物应居于一部小说作品的核心位置，人物形象的鲜活与否，往往关系到一部小说作品的成败。因此，周伯乃说：“人物刻画在小说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它能左右故事情节的变化，它能赋予情节以生命和意义。一部小说的成功与否，人物特性的呈现，是决定性的一环。”

因此如何成功塑造出蕴含丰富的人物形象，正考验着每位小说家的功力。我们一起来看《六合内外琐言》中各类型人物在形象上有何特色，然后探究屠绅在文本中是如何表现各类型人物形象，如何运用艺术手法的。

（一）人物形象

《六合内外琐言》与其他历代内容涉及非现实题材之志怪小说一样，故事中所出现的角色已从人类跨界到神仙、鬼、精怪等异类范围，如同《小说创作论》一书所言：“童话、寓言或神话小说中的动物、神鬼、妖魔，因其都已‘拟人化’，所以仍应视之为人物。”我们将《六合内外琐言》中的神仙、鬼、精怪等角色都视作人物而论，欣赏异类人物与人类形象所呈现的特点：

1. 混同各类形象，又具个性特色

《六合内外琐言》中出现异类角色的篇章甚多，灵异精怪类故事外，异境奇遇类、其他类故事中都可见到他们穿梭在各个故事中，总数多达全书六成。但是就如上文所提到的，这些神仙、鬼、精怪在他们的世界，或许还保有原有之形貌，但在进入人类社会时，则多以人类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举凡神仙或是精怪，都已完全脱离早期人兽一体的形象，所以异类外貌在一般时候，与人类外貌可说并无太大之差别。如果再向内在深究，我们可以发现屠绅笔下的异类人物所拥有的思维、性格与情感，

其实与人类并无不同。正是由内至外，彻彻底底的“拟人化”了。

因此，如果以佛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将小说人物分为扁形人物与圆形人物的看法，套用在《六合内外琐言》中的众多人类或异类角色上，我们会发现由于篇幅局限的缘故，屠绅并未能对每个人物角色加以深刻着墨，所以整体而论，虽说“依循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性质而被创造出来”的扁平人物，在《六合内外琐言》中是多于“有真真实实思想感情的”圆形人物的，但大致来说已脱离写人为情节服务之阶段，不乏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如神仙中有《马头神劾》里“好弄狡狴，使桑神过于憔悴，在转世投胎后仅存其聪慧一面，成为高才、善体亲意”的遭谪天女；有《坦巨腹》里“无须髯，而修貌饰容，顾影自俊”，又好女色的短小仙人；有《文命命》中“化身女医，仗义治民疾、去民乱”的钮整娘。

鬼中则有《普刺史》里“时露半影骇人、找替身”的普是洋；《校魄郎》里有“处于人世，却令人浑然不觉，又善讴能舞”的驹儿与“光艳熊熊”的阮阮；《后山云》中“死而不散，寄魄于裙，事夫情笃而真切”的舜华。

精怪中则有《行翁》里“赋性淫佚无行，原形为野狗，却假冒天狐名为孽”的井氏四口；《画舫客》里“绮丽自成”、风流倜傥，为牡丹花所幻化的魏公子，“与绝色能吟，为芍药所化”的绰丞相五女；还有《夫人侍儿》里“由画中走出，各具冶容与才艺”的四美。

相对于异类人物形象之多采多姿，屠绅笔下的人类形象则似乎略显逊色，但是他着力刻画的，如《万人冢》《南蛮太守》《老姬血海》《三郎一妹》《皮女》《房氏功烈》等故事中，能使高深莫测、令人神晕目眩幻术之士；《五色虬》《雷翅》《张盖使》等故事中，天生拥有过人神力的奇人异士；《观主》《和尚妻》《菌患》等故事中，不守戒律的僧道之徒；《射民》《呕白痰》《鬼瞰》《刖两胛》等故事中，贪得无厌、鱼肉百姓的贪官昏吏；《列火子》《大阴人》《阳大夫》《身化死灰》等故事中，行为失检点、荒淫无耻的男子，也呈现出形象鲜明的艺术特色。

2. 统合神性物性人性，突出异类形象魅力

《六合内外琐言》中，异类人物形象塑造在质与量上皆胜过人类角色

的形象塑造。因此除了混同人类、异类的外貌、性格外，屠绅对于异类人物的创造上，仍会在大同中营造一些变异，统合神性、物性、人性，突出异类形象魅力，是他惯用之技巧，所以绝大部分异类人物不仅不需受人类封建礼教的束缚，还拥有凡人所无的能力，保有人类的习性或外貌特质，有时也会显露出不同于人类的气质神韵。

首先，由于神仙前身多为人类，所以屠绅在着墨时，更强化他们的能力，良善者则具备社会上所谓的高道德标准，济弱扶贫、助民除孽；邪恶者则贪淫不忌，扰民作恶无所不为。在性情上则更强调神的凡性，也就是神也具有凡人之性情，所以《六合内外琐言》中的神仙人物，较我们印象中的神仙形象，要来得更加生活化、抒情化。良善者如《蒋帝甥女》中的女神王属玉，着内家妆，“年未笄”，看似一般良家女子。由其所呼告之祭告文，可感受她所流泄的悲凄情感，似乎也与凡人并无差异。但是不久后，当她对战善与龙斗的鲸鱼兄弟时，一纤弱女子却可指挥浴铁将士，自为前锋，发矢退鲸，她的神异性在此展露无遗。邪仙则如《袒巨腹》中的短小人，他有着自恋的因子，“无须髯，而修貌饰容，顾影自俊”，极其滑稽的出场与之后的要求，神仙与人之间的距离在无形中就因此拉近。但是仙人身份毕竟非假，所以他可使腐鼠充盈任氏刚烹的鲜鲫；使善螫斑虫群集丁氏初换的葛衣上；趁丁氏、任氏寝，变蒲苇成体冷的青蛇，置于丁氏臀后；变幻数盗，欲强乘任妇，通过种种好色而无耻的行径，勾勒出短小人死皮赖脸、厚颜扰民的面貌，塑造出神仙的另一种颠覆形象。

鬼，本来就能带来光怪陆离、超越现实的想象感受，而有其独特之魅力存在。因此《六合内外琐言》中的鬼魂也是呈现多样面貌，由外形为人所惧怕的索替身鬼，到具有人形、为人所疼爱的宠婢、亡妻，逐渐拥有可亲可爱、多情温柔的形象。注入人性成分，让他们拥有人类的情感，却又保存他们原先可自由隐现的一面，如《祖父像》中，已死有着“黄须紫眸”的金儿祖父，竟为保护盗宝的范金儿，再加上自己生前也爱宝，竟与藏于棺材中的宝物相感互化，出现在县令面前，与之作揖对话，直到范金儿至，以血喷之，方逡巡复为金质。业已使得鬼形象更加栩栩如生，贴近我们的生活，令人印象深刻。

精怪者，多为动物、植物、无生命物，或是其他特殊物所成形的类人物体，因此他们在形象特征上，会比神仙、鬼者更明显地保存其所本质的体貌、习性，使得这些精怪在故事中所呈现出的人形面貌更显丰富多彩多姿。这些精怪都以人的样貌与人往来，但在故事最终通常会恢复其原有本形。动物精怪如《水性者》中的鳖道人，本为巨鳖所化，所以它的外貌——“铁冠玄衣，颈长于首，时屈伸其背，跛而行，若负重焉”，作者成功地将鳖的生物样貌与人形做结合，其后又以原形助帅治堤，显现神性与人性中有责任感的一面。植物精怪则如《黑蚌中女子》里为花草精所化成的黄采采，一开始屠绅只以其出现有“香风四掠，连蓎菜花芳发魄”，以香味渲染出她的美貌，待故事主人公继绪趁采采与其嗣万泰聚麀时以镜照两人，而“满屋闻菜花香，而艳影灭没矣”，又再度暗示其为菜花的出身。可引申为得病的菜花，正与黄采采的淫乱秽行相映成趣，这样的植物精怪形象，则又提供了另一种想象创造之可能。无生命精怪者，则如《臃肿短人》里，由不倒翁所幻化的短人，个个外貌臃肿，但即使相扑倒地，却可立作“盘中舞旋而起”。虽可旋起而立，渠帅仍是依旧保有不倒翁给人的臃肿之感，行动蹒跚地指挥着兵众们与戈太虚对战。两方对战时，通过短小人之口揶揄戈太虚见人则倒的劣习，更由此凸显自己不倒自立的性格。因此神性、物性、人性的搭配结合，为故事构筑出一个个富有生命力与真实感的异类形象，从而加强了故事情节的吸引力。

（二）刻画手法

《六合内外琐言》中，屠绅是以何种手法勾勒、刻画出上述人物的形象的呢？

1. 正笔刻画

正笔刻画，是屠绅最常使用的手法，指的是作者直接刻画人物的外貌装束、行为举止、言语谈吐来表现其个性特征，还通过一定的情节发展显示人物的丰富之个性因素及其发展逻辑。也就是说作者直接以文字，将人物各方面特性清楚地告知读者，透过情节发展，展现人物多方面的性格，使其艺术形象更趋立体化的写法。

通常在人物出场前，屠绅都会先针对人物的身世、性格、喜好做一大概的客观条件交代，这也属正笔刻画的范畴。交代身世者，如《孟庸养子》开首，“楚州孟庸，字肤功，其母梦天吴与交而有娠，生庸，呼之为小吴保”，《遇剑尽》中，“哈豹如，先世回纥人，充唐室和亲之使，内附食毛，居湟中，族以滋大”；交代性格者，如《医瘤》中，“天台承大裕，字斋如，迂过一簧，以恚受诈”；又如《巨疮》中，“当涂人方谷，字尔绳，为人司两质库于真州，有欲无才，素餐虚貌”；交代喜好者，如《鱼贾》开首便言明，“吴人顾乐之有书一楼以饕于饮食，尽卖之。口腹之累，甚于蠹食也。东南肉味，上者飞走之珍，水族居次。乐之唯嗜鱼，以三十觔为合度”；又如《三原梦》记故事主人公，“凉州人大章，善为新音，倾动万耳”。

屠绅通常会做如此介绍，多与故事情节之后的展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论是身世、性格或喜好，除了只是做背景交代外，其实都会对故事的发展起关键性作用，而在之后也将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而逐步深化、塑造出人物的整体性格。

屠绅在人物外貌装束方面的描述，通常比对身世、性格、喜好的描写少，也仅以极简短的印象式文字带过。透过对外貌装束的描写，反映出人物的文化素养、性格气质，可对人物有初步了解。对于女子的容貌的描写，如《高堂氏》中对莎车公主美貌形容为“硕人臻首”，《委蛇翁》中对猴一娘形容为“衣白绡衣，时跃入水中以浴，为潋发，芳泽过人。编红线于髻螺，如簪榴火”，《制赭衣》中对恋娘形容为“负艳质，十九未字人”，《梅自然》中对女子形容为“年及笄，红过夭桃，白欺艳雪”；对于男子的形容，如《伯令尹》中对伊氏别业主人伊尼破形容为“羔裘豹袖，白发萧骚”；对于美男子的形容，则如《玉兔奔》中对明玕形容为“娟秀如好女，慧质过人”“艳过闺阁”；对于异人的形容，则如《五色虬》中对玛瑙形容为“一丐者缕衣露腹，鬍发及肩，方辅圆颐，修眉巨目，扶藤杖日”；对于鬼怪的形容，如《主人如鬼》中对刺猬形容为“体圆而多刺”；对于异境之人之形容，如《长须君长》中对引路者形容为“发鬍髻，须过腰下”。

在《六合内外琐言》中，对于男子之外貌装束较少着墨，除非为异

人或是美男子，才会在介绍时，略以几笔写他的外貌，而这些对于外貌装束之简洁、印象式文字，都是使用了所谓的白描笔法，也就是抓住人物肖像、言行、神态中最有特征的部分，用最俭省的笔墨予以粗线条勾勒，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和神韵，好处在于可赋予人物以具体、可感的外在形态，为揭示人物的心灵（包括思想、气质、感情）提供血肉之躯。因此，《六合内外琐言》在人物外貌装束塑造上，虽稍显粗糙，但仍有其存在的艺术价值。而且如此描摹手法虽只得人物外形的大略，但是正也因为如此，反而为读者提供了驰骋想象的无边空间，在读者脑海中，将更可创造出形象鲜明、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所以反倒是一种更具艺术魅力的手法。

以上静态描写部分，对于人物性格塑造，所能表现的毕竟十分有限，所以《六合内外琐言》在正笔刻画技巧方面，更是绝对少不了能呈现多样性格特征的动态描写。也就是说，故事中人物之举止、言语谈吐，更可说是刻画人物的重要媒介，小说中常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传神地表现出人物的细节与性格。透过表现出来的情景画面，往往可使读者对故事中人物有更深入的认识。

以行为举止刻画人物形象的，如《伯令尹》中，鹿女嫁与伯和为续弦，夫妻俩鹣鹣情深、相敬如宾。伯和虽少年而精气衰竭，经鹿女半夜喂以神草，亦日渐神采飞扬。眼看两人情感日笃之际，伯和却遭楚王征召前去东瓠征伐，待凯旋，却在庆功宴上醉倒，旋卧疾不起，直至一夕死于鹿女腹上，鹿女因而“恸哭，十日后，毁形自触壁以殉”。鹿女不惜一死，与伯和共赴黄泉，如此强烈之行为表现，除了让读者深刻感受两人感情之深挚外，更将鹿女情感性格中的坚贞面表现出来，使得整个故事更添可歌可泣之感。又如《呵呵磔磔》中，为形容女子遭龙强行交接后，所生一子之异于常人，先是以“额颧颞俱高，突目露异光，而耳纤若无有，家人掷之，不可毙”等外在形貌与遭遇表现他的与众不同，之后又说“五岁，不语言而善噉，常食尽一家饭。饥则向空嘯，声如钟。十余年，体长出于屋，腰须两人抱，手指弄鸭鹅，辄死，犬马见之皆奔走。村人授之以鉏，开渠灌田，日尽十丈。又或施巨桁筑地，凡所举手，湖地不圻。年三十而仅能数字，食云‘吃吃’，眠云‘吨吨’。喜则呵呵，

怒则礌礌，为好与兽接，不敢侮人”。以上一大段叙述文字，是从他五岁开始说起，由其所具代表性的阶段性行为举止，刻画他异于凡人的出身；又通过别人对他的行为举止的不理解，再次凸显其与别人之不同。然其虽赋异禀，却不会伤人、侮人，反而是如稚子般秉性单纯。其后，屠绅又写他“操作以奉寡母，逢母怒，将杖责，则伏地号泣而受。中夜，忽失其母，竟呕血数斗”等行为，表现且深化他单纯而孝顺之内在性格，其形象也就因此跃然纸上，使人怜爱。

以言语谈吐刻画人物形象者，则如《姪狗》中，善捕人廉永年小妇练娘，为一足智多谋、能力较男子更胜的女子，当其为了替夫捕得姪狗，入角抵入党俞氏门下为间谍时，每每于其言语谈吐中，就可见其机警、富智谋的性格。当俞氏欲询以樵李城哪几户为富家时，她回以“诚有之，彼虽富，岂救吾辈贫乎？”不仅避开了俞氏的问题，还可通过这富有同情心的回答，拉近与对方的距离。后来更趁机由话中套话，套出杀人犯姪狗的下落，伺机接近姪狗。当其成功逼近姪狗时，又以“新寡，故夫在樵李”“从夫多不利，若陈氏女，甫合卺而已丧良人者，尤可哀已”“此亦何嫌，第君稍迂，能不为儿童侮，我又不能自立，奈何？”等答话勾引姪狗，使姪狗与之同游，至渐失戒心，而终在樵李城遭捕。这些言语便勾勒出练娘懂得因时制宜、智勇双全的巾帼英雄形象，使我们感受她性格的饱满与立体化。因此，屠绅所描绘的恰如其分的行为举止与言语谈吐，使人物的性格、形象塑造得更为鲜明、更具艺术张力。

2. 侧笔刻画

侧笔刻画，就是通过视点转移，或是环境衬托的方式，间接描摹人物形象的方法。首先，视点转移指的是第一节中曾提到的叙事角度之转换，就是视点由正笔刻画的全知视点，转变为限知视点。通过视点的切换，由故事里第三者的眼睛，去观察所要刻画之人物的活动，进而达到展现该人物个性之目的。如《琵琶散人》中，故事开始说到京师多美妇，有山东来的高氏，不仅能为淫词曼歌，书算诸技她亦在行。其“貌不越中人，而姿制特媚”，另有唐氏媚，与之齐名。屠绅对于两人外貌并未多加描述，仅上述形容外，又以时人曾有言“得见高、唐，渴不求水浆”，轻描带过。通过时人的盛赞，反而更加烘托出两人之姿色，引起读者丰

富的想象。

《狗陈尸》中则是透过尧老季女的眼睛，传达“多一儿”是犬精的身份：“秋月未没，有行户外者，由隙侦视，则一黑物吐红丸，如鸡卵，光射瓦棧，女方嚏而物不见，闻其母欠伸于床焉。”此外，也表达了多一儿富于警觉心之性格面。而《蔚夫人》中则是由入山觅傅剑疮药之老兵眼里，窥见阴沉木精、石精与豹精之对谈，从而带出阴沉木与石头之龌龊。阴沉木精之目中无人、石精之恼羞成怒、豹精之莫可奈何，三人的性情便借由老兵之眼做了最真实的反映。

作者通过文中其他人物的眼里所见，或口中所言，客观地表达出主人公给人的感受，让读者自行去判断主人公的性情、个性，比单纯的正笔刻画更富艺术表达力。

而由环境衬托人物的刻画方式，则是通过人物周围的环境状态，烘托出人物身份或个性的写法。适当的环境描写，可使读者获得特殊的审美感受，增加故事的血肉，如《摸耶相》中，故事主人公散花魔色诱男子，遭其吸精、毙命者多至无埋骨处。当刁判官从桂州来查案时，在尚未发现散花魔真面目，只见其所居之楼“江中有巨鱼出跳，为家狗所噪。又楼下多赤头蝇，洒扫不能去”，巨鱼、赤头蝇徘徊不去都是因为闻到血味，才聚集不离开，所以这里就是通过散花魔居住地的异常情况，透露其嗜利好杀的狐狸精身份与性格。而在《鱼贾》中，则是通过不寻常的一段气候变化，烘托赭发绿髭鱼贾的出场：“后十年，乐之以友累戍金齿卫，四山风雨忽来！青赤瘴云，如虹如绮，役徒将投逆旅，迷道无所之，山下隐小神祠，人共憩息。乐之经行后舍，则前鱼贾箕踞其中，命乐之坐”。在这之后，鱼贾才向乐之透露自己是滇土神的身份，但是读者阅读至此，也会因场面环境的特异，而有鱼贾不平凡身份的心理准备。因此这种通过环境衬托人物的刻画手法，通常透过景物意象间接对异类人物的身份与性格加以暗示、烘托，从而有助于人物形象发展的深化与确立。

四、语言风格

语言是人类用来表情达意的工具，文学被公认为是语言的艺术，小

说也须透过语言符号来传达审美意象。语言承载着作者所赋予它的文化、思想内涵，从而准确、生动地构筑成小说世界，所以小说世界本身就是语言世界，透过语言所呈现出来的风格，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作品风格的具体表现。作者掌控着使用语言的方式，因此作者的个人因素正是影响作品风格之重要关键，刘勰于《文心雕龙》《体性》中曾说过：

夫情动而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涌，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刘勰认为作者之才能、气质、学识、习染都与风格的形成息息相关。屠绅是进士出身，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已超越一般的用故事娱乐别人的层次，而是更想借此机会表现自我，因此除了用文言文撰写《六合内外琐言》，其中又多夹杂骈文、诗、词、曲、赋及典故，导致鲁迅认为它：“故作奇崛奥衍之辞，伏藏讽喻，其体式为在先作家所未尝试……”他所呈现出的语言风格，直接构成了整体作品的风格走向，因为语言风格不仅是作品风格之外在表现，并且也是作品风格的存在基础。一般而言，小说语言可分为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两部分，因此我们来看看屠绅语言的风格特色。

（一）叙述语言

叙述语言的主要功用便是在交代故事情节、描述人物活动、刻画人物或场景环境，甚至作者的议论、抒情也都在其所涵盖的范围内。《六合内外琐言》通过“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笔法，运用简洁洗练的文言文，在短则两百多字，长也不过四五千字的有限篇幅内，营造出情节委婉曲折的故事，可看出屠绅掌握文字之功力。

首先，屠绅习惯模仿史传笔法，先以简短、精准的句子，对人物的样貌、性格、背景作出概述，如《冠玉士》中，对故事主人公郑太和之描述：“郑太和，上舍滋阳人，避地居昌乐。文采俊发，流荡绮情，所至狭邪，无不马繫于场，犬迎于户。青楼比栉，初无薄幸名，可称倜傥

矣。”以一连串夹杂对偶的短句，节奏紧凑地将郑太和的籍贯、性格、潇洒豪放但不薄情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由这几句陈述，也可看出屠绅喜欢借助铺陈手法来塑造具体形象。从他对人物、事件、环境的具体描绘与刻意刻画，也可看出这种风格，如《镌耶相》中，写刁判官率兵卒围剿散花魔等人及之后处置散花魔之场面：

刁乃发戍卒百人，围其舍；而简锐役三十，均佩炼师符，中宵而往，皆就系。掘楼下地，得碎骸数十节。使泗者于沙际觅人发，果多于溪毛。讯奇等杀人状，皆伏罪。唯散花魔倔强，施毒刑转恬适。……师按授一针，刺其乳，乃号绝。喉出一物，其光闪官吏，莫隔户以手接物，自流行至其地取吸之，散花魔死而复苏，畏法乞命；刁以其事上节度使赞皇公，命缚奇等于市，缕切其肉，刽子闻狐臊，更剮其骨，杂牛犬者扬尘，唯以首狗，其身皆有尾，而断首似狸无毛。散花魔临刑，观者塞衢，过一门户，中倚幕客杜姓者，见其妖盼，神荡不已。既就诛，杜姓涕泣，为何乐乎生？卧则梦与鬼淫，五日而卒。

屠绅运用精炼的文言文在一句之内便交代了率兵卒出发，伏击擒获散花魔等人的情节，并传神地通过对环境、事件的铺陈，让散花魔用狐媚迷惑人的妖怪形象，鲜活地浮现在读者脑海中。

屠绅还喜欢用华丽之文言词汇，增加作品色彩度，突显出故事中人物的气质，如《我心如秤》中，对司汤火者之描述：京都浴人处，一司汤火者，紫髯白皙，谈客比之池塘春草焉。无何，为猾所物色，华屋居之，鲜衣丰饌，教之色笑，酝酿词气，俨贵者相矣。

这段描述中运用了紫色、白皙、鲜衣等色彩鲜明的词汇，成功营造出“司汤火者”高贵不凡的形象，为之后慧空的受骗埋下了伏笔。

此外，屠绅更擅长使用古奥、骈俪的文字营造出迷离、幽邃的画面，正如古骁勇所言：“屠绅总是先烘托出一个荒诞的境界，让人茫然于他到底要志什么怪”，如《铸镜叟》中，对轩辕璟三人与妖孽对战的地方的描述：历阳南山，姑苏北渚，岩树自老，江云不流，宜其为水仙匿影，英杰销魂之地矣。

这段环境描写通过四字一意象的排列组合，文字中就已透露出这个地方不寻常的气氛，使用骈词俪句则又更使故事增添了几分典雅高古的

氛围，与故事发生年代的久远相契合。正是极力“发扬古文中怪异的一面”，从而达到“语言与内容取得某种呼应”的境界。

另外《出入袖中》也用雅洁的文字，由远至近、层次清晰地勾勒出仙境的景象：

雁荡山绵亘千里，有人鸟绝迹者。樵子于春三月，见小楼阁纯青色，如水绿玉为之，或三四处现。中夏，偶露阁形，秋冬则唯白云苍雾矣。书生东野堃，好奇过人，闻樵子之说，以桃花春水时，裹粮徒步往。约百里，山断烟霏，有一溪湾浮竹筏，至仅容一人；堃忻然上其筏，便入高峰下，两岸峭壁如夹城，中露青冥一线。饥再食矣，时当近午，堃始信日月较长，非人世间也。

而《瞿文先生》中，则是以细腻的文字，描写了瞿文先生住宅所在地的幽绝，又再进一步运用诗词韵语增加当地的韵味：

皇子陂北，一池深阔，众藓纷其岸，千吭噪其林，迺将十邦许。先时常有灵迹，为世俗骇。如古松树有诗云：“震为雷为龙，坠地为老松，曾见老松死，鳞生万千峯。”又池边起石床，画棋枰，刻其旁曰：“坐隐非隐，常谈不谈。”

屠绅本是进士出身，富于才学，所以在写作时往往糅入大量诗词韵语。从而利用诗句之蕴藉含蓄的优点，将《易经》中的理念也纳入文中，以短短几句表现出丰富内涵，不仅渲染了该地的神异，也隐约透露出该地主人公之非凡身份，使得语言的表现力得到高度的发挥。

（二）人物语言

人物语言是指作品中人的对话或独白的文字，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小说中人物的思想、愿望和心理，所以人物语言是刻画人物之重要手段，人物语言能反映人物的个性、身份，能反映人物是否与身处时代和谐，能准确地表达出人物之心理感受。《六合内外琐言》中的各类人物也多多为饱读诗书、能吟善歌的有才识的读书人，加上屠绅又有意地创设情节，所以在人物语言上所呈现出的最大特色，便是喜好夹杂诗词韵语、

典故及各类文体，使得《六合内外琐言》一书成为屠绅一展所长的载体。

首先，屠绅多会依故事发生的朝代，对人物语言做古今调整，如《烛光爱主》一文，故事主人公唐朝人沈先之，因“常放游潇湘间，问胶舟之二妃”，而得虞世纪之癸比太妃相中，将烛光爱主许之。屠绅先以沈先之于洞庭湖畔独吟之诗，预示其往后之遭遇：

洞庭古大泽，帝女实居之。金石自然泪，风波无定时。龙宫尚幽异，象骨久支离。凤舞鸾歌地，千秋识者谁。

待先之至洞庭湖中，升阶入见太妃一场景，从使者之唱至岳牧之言谈，更是屡以典丽、古奥之文出之，以求能与虞世纪相契合：

使者唱云：“母妃自西，外子东面，群后为介，庶司跼跼，扬休播笏之风，勿用垂帘之制。”既就席，太妃言曰：“烛光朕之季女，昭灼九有，靡不用明，摄光纳幽，毋使木散。”帝曰：“汝其谐，唯神人匹志，罔或以形德作逮哉。匪腥闻哉。”先之拜手辞曰：“臣道黯天人，地居卑浊，占丈夫之失，眇帝子之愁；非能下地修文，遑冀自天零雨？况幽昏之卢氏，昔近于诬，善画之韦郎，今增其谤；臣乞骸骨归尔，不敢辱下牧之车，益上交之谄。”岳牧合辞曰：“吁！帝命有常，将尔无忤。畴鉴于恶德以来，世为口实，是敦彝伦，即于象恭，唯亲用成，唯家国用宁，朕期尔勿坏。”……嗣帝曰：“朕女弟哲而惠，帝昔殂落，俾神于岳阳太母，用依三百六千支，厘降及尔，兹其辰良，以岳牧赞襄，朕宫有庆。”

从这段由众人的对话展开的故事情节，我们不难看出屠绅极力营造上古氛围之用心，然而众人的语言本就已古奥难解，又复加以用典，使得文字更趋晦涩含蓄，而给人“诘屈聱牙、铺张扬厉”、晦涩难解的感觉。文学作品若想要传之久远，必得先让人读得懂，像这类故事对于当时的文人阶层或许不成问题，然而对于一般百姓则明显过于深奥，所以《六合内外琐言》不能广泛流传，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此外，屠绅多借助人物语言逞其文采与才识，诗、词、曲、赋，乃至檄文、墓文、露布，或辨字、射覆、典故等机智猜谜游戏，时而出现在故事中。运用得当者，的确具有贯串情节、刻画人物心理、表现人物

情绪，对故事产生深化、对比、贯穿、渲染、铺垫，增加作品内涵等作用，如《两韩重》中，便是利用柏心、桂栗、阿金、瑛娘、小琼、如玖六人联吟之《韩孟会合联句韵》，让初次见面的男女取得第一次互动，并于联吟中表露各自心意，让小琼、如玖返家仍恋恋不忘柏心、桂栗，而分别写下《怀柏仙》《怀桂仙》二诗以诉衷情：

曾从高会赋天台，唤饮琼浆不肯回；
道是兰闺能捧砚，可能夺取柏梁才？

蛾眉小咏簇银缸，顶礼文星乞受降；
锦字莫教三岁灭，此生常愿桂枝双！

两人父母发现女儿的诗句，而知道这天晚上二女受魅的始末，才有后来请松滋侯除妖的情节。所以诗句在这则故事中就起着推动并贯串情节、刻画人物心理、为故事增添几许缱绻与典雅韵味的作用。然而有些时候，诗词韵语与辨字、射覆、典故等机智猜谜游戏，也仅仅只为屠绅炫文耀才的心理服务，成为欢会时的消遣、无关紧要的片段，只增加了一点点风雅与趣味，在情节、人物刻画上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反成为阻碍故事情节流畅的绊脚石，如《黑衣郎》中突然插入的回文赋、叠韵诗，即使整段删去，对于情节的发展也没有任何影响。

而檄文、墓文、祭文、露布等各类文体的出现，也有抒发故事主人公，甚至是屠绅个人心理感受的作用，如《高堂氏》中师江东率领堂郎城打了胜仗，莎王央请他为堂郎城写一篇《露布》，这一内容便攻讦了逐臭而贪之徒，并申明正义无敌的道理：

娄国者，土蛮也。居卑则狡，逐臭而贪。秦官有令志其鸣，孟氏之书恶其嘷。是宜践行喙息，以保衰宗，宁效蠢目豺声，而通王国？夫何自貽伊戾，覬觎我大姬？更乃天诱其衷，凭陵此中土。……我堂郎王震怒有赫，义师载举，杀伐之声，入琴明誓。重申，折冲之气回轂，奇兵縋险。弱卒羈强，化草木作人形，占风云之帅败。遂能二教设伏，三帅成禽。视彼牛羊，而麾之以肱，望吾旌旆，而若崩厥角。其首仅免为戮，诸将争先献俘。奏凯青邨，腾欢翠幄。是用载在盟府，告我友邦。俾教

猱升木之徒，爰夸其魄，而丧马求林之众，无貳乃心。

露布是古代军队的捷报，所以屠绅在文中叙述了讨娄行动的前后始末，顺便也将故事前文情节做整体提要。而全文写得正气凛然，颇有激励士气、安定人心的效果，由此可看出屠绅善于书写官方文书。

祭文者，则如《蒋帝甥女》中王属玉致祭螭矶夫人之祭告文：

维年月日，蒋帝之甥青溪神之女王氏属玉致祭于汉昭烈之后吴大帝之妹世称螭矶夫人曰：神非一族，而感有同然，遇际一时，而义不独晦。夫人系以卫显，吾世为周宗。然夫人归左将军，以其汉裔，吾舅为秣陵尉，实维汉官。今沧桑之感，两家当不异也。夫人为吴大姬，吾外家以吴始袭封，乃岁时出荡，外氏赫奕，遂能使风声致鹤，草色疑兵。夫人自晋迄今，灵旗不扬，碧殿将墟，与昭烈之空山翠华相似，则夫人之晦也久矣。呜呼！吾舅之临锺阜，虎步龙骧，吾母之宅青溪，金和玉节。吾虽弱小，起居一贵主之仪，游憩并天神之驾；而夫人侍儿佩剑，生有将之风，从帝捐躯，死尽臣之礼。乃前不逮湘灵之瑟，后无如天女之城，让时名于玉人，齐物化于铜雀。而下泉迸泪，徒伴鲛人，暮雨听潮，不随孝女，悲可知已！怨何尽乎？宜羞自采之革，以应同声之鼓；庶几将其蕴结，无或吐我馨香。

这篇文章写得情感真挚，措辞古雅，正与王属玉内心的悲切情感与身份、所处时代相呼应。而除了抒情功能外，文中也交代了王属玉的来历与身份，所以就人物描写与推展情节两方面来看，都有其正面作用。可见屠绅在人物语言的运用上，多能与人物之身份、时代相契合，虽多囿入各类展现自己文才的作品，但是大多能与情节呼应，且文字运用成熟，不乏优秀之作。当然有些纯粹驰骋文笔之作，则显得多余，阻碍情节叙述的流畅，使得部分人物的语言也像部分叙述语言一样，呈现奥衍无味的特点。

屠绅受限於其文人身份，喜用精炼、古奥、骈俪且夹杂典故的语言，创造出高古迷离的氛围，与志怪情节互为呼应；并契合故事中饱读诗书、能吟善歌的人物身份与托名远古朝代习用语言，这些优秀篇章往往让作品的语言表现力得到高度之发挥，使得文章生色不少。然某些纯为炫耀

才学而强加的文学语言，则使得部分作品呈现诘屈聱牙、铺张扬厉、晦涩难解的风格，从而影响《六合内外琐言》的流传。

尽管如此，《六合内外琐言》所承载的屠绅的处世思想：勉力济世，惩恶扬善，无道则隐，繁华皆空，唯才是求，依然在文言小说之林中闪耀着灼灼的光华。

第三章 《蟪史》与屠绅的文学境界

文言长篇小说的园地里，能够称得上一枝独秀的，大概只有屠绅的《蟪史》了。《蟪史》共二十卷，全书用文言写成。由于《蟪史》一书在文字上的古涩艳异，在内容上又多涉神魔怪异、色情褻语、打道参禅、阴阳五行，因而学者们大多认为它古奥难懂，“迂怪而不可究”，意见分歧很大。《天咫偶闻》认为它是一部“以荒唐之辞，肆诋诽之说”的小说；孙子书在《通俗小说书目》中说它“本非通俗小说，唯唐以来传奇文字，绝无此等长篇。其为此书实受章回小说影响，但文体稍异耳”，因此把它看作怪异类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其“实未离于神魔小说”，时复“缀以褻语，固由作者察性，而一面尚承明代‘世情书’之流风”，把它划入“以小说见其才藻之美”一类；台湾孟瑶《中国小说史》认为它旨在炫华章，只求表面的华艳，过分的人工化而忽略了内涵，甚至拿别人评作者诗文的话“貌渊奥而实平易”来牵强附会地评估屠绅的小说，最终认为《蟪史》不过是神魔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的糅合而已。

第一节 细品主旨 意蕴深藏

全面公正地评价一部作品，分析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至关重要。

清朝经过康熙盛世，到乾隆时期，“治平”百余年来，经济繁荣，人口猛涨，地域辽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然而，在这盛世的背后，却潜伏着各种各样严重的社会危机。比屠绅稍早的曹雪芹，敏锐地看到了封建帝国锦绣繁华的背后“大厦将倾”的危机，从而写出了举世

闻名的《红楼梦》；与屠绅同时代的洪亮吉，也看到了潜伏着的人口危机：清朝治平百余年来，人口激增，耕地不足，而土地兼并严重，其间矛盾势必造成社会的大动乱，因而他写下了我国最早的一篇关于人口问题的政论散文《治平篇》，来“为治平之民虑”，为当权者忧；与洪亮吉结成生死之交的诗人黄景仁，也从繁华的背后认识到了潜伏的社会危机，写出了许多忧世的诗歌，其中“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更是脍炙人口。屠绅是与洪、黄过从甚密的朋友，彼此在思想情趣、创作意旨方面不可能没有影响，其结果是促使彼此之间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以及忧患意识的产生。忧患的结果是使洪亮吉写出了《治平篇》，屠绅写出了《蟬史》。

《蟬史》开篇言桑蠋生因所刻神碑失去所在而自沉于海，为渔人所救，引之见甘鼎。甘鼎当时任军队指挥，方奉檄筑城防寇，求地形家，见蠋生大喜，后在地穴中得三篋书，其一凡二十卷，题曰“彻土作稼之文”，另一为天人图，又一为方书。先有邝天龙作乱，自署广州王，其党娄万赤有异术，辅助邝天龙。甘鼎进讨，有龙女来助，擒天龙，万赤逃走，鼎以功晋位镇抚，仍随石铎协剿闽浙粤海寇，又破交人，破西北回贼，升兵马总帅，赴楚蜀黔广剿九股苗，与白、红、青、黑、黄诸苗战，多历奇险。后又往河南协助平定五斗贼首张觥山人叛乱，最后，五斗贼、交趾、诸苗皆平定，蠋生还闽，甘鼎弃官去。

整部小说的构成是言用兵征剿之事，创作形式类于神魔小说，战争双方皆有神人相助，助甘鼎的有仙人刘元海、李长脚、点金点石道人，此外，龙女木兰、邝儿、矩儿都是天星下凡，瑛儿为月窟之神……反面人物有娄万赤、咧哑喻、刚上人等。诸神人都有奇门异术，本身都能变化多端，小说也因此奇事迭生，怪怪奇奇，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小说中还处处闪耀着作者才情的光辉，书中有关算数、阴阳五行的描写令人玄秘莫测，员夫人退回贼的六幅织锦回文图绚丽多彩，令人惊赞，尤其是求博士为斛斯侯所献的四灵图更是充满了奇思妙想：毛、羽、鳞、介四灵，每灵配以八种物名，每一前面冠一修饰语，或动词，或形容词，三十二种物名一一列举，物用偶字，句用偶数，写得五彩缤纷，文采斐然，读之丝毫没有单调厌倦之感。这些都得力于作者知

识的广博、才情的美艳，难怪鲁迅先生要称屠绅为“以小说见其才藻之美”的作家，难怪孟瑶要说《蟬史》旨在炫耀辞章，只求表面的华艳而缺乏内涵。

其实，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世界，文学作品是一个由各种要素构成的艺术形象系统，其中的语言层、现象层、意蕴层三大层次是相互依存、相互交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对于《蟬史》，许多学者所触及的，只是小说的语言层及现象层，他们没有深入研究，看到的只是小说华美的辞藻、神异的人物、荒诞的情节以及离奇的环境等所构成的具体可感的艺术情景，而对这种情景所要赋予的主题或审美意识则缺乏进一步的认识或探讨。

其实，屠绅是有自己的艺术创作倾向及审美趣味的。《蟬史》序言说：“夫思不入于幻者不足以穷物之变，说不极于诞者不足以耸人之闻。然天地大矣，九州之外复有九州，吾安知幻者之果幻也；古今远矣，开辟以前复有开辟，吾安知诞者之果诞也。”穷物思变，耸人听闻，是作者创作《蟬史》的主旨，依照这种创作意图，屠绅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处处考虑到，既要使读者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幻想世界里陶醉，又要使读者在入乎其内的同时能够出乎其中，对客观世界做理性的观照与思考，把他从幻想的艺术世界引向真实的现实世界。“语言层、现象层、意蕴层”在作品中三位一体，这正是屠绅所追求的文学境界。

第十二卷，正参司马季孙夜坐作书纪梦，步月中庭，坐一山石上，忽山石载正参平地飞起来至罗鬼寨中，石忽变为女猱，以刀胁降。猱儿发现正参，变为蛇载正参逃走，见一绿发怪裸体而来，其私处有二物，猱儿之术为其所破。此怪仍却正参去。听完猱儿的这段叙说，老道士刘元海说：“世治（猱儿）汝来前，夫变化万端，其所以变者一元也。汝能变禽兽矣，而不知万禽皆一凤之毛，万兽皆一麟之角，沙能变鳞介矣，而不知一龙藏群鳞，一龟藏群介。汝能变蠹虫矣，而不知十万八千之虫，由于一蠹蟊。得其一，则不变而可以括万变之囊。”

道士的这番变易之说，应该是渗透了作者的哲学见解的：万物皆有所属，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客观物象变化万千，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无论怎样变化，总有本质的东西可以把握。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

把握事物的主流。把握了事物的本质，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第十三卷，嘶哑喻先变铁丸加害甘鼎，又变山溪阻挡其行，再变其师道士刘元海，其本身却掣玛师之镜去，诱玛知古、天女、砭道人追镜以复斩臂之仇。嘶妖善变，而甘不为所惑，特别是嘶妖变成其师刘元海，甘更能慧眼识破，不称其为师而以刀砍之，嘶妖又变成一塔，甘鼎则无法攻破，后犷儿至，作巨袍击之，以纯阴破杂阴，火尽水生而走此妖。这就是砭道人对于甘鼎所说的“遭非常之敌，即有非常克敌之人待之”。嘶妖为非常之敌，甘鼎犷儿乃非常克敌之人，这说明事物尽管变幻万千，但只要抓住了事物的本质，还是有相应的办法可以克服的。

怎样从变化万千的事物中抓住事物的本质呢？《蟬史》以艺术的形式做了阐释。天女木兰被鱼椰子所惨之黄尘万困于乌蛮江土兽中，矩儿、璜儿夫妇往救。救活木兰后，忽“一长物如常山率然，而首尾混混不可识，绕匝木兰三人。璜儿令矩儿立其肩、木兰又上之，引丝成巨组，相与贯穿。璜儿令木兰挺身上举，则夫妇二人继增高也。三人层累联至寻丈，竟冲霄去，长物自脱其围”。这是以竖破横之法。后犷儿说璜儿的竖义是“丝联神贯，上彻元安，下穷谷神，……‘丝’之言为‘思’，是能穿穴事事物物”，并能“一以贯之”。作者在情节上安排这一奇事的用意就在于引出“思”的概念。“思”能洞察一切，贯穿万物，思变则能左右逢源。面对变化万千的大千世界，要想不被表面现象所蒙骗，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靠的是“思”。

那么作者究竟要引导人们“思”什么呢？《蟬史》首卷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令人忧患的边防问题：“方今天下疆域，不比古时狭小，以天尽头为界，不以海大处为边，无边故无备久也。近日滨海有人传言，楼寇将以数十艘犯此间州郡。”从明朝中叶以来，东南沿海楼寇猖獗，以致成为明代统治者最感头痛的问题。在明朝，疆域还远未有康乾盛世时辽阔广大，海患尚且严重，边防尚且问题迭生，那么，“不以海大处为边”而“以天尽头为界”的清朝大帝国，其统治的力量怎能没有鞭长莫及的忧患呢？

《蟬史》中有法术的幻术士很多，反面的有玛知古（后归降），嘶哑喻、娄万赤、刚上人等，这些人都互有联系，贯穿于小说的始终。先是

娄万赤帮助广州王邝天龙作乱，被打败后又到西南助苗为虐，败阵后又到河南助五斗贼，又助交人。哧哑喻也一样。小说中汉军征剿的地方他们都到过。小说特别强调这几人的神通，并详细交代了他们的来历：“玛知古，大西洋人，幻士。”哧哑喻，来自欧罗巴，少与娄万赤同师，仍师事万赤。这些从大西洋、欧罗巴来的幻人，与内地反抗势力相勾结，进行叛乱，这不能不提请人们注意：外国侵略势力在与内地相勾结。这种忧患并非杞人忧天，而是有其历史与现实的依据的。后来鸦片战争的爆发，验证了屠绅在半个世纪以前的预测。

军备废弛以及民间的疾苦，也是小说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小说整体结构是讲用兵征剿，但并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双方对阵上，而是写在征剿过程中发生的奇人异事，这些奇人异事，不仅仅可以满足好奇心，主要还在于引人思考。如写“地下新船载甲”的奇事后，引出这样一段议论：今天下承平日久，于调兵征饷之制，既不屑沿旧法，又不及定新规，仓促之时，虽萧相国不能挽诸，淮阴侯不能为将，天女不得已而载兵渡饷，凌风驾云……微独依古未之前闻，且亦不可传信后人。

船行地下海，荒诞之极，但作者借以思考的却是调兵征饷的制度存在的弊端和武备松弛的问题。按廷制规定，运粮两千石以上官吏，充总运使。而天女所见蜀之运粮官运粮达六十万石，官职只是一个七门郡丞，也未设副事，原因是原运粮官“方笃闺房，重离别”，于是以次充主，楚之运粮，“篙师柁长，肝胆不齐，齿牙互抵”，使运粮官“无策驭之”。运粮制度不健全，官兵纪律松懈，而前方又急需粮食和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天女才借神魔法化神船，使之从地中之海飞速运到泉州去平定海寇。

诸如“都毛子行阁上诸天”“生心盗俗儒心”“少目医终开盲鬼目”三件奇事，都是作者在行军征剿的间隙忙里偷闲，精心安排的。矩儿夫妇由河南赴黔营助斛斯侯破黄苗，一路上本可乘锦飞去（以往都这样），但二人却舍长取短，由荆棘荒僻小路步行前往。矩儿说这是因为怕被五斗贼发现，以免惹出麻烦。细想一下，这并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却是作者想借此在荆棘满林中引出一段吃人的奇人异事，耸人听闻，说明在太平盛世潜伏的社会危机。如果在此安插的目击者是别人而不是矩儿夫妇，效果自然不同，如是桑蠋生或其他凡人，途经此地发现这一怪事，

可以当作正常情况下的偶然事件，小说情节并无惊人之处，只有安排矩儿夫妇这样的有特异功能的人在这里出场，才能显出作者的艺术匠心。矩儿夫妇偏要步行，这就有点反常，这种反常，吸引读者注意此事，激发思考与重视。

清朝的统治遭到了外来势力的威胁，国内也弊端百出，矛盾重生。和广大汉族人民的矛盾稍稍平息后，少数民族问题一直是清政府最棘手的问题，先后出现了西北回民起义，西南苗民起义，还有川、陕、鄂白莲教起义。特别是湘、黔、川之间的苗族反抗运动，自乾隆六十年（1795）开始，清政府曾调动两广、云贵、川、湘、鄂七省的兵力，都没把苗疆完全平定下来，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苗境才告平安。

从这里，我们便不难理解作者为何要将自己的这部小说取名为“蟬史”的理由了。从语义上来说，蟬是一种蛀书的小虫，作者是想说他的书可能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不会像《史记》那样流传后世，而仅仅为蛀虫准备点食物而已。这种自谦意识不知蒙蔽了多少人对《蟬史》审美意蕴层的深入认识。“凡身在局外，尚为之忧心，吾心在镜中，不可以袖手。”《蟬史》开卷有言：“在昔吾依官于粤岭，行年大衍有奇，海隅之行，若有所得，辄就见闻传闻之异辞，汇为一编。”屠绅三十岁时任云南师宗县知县，四十四岁时（乾隆五十二年，1787）迁寻甸州知州，翌年在广通任，嘉庆元年（1796）任广州通判。屠绅在云南、广东的这段官宦生涯，使他得以搜罗异闻，广泛地接触现实，为《蟬史》的创作，做了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对于清朝政治的内忧外患，作者是看得相当清楚的，他之所以要以苗为重点描写对象，并把苗说成是虫介牛鬼蛇神之类，实际上是作者表现忧患意识的假借体，也就是说，清朝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必将像蟬虫一样，蛀噬掉整个天朝天国，这是为作者不幸而言中了的。明白了这点，就不会认为这是对苗的诋诽之辞了。

作者之所以要用假借的方式表达社会问题，而不是像洪亮吉那样直截了当地予以表现，固然由于作者好搜罗异闻、卖弄才情的性情所致，更主要的是作者追求的文学境界生动体现。他说：“凡事之不能为假借者，皆非妙道矣。”因此，假借幻奇怪谲的艺术世界来启发人们思考，表达自己对社会时事的关注以及浓厚的忧患意识，就成了《蟬史》的艺术意蕴

的所在。幻奇怪谲写忧患，使它与一切神魔小说划清了界限，而成为小说史上的绝唱。

所以，许多学着认为《蟪史》“貌渊奥”、“迂怪”而“不可考究”是片面的，说它是以“荒唐之辞，肆低诽之说”也是不对的，说它表面上华艳而忽略了内涵的观点是有失公允的；认为它是神魔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的糅合是不恰当的。它是一部借神魔小说的外在形式精警世人且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社会小说，它虽古涩艳异但内涵丰富，实在是我国小说史上很有文学境界的一部奇书。

第二节 构思新奇 文体创意

《蟪史》在文体上的开创意义为小说史家们所公认。作为第一部纯以文言创作且取材于时事的长篇章回体式小说，作品多方面地表现出了作者的艺术匠心。

全书基于传统的天人感应观念，以天书中的记载与所写现实事件一一吻合的构想，形成一种预言式结构。虽然所写故事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书中主要人物也都影射生活中的人，但作者却作了神魔化处理，正邪首脑人物或为天星、神仙、佛道两教高人转世、入世，或为物怪修炼成精，作者得以从有关历史传说与典故出发，衍化或构思故事，因此形成了光怪陆离、古涩艳异的独特风格。

一、构思方面，屠绅积极将现实进行神魔化。

《蟪史》中的故事与人物都能从现实中找到依据。

黄人在《小说小话》中认为书中人物、地点与事件都有所影射，虽不脱索隐习气，但也不是凭空捏造。

书中主人公甘鼎，盖指傅鼎。傅之才力，在明韩襄毅、王威宁右，而未竟其用，举世悼惜。故好事者撰为是书，以同时一切战绩，归傅一身，致崇拜之意。但惧于忌讳，故出之以度词隐语，饰之以牛鬼蛇神，以炫阅者之耳目。但细考之，书中人物事迹，仍历历显露。

如石玉之为琅玕，余舜佐之为李侍尧，斛斯贵之为福康安，贺兰观之为海兰察，龙木兰之为龙么妹，木宏纲之为柴大纪，梅夙采、严多稼之为林爽文、庄大田。其余若群网、鸞鸞二城，则暹罗、凤山也；青、黄、黑、赤、白五苗，则九股十三姓诸种也；五斗米贼，则川陕各号之白莲教匪也。当时朝议，甚惜齐王氏

之才，有欲抚之使平苗自赎者，故尊之为锁骨菩萨，别树一帜，不混于五斗米贼中。陈文述曾令常熟，为诸名士所推服，所谓都毛子者，殆即其人也。余不备述。

黄人指出书中所写三大主要战事，即集中在卷五至卷二十中的平岛民梅夙采与严多稼叛乱、平五色苗、平五斗米道，影射的是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镇压台湾林爽文、庄大田起义，乾隆末期至嘉庆初年的镇压九股苗起义和镇压白莲教起义。

由黄人的列举可以看出，作者采取同义或近义字词置换的方式改换现实中的地名、人名，令时人和后世熟悉史实的人一望而知。而书中所写的人物事迹亦往往有现实根据。如书中斛斯贵，黄人指为福康安。

《清史稿》卷三百三十和《清史列传》卷二十六本传，福康安为大学士傅恒子，是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及镇压苗民起义的主帅，因镇压苗民起义军功卓著，于乾隆六十年被晋封为贝子。小说中所写与史传中所载此人作为有的颇为相合。

《清史列传》卷二十六福康安本传中载嘉庆帝上谕，谓：从前节次用兵，时领兵官员原无格外犒赏之需。自福康安屡次出师，始开滥赏之端。任性花费，毫无节制。于是地方承办之员迎合备送，累万盈千，以及银牌绸缎，络绎供支。不过以赏兵为名，亦未必实惠尽逮戎行也。

《蟬史》卷十一：酒星为债帅，写甘鼎被人弹劾，皇帝解其总帅之职，代者为斛斯贵。此人挥霍不能遂，往往告通遍都下，人目之为债侯，到任后，即向手下说：身为贵戚，且典重兵，自非十万金，无以偿十年之积负。诸君何以策我？手下节使请其从粮饷中支取。斛斯侯答曰：吾曩日荡平四方，犒劳军士之物，其十万也多矣。今日支取送都下，明当檄诸省补益之，无不可对主上者。这正是嘉庆上谕中所责滥行犒赏，且以赏兵为名谋私利。身为贵戚而典重兵的身份亦相合。

《清史列传》又载福康安死前数日，有大星陨于营西北，光芒有声。《蟬史》中斛斯贵则为酒星转世，死前有鼓吹起于空中。

书中另一位主帅贺兰观，黄人认为影射海兰察。据《清史列传》本传，海兰察曾参与镇压台湾岛民林爽文起义。乾隆五十八年卒，并未参与镇压苗民及白莲教起义。但书中贺兰观则参与了平岛民梅飒采与严多稼叛乱、平五色苗、平五斗米道等主要战争。书中写贺兰观临死前力疾起，持弓矢上冈头，射死了一名苗人头目。虽然海兰察并未参与镇压苗民起义。但据《清史列传》本传记载，他长于骑射，乾隆五十二年他奉命前往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十月，渡鹿仔港，登岸后三日，率巴图鲁二十人至彰化县之八卦山视地形。见彼于山上筑卡。躍马先登，敌拥至，发箭殪数人，余惊遁。贺兰观勇悍的性格及擅长箭术则与海兰察有几分相似。

黄人指出书中甘鼎指傅鼐，据《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一与《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九四本传中记载，傅于乾隆末福康安征苗疆时调赴湖南军营司饷运，此后十数年一直致力于平苗、化苗，嘉庆十六年方将擢湖南巡抚而卒于官。黄人认为因傅未竟其用，举世悼惜。故好事者撰为是书，以同时一切战绩，归傅一身，致崇拜之意。不过据《蟬史》序言，此书成于嘉庆五年之前，作者尚不及悼惜。傅并未参与镇压台湾岛民和白莲教起义，而书中甘鼎则是所有主要战事的实际指挥官，因此黄人猜测的将一切战绩归其一身以致崇拜之意则或有之。

由以上与史料的对照可知，《蟬史》虽有一些现实的影子，却并未照搬现实。而且它不仅不合于史实，反而刻意以神魔化的处理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黄人所说惧于忌讳，或许是一个原因，但作者的写作风格与写作目的也是他选择如此处理现实素材的重要原因。

《蟬史》对现实的神魔化处理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人物的神魔化。

《蟬史》中正邪双方主要人物均有不凡的来历，或为贤人转世，或为星精下降，或为物怪成精，并有天女、菩萨下凡，还有道术高明的僧道两界人物及外国人参与。书中卷三写主人公甘鼎援楚，过春秋时鼓子之

都，梦中见一古衣冠君侯，自称为蚩尤，而甘当时为黄帝时十六相中之风后。卷四写甘至获鹿县又有赵成安君来见，告其前生为赵将李牧，可知甘前生均为代表正义一方阵营中功勋卓著的将帅。甘的得力随从，年仅十余岁的员矩儿是斗宫第七星招摇之精。他的父母亦非凡人，父亲即斗南一星，下唐世为张嘉贞，母亲乃天孙下凡，在甘征回人之战中，员夫人出谋划策，立下了很大功劳。另一位几乎在所有战事中为甘鼎所倚重的人物木兰本是龙女，在平邝天龙之乱中她主动请缨，愿灭贼。在征回之战中她更名木兰，易装任职军中，此后一直随甘鼎征战。甘鼎的上级斛斯贵是酒星下凡。贺兰观亦是天神，死后无踪，因死乃尸解，不受世人葬送。节使李舜佐前修则是奎宿主武库者。

作者在将他笔下的正方人物神化的同时，将其所征战的对象妖魔化。把其中的一些写成各种动物之妖。作者显然与当时朝廷的立场一致，表现出他的阶级偏见和狭隘的民族偏见。

另有不少为正邪两方效力的道术之士，虽非神怪，但均有高深莫测的法术或持有具有某种神力的法器，如正方的矮道人(灭火真人)、玛知古、针道人、砭道人，邪方的娄万赤、喇哑喻等等。这些道术之士中玛知古与喇哑喻是外国人，玛知古自称大西洋人，不知具体来自何处，喇哑喻则自言从欧逻巴来。玛知古有一面神镜，虽边州千万里，心有所向，则镜见之。况敌营只在目前，何难细数毫发。若临阵而照戈甲，咒三十字，皆为枯朽不任用矣。这大概是对望远镜的神化。喇哑喻虽是欧洲人，但少与娄万赤同师，是一个中国式的道术之士。

其次是战斗的道术化

作者既然将战争的双方神魔化，那么战事也与一般历史演义或英雄传奇小说有所不同，因此虽写时事，采用的却是神魔小说的写法。虽然也有智谋、战术、武力的争斗，而更主要的则是两方道术的比拼。变形、化形、分身、隐形、咒术等历来神怪小说中运用的法术均被运用，并有新的想象与创造，令人眼花缭乱。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只有七十二变，他要分身尚须拔下身上的毫毛，而本书中道术高人的变化之术则随心所欲。天女木兰善于以隐形与

纳甲之术助战，如卷之二写木兰助甘鼎平邝天龙之乱，木兰隐于甘鼎的佩囊中，她所率的一百名龙宫兵卒则隐形于甘鼎手下兵士五十人之身，以两化附一形，后这五十名士兵与娄万赤手下三百名火军遭遇，五十人腋下各露鳞爪物二，激水沃火军，奄然俱倒地，短兵并起尽戮之，正是附形的龙宫兵卒发挥了作用。这种隐形与纳甲之术她曾多次运用，均奏奇功。

玛知古则长于咒术，敲其神镜之背而咒，能使化形之怪现出本相。卷十二、卷十三写喇哑喻用分身、变形、化形之术斗甘鼎一段颇有代表性，极尽想象之能事。喇哑喻先分身化成一个铁丸，诱使甘鼎于梦中吞之，欲取其命。此计不成，又化成大溪欲阻挡甘鼎所率人马前进的道路，被甘鼎识破其幻术，仍不死心，再化形冒充为矮道人的老师刘元海混入甘鼎营中，被甘鼎看出破绽，于是出玉塔一座，自己化为蛭螭从塔顶入，甘鼎以剑斫之，人与剑并为塔所包围。幸得犵儿救出方免此难。在他的分身演出这种种把戏的同时，他的本身化成一个僧人抢走玛知古的神镜，玛知古与天女木兰和砭师随后追赶，喇哑喻先后化为童子、狗与老姬，均被三人击败，最后竟然以一身化为玛知古等三人，伪玛知古被真玛知古的神镜所逐，伪木兰与伪砭师则与其缠斗，亦幸得犵儿变两身相助，三人方得脱身。

由以上分析可知，《蟬史》中的人物和战事与现实相去甚远，作品只不过借现实中的镇压苗民起义及镇压白莲教起义等事件作为书中故事情节的框架，发挥自己的想象，虚构出了一部神魔斗争的历史。书中贺兰观、斛斯贵等有一定现实依据的正方首脑人物在战争中并无多大作为。卷十一写甘鼎受弹劾，有人攻击他以道术取胜，以女戎随行。卷十三写斛斯贵上奏为其辩解曰：非术士不能成遏乱之功，非妇人不能妙诛邪之略。这正可看成作者自道其写作方略。

他笔下的两军战事主要就是道术之士的斗法，最常用的计谋则是美人计，而这些美人也都是身怀道术者。人物的神魔化与战事的道术化使这部小说以想象中

神与魔斗争的历史取代了现实的战争史。

《蟬史》在构思上的另一特色是写故事的方式十分特殊。

屠绅用了衍古的方法。薛洪勳先生在《传奇小说史》中对“衍古”做了如下解释：即假借古代的故事和观念演义出一篇新故事来，以影射现实。屠绅的《蟬史》与他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六合内外琐言》均善用此法。这种生发故事的方式是屠绅博学嗜古的才性使然，也是乾嘉时代以学问为小说风气的一种表现。

《蟬史》中的主要角色如前所述，往往为历史和传说中的著名人物转世或下世，作者即以此为开端结撰故事，但却并不拘泥于已有记载，而是采取时空并置、典故套叠、故事新编等方法，创造出新的形象，生发出新的故事。

如本书的女主角天女郦仲离故事来源于《柳毅传》中龙女事迹和《木兰诗》中木兰代父从军故事，但作者将这两个形象糅合成了一个新形象，赋予她不同于其原型的新性格与新的事迹。郦仲离在卷二中出场，因娄万赤咒阴火而驱毒龙，其国中居民被其沸羹，无不痛心疾首，龙女乃请于君父，愿潜踪甘鼎幕下效力。至卷四龙女父母以报国邀封，令赴西陲剿贼，乃嫁泾阳君次子。此子入世名为龙芝，耽于声色，并受敌方贿赂，调兵时称疾不行。于是龙女更名为木兰，请于泾阳主帅，云以弟代兄出征。在战斗中，木兰顾及夫家情面，对于助敌的夫家族人手下留情。叛乱平后，木兰辞归，不得于龙芝，日与构怨。员矩儿虑其为夫所挫，前往助之。果见龙芝缚木兰于柱而鞭之，矩儿重创龙芝，解木兰缚。木兰曰：尔恩义断绝，我已无夫；逝梁发笄，亦复何怨？自此相逢，即如寇仇，幸善避匿。木兰随矩儿行，龙芝复追击，为矩儿所毙。此后木兰乃长随甘鼎，立下了赫赫战功。

作者保留了《柳毅传》中龙女为其夫厌薄、虐待的构想，但夫妻不睦的原因及后来离异的过程则与原书迥然不同。原作中龙女因其夫贪于逸乐，为婢仆所惑，而遭厌薄，柳毅为其传书于母家，龙女之叔钱塘君为其报仇，食其夫。龙女终与柳毅成为佳偶。这里龙女与其夫的矛盾只是家庭矛盾，她在文中是一个柔弱、哀怨的形象。

而《蟬史》中的龙女与其夫的矛盾则事关到君国大计，龙芝受敌方贿赂，因此夫妻不睦由家庭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她在被矩儿救出后所说的一番话表明了她的决绝，正因为已演变为敌我矛盾，她的这番话才

不算有违妇道，而有着大义灭亲的凛然。龙女更名木兰，易装代其夫出战则是对《木兰诗》中木兰代父从军的构思略加改动而来。由此可见，本书中的龙女身份及其事迹从《柳毅传》与《木兰辞》中两个不同时代、毫不相关的女性形象生发而出，作者巧妙地将原作中龙女遭其夫虐待与木兰易装从军这两个关键性的情节串合到一个人身上，写出了既有儿女柔肠又深明大义、刚毅果决的女杰形象。

书中另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是阿修罗少主庆喜。卷七此女自云乃唐代锁骨菩萨下世。锁骨菩萨典出唐代李复言《续玄怪录》之《延州妇人》。原故事记锁骨菩萨化为美妇，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狎昵荐枕，一无所却。胡僧赞其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循焉。

此书即将原故事中菩萨与少年狎昵之事具体化，而其目的则非因慈悲而循世俗之情欲，而是为完所谓劫数，因其自称应劫运复出，当天四秀才，杀五进士以应一九之数；又淫六十三健儿，以应七九之数。为假后九月，反本还原，再不入尘世。菩萨的现实身份则是叛乱首领，书中卷七、卷八即以床第之战与兵戈之战交替而编织情节，虽有淫褻之病，但在古代小说性爱描写中也算别具一格。

庆喜后来归降甘鼎，尽改前态，持身端正，并在平五斗米道时立功。黄人谓此女影射白莲教起义女首领王聪儿，书中作者对她的态度也殊无贬义。即使在写她肆欲淫荡之时，亦突出她的重情义。作者从锁骨菩萨故事衍化出庆喜故事，选择这样一个原初形象，并以其转世故事，将原作中简洁的概括叙述铺演成两章，显示出作者的色情趣味，也表现出他对白莲教女首领的歪曲认识。不过能以丰富的想象将一个简短的前代故事扩展发挥而嵌入长篇中，使之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且将庆喜这个形象写得血肉丰满，亦可见作者的写作才华。

又如卷十一写到黑苗酋长求援于乌蛮江毒龙，作者以羿射九日、龙生九子、陶岷之海山使者三个传说与典故为骨干，编造毒龙出身及历劫故事，想象奇特。而此毒龙的克星则是柳毅，民间传说洞庭君禅位于柳毅，作者采用这一传说，写柳毅司龙职，受帝敕，来治毒龙。

甘鼎一方道术最高者是刘渊，他在书中是矮道人的师父，这一人物历史上虽然实有其人，但在本书中他则完全成了一个道士，日常作

道人装束。作者径以老道士呼之。卷三写矮道人托甘鼎带信给他，甘鼎梦中在蚩尤宫中与其相见，即准备取信奉上，而刘渊说他已看过，原来他早已派人将信取走，而甘鼎对此毫无察觉。甘鼎梦醒后检视行篋，信果然已不知去向。此后每逢甘鼎军中危急之时，刘渊都会适时出现，化险为夷。

由以上分析可知，作者采用衍古这种特殊的故事生发方式。一方面让柳毅、刘渊这些历史和传说中的人物置身于现实中，另一方面又将有着一定现实依据的人物如龙女、庆喜等与历史和典故中的人物挂钩。

因此，作品虽是一部以现实事件为素材的小说，而衍古这种特殊的故事生发方式却将历史与现实的界限打破了，历史上的人物不受时空限制地参与到现实事件中，现实中的人物又往往是历史上人物的转世或下世。人物在现实中的作为虽然并非他们在历史和传说中作为的简单再现与延伸，但二者之间有着某种逻辑上的联系，因为无论所处时空是古是今，人物品质与个性倾向基本一致，这也正是作者得以用衍古方式生发故事的基点。

二、文体特征：屠绅揉两种风格为一炉

巴赫金指出：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多语体、杂语类和多声部的现象。研究者在其中常常遇到几种性质不同的修辞统一体，后者有时分属于不同的语言层次，各自服从不同的修辞规律。长篇小说这一体裁的修辞特点，恰恰在于组合了这些从属的但相对独立的统一体(有时甚至是不同民族语言的统一体)，使它们构成一个高度统一的整体。

巴赫金所分解的长篇小说的布局修辞类型，虽不甚适用于《蟬史》这样的中国文言长篇小说，但他指出一部长篇小说是异质的不同文体统一体组成的艺术系统，强调长篇小说中存在“多语合弦”与“杂语共生”现象，这对于分析《蟬史》的文体特征很有启发。

《蟬史》在文体上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将两种风格不同的文体容纳于整体的艺术结构中。战争与情欲是这部书的两大主题。在写战争时，它力图写得像史书，而在写情欲时，它写得像艳情小说。

正如《蟬史》这一标题所显示的，这部长篇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当

作一部历史来写的。作者意在写出一部诛邪的战争史，它在文体特征上显示出文言史书的正式与庄严。皇帝诏书、大臣奏章、军檄等官方文献是史官们十分重视的材料，记人、记事的史书中为它们留出了大量篇幅。

《蟬史》有意在这一点上摹拟史书的体例，在描写正邪两方战事时不厌其烦地虚构这些材料，在文体上给读者造成了一种正史的错觉。

在战争以外的军旅生活中，作者着墨最多的是各种情欲纠葛，邪方首脑几乎全是溺于情欲者，正方往往利用这一点以美人计来施行离间、劝降、暗杀等计划。正方亦有个别人物面临诱惑一时把持不住，如写抚军余述祖有断袖之癖，卷十七写他为访三生之相好，竟至擅离职守，遍游鸡笼城而得之。但正方人物虽一时陷溺于儿女私情，终能以大局为重，转危为安。

邪方人物争风吃醋常常是导致小的纷争与大的战事的根源。如卷三写与邗天龙勾结的海盗老鲁贪淫倍常，桑生即以奇货艳色饵之。老鲁与部下果为美女争风，终为部下所杀。卷十七写叛乱的岛民梅飒采与严多稼因争契童有隙，抚军余述祖即派自己的变童解歌儿往行反间计。因此战争与情欲在书中紧密相连，情欲是战争的重要内驱力，争是情欲纠葛的结果与解决。与写战事时庄重、严肃的史书文体风格相对照，作品在写情欲时采用艳情小说的写法，细致描写宴饮、争风、调情等细节，不避琐细与秽褻。由于文言本身的典雅与含蓄这些描写不至于与战事描写的史书风格形成太大反差。

但由于文言与当时口语相距甚远，很难忠实地再现口语，巴赫金所指出的长篇小说的杂语特点在这部作品中基本无法体现。仅以人物语言为例，各类集团的表达习惯、职业行话、各种身份与年龄的人物语言等等社会性杂语现象在这部小说中基本没有反映出来。从人物语言中很难辨识说话者的身份、性别、年龄，更无论其个性。

这不仅是由于受到文言的限制，也是由于作者观念中没有写一人即要声口毕肖的追求，而是重在以锦绣文章显示自己的文才。如卷五写员矩儿到青城山谒其母，十二岁童子与母亲说话全出以骈俪之语：

秦川风雨，母也因依；蜀郡烟尘，父兮睽隔。未跃姜家之鲤，如无邓氏之儿。永怀堂上刘樊，乘白云于此日；可忆膝前鸡犬，舐丹药以何

年。敬谒青城，俨穷碧落。乌鸡反哺，须知季亦。嗟予鹤便重归，徒讶仙曾有子。

作者的才华自是得到了展示，只是与人物的身份和年龄极不相称，就是满腹经纶的成年人在与亲人相见时亦不会如此出口成章。这是《蟬史》的一大缺陷。

《蟬史》在全书总体结构上与同代白话长篇小说《红楼梦》《镜花缘》等相似，采用预言暗示书中主要人物命运和重要事件。

卷一《甲子城掘井得奇书》写甘鼎与桑蠋生在甲子新城中掘井得三篋书，一为“彻土作稼之文”，一为“天人图”，一为方书。彻土桑也，作稼甘也。此乃明言授其主宾二人。彻土作稼之文对于此后战事结局及各人命运都有隐晦的预言，象乐犷儿这样有道术的人能预知其微旨，但谓不宜预泄。

如卷二讨广州王邝天龙之乱前，甘、桑二人展彻土作稼之文，篆书中有云：甲部遥分龙一爪。卷三写邝天龙被诛，分足钉卫城，甲子城亦钉其一足，此即预言应验。“天人图”则有三幅，均预言邪方首脑人物的结局，如第一幅《鼠辈成擒》应灌儿擒邝天龙事，第二幅《横行自毙》至卷二十应验，乃预言娄万赤之被擒斩首。方书则是应急之策与救治之术。作品的预言过于晦涩，而情节发展又太过离奇，让人无从揣测，因此本书的预言并没有达到作者预期的引起悬念的效果，读者因难以参与亦失去不少猜测得到证实的乐趣。

《蟬史》作为首部文言长篇章回体式小说，在构思与文体两方面都表现出了一定的独创性。采用衍古方式生发故事，这是作者创作个性的标志。虽然这种方式并非作者首创，康熙年间吕熊所作《女仙外史》中就已经有类似写法，但屠绅将这一方式贯穿全书，采用了众多古代传说、故事，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与作品对现实的神魔化处理一起显示出作者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作者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打破了时空界限，在现实的战场上集中了古今中外、神仙鬼怪各色人物，幻诞莫测。作者为他的第一主题战争选择了庄严、正式的史书体，第二主题情欲则以与之相称的艳情小说写法来呈现，两种文体风格上雅与俗、庄重与琐褻的冲突，通过文言这一媒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和。

以长篇小说通行标准衡量，本书艺术上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由于作者的炫才倾向，也由于文言这一语体的局限性，书中人物语言千人一腔，导致人物个性模糊。人物淹没在令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的故事中，虽然这是故事型小说常有的毛病，但本书尤为突出。全书采用预言式结构，但预言过于隐晦，并且缺乏统摄全局的概括性，沦为细节性的谶语，未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第三节 创作风格形成原因

屠氏的小说《蟬史》体现出独特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正如屠绅生前好友陆祁在《哀广州通判屠君绅》诗中说：游戏文章都奥衍，猖狂意气剧酸辛。那么，屠绅奇特的写作风格究竟是在哪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呢？

一、社会思潮的影响

从政治、文化层面上看，屠绅的“古涩艳异”艺术风格的形成是由乾嘉时期的社会思潮、学术氛围所决定的。

屠绅所生活的乾嘉时代理学思想受到压制排斥，显得黯淡无光。在民间，理学的空疏无根、压抑人性遭到进步思想的唾弃。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对理学的冷嘲热讽、刻意攻讦就具有代表性。在统治阶层，皇帝们对理学的态度很是微妙。康熙、雍正和乾隆对理学大力扶持，实际上是利用多于崇信。清廷只是利用了元明以来做八股应举的程朱招牌，而对理学的真正精神则加以压制排斥。如乾隆在《御制程颐论经筵子》中甚至于称——程朱理学中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为大逆不道：

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使为人君者，以天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所用若韩、范，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所用若王、吕，天下岂有不乱？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像谢济世因注《大学》而获罪，尹嘉铨因为著《名臣言行录》而被杀，追根究底，是由于其中的理学精神或儒家理想主义精神引起了满族统治者的反感和恐惧。四库馆臣作《四库全书提要》时对程朱理学予以调侃乃至攻讦，也正反映了这一点。朝廷一方面尊理学为国教，另一方面却又对理学名臣的言行表示怀疑。

统治者这种自相矛盾的心理催生了清代特殊的社会现象——文字狱。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即累兴文字狱，乾隆时则达到了顶峰。此时的文字狱不仅规模大、牵连广，次数也特别多。据郭成康、林铁均《清朝文字狱》一书统计，乾隆朝大小文字狱多达一百三十余次。朝廷苛责地方官吏，官吏深恐一并参处，举报之风大行。于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故入人罪的情况便屡屡发生。吟诗作文，乃至属联拟题，都有可能被随意引申曲解，遭致杀身灭族之祸。文人普遍怀有忧谗畏讥、惴惴不安的心情，形成了畏惧、郁闷的心态和看风使舵的处世态度。

在这种政治条件下，士大夫治学、作诗文自然要小心翼翼，尽量不接触现实，不敢议论时政，清初以来的经世意识普遍淡漠，学者只好潜心书斋，论经研史，做些与现实较少联系的考据，经学研究成为主潮。

乾隆在文化思想统治方面继承了其先辈镇压与笼络并用的方法。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乾隆对知识分子采取笼络政策，尤其是对文化政策做了调整，提倡和引导经学研究。乾隆十年(1745)颁谕，责成九卿、督抚举潜心理学的纯朴淹通之士。乾隆十五年(1750)，朴学先驱、无锡学者顾栋高对《春秋左氏传》的研究，被乾隆赞为“绩学之功”（《清高宗实录》）。此后著名朴学大师惠栋也以博通经史，学有渊源，为两江总督尹继善列名举荐。乾隆三十六年(1771)重开博学鸿词科，三十八年(1773)又开四库全书馆以整理、考订古籍文献为契机，提倡探求先圣先贤之微言大义，强调“穷经”为读书根本，鼓励和支持经学研究。著名学者戴震以布衣入翰林，一时上自名公巨儒，下逮博士学究，无不以考订经籍为己任，于是“海内浸浸然趋实学矣”。（《国朝先正事略》）

由于朝廷文化政策的转向，经学成了衡量学者才能的主要标准，因此大批有经学专长的学者先后被送入各级政府机构，其中如纪昀、朱筠、王旋、阮元等不仅经学造诣精湛，而且还仕宦显达，成了当时推动经学

研究的领袖人物。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考据之风日盛，朴学大放异彩，因其极盛于乾嘉年间，故又被称为乾嘉学派。虽然乾嘉学派的产生与繁荣却是清王朝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但不可否认，从学术文化上看，乾嘉时期无疑是又一个黄金时代，学术集大成的气魄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

乾嘉学派在文字、训诂、金石、历史、地理等学术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都是值得肯定的。考据学代表和提倡实证、科学的精神，它的盛行对作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博学之风，胡适的概括也许最为明了：那个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故那个时代的小说，也不知不觉地挂上了博学的牌子，这是时代的影响，谁也逃不过的。这是一个崇尚学问、注重考据的时代，许多人喜欢把学问写进文学作品，甚至借文学样式来表达学术见解。如当时著名的诗人翁方纲，他论诗反对神韵派的虚寂、格调派的空套、性灵派的滑脱，力倡“肌理说”。认为学问是作诗的根本，要求以儒家的经籍入诗。他写了大量的学问诗，将经史的考证、金石的勘研都纳入诗中，受到时人的推崇。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袁枚就曾讥讽他误把抄书当作诗。才学的印记深深地烙进了那个时代的文学之中。

作为才学小说的作家，屠绅不满足于在《蟬史》中仅仅讲述故事，他在知识学问方面有着强烈的自我表现的欲望。在一个以学问为重的时代里，和他的同乡夏敬渠一样，屠绅相信：读书最长学问，读此等奇书尤使人大扩心胸，增长知识。为了取得这样的效果，屠绅运用的方法可概括为两个字：铺陈。即在可以引申阐发之处尽量把话题做深做广，用夏敬渠的话说就是：此书之奇，在无笔不用透顶之法也。虽然他这话说的是自己的小说《野叟曝言》，但同样也适用于屠绅的《蟬史》，蟬即书蠹，又名白鱼、蠹鱼，是一种食书的小虫。屠氏本人即以书蠹自况。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引《仙经》，说书蠹三食神仙字，即化为神奇的环状物，名“脉望”。屠绅以读书多，成此小说，可传之后世，亦是化腐朽为神奇，故名《蟬史》。

在小说中，他尽力把各科学问融进去，尤其是易学、五行等知识。

用得好的地方，其笔致也还迥峭可喜。如卷三区星致甘鼎的一封信：

星之于足下。如罗浮两山，风雨离合，今将别矣。足下与星之于广州，如太极生两仪，阴阳偏缺，则四象八卦，无所附丽。星迁桂林，足下在广，是阳变阴合。唯足下一人兼之。

将人物关系用阴阳太极来比拟，很是新鲜。读者不仅可以看出作者对易学的精通，更主要的是，作者能将艰深的知识用小说写出，化臭腐为神奇。这才是《蟬史》的高明之处。

可见，屠绅所生活的乾嘉时代朴学大放异彩。受朴学盛行的影响，以学问为诗，以才学为文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风尚，学者文人们纷纷将考据延伸到文学创作中，将之作为使气逞才、卖弄学问的广阔天地。屠绅身为他们中的一员，其创作风格必定要受到这股时代思潮的影响。

二、社会交往的影响

从社会交往层面来看，屠绅独特创作风格的形成与当时文人士大夫间征奇话异之风盛行，彼此在写作风格与趣味上互相影响有很大关系。

屠绅对于鬼神的态度，我们从《参军鬼语》中可以窥见一斑：

千宝闻冢中鬼婢之论，遂传《搜神》。儒者供谈助而已，唯传奇家好演其事。

一日，郡小吏祀社神，伶者为唐太宗还魂小说，观者如堵。妇竖见阎罗主者，旁列诸狞面人，率悚然发立。又刀山血湖，诸幼相复以手掩面而啼。有顷，黑云蔽日欲雨。余虽秉儒性，兹少惑焉。参军徐玠卿云：是非妄也。入觐为郎，神启之也。曾记二十七岁时，卧病三月，即昏寐，不饮食言语，医人患之。

一夕觉有人促予起者，似隶卒状。引之出门，心怅惘无所适，欲还乡，不可得。所涉皆烟水乡，飞行可绝迹。困极，憩道旁，如经宿始生。见城阙，闾然进一宫殿，颇似曩所历道院。闻呼名，趋跪于阶下，殿中深黝不见人，唯大声霹雳，谓尔已离尘世矣。余始哀怖，又闻殿中作温语声，云：尔祖掩骼之功不可以无报，其益尔算，还家可乎。余首崩角，请于神，曰：某榜中列名否？神云：无也。输租起家耳。余问祖父母算，云：皆可二十四年。命前隶送滞魄归，仍如前卧。顷之，扶病起，始能

辨室中老幼。先大父坐于床，余叩以掩骼故事。大父瞿然曰：此事颇秘，尔何由知之？余以神祝告，然私心窃喜，祖父母可延二纪。乃今皇帝龙飞之二十四年，祖父母相继即世。余益信神语，不复事占毕，输粟注今职也。嗟乎！是可以续干宝之书矣。

屠绅虽自称“秉儒性”，但是对鬼神之事却津津乐道，详细书之，说明其思想深处还是崇而信之的。屠绅还时常与朋友口耳相受诡异之事。

乾嘉时期文人士大夫间谈鬼说异，绝不仅仅限于口说耳听，还往往落实到笔头。其时写作小说类笔记和小说专集成风。友人之间以此为尚，互相影响，互相竞争，互相赠阅，形成了一些写作小圈子。屠绅与其数友人均有志怪作品传世，他与金捧闾同时作志怪书，洪亮吉题金氏《客窗二笔》诸诗中一首云：

屋后回环西小湖，谈空时觅北街屠。

比邻各逞如椽笔，争作人间鬼董狐。

第一句下原注谓屠刺史绅时亦著《琐蛞杂记》等书。

乾隆六十年(1795)屠绅自京还滇，其友徐书受送别诗中云：各有文章堪志怪，莫嫌纸贵费抄胥。注：时君以《琐蛞杂记》见贻，君亦索予所著《谈薮》。

《谈薮》为杂俎集，记异闻、轶事、典故等，中有不少志怪短章。

朋友聚会、公余闲暇时，三三两两谈天说地作为消遣，是屠绅等文人士大夫生活中的常事，而他们所说的故事往往便成为其作品中的素材，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故事来源。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谈得多了，听得多了，日子一久，这些离奇古怪的故事势必影响到作家的审美趣味与写作风格。像屠绅这样热衷于探讨诡异古怪之事的作家，受谈异影响，其文风势必也倾向于灵怪、古奥。如小说《蟬史》从总体上采用了神怪小说一类的模式，情节荒诞离奇，中间插入种种法术、美人计等，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术数、堪舆、神奇法力，这些莫测高深的东西，成为他笔下的小说人物扬名立万、建功立业的重要凭借。

《蟬史》中的主人公桑蠅生对这些奇门术数无所不精，又无所不用，最终帮助甘鼎平定了交趾的叛乱，自己也衣锦还乡。神魔斗法是《蟬史》

的主要情节，以甘鼎、桑蠋生为代表的官军，在龙女、矮道人的帮助下，与邝天龙、交人以及青、黄、赤、黑、白五苗进行了一系列较量，如卷二十描述匪首娄万赤与其师李长脚斗法：

娄万赤与其师李长脚斗法于江桥南。李长脚变金井给万赤，即坠入，忽有铁树挺出，井阑撑欲破。犷儿引庆喜至，出白罗巾掷树巅，砉然有声，铁树不复见，李长脚复其形，觅万赤，卧桥畔沙石间。遂袖出白壶子一器，持向万赤顶骨咒曰，咒毕，举手振一雷。万赤精气已铄，跃入江中，将随波出海。木兰呼鳞介士百人追之漂浮，所在必见吆喝，乃变为璩蛞。乘海蟹空腹，入之，以为藏身之固矣。

交趾人善捞蟹者，得是物如箕，大喜，剖蟹将取其腹腴，一虫随手出，倏坠地化为人形，俄顷长大，固俨然盲僧焉，询之不复语。有屠者携刀来视，咄咄曰：蟹腹自有仙人，一名和尚，要是谗语，断无别肠容此妖物，不诛戮之，吾南交祸未已也。挥刀斫其首。

时甘君已入城，与区抚军议班师矣。常越所部卒持盲僧首以献，转告两元戎。桑长史进曰：斯必万赤头也。记天人第二图为大蟹浮海中，篆云：横行自毙。某当初疑万赤先亡，乃今始验。

屠绅故意追求遣词造句的古奥，使本来浅显的故事情节蒙上了古涩和神秘的色彩。有时也写一些阴森、恐怖的东西，如《临清观万人冢》：

釜底游魂窜不死，郊原夜半号鬼子。传闻兰若容万人，鼠穴凭陵闹如市。已推佛骨倒狮座，复坏僧厨堆马矢。妖童里头女窄袖，刃在其颈寐而喜。

传奇话异已成为作家创作灵感的源泉。屠绅对于鬼神之事、诡异之物的兴趣似乎要比常人强烈许多，进而影响到他的写作风格。不能不说，这与屠氏生活社交圈中的文人士大夫们崇尚谈论鬼怪灵异是息息相关的。

三、个人主观意图

从主观因素来看，屠绅个人的学养性格和仕宦经历也是造就其“古涩艳异”的独特风格的重要原因。

一是因为屠绅喜读奇书。其阅读范围，据《小说小话》所举，则有

《庄子》《列子》《竹书纪年》《路史》《易林》《太玄》《山海经》《神异经》等。因所读古书众多，给了他很大影响，所以他就形成了搜怪辑异的嗜好。吴锡麒《有正味斋词集》卷三《送屠笏岩州牧绅还寻甸》，其中有句云：

料细雨蛮天，
跳歌声歇，
草长花飞，
冶情都仗旧莺说。
奇书续成满筐，
早灯窗读罢，
肠更萦结，
奇书续成满筐。

也证明屠绅在阅读奇书之余，已经从事志怪之文的创作。正因为博览古书，奇古能摹，钻研既久，心领神会，为文古涩艳异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是因为古奥华艳之文风实乃作者性情的自然流露。

屠绅学生师范在《习园藏稿》《鹞亭诗话》合序中说“负不可一世之概，挥金如土，避俗若仇，然于今人中皆不能多见者”。《鹞亭诗话》附录说他“豪放嫉俗，生平敬慕汤显祖之为人”。洪亮吉在《检得屠刺史绅所寄诗追挽一首》中写道：

故纸重翻百感兴，卅年前事杳难凭。
闲情究累韩光政，醇酒终伤魏信陵。
曾记竺中重九宴，未忘燕市上元灯。
诗人循吏谈何易，一著终当让义仍。

诗人在诗后的批注中说：君生平慕汤义仍为人，然作吏伤于酷，以此不及。避俗若仇的屠绅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他独到的见地。例如人才问题，《鹞亭诗话》中有一篇《鹞论》文举荐衡表：

鸢鸟累百，不如一鹞。鹞之为言谔也。诺不如鹞，故名斯亭者。其辞庄，其容悴，曰：吾效鸢鹞足矣。鸢凤虽美，盛名易副乎？吁！此真

荐贤之理。

鸾凤并非真正的人才，外表好看但盛名难副。于是，他在《蟬史》中按照他本人的圣贤梦想，塑造了一个具有人情味的半侠客、半儒者形象桑蠋生，这才是他推崇的至真至善的人才。从屠氏的诗作和《鸚亭诗话》中可以看出，屠绅一生中不以显亲扬名为念，只求能够立身行道，实现抱负，如《乞毁碑》：

碑以德以功，不以名利。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也。营之则以致戾，毁之则以禳灾。癸卯夏，郡无雨，其明年又以愁霖害稼。为恐，尹将祷于神祠，戒无宰杀。有屠者投牒云：牲畜，饮食之患也；碑碣，缙绅之患也。请先其大者，后其小者。尹诂之。屠云：丙火南向，是能烛群阴。日宣万物之宰，乃腹负之。渠无盛德于民，无丰功于国，依南郭竖崇碑焉，厌火甚矣，乞毁之。尹拱手称善。

这种思想自然地反映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设置了一个圆满的小说世界，以抒发平生志向，弥补人生缺憾。

在小说中，桑蠋生和甘鼎最终平定了交趾之乱，桑蠋生衣锦还闽，甘鼎功成身退，弃官而去。既行侠仗义，建功立业，又不汲汲于名利，功成身退，归隐还乡，享受恬淡逍遥的日子。这恰是屠绅的最大心愿，抑或他即桑蠋生，桑蠋生即他。

三是因为屠氏自小生长于江南的江阴，青云得路之后，历任云南师宗、弥勒等县知县，乾隆五十二年(1787)迁云南寻甸州知州。嘉庆元年(1798)他被调往广东任职，先任佛山同知，旋于次年特旨补授广州府通判，长期远宦云南、广东。

云南对屠绅来说应是一片奇异的土地，那里地处偏远，远离中原文明，少数民族众多，处处呈现出与家乡迥然不同的风貌。

屠绅长期生活其间，耳濡目染不少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人情，自然要将它形诸笔端。如《蟬史》开篇云：

在昔吴依官于粤岭，行年大衍有奇，海隅之行，若有所得，辄就见闻传闻之异辞，汇为一编。

作者自述写作素材、见闻和传闻，以清朝平定苗乱为主，小说中有

一些涉及云贵少数民族的篇幅，他丑化少数民族的先祖为草木蛇兽。因此他的文学创作难免打上边地神奇的烙印，造成他努力追求一种古奥华艳的艺术风格。

屠绅远宦期间曾游历不少地方，可谓足迹遍千山万水。他性喜游山玩水，喜欢到大自然中寻找最简单、质朴的快乐。有时是独游，有时是呼朋唤友一同游玩。他创作了一些记游诗，表现游历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比如《灵岩》：

镇日与君逐队忙，悬崖古洞见夷光。
春风好梦留香径，夜月疏钟过屐廊。
青叠天平烟漠漠，白浮笠泽水茫茫。
湖山如画人如织，阅尽沧桑是法王。

而异乡的景色，又很容易引发乡愁，《河边晓行》：

客路浑无定，河流不肯平。
堤风乘浪峭，海月照沙明。
地险何年凿，羁愁一旦生。
故园千里道，空听铎铃声。

他长期在云南、广东一带做官，对于从小生长在江阴的屠绅来说，这里的山川、草木、风土民情就有了一种异域情调，这对于爱好追求新奇的屠绅来说无疑正是他所向往的生活。屠绅的足迹也曾踏上南京的土地，他有七言绝句《忆金陵旧游》三首。

屠绅的游历具有代表性。清乾嘉年间考据学盛行。考据学的对象，除儒家经典著作、先秦诸子外，还涉及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表现在乾嘉文人小说中，提到文人形象的才华，也不再仅仅是诗文，那些文人英雄们往往精通天文、水利、医术或礼乐，处理具体的政务游刃有余，熟读兵书，深于谋略，能够随时率军出征。屠绅就不仅文才出众还精通音律。洪亮吉有《屠大令绅以报最入都话旧赋赠四首》，其中第四首：

门前都复有青山，忧患时时拟闭关。
客早自怜华鬓改，官贫莫愧俸钱慳。

间中歌板消年岁，归后谿船递往还。
我亦尚营千载业，著书多欲待君删。

在某种意义上，文人作家与考据学者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考据的博学精神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与考据学兴盛相伴的是游幕之风，它为通俗小说及记游诗歌提供了充足的故事素材，乾嘉小说中文人主人公的漫游，无疑是现实世界中游幕之风的投影。浮游不定的人生，怀才不遇的悲慨，困窘的生活，小说中的文人主人公就是作家本人的化身与升华，他们有着相同的英雄梦幻，因而亦有着相同的心灵伤痛。这些在《蟬史》的桑蠋生身上都有所体现。桑蠋生的旷世奇才因而成为屠绅表达人生夙愿的重要手段，作者在他身上倾注了许多人生感悟与社会理想。

可见，乾嘉作家屠绅“古涩艳异、晦其义旨”的独特文风的形成并非偶然。它是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思潮与学术风气使然；它同时又受屠绅交友圈中大家共同爱好的影响；它还与作家个人的学养性格和仕宦经历有莫大关系。

第四章 屠绅诗歌与诗话述论

第一节 诗与诗话 书写生活

据《江阴县志》记载，屠绅工诗，在当时诗坛有盛名。可惜的是，他的诗作散佚得很厉害。现在屠绅传世的诗集，据《江苏艺文志无锡卷》记载：有《鶚亭诗抄》一卷、《笏岩诗抄》一卷。而《鶚亭诗抄》则被收录在清人顾季慈编辑的《江上诗抄》中。

《鶚亭诗抄》收录屠绅生平诗作一共十五首，其中律诗七首、近体诗五首、绝句三首。律诗中有三首是五言，四首是七言。三首绝句都是七言。《鶚亭诗抄》卷首附屠绅小传：“屠绅，字贤书，号笏岩，乾隆癸未进士，历官云南寻甸州知州，屡充乡试同考官，得人称盛，后倅广州，人都歿于京邸。著有《鶚亭诗抄》一卷。”

五言律诗分别是：《谢陈茝韵玉田两同学》《河边晓行》《微山晓望》。七言律诗有：《酌酒与储玉琴》《灵岩》《寄萧梅村二首》。近体诗有：《阿井泉》《申浦寒夜怀陈瑚海》《清江浦晤陈瑚海用坡韵》《南旺分水》以及《临清观万人家》。绝句是《忆金陵旧游三首》。

从题材上看，这些诗作主要是写景诗与交游诗。

例如《酌酒与储玉琴》：

当筵那复问悲欢，念尔茫茫感百端。
风雨十年家铁瓮，云山一夕话铜官。
谁怜冷锻嵇康灶，我愧虚谈贡禹冠。
今夜蓉城好明月，醉中犹得坐团圆。

本诗真实记录了他与储玉琴举杯共邀明月的情形，写出了真情实感，情深意切，友谊绵长。

寥寥的数颗星辰在皎皎的月华中黯然无色。那月华中的阴影，是婵娟飞天时快乐的舞姿，还是她独处时落寞的眼神？神思恍惚之处，屠绅真想轻轻地问友人：今夜，你是否感到孤单？月亮就淡淡地挂在天边，光华明丽，只是少了清风的抚慰和伴随，时空倒转，还是苏轼的千里婵娟吗？是。在阴晴圆缺中，一份“我欲乘风归去”的遗世独立，一份“起舞弄清影”的旷达释然，一份“人有悲欢离合”的自我宽解，一份玩味，一份温暖，一份意境，一份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希冀……

写景的比如《南旺分水》：

水合争上游，鼋鼍为梁夹轻舟。水分恶下流，龙蛇出壑横长矛。仙人掌劈琉璃毯，鼉屐画地清鸿沟。我闻禹功疏凿久，湮没济河之域无复古兖州。汉河中抱蜀山独，明湖混港简沙鸥。齐人更苦北流悍，漳河卫河千里曲折纷相扎。监河挺英谋，功与砥柱侔。障川迴澜藉高阜，一丸泥制双螭蟠。始焉溟津潜结不肯泻，继乃束縛怒汶敌卫如敌仇。一朝壬癸执弧矢，里战不下坤母愁。谁其瞰血者？河伯随阳侯。三旗雷鼓息坛坫，牝马行地出土羊。精灵如蚁磨旋转，两两虎视耽其眸。迳来南支北派大启宇，亦若群后拱手冠带朝春秋。客从江汉来，帆饱南风柔。自入鲁齐境，堤闸遇石尤。舟人指示南旺水，水势忽倒十里谁能留。往来对面招手不得语，人家咫尺转眼迷廉钩。我生无能等蚍蜉，意与万舸日夜相沈浮。从今更乞北道主，毋以急湍喷薄令我仓卒惊潜虬。

诗中引入神话传说，虚写与实写结合，议论与抒情相结合，气势古朴宏大，用字铿锵有力，极具古风之神韵。

此外，屠绅还有四首诗，《佳禾篇赠何明府》《七古送陈伯玉》《十月偕黄仲则饮旗亭》《忆上人某》。这些都出现在他的好友洪亮吉的《玉麈集》中。但是现在只闻其名，不见其诗，已经难觅踪影。

《鸛亭诗话》名为诗话，却无诗话之实。金武祥和汪琅都认为，《鸛亭诗话》虽然每条各署姓名，但应是屠绅一人所为。

金武祥在诗话的序中说：

余观诗话共三十六条，不尽论诗。每条各署姓名，而用笔之谈谑、庸峭与《琐蛭杂记》相似，疑刺史一手所为也。书虽小品，终胜于小说家言，因亟为镌木以传，并以诗附于后。

汪琅在诗话题词中说：

书凡三十六条，皆寓言储说之流，而名以诗话，殆不可解。各条虽分署作者姓名，词气则如出一手，貌渊奥而实平易，与笏岩他所著作颇复相类。昔人疑篋中集诗皆出次山，余于此书亦不能无疑也。然笔致道峭可喜，孤行则传否不可知。入之丛书则广筵方丈忽见江珧，不能不谓为珍味。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屠绅和他朋友的杂文集。他们把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想记录下来，文章大多篇幅不长，有的由生活中的一个事物生发开去，阐述一个道理。

如《贪羊》：

贪，畜生也，何怪乎尔！弱之肉，强之食，未闻倒而行之。且不食肉而茹毛，其饕之奇而不法者耶？尉曹翼斋马不瘠而秃其尾，吾疑之。翼斋云：髦髦者，羊食之矣。夫马尾何害，而羊恶之？食马尾何补，而羊甘之？使长喙主簿而尽若此也。不特房驷之精自危，凡鬣者无完肤，胫者无全体矣。然则触贪羊者，宜何如自惜焉？

本篇诗话借羊食马尾之事，反映了人有不测之贪及不测之祸。

澳大利亚有一个相似的故事：一片草原的草长得特别肥美，走在前面的羊群自然能够吃到好的草料，而走在后面的只能吃剩下的，于是后面的羊就死劲地往前面挤。羊为吃到好的草料，都不愿落在后面。草原的尽头是悬崖，羊群挤到悬崖边居然毫无警觉，就这样一只只地掉下悬崖……

莫做不知止步的“贪羊”，两个故事的道理是相通的。

有的诗话则反映朋友交往的逸闻趣事，如第三十三篇《无言》：

雪岩远出还郡，笏岩出白纸笔书云：两日不面见，各默然。吾欲叩，

数君名，君不能举。君转以他事叩吾，吾随举辄断，如霞起天外，因风吹散时。云氏在座高咏“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之句。

屠绅所记的“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出自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该书是中国诗学上的不朽篇章，其中的《典雅》章更是千古传颂的绝唱。“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就出自《典雅》，且是本章的文眼，也是唐人所推崇和追求的境界和品格。这种境界是一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含蓄与旷达，是一种“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淡然与平和，也是一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淡定与禅意。

“落花无言”，是经历了沧桑和磨难之后的大气和胸襟，也是走过了起落和坎坷之后的笃定和从容。那历尽沧桑和磨难后的大气与胸襟是经过生活的千锤百炼涵养出来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历经起落与坎坷后的笃定与从容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的旷达胸襟。

面对伴随成功而来的喝彩和荣耀，坦然平静地接受，把成功看作是上苍给自己的礼物；面对伴随挫折而来的打击与悲伤，心平气和地接纳，把挫折看作是上苍对自己的考验。平淡对待得失，冷眼看尽繁华，畅达时不张狂，挫折时不消沉。在人生的历练中涵养淡定从容的定力，在潮起潮落的人生戏台上，举重若轻，击节而歌，以一份洒脱娴静的心态来面对喧嚣的红尘。落花无言，留香阵阵，以淡定从容的态度面对人生，这种境界也许难以企及，却是屠绅一直在追求的。

“人淡如菊”是一种平和执著、拒绝霸气的心如止水，也是一种平实内敛、拒绝傲气的心平如镜。人淡如菊有的是“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的坚贞和执著，少的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霸气和威严；人淡如菊有的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悠然与洒脱，少的是“独傲秋霜幽菊开”的孤傲和清高。

人淡如菊，淡在名利之外，淡在诱惑之外，却淡在骨气之内，淡在品格之内。这样的淡，如同日夜的更迭，如同季节的流转，也如清泉的流淌，如松涛的起伏，一切皆于淡然之中，一切尽在平静之中。这样的淡让屠绅在浮躁尘世中，堪破纷扰，洞察世事，谢绝繁华，回归简朴，达到云淡风轻、超凡脱俗的境界。

在花开花落间，屠绅及其友人懂得，人生如花，绽放、凋零，容颜终将在岁月中老去，如果能在时光的雕刻刀下，让自己保留清晨露珠般清新的笑容，端庄优雅的气质，深刻内敛的涵养，那将是上苍赐予的礼物。于是就泰然面对日出日落、潮起潮落，一如那无言的花开花落，重归于尘，重归于土，不再惧怕青春的易逝，生命的消融。

诗话中更多的篇目是记载灵异之事，这样的文章倒与屠绅的笔记小说一般无二，如《判鬼仆》：

雨璁作危语，客以谭鬼请于予。忆在汪芝崖廉使署中，仆周姓者，方午浚于舍北荒院，忽踣地作鬼哭声，汤药者、针灸者、善符录者，杂治未效，命且不测。廉使侦知之，置仆于庭，以丹砂判词云：藐尔青衣，在人作仆，居然蓝面，是鬼不雄，谁从马矢之？余含砂以射，会见乌台之上，秉笔而诛，返我清宁日。馭有轩辕之镜，驱其妖孽星官，即獬豸之精。仆呻吟答云：某，前客仆也。魂滞留不能去，周溺吾面，故摔之。能以械击彼三十，刻当速去，勿敢溷公矣。廉使如所欲，二更后始生，询其事，云：吾就府君，判命系中庭耳。曾不识臬君也。三年，廉使卒于戍。

本文以灵异情节吸引读者。因为好奇是人的天性，所及记载灵异事件的书往往以其比较特殊而广受欢迎。事件出现带有因果性，其结果不是大多数人想看到的或者看不到的。这样就让屠绅的作品产生了“攫人心”的力量。

有的片段还具有日记性质，比如《槐影》：

四月三日文战于鹮亭，不雨而润，砚莹然也。不风而凉，衣爽然也。捧腹而哦，仰见槐影，盖堂面西，亭面南，槐自堂而堂自亭，而亭无与，于客有得乎天。而谏主人者必以槐市翁，迁槐里令，擢槐安守，晋槐卿为词，顾影当自疑也。

又如《小冯君》：

五月十三日，饮鹤亭。众宾客各为觴政。奎园后出一令，颇有京兆眉妩。及吏部瓮间，想客有讥行检者，奎园曰：吾固不识天上人、地下

鬼。小冯君意气那让公等耶？

这些日记再现了屠绅当时的文化生活，他们追求的是优游自在的生活，渴望远离政治的喧嚣，隐逸在这南方的绿水青山中。

《鸛亭诗话》的内容纷繁芜杂，其中所收文章体裁也不尽相同，有散文，有小说，还有日记。它生动地记录了屠绅与朋友、同僚日常的生活状态，为我们研究屠绅的生平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料。

第二节 奇崛诗风 典雅蕴藉

屠绅在文学史上得以留名，能够拥有他的一席之地，是靠他的小说。然而人们忽视了一点，他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

乾嘉年间，他与当时的大诗人洪亮吉、黄景仁等结为诗友，一度称誉诗坛。据说他很会写诗，与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洪亮吉这样评价他：

屠进士绅，弱冠即通籍，其为诗有隼才。余最爱其《佳禾篇赠何明府》《七古送陈伯玉》《十月朔偕黄仲钦旗亭》《忆上人某》，近体亦佳。记其一联云：风雨十年家铁瓮，云山一夕话铜官。（《玉麈集》）

洪亮吉还记载道：

屠州守绅诗如“栽盆红药，蓄沼文鱼”。（《北江诗话》）

汪琅在《鸛亭诗话·序》中评价其诗文：“貌渊奥而实平易……然笔致逋峭可喜。”

可是，由于屠绅的诗文散佚的很多，如今人们已经只知道他是小说家，而不知道他也是诗人了。不过，我们虽然不能窥见其诗歌创作的总体面貌，但从他仅存的诗歌的创作水平也可以看出，他是不虚此名的。

格律诗屠绅的格律诗和他的近体诗风貌略有不同。

屠绅的格律诗题材分为两类：

一类是朋友间相唱和的诗，如他的《酌酒与储玉琴》《寄萧梅村二首》等诗，就比较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注重对诗歌意象的提炼与组合，或借景抒情，或以物抒情，都能以真情取胜，极富感染力。同时他的思致清新、明快，语言较为秀丽脱俗。

如《谢陈苴叟玉田两同学》：

多情纪与谯，示我琅玕音。
交获二难友，酬将一片心。
秋高惜鹤荐，岁暮作龙吟。
展卷忽长叹，门前白云深。

这首诗前两句叙事，后两句抒情。叙事时使用典故，琅玕音说明屠绅与好友意趣相投，二难友说明他们惺惺相惜。抒情时借助秋天的景物，通过意象的提炼、选择来表达情感，写出了一种凄清的情调，也道尽了诗人的怅惘以及与朋友依依不舍的心情。诗风细腻、委婉。

动人的秋景，掺杂了作者独到的对景色的主观见解，因而注入了一种涌动于字里行间的意趣。罗丹曾说：“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所以使人感动，不单是它使人得到了多少适意的感觉，实则因为它所惊起的思想。”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我们不难理解屠绅写自然界的清新秀丽、白云纯洁，正是反衬社会现实的昏暗污浊；写好友间的纯真友谊，也是对比官场的竞相倾轧，从而表现自我超凡拔俗的情愫。景物中裹挟着的超脱的意趣，往往像这般富有感染力地流露作者的情感，成就了华丽篇章。

又如《寄萧梅村二首》：

之一

问讯淮南萧使君，几时尊酒赋停云。
秋风铁篴青丝嶂，晓月银钁白练裙。
授食独容湖海士，护储兼育鹤鹅军。
登坛五十心逾壮，不爱寻常赍祝文。

之二

念旧宁无一纸书，书成五夜更愁予。
吴乡暑雨连溪稻，江县腥风满市鱼。
棠荫抵今谁剪伐，柳条犹昔尚扶疏。
散人自习祛生懒，千里相思泪有余。

第一首诗情怀豪迈，感情激昂。而第二首诗中骚怨、感伤的意味很强烈。第一首诗的景物为实写，第二首诗写景虚实结合，“吴乡暑雨连溪稻，江县腥风满市鱼”是实写，“棠荫抵今谁剪伐，柳条犹昔尚扶疏”是虚写。第一首诗写出了萧梅村的老当益壮，同时也是自况，令人钦佩。第二首诗写出了游子思乡的一片拳拳之心，催人泪下。

屠绅的诗歌语言精练，以景物的凄清，概括出一种自古皆然的愁绪，点染出人物处境的孤寂和心情的落寞。这种以独到的意趣寓情于景的范例不胜枚举。而正是这意趣美，丰富了他诗歌的取材，营造了诗画皆美的艺术氛围，生动了作者心灵深处的思绪，使语言更加峭奇艳丽，诗境愈发诡谲。

另一类格律诗是写景诗。写景的当中，《忆金陵旧游》三首是绝句，这三首绝句颇有怀古诗的味道。

第一首

淮清小市夜如云，景色秋来又几分。
何以扬州好明月，吹箫声近杜司勳。

第二首

碟子轻盈水上歌，秦淮秋思上楼多。
旧游南指乌衣巷，桃叶无情奈若何。

第三首

冈头绮石似琼瑰，曾听当年说法来。
千佛同登报恩塔，更无花散雨花台。

屠绅在诗中引经据典，展示了他广博的历史知识，给人以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与命运无助感，表达了一种历史命运的空幻意识——自然永恒而社会变迁，日月不变而人世变迁。

另外三首写景诗笔调苍凉、冷朴、幽静，融入了作者的一种身处异乡、天涯飘零的孤寂与苦闷。

如《微山晓望》：

帆影下迴汀，湖光带晓星。
天荒微子墓，树远沛公亭。
鳧掌牵船楫，鱼需著网腥。
沮洳虽不恶，吾道未飘萍。

屠绅长期远宦云南，有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流浪四方，心如无源之水、无根之叶。飘飘荡荡，荡荡飘飘。虚空、忧郁、失重之感时时压迫着屠绅，让他窒息、让他难眠。身处彩云之南、塞南古城；独步茫茫群山、浩浩滇川。漂泊生涯中，思绪，却在千里万里外徘徊、游弋。故乡那一方天、那一片土、那一群生生不息的父老乡亲……总是牵引着他、诱惑着他。

近体诗

屠绅的近体诗风格与他的小说非常相似。他以才学为小说的风格也延伸到了诗歌创作当中。屠绅以文入诗，以才学入诗，这一点在他的近体诗中表现尤为明显。

如《南旺分水》：

水合争上游，鼋鼉为梁夹轻舟。水分恶下流，龙蛇出壑横长矛。仙人掌劈琉璃毯，鼃屐画地清鸿沟。我闻禹功疏凿久，湮没济河之域无复古兖州。汉河中抱蜀山独，明湖混港简沙鸥。齐人更苦北流悍，漳河卫河千里曲折纷相扎。监河挺英谋，功与砥柱侔。障川迴濶藉高阜，一丸泥制双螭蟠。始焉溟津潜结不肯泻，继乃束缚怒汶敌卫如敌仇。一朝壬癸执弧矢，里战不下坤母愁。谁其歃血者？河伯随阳侯。三旗雷鼓息坛坫，牝马行地出土羊。精灵如蚁磨旋转，两两虎视耽其眸。途来南支北派大启宇，亦若群后拱手冠带朝春秋。客从江汉来，帆饱南风柔。自入鲁齐境，堤闸遇石尤。舟人指示南旺水，水势忽倒十里谁能留。往来对面招手不得语，人家咫尺转眼迷廉钩。我生无能等蚍蜉，意与万斛日夜相沈浮。从今更乞北道主，毋以急湍喷薄令我仓卒惊潜虬。

这是一首古体诗，整首诗显得古朴苍劲、构思迢奇。全诗在章法上

变化多端，曲折往复，有一种沉郁顿挫的风格。诗中描写实景与想象，议论与抒情相结合，写景气势开阔，想象奇幻瑰丽，抒情含蕴深邃。

诗中多用典故，意象组合密度很大，在增加了行文气势的同时，也给人一种急管繁弦的感觉。可以看出，作者追求一种险怪的诗风，他似乎在勉力搜罗偏僻字，用词奇险、尖新，一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显示了屠绅以奇为美、以丑为美的审美取向。这一方面与屠绅经常阅读奇书，喜欢志怪辑异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在云南长期为官的结果。云南对屠绅来说一片奇异的土地，那里地处偏远，远离中原文明，少数民族众多，处处呈现出与他家乡江阴迥然不同的风貌。屠绅长期生活在云南，耳濡目染不少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人情，自然要将它形之于笔端，因此他的诗歌、小说难免会打上边地神奇的烙印，影响到他，直到形成一种古奥奇崛的艺术风格。

从总体上说，屠氏的诗作艺术水平较高，诗中用典多而丰富，常有新意，想象神奇瑰丽，语言典雅蕴藉，韵味十足，抒情气势充沛，很有感染力，章法洒脱迥奇，不拘一格。同他的小说一样，屠绅也喜欢在诗中逞气使才，所以有时难免给人“掉书袋”的感觉。

第三节 佚诗九首 重现行踪

近年又发现了屠绅的九首佚诗。

屠绅的门生师范所辑《小停云馆芝言》，共十册，第四册录有梁生衡诗三十五首，名曰《簞山诗抄》。梁生衡名讳下注云：“字荆南，号簞山，山西介休县人。监生，东河试用主簿。”他是屠绅在云南寻甸知州任上结交的晚辈后学。《簞山诗抄》后“附录亢石林诗”四首，师范注云：“石林名肇江，临汾人。与荆南唱和极密，且系寒士，故牵连及之。”再后“附屠笏岩先生遗诗黔”。

师范注云：

先生讳绅，江阴进士，予乡举房师。以寻甸牧，升倅广洲，丁内艰归。服满候补，卒于京，乃辛酉七月之三十日。予十八日赴望江，先生

送予，返离即谓少君钊构曰：“师荔扉出京，予死无棺矣。”甫遗旬，无疾而终。少君至署为予言，闻之黯然。兹于蕩山篋中得遗稿数纸，亟镌之，以言知己之感云。

这段文字很重要，基本厘清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屠绅辞世的具体日期。

师范《习园藏稿鶚亭诗话合序》云：辛酉春夏间，予以选人赴吏部。屠先生适候补入都，饮酒赋诗，晨夕相往来。予出京十二日，而先生顿卒于客寓。

沈《谱》据此确定屠绅死于嘉庆六年春夏间。这与师范在上一段引文中所言的七月十八日出京赴任，其师屠绅七月三十日卒，是完全吻合的。屠绅卒于嘉庆六年七月三十日，基本上毋庸置疑。

二、屠绅不再担任广州通判的原因。

沈《谱》在嘉庆二年之后，接以嘉庆六年，未提及屠绅解广州通判任的时间和原因。观看师范的记录，才知道屠绅是因为母亲去世，按制度丁内忧，解广州通判任，晚年客居北京是守孝三年满了之后回京城候补的原因。

三、屠绅子嗣情况。

这一点以前无人提及，现在根据师范的记录，知道屠绅至少有两个儿子，幼子名叫屠钊构。

关于屠绅的死因，沈《谱》上记载是“以暴疾卒”。而师范却说恩师是“无疾而终”，实际上是尊者讳。

屠绅的佚诗共有九首，如下：

立夏后沉闷欲绝，忽感荆南前夜题诗之兴，次韵索和

时事何须水被除，尘氛百斛簸扬徐。

甘遭鬼刺明崇俨，不解邻梭谢幼舆。

无计挽留金谷醉，有时过访玉川居。
近来饕餮随群好，未必猩唇胜鲤鱼。

在梁生衡的《蕩山诗抄》中，与屠绅唱和之作有八首。按照师范的编排次序，基本上都是作于乾隆五十四、五十五年间。其中《次笏岩塘子屯韵》诗云：

满腹尘氛借酒除，年来深悔失三余。
何妨到处成惊坐，不肯狂时笑接舆。
雨细似难添巨浸，山空尽可赋闲居。
无端读得离骚熟，懒向同人辨鲁鱼。

梁生衡所和的就是屠绅上面那首诗。塘子屯，在寻甸州。据这一点，可知屠绅这首诗作于乾隆五十五年立夏三月二十二日。进而可以推测，这九首屠绅佚诗，或许都是作于乾隆五十四至五十六年间，最晚的作于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左右，运铜离滇赴京之前。

铅

首山铜可范方圆，此物安知入货泉？
不似金银犹有母，却疑黄白总非仙。
为刀宰割儒生后，挟弹驰驱壮士前。
只恐地灵还爱宝，丹砂勾漏竟无缘。

金属铅在清朝称黑铅，金属锌称白铅。滇铜黔铅，都是清代制铜钱的主要币材。有清一代，长江及大运河航道中，运铜、运铅入京之船络绎不绝。屠绅曾三运京铜，写这类诗歌，也是因为习以为常的原因。

和邵大鉴堂四首：

之一

焉论咸股与咸腓，叱馭心情咫尺违。
居穴可知狸化走，张罗无奈鸟高飞。
屏人问讯时方急，置驿封题俗所稀。

我亦此中秋水静，倘来冲激不如矶。

之二

幻态纷如茁者蓬，拂衣欲去惜匆匆。
邓扬貌亦同平叔，谢客心还结远公。
谁谓浸淫恒若雨，我思讽咏好其风。
仙人忍辱何容易，到处生涯付大雄。

之三

略喜乡曹拜望尘，灿然冠盖霎时新。
独怜梦得真穷者，辄令延之见要人。
一士本难期寥阔，五经尤患说纷纷。
墨家摩顶非吾事，自号无名指不伸。

之四

间有玉笙调子晋，总无真诀授初平。
守株何患群而党，放浪尤嫌我不卿。
自倚幽花杯独酌，孰吟好句益长明？
天公若问狂消息，颢气弥深上五城。

邵伦清，字景夔，号鉴堂，江苏苏州府常熟县人。雍正七年(1729)九月初九日生，嘉庆十七年(1812)卒。乾隆二十一年举人，二十八年成进士。由江西弋阳县知县，官至云南广西直隶州知州，后在广西思恩府通判任上退休。著有《柏古堂诗稿》。

看屠绅作品第一首第三句，可以知道作于友人邵伦清永善令任内。据一档馆藏云贵总督富纲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奏请以邵伦清升补广西州直隶州牧事》录副折，邵伦清于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到云南昭通府永善令任。屠绅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左右以运铜离滇，则这四首诗应当写于乾隆四十七至五十七年之间。

荔扉自京归，作歌寄意吾闻名士如骥不受世羁继，有客春宫报罢犹

自笑其？丈夫动足千程与万程，焉能坐待盘中苜蓿阑干始哽咽！甲午合沆瀣，陆机作赋之年最清绝。庚子食京华，居易初吟春草怨离别。戊申来路賸，共惜年光去如瞥。庚戌八月望日仁德府再逢，惠以新诗，要使美人香草无一不罗列。滇南云，蓟北雪，中杂中州三楚风月交漏泄。兴酣为余说，心情往往念前哲。宁可千日不饮，不肯一日一饮醉不屑。宁可千日不吟，不肯一日一吟意不悦。春风马蹄任得意，而我公车七上岂悲鲋鱼辙？四座勿喧，主人饶舌。风流文采属师子，塞翁得马非福失马非祸随时节。此间张叔盛览虽寂寥，难得吾徒佼佼在佣铮在铁。

师范字端人，号荔扉，云南大理府赵州人。乾隆十六年(1751)生，嘉庆十六年(1811)卒。乾隆三十九年举于乡，官云南剑川州训导、安徽望江知县。著有《师荔扉先生诗集》《二徐堂文稿》，辑有《滇系》等。乾隆五十五年春，师范七应会试于京师，仍被罢黜。返乡后，八月十五日至寻甸州署访屠绅，当时梁生衡也在屠绅衙署中作客，他们之间互相唱和，畅饮美酒的次数极多，颇得文酒之乐。民国十一年刻《云南丛书》本师范《师荔扉先生诗集》卷六《庚戌八月过寻甸渴笏崖师，酒次辱赠长歌，依韵奉呈》《酒次感怀呈笏崖师，即用荆南长字韵》《为笏崖师题照》《笏崖师促荆南以诗留行，次韵奉酬》《次笏崖师酒后见遗韵，即以留别，并柬荆南》诸诗，都是当时所写。

送蒋别驾晓村还河南有序

滇官无乎不病。大者膏肓，次手足，下则疥癣而已。忠孝之不讲，国是民莫之勿问，曰：“吾媚于上，苟得志，他非所虑。”如是，则其性命也汨丧久矣，二竖庸可瘳乎？求廉洁不能，为贪墨不肯，大僚者束缚之，驰骤之，中有至性，勿克尽也。唯人所命，自不能立也，痿痹不仁，斯人之谓。夫丈夫为人所挫，时不利耳！此邦不我谷，弃官而归，俟其相时而动，未必无所建白。尔时则冬无裘，午无饭，仆马相顾，主人悲咽，困则困矣，性命何加损焉，此不足为患者也。晓村以病免归乡里，是疥癣，非膏肓、手足之故，友人屠绅为诗送之云。

忆昔盛意气，相看少年时。君游滇十年，恨我来犹迟。交如白头故，望有青云期。共酌索郎酒，同赋谑隅诗。能歌雅及风，不废竹与丝。升

沉乃分定，肯使形神疲。君家唯阳彦，敝展弃厚贲。一官打既耗，万里豪驱驰。何以媚软红，名场救邵危。来者物缘扰，归软吾道宜。喟然整还装，仓皇出昆池。视我绝缨笑，平生露瑰奇。我无幽独感，那作行迈悲？滇官惜鸡肋，滇事蒙虎皮。挥手送故人，亦希后事师。

这篇诗序已经收入师范《滇系》卷八之六，沈《谱》附录一《屠笏岩先生诗文辑存》也收录。

蒋恒建，号晓村，河南人。乾隆四年(1739)生。以监生捐纳通判，历署大理府弥渡通判、丽江府维西通判、昭通府鲁甸通判，补云南府南关通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云贵总督富纲、云南巡抚刘秉恬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二十日《奏请以黄大鹤补授云南府南关通判事》折有云：窃照云南府南关通判蒋恒建丁忧遗缺，虽应归部选，但系新经移驻要区，必得在滇年久，熟悉情形者，较诸部选初任之员，尤足以资弹压而裨地方。

蒋恒建乾隆四十九年因为丁忧解职，与此诗序所云“以病免归乡里”不合。若蒋恒建服阙后再发滇省，至早亦为乾隆五十一年底之事，则屠绅这首诗大约作于乾隆五十二至五十七年之间。

醉后和梁藩山韵

醉饱何曾有一长，灵台旋置返生香。
颇怜教授孙明复，不觉参同魏伯阳。
山国十千终乐岁，天街三五过清光。
因君妙理观无始，尘事安知径就荒？

据第三句，师范当时在剑川州训导任上。国家图书馆藏抄本民国《剑川州志》，学正、训导栏内均无师范之名。《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载师范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七日所呈履历中，有“现任以教谕衔管剑川州训导事，六年律满”云云，则师范抵任当在乾隆五十五年。师范《师荔扉先生诗集》卷六《次笏崖师酒后见遗韵，即以留别，并柬荆南》诗，后十四题为《抵署日仍用戊申年韵书示诸同学》诗，乃甫到剑川州训导任作。屠绅这首诗应当作于乾隆五十五冬至五十六年春之间。

师范《师荔扉先生诗集》卷十九《归自皖城后，簠山、芷汀、述亭俱有诗见赠，以病未能属和。霜降前一日，竹轩返自金陵，写怀书事，率成十二律，并简诸君子》诗，其四云：“梁子绵山彦，相知十五年。秋风凤梧路，（庚戌同寓寻甸署）残雪蓟门烟。（丁巳晤于都门）侠气云垂海，诗情月印天。笏岩有遗句，读罢共生怜。（簠山携笏岩先生诗盈帙）”

诗作于嘉庆九年九月。梁生衡当时所藏屠绅遗诗尚“盈帙”，待师范整理《簠山诗抄》时，便仅剩“遗稿数纸”了，可知屠绅散佚之诗很多，翻书过程中，还能够看见屠绅的一些诗句，就附录在后面。

光绪十六年刻本洪亮吉《玉麈集》卷上云：“屠进士绅，弱冠即通籍。其为诗有隼才，余最爱其《佳禾篇》《赠何明府》云云，七古《送陈伯玉》云云，《十月朔偕黄仲则饮旗亭》云云，《忆上人某》云云。近体亦佳，记其一联云：‘风雨十年留铁瓮，云山千古话铜官。’有《笏岩近稿》，余及赵君味辛为之序。”

民国间刻《云南丛书》本师范《荫椿书屋诗话》云：“今寻甸刺史屠笏崖先生，予甲午实出其房。闹中一别，音问弗通。丁酉（乾隆四十二年，1777）春晤于都门，示予所叠东麓少寇蛇字韵诗七章、予以一夕次答，先生喜极，且有见赠之作，后半律云：苍洱文章与古近，蓬莱才望匪今赊。起予倍觉伤离索，琼玖真同报德蛇。时以铜差留滞寓邸，吟《祀灶词》十章，有云：玉皇若问人间世，莫道依无香火缘。又云：勿嫌寒乞真无赖，曾见高僧破灶来。拟以付梓，予力阻之，乃不果。东麓少寇，指浙江嘉兴人钱汝诚，时官刑部侍郎。

顺带谈一下屠绅通判广州的起讫时间。光绪五年刻本《广州府志》卷二十三“通判”栏内载：“屠绅，江苏人，（嘉庆）元年任。嵇成闲，江苏人，（嘉庆）三年任。”依此，屠绅应是嘉庆元年通判广州，嘉庆三年丁忧去职。沈《谱》将屠绅始倅广州，系于嘉庆元年，依据的也是这条材料，只是未提及嘉庆三年为嵇成闲所代。我综合其他材料，反复细看，才知道其实不然。以下是与屠绅通判广州相关的四条材料：

嘉庆元年春京师奎文阁刊本《大清缙绅全书》广东广州府栏：“粮捕通判加一级屠绅，笏岩，江苏江阴人。癸未（进士）。（乾隆）六十年六月授。”云南曲靖府寻甸州栏：“知州加一级张士楹，湖北松滋人。监生。

(乾隆)六十年八月升。”

嘉庆二年冬京师奎文阁刊本《大清缙绅全书》广东广州府栏：“粮捕通判加一级嵇承闲，江苏金匭人。监生，(嘉庆)二年七月补。”

嘉庆三年九月京师荣锦堂刊本《大清缙绅全书》广东广州府栏：“粮捕通判嵇承闲，江苏金匭人。监生，(嘉庆)二年七月补。”《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臣嵇承闲，江苏常州府金匭县监生，年四十六岁。原任广东潮州府通判，服满候补，今签掣广东广州府通判缺。敬缮履历，恭呈御览。谨奏。嘉庆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继屠绅通判广州者，光绪《广州府志》作嵇成闲，实乃嵇承闲之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中有嵇承豫、嵇承群、嵇承闲、嵇承询等人的名字。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呈为赏银为父治丧恭谢天恩事》录副折，嵇承闲之父为大学士嵇璜。结合这四条材料及前面师范的注释，可知屠绅乾隆六十年六月授广东广州府粮捕通判，两年后丁内艰离职。据光绪四年所刻《江阴县志》卷十九《列女·节妇》载：“梅氏，赠奉直大夫屠芳妻，二十八岁夫亡，寿八十一。以子绅官寻甸州知州，赠宜人。”可以推算出嘉庆二年夏，五十四岁的屠绅以丁母忧离职。

这九首佚诗，再现了屠绅从乾隆五十四年到嘉庆二年的匆匆背影以及心路历程。

书后的话

人类是情感动物群，牵绊人的东西很多很多。对国家、对家人、对朋友，每个人都投入了相当多的感情在里面，我们很容易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屠绅也不例外。

人有时也是自私、虚荣并且贪图享受的，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自私的同时又伤害了他人或国家。屠绅没有伤害他人，他甚至热爱国家，但是对美色、金钱、功业的渴求，还是蒙蔽了他的心灵。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要去争名夺利，不要在金钱、美色的利诱下迷失方向，不要在纸醉金迷中失去自我。这是人生的基本准则。

融入社会生活，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把它转化成作品；走出社会生活，能正确地看待世界，看清人生的本质，把它升华为精神。达到这种境界是相当不易的。

屠绅的文学境界让人景仰，屠绅的人生境界却让人扼腕叹息。他品尝了人生不得志、仕途不顺利的艰辛，他融入生活，忧国忧民，彰显了士大夫的良知；但他却不能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去面对生活、面对人生，这是很遗憾的。

英国记者迪克里·卡特，因一幅反映苏丹大饥荒的新闻照片而荣获普里策奖。照片反映的是一只专吃死尸的兀鹫，那兀鹫用贪婪的目光盯着一个因饥饿而瘦得皮包骨头的苏丹小女孩，等待她死后将她吃掉。照片引起人们很大的争议，人们质问迪克里·卡特：危难时刻为何不向小女孩伸出援助之手，你作为记者的良心何在？迪克里·卡特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连家人也不能够理解他，最后他在绝望中自杀了，时年只有33岁。他陷入了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这个问题的泥沼而不能自拔，不能“出乎

其外”，只能留下悲剧让人思考。这与屠绅的人生悲剧何其相似乃尔。

无论是谁，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诱惑都会很多，苦难的经历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应该做到的是，陷入困苦之中而不迷失自我、不迷失人生的方向，既要像屠绅一样通过文学艺术彰显自己的存在与追求，更以屠绅的悲剧中获得启迪，清醒地把握自己，跳到生活之外去欣赏生活、去反思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获得更丰富、更深邃的生活认识，走向一个崭新的、更高迈的人生境界。

附录

屠绅年谱

清乾隆九年 甲子 1744 先生生

先生名绅，字贤书，一字笏严，别署黍余裔孙、磊砢山人、竹勿山石道人，江苏江阴人，生于江阴县治西乡西观村。

金捧闻客臆偶笔卷一：“余家半里许西观村屠氏，世业农，乾隆壬午癸未，屠氏子名绅，字笏严，乡会联捷，授云南师宗令，据寻甸州牧，今任广州别驾。……”

金武祥粟香随笔卷二：“屠笏严刺史名绅，又号贤书，所屠西贯，兴余居前后相望。”

按先生所撰蟬史说部，书中有桑蠋生，尽作者自寓，其言有云：“予甲子生也，”与先生生年正同。

祖六吉，配顾氏，子二伯某某，殤，仲观文，即先生父，以暴疾卒于京师，伯姊适常州中河桥汪氏，先生幼孤，资质聪敏。

金捧闻客臆偶笔卷一：“方笏严之祖六吉，年三十余，仅举一子，尚幼，薄暮偶戏邻人田畔，邻适举锄，无意间削儿顶，儿立毙。……越岁余，笏严之父观文生。……观文年二十余，读书通晓，翁遗入都，时先君子官助教，遂师事先君，先君以其为善人之后，将提掣之，居无何，暴疾卒。……笏严幼孤，资质聪敏。”

洪亮吉卷施阁诗卷第一傭书东观集：“屠大今绅以报最入都话旧，赋赠四首诗注，君伯姊适汪氏，与余邻居，君佐主其家。”

乾隆十一年，丁卯，1747，四岁，武进赵怀玉（亿孙）生。

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六岁，武进黄景仁（汉镞）生。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十三岁，游邑庠。金捧闾客牕偶笔卷一：“年十三，邑庠”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十九岁，乡试中式。金捧闾客牕偶笔卷一：“十九捷乡薦。”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二十岁，成进士。

正考官为刑部尚书金匱秦蕙田（树浓），副考官为礼部侍郎满洲正白旗德保（仲容），兵部侍郎钱塘王际华（秋瑞）。

李周望、德沛、国朝历科题名碑录：“乾隆二十八年癸未，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一百三十名，屠绅，江苏常州府江阴县民籍。”

按先生列第三甲第十名。

陈延恩、李兆洛江阴县志卷十四选举二：“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秦大成榜，屠绅，字贤书，云南寻甸州知州。”

法式善清秘述闻卷七：“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会试，考官刑部尚书秦蕙田，字树浓，江南金匱人，丙辰进士，礼部侍郎德保，字仲容，满洲正白旗人，丁巳进士，兵部侍郎王际华，字秋瑞，浙江钱塘人，乙丑进士。题甯武子邦，二句，无尤者其，一句，淳于髡曰至云之，赋得从善如登得难字。……”

金捧闾客牕偶笔卷一：“二十成进士，翁（指先生祖六吉）以覃恩应诰命，德配顾氏赠太宜人。”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二十六岁

是年七月，与洪亮吉、赵怀玉、庄宝书、邵辰焕、刘骏等，访陈明善刺史于城西徐墅亦园，唱和诗极多。

吕培等洪北江先生年谱：“三十四年己丑，先生二十四岁，……七月，与诸同人访城西徐墅陈刺史明善于亦园，与无锡邵秀才辰焕、江阴屠进士绅、同里刘文学骏、中表庄上舍宝书、赵上舍怀玉，唱和诗极多。”

洪亮吉更生斋时卷第三《山椒避暑集》：“十九日，偕陈刺史明善同诣亦园夜宿，即席赋赠。我初来亦园，主人耽赋诗。坐客刘邵文学骏。文学辰焕。屠，刺史绅。各各拈吟此。我再来亦园，主人思弹冠。名士欲出山，笑杀蒋侍御男氏。与袁。大令枚。……”

赵怀玉亦有生斋集词卷第一《秋籟吟》：“沁园春，亦园次屠贤书韵。

弱冠科名，唾手拈来，宜乎近狂。任一门才望。封胡遏末，同时声价，沈宋钱郎。但喜高歌，常拼痛饮，相遇名园共醉乡。秋初到，试回风落叶，一听虚堂。论诗何必宗唐。只小技从人义短长。看紫薇笼月，花荫浓淡，红莲著露，烟水苍茫。仆本多愁，君能自放，礼法宁为我辈防。匆匆别，记蜘蛛帘幕，蟋蟀林塘。”

黄景仁两当轩集卷第二十二：“别亦园诸君，即用屠笏严赠别原韵。我怀郁寒何由开。当头白月照我杯。我恨绵绵几时已。欲似东流大江水。天风吹我游名园，上座袞袞罗裙贤。鸠形鹄面忽闯入，不逢唾叻翻遭怜。怜我亦何有。爱我意殊厚。赠我琼瑶篇，酌我鸬鹚酒。我虽不才感则多。君从不言愧若何。十年漂泊胜肝胆，指胸欲语声荷荷。宁雄飞，莫此伏。千里尤里各在足，人生随处可不恶，人生及时且行乐。脱帽露顶长叫呼，狂奴故能今复作。须臾月落城啼鸟。酒酣看剑光模糊。举头喝云云为远遁。噫吁戏，此时行乐不可无。此时欲别将何如。”

金武祥粟香四笔卷四：“距余家东北十余里徐墅，为武进循理乡，有徐氏亦园，国朝陈廷扬先生国柱创筑，……乾隆间，其孙野航太守明善增筑之。……”

八月十九日，先生与钱璟、庄宝书、刘骏、洪莲（洪亮吉原名）集赵怀玉味辛斋赏月，赵氏有时纪其事。

赵怀玉亦有生斋集诗卷第一：“八月十九日，钱八、璟庄四、宝书刘大、骏洪大、莲屠二、绅集味辛斋桂树下。平分秋色刚半，屈指年光远流换。庭前老桂一夜开，黄雪飞香清鼻观。招邀同辈三五人，据石临流设风幔。是时日午应清光，大豁前楹敞虚馆。评诗争论唐以前，传酒何辞爵无算。名山事业付阮屐，敞屐功名笑嵇锻。雪泥鸿爪亦何常，浮梗飘篷合终判。诸公要作席上珍，而我不辞厨下乐。二虽四美兹夕并，过眼云烟君莫欢。江山间福天所私，他日得之当垄断。声声壶漏刻层移，卜饮诟谦宵复旦。酒间乘兴蹋六街，冷月侵衣人影散。归来墙角虽三号，东有启明光灿烂。”

与赵怀玉、洪亮吉在味辛斋联句。

赵怀玉亦有生斋集诗卷第二：“味辛斋联句。霜节开元冬，云从感素友。言过平原居，江阴屠绅贤书，喜得嵇阮耦。庭鞠济可餐，怀玉高文

疑即剖。忽忆两杨子炜焕，绅如隔三秋久。相邀到元亨，怀玉共话入谈数。工时驾卢前，绅读书屏唐后。狎每脱形骸，怀玉交弗忘杵臼。夕暝分袂妇，绅径暗循墙走。高朋快合并，怀玉幽斋少氛垢。拌挥辟尘犀，绅欲觉扫愁帚。芳情讯漆胶，怀玉雅报失琼玖。时期洪莲不至。空复期芦碕，绅貌焉隔林阜。御寒乞园炉，怀玉遣兴聊酌酒。嚼螯试蠹食，绅吸盞类鲸吼。盤飧羞腐儒，怀玉，厄言放蒙叟。矫如龙破壁，绅缩若鱼丽蜀。豁达披肝胆，怀玉精诚结心口。尤矣保参辰，绅君然吾诎否。问年人在丁，怀玉，博物山穷酉。绝俗比尘仙，绅惜阴嘉哲后。才名等浮云，怀玉时运或丰菩。几甕怜醯难，绅象人认士偶。巧听莫如声，怀玉话言直欲呕。世途一线危，绅吾道三线守。短衣困风尘，怀玉半面味妍醜。术疑乞壶公，绅身合侍金母。人生贵适意，怀玉与俗诚何咎。但无戟横胸，绅底须印应肘。少年多公卿，怀玉，小隐宜亩亩。泉明会荷锄，绅子云嗟覆瓿。襟期托沧州，怀玉睥睨撼培增。淮阴出敝袴，绅季布居广柳。国士当固穷，怀玉鸿声虑速朽。荣枯总难料，绅得失两何有。严城析渐催，怀玉远寺钟初叩。肠恐车轮回，绅裘想狐貉厚。寒雨滴空阶，怀玉警飈落虚牌。人已还拍肩谓洪秀才莲。绅吟还试叉手。品附李郭间，怀玉句让韩孟右。毋使晚节凋，绅当与名山寿。嘉会亦匪常，怀玉清宵诎堪负。车笠订牲盟，绅东西任马首。勘兹忠信怀，怀玉，息彼儿童诎。后日记诗篇，绅亥月岁己丑。怀玉”

同上书卷第二：“味辛斋后联句。宴景方移序，霜风乍戒严。庭堆林叶满，怀玉，池印月痕织。坐处侵书带，屠绅，行来侧帽簷。氈炉思集友，洪莲酒钱欲呼蟾。良燕欣并合，怀玉时名畏被渐。不知还食蛤，绅若笑并如观。刻烛更初二，莲呼卢技每兼。韵宁离竞病，怀玉，言或斩炎詹。作赋杞从鞫，绅抡才梓共相。醉冯青袖洵，莲香渐绿窗熠。茗列龙团品，怀玉书标黻祭几。诙谐当一凤，绅气谊合双鹑。琼玖千金报，莲溪山四壁粘。头屏应误触，怀玉胸石试教礲。少小推袁首，绅襟怀企子瞻。高谈应振聩，莲狂冯恐成店。谁爽羊求约，期蒋民部熊昌不至。怀玉而违鸟鹄占。半生交耐久，绅十载意谁饮。枉顾南头阮，莲仍眠北牌潜。捷轮蛻易转，怀玉，稿识蚓虽廉。与物何泾渭，绅宗儒任洛濂。實慚觉内侨，莲举仰邑中黔。无咎囊须括，怀玉何能发可钳。舞拌鸛鹤

巧，绅裘拟骤驺添。贱子年同禹，莲君公笔授淹。各深情款款，怀玉自觉喜沾沾。敢以斑窥豹，绅要当胆胜蛆。茂先矜博物，莲大令善挥络。月旦尊吾敞，怀玉风流照里闾。醉醒怀病独，绅毁誉总谋金。半角看愁篆，莲同根托蔓藟。功名归煮芋，怀玉生计恃磨镰。往往儒冠误，绅行行素履跣。地卑终恶湿，莲谈盛诟越炎。守舍三户谁，怀玉居育二贤殒。卜和偏屡别，绅司马竟伤阍。识羨临渊纲，莲机会射虽严，行藏宜卜豫，怀玉酬酢贵鸣谦。剧爱参军短，绅因怀学士髯。谓钱进士璟。但能交有道，莲奚复蹟相嫌。位置星辰上，怀玉搜罗花草拈。隔窗人悄悄，绅拥被夜厌厌。板屋虽声凉，莲新永薄香奁。佳会频敲管，怀玉麈怀请下砭。清樽倾北海，绅白日惜西崦。地昔棲鸞树，莲人今倚玉蕤。吟残望朝旭，怀玉深隐酒家帘。绅”

是年冬初雪，先生与洪亮吉往访赵怀玉，赵氏有诗纪其事。

赵怀玉亦有生斋集诗卷第二：“初雪，屠二绅洪大莲过访，用聚星堂韵。虬枝冻裂飞乾叶，昨朝腊八今朝雪。雪兮久别如故人，豁眼凝空呼快绝。有客相招出门去，乱扑不知巾角折。安得羊羔酒浅斟，要令鹤氅尘先灭。强将斗笠遮寒侵，遥看青帘被风制。天边凤影低作字，池畔冰花碎成纈。揭来清赏机聚星，吾辈雄谈鸷锯屑。归途暝色乱昏雅，灯火柴扉正飘瞥。呼童炙砚笑学步，好事欧试重说。门外怕看三尺深，雨脚缩眠念似识。”

和洪亮吉典衣行。

洪亮吉玉麈集卷上：“腊后一日，寒甚，午后忽屠笏岩、赵味辛、黄仲则过访，余拉入酒肆痛饮，明日典衣偿之，作典衣行，三君皆和韵以赠。屠后雨夜怀人绝句云：旗亭风雪便句留。一榼能教五腕投。我忆洪都狂道士，兴关亲典鹔鹑裘。”

按先生和诗今佚，赵氏诗见亦有生斋集诗卷第二。

先生除与洪、赵、黄诸人时相唱酬外，在当时独处穷乡，似不甚得意。

赵怀玉亦有生斋集诗卷二：“岁暮怀人二十首，屠绅贤书。暨阳屠进士，生计只空囊。人病嵇康傲，吾怜阮籍狂。醉怀眠酒市，勇不逊词场。风雪江邨裏，裁诗寄草堂。”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年，三十岁

是年署云南师宗县知县。

阮元王松云南通志卷一百二十二秩官志二之十四：“师宗县知县，屠绅，三十八年任，见前。”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年，三十一岁

首次校士。

师范师荔扉先生诗集卷二十八附录：“檀萃考绩吟序：赵州师君荔扉，以甲午举于乡，为亚元，由老友屠公笏严门。……”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三十四岁

正月，自滇运铜至京，有铜人咏之作。

遇门人师范

师范师荔扉先生诗集卷一（原金华山樵诗前集观海集删稿）：“京邸晤房师屠笏崖先生，出示近作蛇字韵诗七首，依数次之。”（诗从略）

同上书卷二（原金华山樵诗前集芙蓉馆存稿）：“笏严师复以卓异至都，夜过寓邸，赋呈四十韵诗注：丁酉春以运铜至都，有集名铜人咏。”

濒行，与徐书受、钱致纯、王复、胡梅诸人话别联句。

徐书受教经堂诗集卷四：“春夜集屠笏严明府寓斋话别联句四十韵。踪迹天涯合，备受盘桓夜漏沉。壮怀乘万里，钱致纯良会抵千金。几点星明户，王复三更月逗林。壶觴同缱绻，胡梅砚席见寄嶽。市近犹闻筑，屠绅车閒好载琴。百螯凭胜概，书受六诏恣幽寻。”

鸟道县如线，致纯鸟蒙矗似簪。诸獠分熨熨，复列障界滇黔。时笏严还师宗任，地当云贵接壤处。马首烟迎瘴，梅牛蹄水积潞。浮湘回望斗，绅蹶栈记门参。图史揣家具，书受梗楠献国琛。喜同毛捧檄，致纯粹异屈行吟。入境繁花灿，复垂簾细苏侵。雄才探大酉，梅下邑畏金壬。斯道甘三刎，绅维躬凛四箴。化应闻蛭蝶，书受廉不贵珍琳。弥勒双岑绕，致纯盘江一派湛。专城资墨绶，复利器别霜镡。治本由经术，梅吾方爱德音。鹭名仍足兰，绅食字尚书蟬。佩自纫兰蕙，书受人谁溉釜簪。散儒嗟在昔，致纯薄宦感于今。结纳畴王贡，复邀游或向禽。轻装余笠屐，梅古谊重苔岑。匪石能攻玉，绅将磁可引鍼。毋卑升斗禄，书受且惜寸分阴。倾尽知何晚，致纯移檠坐转深。艰难聊把臂，复出处共题襟。

杜若搴芳沚，梅杨枝蘸碧涛。骊歌俱掩抑，绅舄焉漫登临。计里瞻亭堠，书受催时听鸡鸣。袖笼云鬣鬣，致纯鞭拂树樛樛。瓠许奴耕耨，复簪看女织紵。土饶民反朴，梅风厉气多暗。改岁飞遥札，绅他邦占素心。俗徒矜滯滯，书受年与骤駸駸。闻望期腾达，致纯驰骋敢滞淫。东方愁欲曙，复南浦思难禁。歧路成孤往，梅羁怀耐浅斟。黯然从此别，绅凤志宁为霖。书受”

同上书卷四：“再次庄四韵赠屠笏严。天门开失荡，玉阙朝群真。云烟散缥缈，上有餐霞人。万物各坐子，元气宝老亲。迢迢去蓬岛，大乐求之频。黄金卒难致，百感忧伤神。飘飘双白鸟，矫矫回绝伦。万里忽相接，告我良淳淳。故乡十载别，还道复苦辛。寒冬走风雪，又及瀛洲春。花枝何离离，花落催作新。三人促坐席，四人挈衣巾。盍簪此高会，廉史固不贫。朝飞向云渚，暮鸣宿沙溇。俦侣各相慕，毛羽纷矜新。且可安饮啄，未易离风尘。善为众人母，毋失赤子仁。大隐隐朝市，山林难重陈。男儿既许国，谁宜私颺身。”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年，三十七岁，三月，先生以报最入京，重遇师范话旧。

师范师荔扉先生诗集卷二（原金华山樵诗前集芙蓉馆存稿）：“笏严师复以卓异至都，夜过寓邸，赋呈四十韵。弟子名偏拙，先生道独新。再逢皆万里，小别亦三春。袞袞嗟前事，悠悠笑此身。但求收贾谊，那复羨王珣。忆昔披云日，初当折桂晨。菲材叨剪拂，哲匠妙陶甄。聊许南中杰，高登席上珍。诗陪苏轼赋，经向马融陈。琴剑征途启，冠裳帝里新。顿思腾弱羽，宁致老湿鳞。一蹶魂犹悸，长鸣志未伸。越庭余笔墨，挟策走风尘。杖履重相接，文章始见真。艰虞浮蜀水，慷慨咏铜人。丁酉春以运铜至都，有集名铜人咏。曲演玲珑玉，香侵鉴落银。词坛瞻跋扈，酒阵怯逡巡。忽向青门外，言归北海滨。梦回烟阁淡，雪映影酸辛。离索工为客，追随仅浹旬。所期坚素抱，聊以谢洪钧。萤聚虚窗晓，书摊斗室匀。静招秋月语，閒卜白鸥邻。石性谁能转，龙心詎肯驯。寻山安冷眼，运甕养劳筋。后进纷怀薄，卑棲异隐沦。卞和终恋楚，张祿更游秦。叶榜缘仍仄，琼林望欲湮。每怀金鸞鹖，耻作书麒麟。写喜朝天至，歌驚斫地频。光明消险阻，举动露嶙峋。先生中途曾经无妄，旋得

白。愧我狂如故，翻云指已纯。烟斜河厌户，话久泪盈巾。无路酌知己，可时置要津。乾坤开盛世，礼乐拥儒臣。原宁羞称病，扬雄尚守贫。坐施花政事，卧试药经纶。跌荡情堪悯，苍茫兴有神。持躬悲鹿鹿，善诱惑循循。意气由来合，轻肥不足论。燕壶今夜景，垂象在星辰。”

晤洪亮吉、徐书受，二人赋诗赠之。

洪亮吉卷施阁诗卷第一《慵书东观集》：“屠大令绅以报最入都话旧，赋赠四首。还宦迢迢十载余。相逢我亦颔添鬚。贤劳已觉官声起，忧患偏怜壮志虚。釜欲生鱼推上考，书应成蠹少宁居。重来流声俱清秩，莫晒狂奴尚鹿车。一县无能满百家，水深山瘴路尤赊。未妨茅廨吟诗钵，惯听荒城破晓笳。民难猺獠难定户，官清胥吏厌随衙。敝衣报政来京阙，却使寻常计吏华。剪蔬我奉北堂餐。市酒君怜阿姊寒。君伯姊适汪氏，与余邻居，君恒主其家。五载萤灯通夜纺，常时篱落饷春盘。青云志节宾朋慰，绿鬓升沉里巷看。今日乍逢先涕下，板与天末羨欢。门前都复有青山。忧患时时拟闭关。客早自怜华鬓改，官贫莫愧俸钱怪。閒中歌板消年岁，君喜度曲。归后谿船处往远。我亦尚营千载业。著书多欲待君删。”

徐书受教经堂诗集卷六：“酬屠笏严入都投赠之作，即送还滇南。兴子别五载，弹指未为久。何为梦寐劳，颠倒靡不有。自君宰遐陬，城郭大于斗。狱讼常颦眉，豪猾选择拱手。当时年最少，濯濯似春柳。今忽鬚鬢鬢，立身固非苟。尔去延年苟，已慰不疑母。禄养宁嫌卑，高堂进邑酒。抱有垂髫孙，侍有椎髻妇。念尔去天涯，风尘送马首。吾儒学为政，耻在古人后。南夷矧强悍，倍杀置不剖。由来官吏懦，凛凛保印绶。隐忍心怀惭，暇诘谁某。君怒殒厥魁，先为涣群醜。智若止水澄，力足负山走。气撮千大雄，囊挟三日糗。除此生奸魂，悯彼死骨朽。传闻互惊嗟，何况身所受。定变殊从容，一矢几曾掇。师宗地七百里，夷最雄桀，邑今推激变，常优容，笏岩至，立磔一人，此风少息。唯予性朴讷，交谊贵盈缶。并敢矜知人，十恒中八九。悠悠亲秦越，忽忽耗卯酉。未解笺蟲鱼，已诮辨蝌蚪。躁进精已销，何以肩重负。我敢忧迟遭，造物玉我厚。仓卒羞临民，无由向田亩。爱群十年吏，充腹尚藜莠。薄俸虽无余，犹堪瞻八口。长孙伯周问，列尔汉延右。”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年，三十八岁。

与洪亮吉约，拟共买洪氏外家鹤荡庄别业，未果。

洪亮吉卷施阁诗卷第二《凭轼西行集》：“与丁二履端夜话即以赠别诗注，时余约与屠大令绅，共买外家鹤荡庄别业，丁君言已为渠亲申所得，并以志感。”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年，四十岁。

黄景仁（汉镛）卒，年三十五。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年，四十四岁，迁寻甸州知州。

阮元、王松云南通志卷一百二十一秩官志二之十三：“寻甸州知州，屠绅，江阴人，进士，五十二年任。”

第二次运铜至京，师范后先生十余日至，未遇，成诗寄寻甸州署。

师范师荔扉先生诗集卷四《原金华山樵诗前集骈枝集》：“笏严师复以运铜来京，予抵都前十余日，始由潞河还南，未及追晤，遂依先生所题踪月图韵，成诗一章，寄呈署中。马嘶燕树春，帆挂潞河色。那冀咫尺，相违永相忆。我师宦滇海，万里限南北。篋有星斗文，风雨不敢蚀。排空纵龙性，传日展鹏翼。雨任令与牧，政简讼自息。记题踪月图，能使枉者直。移情操水仙，可望未可即。几时扣官斋，雄谈洗俗臆。故纸束牛腰，长跼证所得。桃李先生门，何必非嘉植。峩峩凤梧山，把酒祝明德。”

回滇时常州，晤同邑金捧闾先生，歌赤壁赋，金氏赋凤凰台上忆吹箫一关赠之。

金捧闾客总偶笔卷一：“岁丁未，笏严迁寻甸州刺史，入观回滇，过常郡，余与晤于蒋颖州太守立庵斋，灯昏台烛，鼓打谁楼，为余歌赤壁赋，余填凤凰台上忆吹箫赠之云：‘千古眉山，雨番赤壁，而今遇此风流。想赋诗横树，百万貔貅。羽扇纶巾谈笑，东来鹤，西望旌游。君休怅，吹箫客去，遣乡还留。悠悠。十年报最，听竹马儿童，和此清讴。奈青衫寄迹，黄卷埋头。愧我从前盛气，蹉跎矣，酒也含愁。浑撒攻，江流有声，一叶扁舟。’迄今鱼雁音乖，云山望杳，四方奔走，故我依然，而每忆浩歌，犹觉洋洋盈耳也。”

友人赵怀玉、吴锡麒，咸有诗词送行。

赵怀玉亦有生斋集诗卷第九：“送屠二绅之官滇中。十年未改旧狂名。且喜头衔近乍更。治绩即今传绝激，赋才多半属月情。几人宿草频增感，汤大令大奎。黄秀才仲则。万里炎风又送行。毕竟轻转故山稳，得归何待有田畴。”

吴锡麒有正味斋词集卷三《仁月楼琴言三》：“齐天乐，送屠笏严州牧绅迁寻甸。东风又绿今番柳，一枝拼为君折。烛醉前霄，云吟万里，带云长安春色。光阴转瞥。料细雨蛮天，跳歌声歇。草长花飞，冶情都仗蔷薇说。奇书绩成满篋。早灯窗读罢，肠更萦结。小店听鸡，荒山说虎，定念故人新别。天涯短发。怕冷絮相寻，一簪催雪。梦入苍茫。”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年，四十五岁。

在广通任，以所撰琐蛞杂记示师范。

师范师荔扉先生诗集卷五《南迁纪行》：“广通县署谒笏崖师即席赋呈。庚子与师别，都门花正红。董春疎问杂，王粲旧飘蓬。名恐传经拙，文慙落魄工。尚余奇字在，立雪许谁同。雨过论庭静，四山闻一城。未抽除酒券，时出咏诗声。傲吏俱如此，月花不记名。鼠肝与蟲臂，触处露深情。时出示琐蛞记。”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年，四十七岁。

在寻甸任，师范来访，并为先生题象。

师范师荔扉先生诗集卷六《原金华山樵诗前集归云集》：“庚戌万寿节，笏崖师约饮坛次，以诗索和，恭次一律。诗贯蝨复穿杨。技到通神手亦忘。快靚奇珍入都市，虔瞻礼器向明堂。筵开万寿心全赤，梦叶三刀鬓已苍。还忆红云深拥处，千官拜舞日皇皇。”

同上书卷六《原金华山樵诗前集归云集》：“庚戌八月过寻甸，谒笏崖师，酒次辱赠长歌，依韵奉呈。丈夫作事不受庸人继。庸人相对恒啜唾。我师爱才如辨味，半李井上犹三咽。暗中摸索缘狂生，茁轧不休雨俱绝。是时范也方少年，金马坊前轻赋别。都门一晤再晤春风高，丁酉正月。庚子三月。秋集盘空去飘瞥。广通寻甸山水乡，倒屣相迎许侧彭宣列。囊贮洞庭云，袖拂燕台雪。戊申过广通，以南还纪行，今秋过寻甸，以出山集先后就正。酒酣拔剑吟滇月，胸余奇气得倾洩。先生把笔为子说，处世宁愚不可哲。任他溲勃参蓂苓，收入叶笼足怡悦。行路难于上青天，

后轨何当继辙。闻言顿使心目开，口中未敞张仪舌。书虽惭老郑虔，玉亦有瑕竹有节。举主幸遇欧阳公，磁石何妨引顽铁。”

同上书卷六《原金华山樵诗前集归云集》：“酒次感怀呈笏严师，即用荆南长字韵。鳧何短短鹤何长。兰桂无风静抱香。剑气只宜干薛烛，马声原自恋孙阳。廿年心老风云路，万里身依日月光。辛苦一官罗鲁海，凝将吾道启南荒。”

同上书卷六《原金华山樵诗前集归云集》云：“为笏崖师题照。皎皎神凝玉雪清。陶然一醉更多情。花风香沁诗人骨，撒手罗浮顶上行。”

同上书卷六《原金华山樵诗前集归云集》云：“笏严师促荆南以诗留行，次韵奉酬。七上春明遇独穷。万山归路夕阳中。秋来易发陈人感，老去常怀国士风。诗浅不嫌酬唱数，情深倍觉挽留工。师门何敢轻言别，顾托离情向晚枫。”

同上书卷六《原金华山樵诗前集归云集》云：“次笏崖师酒后见遗韵，即以留别，并东荆南。子山徒自吟三妇，文举何甘作大儿。乍惬清眠缘病酒，坐呼银烛醉题诗。红绡宴罢春如海，玄草成时字尽奇。麾下偏陪堪将将，文坛何处有雄师。”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四十八岁，为寻甸杨中选择墓志铭。

方树梅滇南碑传集卷十六屠绅撰杨晴轩太史墓志铭：“予蒞任寻甸，簿书少暇，与其贤者游，始识晴轩先生于州序，爱且重之，谓有古人郭有道之概，今年先生卒，其孤以行状请予志铭于墓，予方以老成之恋遗，为州人悲，因亟表彰之，用昭来许，而示后人。……先生生于康熙庚子年四月二十七日巳时，卒于乾隆辛亥年四月初六日巳时，寿七十二。”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年，五十一岁，先生在北京，与秀水王复结儿女亲。

赵怀玉亦有生斋集诗卷第十三：“屠刺史绅王明府复订婚姻之好，招同人集孙比部星衍寓斋，分得交字。高斋胜侣乐投胶。宴衍欣占渐二爻。儿女关心中岁计，风尘握手廿年交。尚余故态当筵发，各有新书付客钞。屠有琼蛄杂记，王有甲子大事表。卜书未妨兼卜夜，醉看斜月下林梢。）洪亮吉卷施阁诗卷第十五（关岭种寒集）：（岁暮怀人二十四首，屠刺史绅。案牍如山目已迷。趁月偏欲逞篇题。纵官刺史无千石，却学

君卿有十妻。好友总抛恋嶂外，全家忆住小湖西。所居名西小湖。何时共泛南归棹，卧听汉禽自在啼。”

师范师荔扉先生诗集卷八《原金华山樵诗前集考绩吟》：“广通县怀笏崖先生。簿书严裹寄仙踪。仓卒会经此地逢。流水半河山四面，棠阴犹让旧花封。一肩行李戊申年。并马梅林听冷泉。谁记白头狂弟子，题诗重扫石床烟。”

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年，五十二岁。

先生还滇，徐书受设筵送行，分韵赋诗。

徐书受教经堂诗集卷十三：“笏岩刺史自京还滇，偕秋胜癯仙留饮小斋，予分韵得六鱼二首。顾毛未改订交初。别后频传万里书。敢为折腰辞薄禄，依然此腹贮寒菹。君应治学西门豹，我并豪争北路鱼。各有文章堪志怪，莫嫌纸贵费抄胥。时君以琐牘杂记见贻，君亦素予所著谈数。潘车有女更同车。名士风流合让渠。诵黑心符吾可免，服黄昏散尔何如。君有数妾，近又新纳一姬，故调之。典衣留客贫堪笑，刻烛题诗习未除。禽向会须婚嫁毕，约登五嶽原非虚。”

嘉庆元年，丙辰，1796，五十三岁，在滇，将赴广州任，保山袁文揆为先生题书梅册，即以送别。

袁文揆时会堂诗稿卷四：“题屠笏严先生书梅册，即以送别。时由滇牧陆粤东通过。瘦梅吐春葩，意自岁寒得。寒尽春渐滋，枝头弄颜色。惜花还惜别，折赠心恻恻。况我初逢君，风雨乍离即。谁为君前身，春风信有力。琴鹤不可留，云冷龙潭黑。黑龙潭红梅二枝最古。余香散晴昊，逸韵湿翰墨。君去我寻梅，见梅忆旧识。举酒酌花神，从君罗浮侧。不礙路东西，更辨枝南北，我如仍赴陇，倩君寄消息。”

任广州通判。

戴启辰、史澄广州府志卷二十三职官表七：“屠绅，江苏人，元年任。”

蟬史之写作，似已于是年开始。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蟬史为长篇，署磊砢山房原本，金武祥栗香随笔二，云是绅作，书中有桑蠋生，著作者自寓，其言有云，予甲子生也，与绅生年正同。开篇又云，在昔吴侬，

官于粤嶺，行年大衍有奇，海隅之行，若有所得，取就见闻传闻之异辞，彙为一编，且假传辑扞苗之事（在乾隆六十年）为主干，则姑作当在嘉庆初，不数年而毕，有六年四月小停道人序，次年则绅死矣。”

按蟬史原刻本，有上章涪滩余月既望小停道人序，上章涪滩余月既望，当为嘉庆五年（庚申）四月十六日，其云六年，或系手民误植。

嘉庆二年，丁巳，1797年，五十四岁。

先生在广州。

徐书受有诗怀先生。

徐书受教经堂诗集卷十四：“怀人七律三十首，笏严通守，西河、野甫、华亭三天令。天教饮啖荔枝红。摇笔争堪赋颶风。何事斋谐矜志怪，笏严著杂记。尚应阿堵讳言穷。华亭有持笔握算图。双眸短视读偏敏，西河。右手不仁书更工。野甫善左手书。柳柳韩潮苏儋惠，名流例占岭西东。”

嘉庆六年，辛酉，1801年，五十八岁，先生在北京，与师范诗酒唱酬。

师范师荔扉先生诗集卷十四《嘉庆选人后集下》：“同人小集寓斋，笏严师有诗纪事，依韵和呈。文字契合皆前缘。秋闱五度罗笔贤。都向叶笼作参术，掇拾奚用分先后。先生还从延陵至，未亲光灵逾十年。同人燕壶怀聚会，影入明镜分媿妍。偏裨亦可侯万户，如水有涯山有颠。昨宵新雨喜乍歇，春云淡淡鱼鳞天。脱手将相亦偶耳，发能怜虻谁梦怜。狂来合觅裙展饮，猗饮吾道宁终焉。明岁此日更何处，再逢争颂张乐全。”

附原韵 笏严

吴侬早结文字缘。鄙闾府中得雨贤。珊瑚之网竟何有，庶几师君称最先。吴子还在金齿卫，剑器蔚跂逢壬年。老夫髭矣若腐草，唯此数人人树妍。黄金毫下骏骨朽，春尘扑面春风颠。过从频仍会樱筍，一樽共酌义皇天。勳名徐徐各勿悵，意气落落交相怜。后至酒人有季重，南皮瓜李毋忘焉。他时不识几强健，记取风义吾徒全。

“四月初九日京邸小集，席间步笏严师韵。老踏天街十丈埃。新声合谱尉迟杯。研京尚许笏严仲，沥酒凭谁说怪哉。厄到黄杨知遇闰，吟逢

白雪敢言才。为弩为骏休相詫，都被孙阳剪拂来。”

附原作

腐儒何事走尘埃。京洛相逢且举杯。为政此时知可矣，谓荔扉达夫。求名前代陋休哉。谓晓林。左迁但觅栖难食，自谓。下第仍怀芋鹑才。谓友棠。多媿匡山山畔秀，谓匡山。清閒还复叩扉来。

春夏间，先生以暴疾卒于客寓。

屠范习园藏稿鶚亭诗话合序云：“辛酉春夏间，予以选人赴吏部，屠先生适候补入都，饮酒赋诗，晨夕相往来，予出京十二日，而先生顿卒于客寓，遗爱云亡，老成凋谢，晨星零雨，愈用黯然。”

友人洪亮吉、陆继辂，咸有诗挽之。

洪亮吉更生斋诗续集卷：“检得屠刺史绅所寄诗，追挽一首。故纸重番百感兴。卅年前事杳难凭。闲情究累韩光政，醇酒先亡魏信陵。曾记竺中重九讌，未忘燕市上元灯。诗人循吏谈何易，一著终当让义仍。君生平慕阳义仍为人，然作吏伤于酷，以此不及。”陆继辂崇百叶备文集第三《邗上题襟集》：“五哀诗，并序。年来遭师友之戚，屡欲有所譔次，以述悲悼，南北奔走，辄复无閒，秋日客黄浦，孤馆客散，一灯莹然，追思往事，忽忽泪下。嗟乎！上愧端木筑室之谊，次惭巨卿素车之临。酒鑑如故，竹林之游难再。宿草不哭，玉树之恨何穷。聊志深痛，各为一诗，目曰五哀，以先后为次。广州通判屠君讳绅。心期忧郁向谁陈。论定斯人我最真。游戏文章都奥衍，猖狂意气是酸辛。怜才热泪倾如水，垂老柔乡葬此身。却悔临歧殊草草，危言含意未全伸。”

屠笏严先生诗文辑存

阿井泉

洪濛釜无朕，禽殻漏天一。
物母之胚胎，瑤源必璇室。
帝矜尘土焦，无以植甲乙。
元气不流润，维民昧阴隲。
凝承俾元冥，泽逮沅所出。
魍魎随支祁，枕流被诃叱。
始疑禹道荷，灵胍隐蜜汨。
上寿萃中古，滋生岗多术。
后人尚颐养，丹液苦堙窒。
遂启阿大夫，疏渠豁蒙密。
泉超酿及醴，井合临与橘。
清济属河外，澄泓夜瑟瑟。
银铛火灿金，黑卫革如漆。
稠桑类灵虺，入叶过迁术。
长官柄率育，洞酌道慈恤。
狙是弃廉泉，烹齐竟口实。
更闻清冷初，渴饮成腹疾。
受福非偶然，精多诎属吉。
圣人恻我心，变理有始卒。
煎炽于洪鑪，群生意翔逸。

顾秀慈江上诗钞卷一百二十一

南掌贡象

皇帝庚戌夏，万方呼万寿。
驯兹南掌国，率舞致大兽。
物也有孳生，大荒自婚姻。
岁为种人豢，牡先而牝后。
孕及十二辰，居然子生候。
厥牙未杈杈，厥自己美秀。
鼻小肆旁掠，得于乳冲凑。
三年气吞牛，力与鞠育副。
涂过九隆道，忽尔胎生又。
娇唬亦守雌，母教有所授。
溪黑儿病涉，备长载且覆。
瘴烟养肌肩，各以口食就。
顾视怜最小，行行恐颠踣。
入关王道平，束刺勿心疚。
边将喜不寐，封章妙敷奏。
天南象如人，夫妇偕长幼。
并展君臣礼，此邦不固陋。
慈云引何穷，庶类各硕茂。
大小同太平，并徒壤奠旧。
封牛及师子。上苑焉能究。
此客尽室行，全家若世胃。
宁甘齿湿埋，他族竞耕耨。
穹忝南蛮长，搜奇纷在厩。
逸书纪嘉祥，斯不献群后。
煦妪或殍殍，时和随猕狩。
人伦暨物伦，灿若文明书。
郊藪之所希，成形上列宿。
庶几命译名，作颂光宇宙。

师范滇制二十之一

清江浦晤陈瑚海用坡韵

巴船上牖援夜呼。袁浦月出东南隅。
如舟学舍向安在，半刺豁眸一语无。
荆梁五月抵淮海，底事书札违济夫。
几载忆君路成梦，不虞此地相攀扶。
君身苦贫我非病，颐颌但各添黄鬚。
摩诃谓萧梅村。一卧唤不起，
问知我者今则迂。槐阴守寂若棋死，
自植不倩春阳苏。蟾珠照水鱼戏苻，
向来顾盼怜其姝。兰心与子对装好，
铜臭无乃非真吾。鲲鹏变化自渤解，
螳视鲸甲昆明湖。时订瑚海趁滇运北行。

顾季慈江上诗钞卷一百二十一

申浦寒夜怀陈瑚海

蛸户寒急月漏辉。牀阴老将蒙噉饥。
庭烛渐跋语渐稀，风起忽似屏玻璃。
主人义欲半臂私。不觉耳后皱维皮。
呼童入厨作新炊，香秬轶滑晚碧瓷。
监豉冻立观采颐。摩腹已果神怡怡。
无益未肯终夜思，但不僵卧閒三尸。
我生仙骨非所知。若远有兴鼓舞之。
狂学老妇舞柘枝。危想瞎马临深池。
东方明矣挽毫挥。联句穷比城南诗。

出门看山霜落眉。茫然百感生心脾。
美人期我蘆之奇，今我不往行若边。
窗前花发未有时。坐惜烟隐陌生朝曦。

顾季慈江上诗钞卷一百二十一

临清观万人冢

釜底游魂窜不死。郊原夜半号鬼子。
传闻兰若容万人，鼠穴凭陵闹如市。
已推佛骨倒狮座，复坏僧厨堆马矢。
妖童裹头女窄袖，刃在其颈寐而喜。
前载鬼车后虎伥，犬羊自厉熊罢齿。
吁嗟济湿多秫田，齐兰缫丝比罗绮。
螽蚱无端作皿蟲，耕奴之祸连织婢。
朝廷恩逮乃祖父，萑苻势合群臂指。
胡不杀贼缚渠魁，或则閒道还乡里。
王师合围命日蹙，几肉如林草閒跑。
请看守陴并呼庚，终观焚林不丧匕。
荒郊犹平蜗角蛮，中区敢从斩槐安蚁。
长官势讯头削瓜，半付饥鸟半沙水。
么么诛锄非大戮，且收害气埋高垒。
坤与从此祝清宁，横逆应提鼎铛耳。
我过清洲风日佳，会通河北弦歌起。
更无射备上高墉，但有哀鸿烦刺史。
皇仁掩骼重涕零，钲鼓声销五云裹。

顾季慈江上诗钞卷一百二十一

南旺分水

水合争上游。鼃器为梁夹轻舟。
水分恶下流。龙蛇出壑横长矛。
仟人掌劈琉璃球。鼯鼯画地清鸿沟。
我闻禹功疏声久，湮没济河之域无复古兖州。
汶河中抱蜀山独，明湖滉漾閒沙鸥。
齐人更苦北流悍，漳河卫河千里曲折纷相乱。
监河挺英谋。功与砥柱侔。
障川回澜藉高阜，一丸泥制双螭蚰。
谁其焉溟滓潜结不肯泻，继乃束缚怒汶敌卫如敌雠。
一朝壬癸执弧矢，裹战不下坤母愁。
谁其歃血者，河伯随阳侯。
云旗雷鼓息坛坫，牝马行地出土牛。
精灵如螳磨旋转，两两虎视眈其眸。
迺来南支北派大启宇，亦若群后拱手冠带朝春秋。
客从江汉来，帆饱南风柔。
自入鲁齐境，堤闸遇石尤。
舟人指示南旺水，水势忽倒十里谁能留。
往来封面招手不得语，人家咫尺转眼迷簾鉤。
我生无能等蚍蜉。意与万舸日夜沈浮。
从今更乞北道主，毋以急湍喷薄令我仓卒警潜虬。

顾季慈江上诗钞卷一百二十一

谢陈茝昀玉田雨同学

多情纪与谏，示我琅玕音。
交获二难友，酬将一片心。
秋高惜鸚薦，岁暮作龙吟。

展卷忽长欢，门前白云深。

顾季慈江上诗钞卷一百二十一

河边晓行

客路浑无定，河流不肯平。
堤风乘浪峭，海月照沙明。
地险何年鑿，羁愁一旦生。
故园千里道，空听铎铃声。

顾季慈江上诗钞卷一百二十一

微山晓望

帆影下回汀。湖光带晓星。
天荒微子墓，树远沛公亭。
皂掌牵船楫，鱼须著网腥。
沮洳虽不恶，吾道未飘萍。

顾季慈江上诗钞卷一百二十一

酌酒与储玉琴

当筵那复问悲欢。念尔茫茫感百端。
风雨十年家铁瓦，云山一夕话铜官。
谁怜冷锻嵇康穷，我愧虚弹贡禹冠。
今夜蓉城好明月，醉中犹得坐团圆。

顾季慈江上诗钞卷一百二十一

灵 严

镇日便兴逐队忙。悬崖古洞见夷光。
春风好梦留香迳，夜月疎钟过屐廊。
青叠天平烟漠漠，白浮笠泽水茫茫。
湖山如画人如织，阅画沧桑是法王。

顾季慈江上诗钞卷一百二十一

寄萧梅村二首

问讯淮南萧使君。几时尊酒赋停云。
秋风铁篴青丝幃，晓月银钩白练裙。
授食独容湖海士，護储兼育鹳鹅军。
登坛五十心逾壮，不爱寻常祝嘏文。
念旧宁无一纸书。书成五夜更愁予。
吴乡暑雨连溪稻，江县腥风满市鱼。
棠阴只今谁翦伐，柳条犹昔尚扶疏。
散人自习嵇生嫩，千里相思泪有余。

顾季慈江上诗钞卷一百二十一

忆金陵旧游三首

淮清小市夜如云。景色秋来又几分。
何似扬州好明月，吹箫声近杜司劝。
骰子轻盈水上歌。秦淮秋思上楼多。
旧游南指乌衣巷，桃叶无情奈若何。
冈头绮石似琼瑰。曾听当年说法来。
千佛同登报恩塔，更无花散雨花毫。

顾季慈江上诗钞卷一百二十一

送蒋晓村别驾还河南诗序

滇官无乎不病，大者膏肓，次手足，下亦疥癣。忠孝之不讲，国是民莫之勿问，曰，吾媚于上，苟得志，他非所虑，如是则其性命也汨丧久矣。二贤庸可瘳乎！求廉洁不能，为贪墨不肯，大僚者东缚之，驰骤之中，有至性，勿克画也。唯人所命，自不能立也。痿痺不仁，斯人之谓，夫丈夫为人所挫时不利耳，此邦不我穀，弃官而归，相时而劝，未必无所建白，尔时即冬无裘，午无饭，仆马相顾，主人悲咽，困则困矣，性命何加损焉，此不足为患者也。晓村以病免归乡里，是疥癣，非膏肓手足之故，友人屠绅为诗送之云。

师范滇洁八之六

杨晴轩太史墓志铭

予蒞任寻甸，簿书少暇，与其贤者游，始识晴轩先生于州序，爱且重之，谓有古人郭有道之概，今年先生卒，其孤以行状请予志铭于墓，予方以老成之恋遗，为州人悲，因极表彰之，用昭来许，而示后人。先生杨姓，讳中选，字宣霖，号晴轩。先世有中者，明嘉靖时由应天籍为滇南统制西宾，遂家于州之胡所屯。祖大廷，父瀛，称名秀才，并以皇恩赠翰林院庶吉士。先生赋质颖异，勤学过人，融贯经籍，发为文章。十三补弟子员，辛酉拔贡，癸酉领乡元，辛巳成进士，与馆选，时名日起，顾温温如一觉侨云。既而改官县令，时丁父艰，匍匐回籍，丧制尽礼，庐墓展思，不以功名之意，易其我蒿之戚，非得于天者厚耶。庚寅谒选，筮直隶怀柔令，地附京几，时被水浸，天子命官议赈，稽察贫民，按户分给，奸胥为梗，籍多挂漏，先生曰，此令责也，焉可使皇上德意不遍，躬亲发施，得以民沾实惠，且折狱哀矜，民有涕泣不敢仰视者，非仁人之用心而能若是哉。寻以官读失议左边，先生侨寓乐城，设帐训士，教育殷勤，乐人登巍科者五六辈，制府过其地，稔公才，奏请起用，再补无极令，先生吏治之余，仍以育才自任，葺旧书舍，进书生而课之，乐人闻风归属至，文化之美，与政声相表里焉。未卒岁，复以继母忧告去，民争致大钱，为办归装，抵家日，邻人相与欢息曰：是从游学归者，

何有仕宦之气象乎。吾见先生于乡，年七十，步履康健，过少年且让道，唯待修举恩明推解者，则又汲汲然，为闾里先，吾与先生以道相洽，其官北平时，实心为政，退而让学，惠于文人，皆得之风雨谐谈中，洵州人之典型，不可不传，而传之恐不能尽，盖吾之不欲谀墓也，先生且知之矣，先生生于康熙庚子年四月二十七日巳时，卒于乾隆辛亥年四月初六日巳时，寿七十二。配牛氏，继雷氏，钧赠孺人。子炳，国学生。曙、嘻，庠生。以是年十月十八日葬先生于祖茔之葛根凹，一名凤朝山。铭曰：

猗嗟耆英，好是翰墨。乡贡井髦，八砖入直。出为郎官，经术缘饰。凡有废举，料民是力。拂视归来，族咸式。恒化骑龙，光华不蚀。度其山阳，以妥灵魄。松柏秋风，佳城永宅。碑钞

方树梅滇南碑传集卷十六

跋南北史乐府后

小年欲穷，堪逞志者，墨兵大雅，相欢乍移。情坐今乐部，擅三长而搦管，原四始以悉音。声与政通，辞缘情绮。论诗每称为史，咏史那得废诗，振古如斯，当今无辈耳。洪君对岩，才不患多，画能求间。以谭天之口，成掷地之声。谓夫两介山河，六朝金粉，天醉投壶之酒，感此茫茫，人迷夹岸之花，怜其扰扰。龙争人好奇之局，鹊起高门靡之文。试将翠官填词，难尽摸鱼恋蜨，若命红牙按曲，何妨换羽移宫。爰变新声，独弹古调。事或未经人道，言无不获我心。晋启化龙，陈亡禽虎，三百年王气将终。甥承冒顿，舅代宇文，十六四人情可见。易淫哇而高如白雪，裁积史则穆若清风。尽笔有鹿虑，胸无芥蒂矣。若夫呼稀饮马，阵阵已苦于相因，蓝州石壕，戛戛更难其独造。何似取千秋金鑑，为两部鼓吹，登傀儡于场中，追魂而攝魄，寄阳秋于皮里，怵目以剧心。县门且不易千金，画壁岂徒惊一绝，此日博闻强识，官可秘书，异时按部就班，郎宜协律。走也不知许事，欲唤奈何，乐认钧天，编疑艳异，彼菟无故实，等闲当胜馥残膏，苟别有会心，遮莫付铜喉铁板。

洪亮吉扞两晋南北史乐府

鶚亭诗话

谢三锡雪严

文举蒯衡表：（惊鸟累百，不如一鶚。）鶚之为言谔也，诺不如谔，故名斯亭者，其词庄，其容悴。曰：吾效鹰鶚足矣，鸾凤虽美，盛名易副乎，吁！此真蒯贤之理。

小户逃

孙缙云氏

蜀酿自戎泸至郡，嗜饮者较他县稍便，然濡首日益移，酒人偏不自量也。笏严来尹，痛惩其俗，俗以号呶为戒，有间招饮郡舍，烛未膏寸，食箸三四下，闻有震地作呕声者，某从隙窥之，则尹也，遽趋出，明日诣郡曰：（小户不胜大觥，故逃遁焉。）或解嘲云：（逃者其福，犹豫不决，而坐以受困者，悔可追乎。）某为箴词：（酒之国，分其曹。大户叫，小户逃。逃如伏戎，叫如鼓刀。以败为胜，不在功高。）

判鬼仆

雨窗作危语，客以谈鬼请，予忆在汪芝厓廉使署中，仆周姓者，方午渡于舍北荒院，忽踏地作鬼哭声，汤药者、针灸者、善符录者杂治未效，命且不测，廉使侦知之，置仆于庭，以丹砂判词云：（藐尔青衣，在人为仆，居然蓝面，是鬼不雄，谁从马矢之余，含砂以射，会见乌台之上，秉笔而诛，返我清宁，日驭有轩辕之镜，驱其妖孽，星官即獬豸之精。）仆呻吟答云：（某前客仆也，魂留滞不能去，周溺吾面，故捧之，能以械制彼三十刻，当速去，勿敢涸公矣。）廉使如所欲，二更后始甦，询

其事云：（吾就府君判，命声庭中耳，会不识臬君也。）三年，廉使卒于戍。

映山红

阎季纯希颖

舅氏坦园远郡日，载红杜鹃数十本，植之中庭，云：（此花在江南北则珍贵矣，郡中唯此不甚稀罕，乃至名映山红，吾故惜之也。）命云氏咏诗云：“映山花聊映朱番。颇似江南杏雨村。安得贵长房缩地，稍移厅事停山根。”星楼亦属和云：“独倚青琅玕，忽逢山蹊蹻。难销杜宇魂，夜夜吐红玉。”似磊落不及云氏，而艳异过之。

槐影

孙纬星楼

月三日，文战鸛亭，不雨而润，硯莹然也，不风而凉，衣爽然也，捧腹而哦，仰见槐影，盖堂面西，亭面南，槐自堂而堂，自亭而亭，无与于客。有得乎天而谀主人者，必以槐市翁，迁槐里令，擢槐安守，晋槐卿为词，槐顾影当自疑也。

当局迷

冯承恩奎园

仆游于龙洞，喜其清幽，坐严下，引不自酌，从游一健儿云：“崖势欲落，不可留”，遂迁树下，旁有棘刺，则又曰：“棘手，物且有挂砂，却退一步”，噫！当局者迷耳，老兵果何知。

小冯君

孙 缙云氏

五月十三日饮鸮亭，众宾各为伤政，奎园后出一令，颇有京兆眉妩及吏部瓮间想。客有几行检者，奎园曰：“吾固不识天下人，地下鬼，小冯君意气那让公等耶?!”

捧心吟

暑热破吾舌，效匀存难舌故事，含雅黄连分许，舌无恙矣。胃寒结竟日，命仆手推久，不得解，捧心吟云：“冷齐摩腹原非病，壘块消时病自痊。吾舌尚存心太苦，腐儒莫吃雅黄连。”

结习

奎园好射，云氏为正直之，一日，在鸮亭侧，较胜负，奎园屡实的，喜形于色，云氏輒然笑曰：“君善射乎？乃今始善射乎？夫欲多上人者，吾辈结习耳。”观笏严射圃诗云：“能者兼众劝，弓弧习其天。时远问得失，以结双相缘。”角胜之思，膺乎后矣。

乞毁碑

碑以德以功，不以名利，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也。营之则以致泪，毁之或以让灭。癸卯夏，郡无雨，其明年，又以愁霖害稼为恐，尹将寿于神祠，戒无宰杀，有屠者投牒云：“牲畜，饮食之患也，碑碣、缙绅之患也，请先其大者，后其小者”，尹结之，屠云：“丙火南向，是能烛其群阴暄，万物之宰，乃腹负之，渠无盛德于民，无丰功于国，依南郭树崇碑焉，厌火甚矣，乞毁之。”尹拱手称善。

声色臭味

孙纬星楼

客问何声最佳？余曰：“小儿嬉笑声，老翁诵诗声。”笏严云：“声之恶者，市侩骂座声，婆师降神声也。”客问何色最佳？余曰：“树头风色，镜中山色。”笏岩云：“色之恶者，被霜花色，遭郁铜色也。”客问何臭最佳？余曰：“宝剑之腥，异书之泽。”笏严云：“臭之恶者，难佩而闻射，属醪而有椒也。”客问何味最佳？余曰：“竹笋之美，戎篮之清。”笏严云：“味之恶者，五侯之鯖，万钱之箸也。”

手柔

郡将王兰畹所藏襄阳法书十数本，无礼不备，有妙必臻。兰畹不律之事，比于决射，午余为字，以千计，选纸以十计，大者如椀，小视拳握，磨砚者挥汗，拭几者眩头目，兰畹驰骤若风雨，勇买余也。余简以诗云：“传道南宫拥墨庄。今归王氏贮青箱。晴窗健笔一挥灑，大将手柔弓挽强。”

仓神传

屠述濂南洲

余每诣郡，必舍于鹗亭，癸卯腊既望，雪下，四鼓闻鹗亭西塌墙声，呼仆烛之，则空仓被积雪压而墙倒，且地塌，疑其下有蛇穴或硕鼠出没也，寻之，得石匣，开视楮泽如露，字稍湿可读，盖仓神传也。其词云：“神名亿，庾姓，赐氏于春秋，时在晋曰骈其，怒为贾氏所侵，世以不显，蜀之先，有廩君者，其宗也，廩君死，神抱其器自立，号获储，公跃之盗滇，神雨粟三日，助其饷，唐宋之世，中国虚耗，神有功于西南夷，蒙氏王大理，神分遣使者诣郡国，化为土螾，据大困，困如邑不漏，如釜不竭，蒙氏喜，封之灵官，而图其像，人首而龙身，元代版入中土，

神以蚩血食久，不顾受秩宗礼，徙居野人界，后子孙日繁衍，犹拥虚号，而藏富不逮神，郡国诸使，并颇放无检，神不能左右，以之丰功骏烈，阐然尽矣。时有鼠称默公子，有蛇称巴夫人，因获储族衰，乘间穷发，逐神之裔，奄有其居，神闻之而喟然曰：“吾不能复我邦族也，吾其长为野人之神矣乎！遂不复返也。”篇中不著作者姓氏，考其语，当在前代。余用焚之，而纪其事。

虫圭

王懋赏畹兰

孔稚圭师堂夜坐，闻有鼓吹出于沮洳间，启户叱之，一青衣持刺前曰：“虫大将军圭敬诣足下”，有顷，将军掷身入，冠惠文冠，后绿袍而前白紵，目露芒采，口哆然作击木声，扣其世裔，曰：“我之先，虫本龟也，漠世，虫氏袭侯，龟族未著，忆先将军以一怒想诸侯，为名邦矜式，其裔亦凌夷衰微矣，时欲不平则鸣，徒聒人耳，所谓躁人之词多也，何足道哉！且赵无恤晋阳城中，先将军含水灌之，决其宠，惜荀瑶之无成也，王莽之世，宗人子阳跃马白帝城，稍自夸大，新息侯薄之，夫叫嚣者，不足与图大伯业，诚未可力争，我辈不得志，甘为鼯泽之雄耳，若春蚯秋蚓，屈曲以避当道，而卒见恶焉者，我欲大声以疾呼矣，虽族多不竟，有逃禅于元阴池者，状貌奇诡，虽为僧而不免屠戮，奚若坐井尊哉！又或为邻里儿所延，谓之村学究，以糊余口，何不自振也，我以公赏者，故相访，且以抒其躁妄之词。”稚圭默然，将军起如厕，杳无所见，始悟前者鼓吹一语，将军领之，而欲以亲缕之说为阁阁者解秽也，于是稚圭作讨虫圭露布。

鞠先生诫子文

冯承恩奎园

鞠先生者名英，少得延年术，当与木公造陶令三迳，订有道交，同时柳须兄弟五君，并以风流自喜，陶挥之门外，不获与二人友，唐陆天

随子，聚鞠先生之族而愿卜邻焉，唯杞姓者，错处其间，宇相望也，先生寿既高，益孤寄无与偶，宋王介甫吟楚辞一语，以责欧阳，九时不能辨，先生乃悴乎其容，知其髦已及也，进诸子而戒之曰：“汝曹不殖，将自落也，其敦而安土，以被夫化雨，无害枝叶，以绳而祖，武竹君虽老，可以寄心簪，封家十八姨，宜款洽而不可以侮，盆成氏徙居之说，毋听之而徒自苦也，金紫之贵，天所成，黄白之术，神所生，蜂蚕吾魄，螳损吾形，蝉悲风则思命，鹤警露则思诚，夫唯韬精，是能延龄，吁！此真性命主旨也。”

说云

孙缙云氏

云可说乎？曰：“可。”“云无形色，天龙之气为之。云无晦明，日月之精为之。占云者，占龙也，占日月也。”或曰：“山川出云，汉人之说信乎？”曰：“何以出则龙也。”或曰：“云行雨，施日月云远矣。公何引鹿乎天者哉？”曰：“云载乎雨，其柄在龙，而能载者日月，胚胎之，非日月无以呈云之能也，故云待乎生，而龙无不生，云有时而尽，而日月无尽，然则云之象著乎有，而云之理融于无，知此则可得而说也。”

平獬纪略

池映斗挹之

獬国在西南隅，其君长穴居，国人以剽窃为生，夜出震返，禽之者，或寝食其皮肉，拔其须为笔颖，建子之岁，獬破鸟斯藏，攻小王子城治，戎于版屋之上，以驰逐搏击，逞长技，鸟斯王赫然怒，命苗帅讨之，苗帅者，名豸，号虎头将军，其先韩国人，属西域，因累世为将，讨獬有殊熏，将军生有异质，毛被髓如毯，文采炳若，每怒视，则目光如炬，发声如裂帛，指爪锋利，善缚诸部酋，唯性慵，嗜画寝卓午，目细若一发，占时晷无不合，又老俚，善敢生鱼宿肉及杂卵，获则饱而嬉，其奉命讨獬也，登板屋逐之，追而下栖，叱咤之，白须上刺，獬极奔窜，将

军力击其项，殊死门，三踊而逸，将军怒曰：“鼠子敢尔！”乃仰面仆地为受创状，鼯直前扼其吭，将军大吼，手足合围，鼯度不能脱，向背旋转如碌碡，毛血赤其庭，将军啗其首，掐之有声，鼯四肢犹栩栩动，将军尸其礼于板屋，而露布以告诸部也。呜呼！烈矣。始鼯未亡，其族鼯公者居松州，戒以无跳梁，为人所图，鼯勿听，而惑于溷乡侯一隅自大之说，故开板屋击，以及于难。

凝香亭

徐玉楚玠卿

亭在郡厅事之东，笏严所谓东堂者是。六月朔，既雨而雾，云氏命仆施坐具焉，时听城头鼓声初下，云漏卵色，风从蜀葵中来，羸乡，间作楚，挥之而已，谈则岱峰精于理，笏严精于气，云氏星楼以老庄参之，奎园衍朱陆异同之旨，皆妙谛也。又希颖为淮南神仙之论，挹之为鬼董狐新编，令客忘倦，有秦声出于东南者，则富游戎小伶演杂剧也。顷之，灯光荧于户外，不见其人，云氏曰：“此必窝下嗇夫也，其人赣而古，知礼法，彼不敢径行吾亭。”察之，灯转出后扉，呼之以细语应，夫何恭而谨愿若是，或赋其事云：“凝香亭下清谈处，齐鼓无声万虑澄。谁似厨头老居士，不眠深夜静挑鐙。”

参军鬼语

孙缙云氏

迁宝闻塚中鬼婢之论，遂传搜神，儒者供谈助而已。唯传奇家好演其事，一日，郡小吏祀社神，伶者为唐太宗远魂小说，观者如堵，妇贤见阎罗主者，旁列诸犴面人，率悚然发立，又刀山血湖诸幻相，复以手掩面而啼，有顷，黑云蔽日，欲雨，余虽秉儒性，性兹少惑焉。参军徐玠卿云：“是非妄也，吾亦见之。”参军故诚慤，无诳语，曰：“我未三十，即弃举子来，入赘为郎，神启之也，曾记二十七岁时，卧病三月，即昏寐不饮食言语，医人患之，一夕，觉有人促予起者，似隶卒状，引之出

门，心怅惘无所适，欲还乡不可得，所涉皆烟水乡，飞行可绝迹，困极憩道旁，始经宿始甦，见城阙，闾然进一宫殿，颇似襄所历道院，闻呼名，趋跪于阶下，殿中深黝不见人，唯大声霹雳，谓“尔已离尘世矣”。余始哀怖，又闻殿中作温语声云：“尔祖掩骼之功，不可以无报，其益尔算，还家可乎。”余首崩角，请于神曰：“某榜中列名否？”神云：“无也，轮租起家耳。”余问祖父母算，曰：“皆可二十四年。”命前隶送滞魂归，仍如前卧，顷之扶病起，始能辨室中老幼，先大父坐于床，余叩以掩骼故事？大父又然曰：“此事颇秘，尔何由知之”，余以神咒告，然私心竊喜，祖父母可延二纪，乃今皇帝龙飞之二十四年，祖父母相继即世，余益信神语不复，事占毕轮注今职也。”嗟乎！是可以续干宝之书矣，纪参军鬼语。

鸽

谢三锡雪严

鹑首七宿，虞书“星鸟之谓风”，诗“薄之比于鹑”，以其善淫也，夫鸽自为配，不若芦蒲庆氏之易内矣，则淫而不乱焉，唯变童嬖女，凭阑之暇，观其友态而悦之者，神荡色骇，情一发而理不可以止，宜于鸽乎罪之，鸽不节于内，为人所诟病，士有无其羽毛而责责者，辄不自检，则又何也？！

铈公子

孙思庭坦园

沈休文作齐书，梦和帝截其舌断矣，犹之鼻非宫罪之而已，不若从而驰骤之，以纵其欲，而即于无忌惮之小人之尤伪，久则铈诚人远则化物，非苍苍者界以才而奋之福耶？！若铈公子轶事，可以啣矣。公子姓金，其舌自鼓如笙簧，因以铈名，族侈大，在秦为谰言氏，在楚为谣氏、逐氏，癖其杀者汉周昌、晋邓艾也。铈母梦剑入怀而生，铈能言，时有神人过其门，见之色然骇曰：“此讖星之精也，其舌可柔铁。”验之益信。

神人取匕首刺其舌为两，两舌如蝮蛇形，既长，眊乎其目，黯乎其容，而舌锋所指，无不靡者，又能以两舌左右卷，或面迎而背攻也，始公子交满州郡，竟称其能，无何，爱其舌者，一一为所刺，群聚而唾其面，公子佯忍之，而心益险警，无赖相与钩舌战之，祸其族，有钝生者，卒为所陷，然公子亦疲于奔命矣。一夕，公子窥镜，见其身亦人也，而面毛有角如夜叉，两舌转侧合如环，出见旧所与游，争以大延奋击，或投以洩器，公子委顿以死，两舌为盗所据，丸药迷路，人而辄也，鬼不灵矣，哀哉！

陋辨

冯文晔岱峰

徐玠卿画梦得陋室铭于壁，笏严为陋辩曰：“室其外也，心其内也。室陋则昏，心陋则晦也。晦于事则罔，晦于理则悖也。匹夫之容，七尺之块。利尽必茔，势穷西背。谄彼私养，终于侪辈。山泽匿情，风云变态。求虑过韩，得马忘代。气朽中满，骨靡旁溃。顾我则笑，陋其医疾。受人之怜，陋其暧昧。唯庸故陋，能进而能退也。唯庸斯劣，有亡而不悔也。才不逮夫金壬，恶无殊于大憝。闻者齿寒，见而心存。陋者不足与谈，但言之而有啣也。若居室之湫隘，不能方其梗概也。”

江仙

仙有七子，贫不能鞠，遂去不知所之，其初吴门市人也，五子俱冠，唯二稚尤小，日嬉戏无节，阳春之月，相率鸣纸鸢，畏其翁知之也，掩户而谋，若有窥于隙者，叹息而去，是日失仙所在，检案头得数十字，乃以第六子属其长君，第七子属其次君，命抚之成立，余无所戒，举室号之，亲串不敢弔，亦不敢贺，或疑其下海船，终身为岛夷也。又有传天台采药故事，往来迷迳者，啧啧焉人未之测，太生刺史，其第六子，癸酉举于乡，由广文擢令牧，前后垂三十年，无读礼之戚，当欲以病乞休，涉江海，历泰华，求其尊人竟不果，劝其官而死，为弄栋神。先是，其长君为少尹于嵩少间，家已有子，成进士，由京秩出守，乞假还乡县，

入嵩山道院小憩，一披发翁庞眉策杖呼太守，与语曰：“汝忆吴阊江某乎？”太守失声曰：“此吾祖名也，叟何以识之？”翁大笑曰：“吾非他，尔即吾孙也，传与俗人，毋以神仙为妖妄。”言讫竟杳。太守乃图仙之像，日夕香祝，不能已云。

十日想

屠绅笏岩

仆性褊急，当与人角，猝不可忍，郡伯坦园先生曰：“非直忍而已，忍之即入于阴险，反不如角之。”仆询何药可治褊急之疾？曰：“唯十思散可。”仆不之解，曰：“无喜怒爱憎者非人情，吾有所拂，但作十日想，涣然而释，尽理渐足而气渐平也”，谓之（十思散）。

金银花气

徐玉埜玠卿

花色如黄白二米，故名金银，实则耐冬花也。一夕，于东堂月出时晤之，顾而深浅红者为蜀葵，蒙茸落盖犹舞者为虞兮，已谢余陈根者为鼠姑婪尾，未殖而叶黄陨者为菊，举无香气，气椒若兰，若夜来香，若嗅而疑之。云氏为偈语云：“花香自鼻观，无感更无寂。臭味于金兰，得非气者逆。”笏严竖指云：“金银花笑人。人不见金银。妙想不可说，我身比花身。”或解之曰：“此金银禅也。”

稗 赋

邵伦清猛堂

亦风亦露，时秀时实。有艸名稗，为禾所嫉。吾谓其熟也何得，而组也何失？！较镏铢而尚轻，以龠橛而为质。祝哽者再而三，疗饥者十之一。剔齿而恶其疏，螫牙而伤于密。饔饱满洁于厨，酒不馨于室。苟视舌之尚存，虽充肠而遑恤。乱曰：“如苗满畦兮，似穀盈盘。以繁有子兮，

以细名官。唯圣者能恶莠兮，唯贤者能组兰。我行野而叹息兮，悲嘉禾之独难。”

柳 溪

池映斗挹之

芒部，北柳溪小村落也。坦园郡伯以公事至其地，占四绝云：“竹篱茅舍自清幽。客到黄昏古渡头。忘欲征途人况瘁，今宁且喜枕寒流。”（轩外鸣禽水际烟。凌虚一阁更超然。醉来不觉滇云还，疑坐江南载酒船。）（深林仄径少人行。渔火星星向晚明。何事关心浑不寐，怜他夜雨落檐声。）（垒翠环铺院落西。无旁竹树拂长堤。权然一宿难为别，何日重来过柳溪。）冯岱峰父子俱属和。

盗有道

盗亦有道，云氏论其事云，前明鄖阳山中多大猾，集其徒以千计，分渠领之，有所侦掠，一竹矢号召，越岭度溪，经宿数百里，鄖抚阙名某，尝以夏月纳凉庭中，月黑灯耿，一物自檐下疾趋碎抚军，则白于思而黑衣人也。手利匕首如雪，抚军骇极，乞所欲，曰：“以白强二百为贖物者，吾贷汝”，即如教，黑衣人腾而起，如鼓翼状，入晦冥不见，抚军募善捕人数十辈，县重赏不获，鞭挞血其背，妻子械于狱，或举旧狱卒以进，年七十余矣，先以老病退，至是召之来，自称愿捐三月粮入山谷，盗可致也，从之。老卒肩卧具芒履径去，行数日，径一山市，人异其语，舍异其食，卒登肆大噉，醉后作恶声，即有酒家胡数人，缚之去，其渠执讯于庭，老卒匍匐以所事告，仰睇渠貌，圆目黄眉，面狭而背积起，白髭染绿，根尚半露，如五六十岁人，跌坐非比，俨沐猴而冠也。然四十年前，会与老卒有去意之交，遂自掖以起，极以竹矢稽其尝。越宿，引一白皙者进谒，年可十七八许，颐辅若女郎，其渠叱之，叩头谢，谓老卒曰：“是儿即白于思人也，前者穷与抚军戏耳。”尽白须乃其盗具，留老卒信宿而别，谓：“汝妇语抚军，无多榜掠捕人也，吾徒已原璧归赵矣。

某虽豪客，颇嗜名，幸以敌国视我，誓不负，早晚归命朝廷，取都督印，如反掌耳。”老卒惘然出谷，见抚军，殊未有言，抚军曰：“畴昔之夜，见黑衣人，还所据而去矣。”计其时，即叩头谢渠之日也，计程三百里遥，斯盗也，何道也？！

巴布马先生

张荫培翼斋

马惺斋洲，于人未尝有所减否，笏严初尚疑之，后于稠人中见惺斋终日无一语，冠履秩秩无情容，有虎而冠者，曾与游处，岁余无故，辄毁惺斋，笏严以告，将有以窥惺斋也，乃俛焉，若愧仰焉，若思曰，吾有过乎哉，过也苦不自知也，词色间，静无毫忽愠意，家畜一仆，为野夷所略，入巴布，巴布者，川南夷落也。其酉闻惺斋行高，放之远，时人名之曰巴布马先生。

贪羊

屠绅笏严

贪，畜性也。何怪乎尔，弱之肉，强之食，未闻倒而行之，且不食肉而茹毛，其餐之奇而不法者耶？！尉曹习齐马不瘠，而秃其尾，吾疑之，习齐云：“髣髴者羊食之矣，夫马尾何害而羊恶之，食马尾何补而羊甘之，使长喙生簪而尽若此也，不特房驷之精自危，凡鬣者无完，虐脰者无全体矣。”然则触贪羊者，宜何如自惜焉。

烧香词

孙纬星楼

上巳，城南元宝山，游者骈集，谢雪岩广文作烧香词云：“千山宝气一山浮。三月风光三日柔。不见天梯旧游伴，南峰寻到北峰头。”“桃花李花年复年。每逢时节礼天元。也知心荡魔难荡，入道鬟又可怜。”“白而郎

从鸟撒来。披裘一跃上春台。日斜战俘索支离去，为有城中小队催。”
“巴歌激楚是秦声。曲到迎神气未平。何似蛮村箫鼓夜，一番花信候清明。”

鱼肠美

孙缙云氏

泉出山腹中，亦此邦之丙穴也。鱼则龙见而出，虹藏而没。旱甚则灿其脂，光鉴我毛发。翠釜涎流，晶盘筋滑。受之辛以，尽被其泽。以脂小户之胸，忮老餐之兴勃。恨不祷于龙公，时能驱以獐獭者也。鱼肠之美，泾饼之缕，柔不厌乎九回，肥必充乎六腑。谁能转之辘辘，而若织诸绮组。短长之故难量，曲直之形可数。精心独荣，洁意自吐。膏凝凤髓，珍过龙乳。夫鱼卒为人所烹，肠虽美，而何取哉！

无言

冯文晔岱峰

雪岩远出，还郡，笏严出自纸笔书云，两日不面，见各默然，吾欲叩数君名，君不能举，君转以他事叩吾，吾随举辄断如霞起天外，因风吹散，时云氏在座，高咏“落花无言，人澹如菊”之句。

二 岩

马洲星斋

大岩洞石树森疏，时有虎豹扰人之想，然郡北秀蔚，以此称首。一蜀士刻石壁云：“岩何名大，闻此邦有二岩，深以不遇为怅。”下注云：“雪岩、笏严，崖岸过峻，则有之矣，如大岩洞之虎豹在山，行者滋惊可乎？”冯子奎园曰：“果有文也，而虎豹何害？！”

鬼雄

屠绅笏岩

七月夜将半，众星旋西，灿银濯汉。蟋蟀之族，飒乡频换。主人方将追步虚之声，酌沆漱而仰盥。有客四人，倚户永叹。主人揖而进之，如见虎豹熊罢，而色骇背汗也。四人曰：“仆等生无功德于民，而有必有椒，死何憎恶于君，而魂之不招，酒之不浇。君视之如木偶，恐得罪于骠姚也。”主人叱曰：“汝为帅而债，为鬼奚雄。生徒烈于凡上，死宜入于瓮中。麾使出户，化为飘风。”呼仆然烛，以诛其踪。阁北隅之厨，有四木主而尘封。廓则黝黑，中饰窃红。宫衙用其长，若挂壁之蜈蚣。曰禄与位，不知何所折衷焉。主人举烈腥出于户，仆以手掩口，求四人立谈之处。竹柏寂然，高卧如故。

双鹤堂

程应璜抑谷

鹖亭旧为双鹤堂，更今名自仆始。壬癸之岁，邑政多暇，于是以翔以翔，一鹤也亦未有其匹，顾兹堂有双鹤之说何居？或云：“前令君以双鹤畜于堂阴故名。”噫！左矣，为支遁耶？则神骏之勿怜，何有于鹤，为林逋耶？则未有无梅妻而仅有鹤子者，天名既无谓，谓之友，支词害政，仆得而易之矣。士贵无双，一鹖已足，斯鹖亭之谓乎，笏岩故接种而起者，有鹖之风，雪岩与仆同好，著鹖之论，表章前事，匪贤者勿为工固也。甲辰冬，笏岩以诗话见示，仆询以鹖亭更名所由，笏岩惘惘，仆云：“前此为双鹤堂，乃易于我。”笏岩曰：“滔滔者皆双鹤也，宜先生之放鹤而庆鹖也。”仆在鹖亭，无奇人无奇事，故佳话不一传，笏岩则鸣而和者众矣，殆一鹖而鹭鸟从之游乎？！行役长淮，向笏岩索所见诗话，搜检无有，疑为灵鸟据之而云，今年笏岩出诸怀而兴，且请志简末，仆欣然曰：“诺哉！诺哉！笏岩与仆其合之为一鹖，分之为双鹤者哉。”嗟乎！此更其亭名之意也。